武俠世界

血濺金殿（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翟天星竟然要與亦師亦友的無思僧聯手？他們所遭遇的勁敵是誰？這聯手一戰，是勝是負？金殿原是一個古老石堡，金殿主人却是來自波斯，他身畔的八大頭目，三大總管，能否在中原建基立業？翟天星與無思血濺金殿，內容懸疑曲折，武功也詭異神奇，值得細讀。



$4.00

第27年
35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的「翟天星」故事集，過去曾在本刊發表了很多個，深受讀者歡迎。今期選刊的一部巨型小說「血濺金殿」也是他的作品，題材與內容也相當精采，情節懸疑曲折，故事中出現的武功亦詭異神奇，從所未見。內容叙述翟天星與亦師亦友的無思僧聯手，他們要去對付一個勁敵，這個勁敵來自波斯，他擁有一個金殿，麾下猛將如雲，能征善戰，翟天星與無思這聯手的一戰，血濺金殿，情勢危殆，能否化險如夷，請參閱內文第3頁便知分曉。

☆ ☆ ☆

臥龍生先生因事出國，致令本刊「金釵令」連載暫停數期，情非得已，深表遺憾。由下期起，該稿恢復如期刋出，敬希讀者諸君垂注，繼續閱讀。

「珠緣佛劫龍鳳配」今期已告終結。由下期起另一長篇「鐵胆傲骨」開始刋出，敬請留意。

☆ ☆ ☆

龍乘風下期有新作貢獻，是篇現代都市奇俠故事「水晶鳥」，是一部劃時代鬥智鬥力的超級巨著，場面充滿火爆氣氛，緊張刺激，保証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120.00
	一年港幣 $ 239.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146.00
	一年港幣 $ 291.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206.00
	一年港幣 $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5期
（總號13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翟天星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血濺金殿

死士惡犬

五月的黃山，仍是烟雨迷濛。

翟天星沿着北崖，直上無思崖，沒見了年多的無思僧，不知棋藝高了多少，武功又深了幾許！

那棵迎客松，仍是那麼蒼挺勁拔，在風中招展，翟天星放緩腳步，稍作歇息。

忽然，一陣犬吠聲，隨風傳來。

翟天星心中一凜，此地只有無思僧一人獨居，爲何竟傳來狗吠之聲？難道無思僧最近養犬自娛，以驅寂寞？

吠聲歇止，風中却傳來一陣陣腥臊之味。

翟天星正想快步前行，一個黑影，已猝然撲來，他立時後退，接着是另一個黑影！

掠奪經典

這時，他才看得清楚，兩個黑影並非什麼人，而是兩隻極其高大，全身發黑的狗！

兩隻畜牲一撲落空，返身伏地，蓄勢待發！

翟天星也不猶豫，向後一躍，上了一棵高大的松樹，兩犬緩緩靠近松樹，發出低沉的嗥聲。

接着，另外五隻黑犬已接踵而來，但這五隻黑犬並無發聲，因爲牠們口中都咬着一包東西。

翟天星心中奇怪，這七犬何來？

一聲吆喝，七犬立時列成一個隊形，那發出吆喝的人，全身黑衣，連頭也裹上黑布，只露出兩眼。

翟天星心想：「這賊人好胆，竟然利用犬隻偷東西，還來到無思崖？」

那黑衣人來到七犬之前，已發現了樹上的翟天星，只見他右手一揮——一陣灼目之光，有如巨網罩來。

翟天星不知那是什麼暗器，只好向上再躍，避過了那陣暗器，然後落下。

那人撮唇，發出一陣唿哨，七隻惡犬，已然撲來，翟天星站也未穩，那七隻惡犬的巨口，露出白森森的牙，四方八面向他咬來！

翟天星一掌劈下，勁風如刀，七隻惡犬機靈地退下，翟天星趁這機會，右足着地，趁勢車身，左足把七個狗頭，踢個正着！

七犬被踢出五丈，翻了幾個觔斗，一時之間，伏在地上，不敢再上。

那人見翟天星乾淨俐落的兩招，感到愕然。

翟天星也不發話，旋身一閃，已至黑衣人身畔。

黑衣人却也機靈，雙掌齊出，向翟天星上下二路攻來，翟天星略一閃身，只感這人勁力充沛，掌風並隱隱帶有黑氣！

若然硬接，這黑氣可能是毒，翟天星也以雙掌左右擊出，一急一緩，剛中帶柔，那黑衣人果然是一個大行家，也不敢硬接。

只見他趁着掌勢，一閃身然後再一矮身，已然躍出翟天星掌力範圍！

看來這人武功實在不弱！

黑衣人又再撮唇唿哨，那七隻惡犬，已如怒箭，直射翟天星面門。

翟天星矮身閃過，七隻惡犬，立時碰撞一起，他趁這刹那，已躍到了黑衣人跟前。

翟天星喝道：「留下所竊之物！」

那黑衣人並沒有答話，雙手齊齊劈過來。

一陣銀光，那人掌中竟已拿着兩片刀——雙刀俱沒有柄，只有刀肉，似是嵌在那人雙掌之中！

翟天星抖起雙袖，一招「翻手爲雲」，再一招「覆手爲雨」，硬要生擒此人！

黑衣人掌中雙刀極薄，連發五招，迫使翟天星退後，翟天星知道他要速戰速決，施展「天星步」，在他雙掌之間游走。

那人刀掌二合爲一，防守得滴水不侵。

翟天星一招虛晃，引他全力進攻，但黑衣人似乎已明白，自己並非對手，並不妄進，反而趁此良機，躍後迴身，又再撤出一束如流星般的暗器！光閃如電，翟天星只好躍起避過。

那黑衣人身剛着地，唿哨又起，那羣狗兒一起轉身，隨着黑衣人，竟然返回山裏！

翟天星不下殺手，只希望擒得此人，這時，只好奮力而追。那黑衣人輕功不弱，已過了山坡，羣犬亦拚力跟隨，直向那西面的無思崖。

那邊是一個巨大斷崖，崖下是望不見底的深淵。

黑衣人對附近地勢不熟，才會走往無思崖，自走絕路，翟天星一路追來。

那黑衣人不斷發出暗器，翟天星左縱右躍，一一避開，漸近崖邊，翟天星雙袖一捲，接了他一把暗器，立時，暗勁滿袖，把黑衣人的暗器直射黑衣人！

七隻巨犬本是護着黑衣人，暗器如網散開射來，七隻惡犬，無一倖免，一陣哀號，分別倒下。

那黑衣人，回過頭來，見犬隻倒下，也不顧一切，把狗隻口中所咬之物，迅速拾起。

翟天星喝道：「狗賊，你已入絕路，何必再拾！」

那黑衣人並無答話，拾起五包東西之後，轉身又走，可是，他已到了崖邊。

翟天星道：「快放下贓物！」

這話似乎提醒了黑衣人，他退至崖邊，雙手一放，五包東西已然墮下。

翟天星心中一急，想不到這人，竟然會把贓物抛下山崖，連忙標身向前，一手抓着那人肩膊。



黑衣人左右閃開，但那逃得出翟天星的手掌！

他的肩膊被抓，仍然奮身向前，要跳崖自盡。

翟天星用力一拉，返身一擲，那黑衣人已被甩開，墮在一個石台之上。

黑衣人墮下之後，並無聲响，也無動靜。

翟天星知道，這人既然拚了性命，突然詭計多端，一時之間，不敢前來，只道：「大胆狗賊！」

那人仍無反應。

翟天星上前，黑衣人仍動也不動的躺着，他再上前，叫了兩聲，黑衣人仍是躺着。

翟天星一腿踢出，踢向那人右脅「京門」穴。

黑衣人仍沒有動，翟天星心中一凜，因爲「京門」屬要穴之一，被踢中此穴，應是無法噤聲！

翟天星再加上一脚，那黑衣人像散了一般滾了幾下，看來他已全無知覺，翟天星立時俯身，拉開那黑衣人頭上的裹布。

翟天星一看，立即扭轉頭來。

他看過無數死人的臉孔，却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恐怖的臉——

這人根本上沒有臉孔，眼鼻口不分，好像是被人一刀劈去了臉龐，只剩下四個洞！

臉龐本已可怖，而今更是扭曲發黑，就像一堆死牛肉。

翟天星感到心翳，有點作嘔的感覺，歇了一會，翟天星忍耐着，希望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綫索。

忽然，翟天星覺得全身不對勁，他與黑衣人追逐，巨犬狂吠，爲什麼竟然驚動不了無思僧？

難道這黑衣人偷東西之前，會下了毒手？

翟天星不再想下去，趕快往無思僧居處。

無思僧所居之處，只有兩間石屋，一間是他日常起居所用，另一間算是他的藏經閣。

翟天星先到無思僧所居之處，只見那處有被人搜掠過，但仍算十分整齊，他房中那個蒲團仍在，看來這個賊人，是在不慌不忙的情形下搜掠。

翟天星再到那藏經閣，所謂藏經閣，亦只是石屋一間，但比無思僧所居之處，大了一倍，而且還建了一層木閣，可算是兩層。

門一打開，翟天星嚇了一跳。

只見書籍四散，像具十分凌亂。

翟天星叫道：「無思，無思！」

閣內並沒有回聲，翟天星入內，裏面更是凌亂不堪，字畫典籍散在地上，他再上那木閣，仍是一樣，滿地都是書本，却沒有無僧思的踪影。

翟天星走出來，趕到無思僧可能到的地方，包括那汲水崖，靜觀台，觀星石，仍未見無思僧。

看來，無思僧應該不在這無思崖上，不過，這十多年來，無思僧從不離開這處半步，他去了那裏？

其實，翟天星早已想過，假若無思僧在，這黑衣賊人又怎能逃出無思僧雙手？

總算放下心頭大石，他奔回無思崖。

未來到崖前，翟天星已嗅到一股惡臭，他掩着鼻，奔上無思崖，只見那黑衣人屍首之處，已化成一灘膿水，只遺下一堆黑衣布。

這七犬黑衣大賊，竟然是江湖上可怕的「死士」！他知事敗之時，竟要跳崖，跳崖不成，立即以毒藥自殺身死，死後更能使屍體腐化！

平靜的江湖，什麼時候又再出現了這種「死士」？

以前的死士，也只是臨危自盡，又怎會自動毀屍滅跡，那麼，控制這死士的組織，豈非更是神通！

翟天星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

而今無思僧不在，賊人屍首已化，留下的只是一堆黑衣，與七頭死犬，這些東西可以告訴自己什麼？

翟天星感到異常紊亂。

無思僧與世無爭，怎麼會惹來一個死士？

這死士生前已是無臉，武功不弱，他究竟是誰，爲什麼要效力這個組織？

江湖上可以控制犬隻的奇人異士不多，這方面應該可以查探得到。

不過，只有這一條綫索並不足夠，其他遺下的東西，應該可以找到更多的蛛絲馬跡。

翟天星首先再細看那些犬隻。

七隻橫躺在崖前的狗屍，狗隻並非中原慣見，身材高大，耳朵高而尖豎，全身黝黑，毛色閃亮，翟天星撥弄一下其中一隻，竟然發現毛下有一個奇怪的標記，這標記是圓形，邊緣處有狗牙，但刻在狗身之上，看不見其中是否有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並非疤痕，而是經過精心刻蝕下來的。

這標記代表一個人，或是一個組織？

其他六隻死犬身上，也有如此的一個標記。

再看那死士遺下的一堆濡濕黑衣。

黑衣吸滿了屍水，傳出一陣陣的惡臭，翟天星在地下拾起一枝樹枝，把衣物撩開，看見了一個腰袋。

這腰袋與普通一般走江湖之士所携的差不多，裏面全是爆竊時所用之工具，這些工具十分精緻，內有一綑鐵綫，似乎用作攀爬之用，還有幾個活動的「鷄爪鈎」，鈎尖十分鋒利，還有一袋暗器，便是金光閃爍的鋼砂。

翟天星小心拿起其中一粒，看其如此細小，但重量却不輕，看來這鋼砂並非一般金屬所鑄，再看看其他，並沒有遺下什麼。

死士的遺物並不能告訴翟天星什麼，不過，至少也可以知道，這死士是個精於盜竊的人，一個精於盜竊而又善於控制狗隻的人，在江湖上並不太多，應該可以找到，當翟天星站了起來，把撩起的衣物放下之時，他聽到了一聲輕微的碰撞聲。

這堆衣物內裏仍有東西！

翟天星又再蹲下，小心撩起衣物，可是看了一會，仍找不到什麼，他又再把衣物擲在地上，仍可聽到一件硬物碰地的聲音，他挑起衣物，立時發覺，那東西是藏在褲頭的夾層之內。

他拉開那褲頭，很容易便弄破夾層，一塊丁方的黑色鐵牌跌下。

翟天星小心看着那鐵牌，上面是黝黑一片，並沒有什麼記號，似乎是一塊十分普通的東西，不過，這人要把鐵牌縫在衣服夾層之內，當然不是等閒之物！

翟天星用一塊樹葉，把鐵牌小心裹好，收入懷中。

而今要看的，是藏經閣內的失物。

無思僧爲人好思索，也好讀書，他所藏的書册，佛經最多，筆記類也不少，翟天星一邊收拾，一邊小心察看，散亂在地上的，全無特別。

再進入一些，多是棋藝的書籍，並無失去多少，翟天星執拾之後，書架大半裝滿，賊人也沒有偷去此類書籍。

另一排的書本，是武藝的書册，當然，這裏藏的並不是什麼秘笈，而是一般論武的，並不珍貴，竊賊應是識貨之人，豈會偷這些東西？

當翟天星把藏經閣內的書本差不多收拾妥當，他仍沒有發現竊賊究竟偷去了什麼！

這樣的瘋狂搜掠，當然有目的，難道這竊賊找不到他要找的東西？

不，當翟天星遇見那些惡犬之時，曾見其中五隻，口咬東西，定是從這處掠去之物，可惜這些物件被拋下山崖，否則也可從這些得到綫索。

翟天星感到有點疲累，他坐在書桌之上。

忽然，他想起這書桌不應如此，記得他與無思僧曾在此藏經閣內，談天說地，議古論今之時，在這書桌上應放有很多書册。

對了，無思僧閒來無事，也好舞文弄墨，爲什麼他手寫的東西全不見了？

這竊賊千辛萬苦的搜掠，終於搜去了桌上的東西。

如果估計正確的話，竊賊盜去的是無思僧的作品，無思的作品，究竟是什麼？

翟天星也未曾讀過，不過，以常理推斷，他生平只愛二物，一是武功，二是棋藝！

那麼，竊賊定以爲無思所寫之武藝或棋藝之書，是天下精萃所在！年前，無思僧也曾提過，他的「無思凝法」、「定冥神功」，俱有進展，不知有否寫了下來？

翟天星在無思崖上過了一夜，小心再把事情想了一遍之後，翌日下山，决往南州。

南州著名的獸醫「死馬活醫」公治若喻，不只懂得醫馬，對世間動物，也極其熟悉，相信他可以指出那些中原少見的惡犬，來自何方！

從黃山往南州，需三天脚程，翟天星心下焦急，換了兩次馬匹，第二天已接近南州。

那時，天已昏黑，看來明天才能入南州市內，幸好附近也有一條小村落。

翟天星來到村口，却看不見孩童亂走、鷄鳴狗吠的農村景像，兩排疏落的村屋，竟是十室九空！

忽然，不遠之處，有一個老人呆呆獨坐。

翟天星趨前，拱手問道：「老丈，這村發生何事？」

那老人移動呆滯目光，良久才道：「瘋犬……可怕的瘋犬……」

「這村落被瘋犬所襲？」

老人道：「不，這裏沒有瘋犬……人都變成瘋犬……咬人……狂吠……」

翟天星道：「所有人都死了？」

那老人搖了搖頭，說道：「他們都走了……」

「去了那裏？」

老人指指村後一個山坡。

「你爲什麼不走？你不怕？」

老人咧唇苦笑，道：「我怕，我怕什麼？」

翟天星也不再追問下去，急往山坡。

山坡之上，是一片叢林，剛走近時，便已嗅到一陣極難聞的臭味，這臭味濁鼻，但也有濃烈的草藥味。

剛上山坡，便有兩人在山上喝道：「客官過路！」

翟天星忙道：「在下過路，本意趕入南州，但天色已晚，不知能否——」

其中一人道：「難道你不怕瘋犬！」

翟天星道：「究竟這處爲何會有瘋犬症？」

另一人道：「我們鄉人也不知道——幸好我們遇到了一個大國手，才救回一些人！」

翟天星行近，只見山坡平坦之處，有一羣人正在排隊喝東西，看他們眉頭緊皺，喝的定不是美味東西。

站在前面指揮的，好生面善！

翟天星大喜道：「公治兄，我正想找你！」

那人抬頭，雙目無神，十分疲累地道：「什麼人找我吃藥，也要排隊——」說到這裏，他才發現了翟天星，忙道：「翟兄，是你？」

翟天星笑道：「你實在太辛苦？」

公治若喻也笑道：「這幾天爲這處地方治病，奔波幾天，恕在下失覺！」

翟天星道：「這地方有瘋犬症？」

公治若喻點頭，道：「是的，你在附近有沒有吃過東西，或喝過生水，如果有的話，你也要喝一碗，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翟天星道：「我趕往南州，一路馬不停蹄，那有什麼時間吃喝！」

公治若喻吩咐了一些鄉民，然後與翟天星行至一間小茅舍，問道：「你找我，幹什麼？」

翟天星道：「也是有關犬隻的！」

於是，翟天星把在黃山所見的惡犬，詳細描述一番，公治若喻小心聆聽。

翟天星說道：「我看那並不是中原犬種。」

公治若喻道：「照你的描述，應該是波斯犬！」

「波斯犬？中原也有？」

「這幾十年，波斯人來中土交易，帶來犬隻，也不出奇！不過，訓練有素的波斯犬却不多見！」

翟天星問道：「這些犬隻可以訓練來襲人？」

公治若喻道：「可以，波斯人也尚武

，愛好打獵，本來，這些犬隻用作打獵之用，如果加以專門訓練，用作襲人，帮助偷竊，虧他們想得到！」

翟天星心中思量着，犬隻是從波斯來的，那「死士」豈不是也有可能是波斯人？怪不得他要臨危自盡，死後還要自動毀屍！

兩人又談了一些有關犬隻之事。

那時，天已漸黑。

公冶若喩道：「看來你也不能入南州，倒不如隨我上山歇一夜！」

翟天星問道：「你山上有屋？」

「不——其實我一向在南州，這次發生瘋犬症，是山上那位大善人請我來救人的！」

「山上大善人？這山上有屋，又有大善人？」

「是的！轉上這山坡，是一個巨大的山谷，山谷之內，有間藏貝山莊！」

「這附近路途，我也相當熟，却一直沒有聽過，這地方有山莊的！」

公冶若喩道：「我也不知，只是這地方發生了瘋犬症，這大善人爲了拯救鄉民，用大轎接我來！」

「這善人姓甚名誰？」

「我也不大清楚，人人都稱他李老爺，他爲我預備棲身客房膳食，而且答應治好鄉民之後，診金任我要！」

「這鄉村與李老爺有關？」

「不，他只是善心救人，唯一有關的，鄉民住在山下，他住在山的另一邊！」

頓了一頓，公冶若喩道：「時間不早，我們同上藏貝山莊！」

翟天星道：「不知他會否歡迎我這個不速之客？」

公冶若喩笑道：「李老爺慈善爲懷，定會倒履歡迎！」

他們出了茅舍，公冶若喩吩咐了一些鄉民，便與翟天星漫步而行。

翟天星忽然又想起狗隻之事，問道：「這地方常有發生瘋犬症？」

公冶若喩道：「天，這幾十年，也未見過此症。不過，此症也嚇怕人，若然不幸患上，先是發燒，繼則昏亂，再進一步，便會學狗狂吠，既想喝水，又怕見水，結果便是抽搐而死！」

翟天星道：「這症由犬隻傳來？」

「一般來說，主要是由犬隻傳開——不過，我一來到這村，却從沒發現一隻瘋犬。」

「不過，我在山下經過，也沒見過犬隻！」

「我爲了安全，已吩咐村民把所有狗隻殺死，其實，我也一直在思量，這瘋犬之症，從何而來！」

翟天星道：「沒有瘋犬的瘋犬症，這倒是個有趣的難題！」

二人已過了山坡，看到下面有一個大山谷，谷內一間巨大的山莊，建築十分輝煌。

不遠之處，有個黑衣僕人，拉着兩匹騾子，匆匆上前，道：「公冶大夫，李老爺知你有佳客，特派在下請兩位坐騾子回去！」

公冶若喩道：「李老爺消息眞靈！翟兄，你可曾試過坐騾下山？」

翟天星道：「倒要試試！」

這黑衣僕人，率先下山，看來他對這地方瞭如指掌，身手也不弱，轉眼已下了山坡，回到山谷。

他們兩人却在騾背之上，搖搖晃晃的下山，也是另一番風味。

藏貝山莊前面，已站着一位白髮白鬚的老人。

他一見二人，立即趨前，拱手道：「公冶大夫可辛苦一天！這位公子是——」

兩人下了騾子，已有僕人牽開去。

翟天星也拱手一揖，道：「在下翟天星——」

老人聽了，打量翟天星一下，道：「原來是頂頂大名的『摘天星』翟大俠！」

翟天星謙道：「想不到李老爺隱居於此，也聽過賤名，客氣客氣！」

老人笑道：「老夫雖是退出江湖久矣，不過，江湖消息，也間有所聞，翟大俠剛從塞北回來？」

翟天星道：「已回來多月了！」

老人又問道：「年前你往南疆，一南一北，兩地風味如何？」

翟天星心中佩服，這位老人隱居這山谷，對自己的行踪倒也知得十分詳盡。

公冶若喩笑道：「翟兄，今夜也要天南地北一番，細述兩地風光！」

老人接口道：「我也越老越懵懂，兩位請進！」

入了莊門，經過一條碎石小徑，兩旁有假山花叢，簡樸之中，却有精緻之處。

來到大廳，三人分賓主坐下，僕人奉上香茶。

老人問道：「公冶大夫，村民之病，可有進展？」

公冶若喩道：「今日再無新症，我煮了一些却病之茶，予衆鄉民飲用，以作預防，看來，再過數天，所有病人都會康復的了！」

翟天星道：「李老爺爲鄉民勞累？」

老人道：「我只略盡棉力，公冶大夫才是鄉民的救星！」

公冶若喩道：「李老爺不用再客氣，否則……」

這時，僕人入來，道：「請往偏廳用膳！」

三人來到偏廳時，桌上已放滿精美菜餚。

翟天星爲了趕路，已辛苦了兩天，看到美味菜餚，更是腹如雷鳴，三人邊談邊吃。

他們又談到了瘋犬症之事。

翟天星問道：「李老爺，你在這裏居住很久？」

「也差不多十年了，你來未聽過瘋犬之症！」

「最奇怪的是，爲什麼並不是狗隻先患此症，才會傳給鄉民！」

李老爺道：「我也想過，公冶大夫，這種瘋犬之症，可從其他方法染上？」

公冶若喩道：「也可從其他動物傳來的！」

忽然，李老爺若有所思，轉身向僕人，道：「聽說鄉民最近獵獲野豬？」

僕人道：「是的，野豬十分大，鄉民一齊享用！」

公冶若喩道：「原來如此——這幾天我一直治病熬藥，沒有細想！」

李老爺道：「看來這野豬是禍首！」

僕人突然問道：「其他的獵物可有危險？」

公冶若喩道：「沒有人敢肯定，不過，在這段時間，獵物不宜食用。」

僕人急道：「老爺，我要出去看看——」他不待主人的允許，便已經出去。

過了一會，那僕人回來。

李老爺問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僕人道：「今天，我們也拾獲一隻山鷄，厨子提議大家吃，我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吃！」

「拾獲？」李老爺問。

僕人道：「是的——他們已吃了，不過，看來並沒有染上什麼病！」

公冶若喩道：「那要看一兩天後才知道！」

他們三人又談了一會，公冶若喩因一日治病勞累，早去休息，李老爺却纒着翟天星，談說江湖事。

翌日，翟天星一早醒來，打算上路，繼續找尋無思僧的下落，可是，藏貝山莊便發生禍事。

藏貝山莊　失去珍寶

五個在厨房工作的僕人，都患上了瘋犬症，幸好公冶若喩立即給予他們藥物，暫時止住，爲了預防其他人患上，他也在厨中熬了草藥，給其他人飲用。

連李老爺與翟天星也不能例外，因爲他們昨夜所吃的東西，都經過厨師雙手所煮！

翟天星無奈，只好在藏貝山莊多躭一天。

李老爺十分好客，整天陪伴翟天星，對於江湖事，李老爺十分熟悉，翟天星心裏十分奇怪。

那日下午，李老爺帶着翟天星在山莊中走動。

藏貝山莊很大，看來李老爺在此已經營多年。他們來到了一間塔形的樓房，樓房之外，有一牌匾，寫着「藏貝閣」。

李老爺道：「翟兄在江湖走動，正好指點一下！」

他開了閣門，請翟天星入內。

閣內放滿了很多雕像，翟天星小心一看，却嚇了一跳，原來這些雕像，並不是普通貨式！

就以通體碧綠的觀音像來說，不止雕像生動，而且通體碧綠透明，全無瑕疵，這樣晶瑩的翠玉，實在是無價之寶！

再看另一個佛頭，外表已有剝落之色，而且經過窮年累月，有些地方已發黑，翟天星輕輕一敲，竟沒有回聲，看來這是一個用黃金鑄成的實心佛頭，重量至少有五十斤以上，價值驚人。

翟天星呆望着這觀音與佛頭。

李老爺笑道：「這兩樣東西，使你聯想到什麼？」

翟天星道：「我聽無思僧說過，碧綠觀音與黃金佛頭，都是皇家內院的神殿所供……」

李老爺微笑着。

翟天星道：「難道你是……但……你姓李……」

李老爺道：「翟兄你並沒有猜錯，我正是江湖上傳聞已久『盜亦有道』……」

「『盜亦有道』時懷遠！」

李老爺道：「是的，而這些東西，也是我年輕時候，在皇家內院拿出來的！」

翟天星道：「原來果眞是——」

時懷遠道：「我並沒有辜負『盜亦有道』這個外號，這些珍寶是皇家內院，而他們也是在民間搜括回來的！我還有很多奇珍異寶，全都是在那些貪官污吏家中拿回來！」

時懷遠又領着翟天星看了很多著名的寶物，其中有很多曾轟動武林的失竊，原來是落在這「盜亦有道」時懷遠的手中！

時懷遠又道：「還有很多金銀財寶，我取之豪門富戶，當然有部份留作自己之用，但也有一半以上，用來周濟貧民！」

翟天星道：「時先生仗義爲懷，據我所知，江湖中人，亦沒有視你爲邪惡！」

時懷遠憂心的臉，也露出一些笑意，道：「翟兄，你而今在江湖，名氣如日之中天，你的觀感又如何？」

翟天星沉思一會，才道：「我輩江湖之士，刼富濟貧，只要頂天立地，也不失爲好漢！」

時懷遠聽了，似乎放下心頭大石，又道：「翟兄一語，使我十多年來的積壓心頭大石，而今才放下！其實，我亦退出江湖多年，隱居在此，有時，想起年青時所作所爲，實在是有悔意！」

翟天星道：「年青時意氣用事，在所不免！」頓了一頓，又問：「時兄，你既有退隱之擧，何不盡把寶物出售，把換來金銀，用於救人救災，豈不更妙！」

時懷遠道：「這些物件俱是無價之寶，可是，只要一入市塲，便會引起軒然大波，而且會引來官府中人，如果暗中出售，又有幾人可以買得起！」

翟天星聽了，也覺得很有道理，寶物遇到識貨之人才值錢，否則也只是一件廢物！

物是如此，人更是如此。

時懷遠道：「所以我特別建了此藏貝樓！」

翟天星恍然道：「原來藏貝二字，有此來由！」

時懷遠道：「翟兄眞聰明，藏貝二字合寫，豈不是個贜字！」

翟天星道：「時兄倒也坦白！」

時懷遠看着一幅字畫出神，臉露沉鬱的表情。

翟天星道：「時兄又緬懷什麼？」

時懷遠道：「而今我老了，回想以前，無論是皇宮內院，豪門富戶，出入如無人之境，不過有時無可避免要殺人……」

翟天星道：「人有錯手……不過，而今你廣爲善事，你爲山下村民，請來大夫治病，也可稍作補償！」

時懷遠道：「那是盡我本份！」

人便是如此奇怪，未得一物之時，强而得之，既然得到，却又感到不外如是。

兩人在藏貝樓內細看一會才出來，轉眼一日已過，藏貝山莊內並沒有再發現瘋犬症。

翟天星因爲翌日要早下山，特別提早就寢。

睡到初更時份，外面却傳來一陣狗吠之聲，翟天星大爲奇怪，還以爲在作夢。

但小心傾聽，的確是狗吠之聲。本來，這附近有瘋犬症，所有狗隻，都被殺死，何來犬狺？

他立時覺得不對，披衣起來。

大廳之內，兩隻黑犬狂吠。

這兩隻黑犬種類，一匹是無思崖上所見的那種，翟天星立時躍入廳中。

廳內已擁滿了人。

傭僕婦孺，都站在時懷遠身後，而公冶若喻也在另一邊蓄勢以待。

兩個全身裹上黑衣之人，木然的站在狗隻後面。

翟天星身手一動，兩隻惡犬，已然撲上，他不慌不忙，乘勢雙掌齊發，兩狗應聲倒地，一時之間，狗血亂噴，大廳之內，掀起一遍呼叫之聲！

那兩個黑衣人，有點愕然，但隨即已上。

翟天星知道，這些黑衣人厲害，便叫道：「時爺，你保護家人，這處自有我處理！」

那兩黑衣人已撲近，四爪齊來。

翟天星挺立若鼎，左右手猝翻，避開來爪，直取兩人手腕，雙掌倏忽變爲雙指，左取右方腕上「外關」之穴，右取左方腕上「會宗」之穴。

那兩人倒是乖巧，矮身縮手，已然躍後。

翟天星知道，這些「死士」武功厲害，而且拚搏精神極盛，想以速戰速決。

兩人退後，又再蓄勢待發。

翟天星看不到他們的面貌，只看見他們頭上深陷的雙眸，閃出一種使人不寒而慄的光芒，却又帶有一些蕭索、一些落寞的感覺。

突然，兩人騰空，翻滾有如兩個大風車，直向翟天星而來，翟天星氣定如山，待他們快要落下，使出「天星掌」的「點着無痕」，再接一招「長虹經天」，掌力有如驚濤巨浪，一掌勝似一掌，一浪還高一浪。

兩人在半空，並無着力之處，被這從下而上的勁力所迫，一時之間，無以爲擋，只能硬接。

「蓬」的一聲，兩人彷如着魔，左右彈開。

翟天星不再怠慢，游身迫近，直點兩人胸前「神封」大穴，兩人無聲倒地。

這時，時懷遠與公冶若喻已來，看見躺在地上的黑衣人，便想走近。

翟天星忙道：「兩位切勿走近。」

兩人停步，翟天星上前，快速搜了兩人的身，只搜到腰間藏有一包藥粉。

翟天星交與公冶若喻道：「是否化屍粉？」

公冶若喻一看，道：「這濃烈味道，十分霸道！只要試試，才可知道！」

時懷遠說道：「這些人從何而來？」

他拉開了其中一人面上裹布，立時驚呼起來！

公冶若喻伸頭一看，也發出同樣的驚呼！

翟天星道：「我在黃山所見之死士，臉上被刀削平，與他們一模一樣！」

時懷遠道：「這些死士，以前我也聽聞過，想不到竟是如此怕人！」

翟天星道：「快把他們縛起，希望可以在他們口中，探到一些消息！」

當時懷遠縛好二人，翟天星又摸索二人衣服夾縫，又發現了兩片黑色鐵牌。

翟天星道：「這些秘密的黑鐵牌，不知是否他們身份的象徵？」

公冶若喻接過一看，道：「從沒有看過這些鐵牌！」

時懷遠也看了一會，才道：「我也沒有看過！」

翟天星道：「你家中人口平安？」

時懷遠道：「沒有什麼——」

這時，被縛的兩個死士，已然甦醒，開始掙扎。

翟天星於是問道：「你們究竟是些什麼人？」

二人並無回答。

翟天星又道：「難道你們眞要吃苦才說話？」

二人拚命的掙動。

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陣狗吠的聲音。

翟天星道：「他們還有同伴！」

三人同時走出大門，只見人影幢幢，他們稍一現身，便有無數暗器飛來，一時之間，他們不敢闖出。

翟天星拾起一顆暗器，正是日前在黃山所見的「鋼砂」，過了一會，暗器已停，且沒有了狗吠之聲。

他們躍出，小心搜索，却無法找到那些死士的踪影，翟天星呆了一會，道：「中計！」

時懷遠也是老於江湖，道：「快到藏貝樓！」

當他們趕到藏貝樓之時，實已太晚！藏貝樓上下二層，那些奇珍異寶，已不翼而飛！

翟天星歎了口氣道：「這些死士並非盲目拚鬥，他們此行目的，非在藏貝山莊的人，而是藏貝樓中的物！」

本來，遺失了這麼多珍貴物件，定然會不知所措，可是時懷遠却臉露歡欣，說道：「那些東西有了去處……那實在太好了！」

公冶若喻詫異道：「李爺，爲何你竟然如此高興！」

時懷遠笑道：「金銀可以散給窮人，救濟他們，可是，這些奇珍異寶，日夕對着，又有何用處！」

公冶若喻當然並不明白，翟天星却也了解到他此刻的心情，時懷遠千辛萬苦盜來之物，而今物件被人盜去，倒是心安理得！

公冶若喻說道：「翟兄，你看能否追回？」

翟天星道：「不必了！」

公冶若喻仍不明白。

翟天星道：「他們既有調虎離山之計，自然是計劃週詳，追也無用。」

他們回到大廳，那兩個被擒的黑衣人，亦已失踪，只遺下兩條狗屍。

翟天星道：「這班死士，先到黃山，奪取無思僧藏經閣內的著作，繼而到這處藏貝樓中奪奇珍——看來，這些行動，一環扣一環，是一個重大的陰謀！」

時懷遠道：「可惜我已是年紀老邁，否則我也會到江湖，騰折一番！」

翟天星道：「時爺太謙了！」

公冶若喻也說道：「可惜這裏仍要我，熬藥治人，否則我也要跟翟大俠去走一遭！」

翟天星笑道：「也許日後要再借用二位！」

翌日早上，時懷遠爲了送別翟天星，也爲自己的藏貝樓失物，慶祝一番！

別了時懷遠，翟天星心下也實在費煞思量，而今應往那裏去？

找無思僧，他行踪無定，有如羚羊掛角，實在是無跡可尋！

去找那些死士，也是何去何從？

翟天星上了馬匹，直馳南州，打算過了南州，到了南州北交滙之點——鄭州，這地方人多滙集，也許可以從中知道近日江湖發生之事。

主意既定，絕塵而去。

翟天星爲了早點到達鄭州，一路也抄走捷徑。那日，過了山坡，便看見一條平坦官道，直趨鄭州。

他站在山坡之上，只見官道遠處，塵頭大起，翟天星立即馳馬，上了另一個高崗，只見有兩帮人馬在拚鬥，因路途遙遠，一時無法分清雙方是何等人物。

翟天星策馬向前，漸漸，他已清楚地看到——又是一羣全身裹上黑衣的死士！

死士人數共有二十人，另一方的看來應是一隊鏢車，可惜他們的鏢旗也被推倒，無法辨認是那間鏢局！

翟天星一見那些死士，便憤怒莫名，立時催馬下山。鏢局人數看來有幾千人之多，希望他們有足夠的力量，把這些黑衣死士，就擱一會。

可是，這些黑衣死士，組織極佳，他們分作兩組：一組是狂命殺人，另一組却是搶奪鏢車。

鏢局人手雖多，但武功較佳的，也是只有十人，第一組的十個死士，已把他們纏着。

第二組的死士，見人殺人，已擁到鏢車，五架鏢車之上，搬下了十箱東西。

接着，一聲唿哨，兩組死士滙合，然後，二人一組，各組拿了一個箱子，向五個不同方向逃去。

一時之間，鏢局的人，都不知應追那方，轉眼間，死士已竄入叢林。

翟天星在山坡之上，看得眞徹。可惜自己離得太遠，無法加以援手，而令人驚嘆的，死士行動之快速，組織性之強，實在是從未見過。

那羣鏢局的人，茫然相對一會，只有其中一人，竄身向東面叢林而去，而其他的鏢師，却在互相指罵！

當翟天星策馬來到之時，他們已在動武！

原來這裏共有兩帮鏢師。

一間是著名的暨南鏢局，另一間是北方的淮遠鏢局，而他們仍然在拚鬥。

翟天星把馬兒一拉，立時，馬兒人立，發出長嘶！

雙方立即停了手。

翟天星下馬，拱手道：「諸葛暨鏢頭可好？」

一個滿面濃髯走出來，抱拳道：「咱們東家已退出江湖，這趟鏢由咱們少東主把持……」

翟天星接口問道：「王懷彬鏢頭又可在？」

另一個身材高大的鏢師，上前道：「閣下可是人稱『天星可摘』的翟大俠？小弟姓劉。」

翟天星仍抱拳道：「劉鏢頭實在客氣了！」

劉鏢頭道：「好了，翟大俠到來，也可替咱們評一評理！」

那個滿面濃髯的鏢師走來，也說道：「咱們早已說過，官道目標明顯，易招匪徒！」

劉鏢頭反唇相稽道：「若是走小徑，匪徒也不會放過咱們！」

兩人越說越氣，又要動手。

翟天星道：「兩位請平息怒火，這羣黑衣死士，早已把你們鏢車虎視，其實，無論你們走陽關大道，或是羊腸小徑，也是避無可避！」

兩人知道，這的確是事實，但事到臨頭，只有互相推諉，互相指責。

翟天星見二人怒氣平息，才說道：「我一直在山坡上觀看，這羣黑衣人是早有預謀的——你們被刼的十箱東西，全是鏢銀？」

劉鏢師道：「十箱全是黃金，共五萬兩！」

翟天星問道：「這趟鏢價値實在不少，所以要你們兩間南北鏢行互保？」

濃髯鏢師道：「不——也可算是互保，暨南鏢局負責由南至鄭州一段，而淮遠鏢局負責由鄭州至京城一段！」

劉鏢師道：「這趟鏢非常重要，鏢主爲了安全，選了咱們南北兩大鏢局運走，可惜……」

濃髯鏢師也接口說道：「咱們走了幾十年鏢，却想不到在這官道之上，觸了霉頭！」

翟天星道：「我剛才看見一個年輕鏢師，向東面竄去，那位是——」

衆人面面相覷，似乎並不察覺有人追去。

一會，濃髯鏢師道：「那是咱們少東諸葛遜……這些黑衣賊匪，向四方八面走去，咱們追那一方！」

翟天星道：「事已至此，急亦無用，兩位鏢頭，正是先救傷者，再找少東，然後同入鄭州，才作打算！」

這時諸葛遜已垂頭喪氣回來，見了翟天星端詳了一會道：「你可是翟叔叔？」

翟天星愕然，因爲他曾在諸葛暨家中住過，但記憶中却不認得他的兒子，便道：「在下是翟天星！」

諸葛遜道：「翟叔叔，你來我家之時，我只有三歲，你與爹爹賞菊喝酒之時，我不肯去睡覺……」

翟天星道：「一晃便是十五載！」

諸葛遜道：「是的，而今我十八歲，不過，我第一次走這趟鏢，幾乎到了鄭州，仍要觸這霉頭！」

翟天星道：「你不用頹喪，入了鄭州

，咱們細細商議，非把這羣黑衣人找到不可！」

諸葛遜提起精神，道：「有翟叔叔在，我安心得多了！」

他們已把傷者救起，另外死了差不多二十人，把鏢車暫作靈車，運入鄭州城之內。

鄭州是南北必經之道，市面十分熱鬧，他們安頓一切之後，便在旅店中商議。

翟天星首先說出自己兩次遭遇黑衣死士之經過，他們聽了，都驚震那些黑衣死士的作爲。

諸葛遜道：「怪不得翟叔叔認爲咱們無論走大道或小道，他們都同樣下手！」

劉鏢師道：「翟大俠，看來這羣黑衣人，且受人控制，接連搶掠，爲的是金銀之外，還會有什麼目的？」

翟天星道：「我也正爲他們其他目的而傷腦筋！張鏢頭，你有什麼高見？」

那濃鬚滿面的張鏢頭說道：「我只是個粗人，談不上什麼意見——我只担心鏢銀！」

一提到鏢銀，衆人都覺得憂心忡忡。

翟天星問道：「你們在鄭州這地方可熟？」

張鏢師道：「有些綫眼。」

翟天星道：「那好極了，這羣黑衣人，不會在公衆地方露臉，不過，他們也要吃喝，附近又再無大城，只有鄭州，他們一定在附近落脚！」

張鏢師老於江湖，吩咐了手下外出打探。

兩日過後，仍無什麼綫索。

翟天星每日也出外，專往多人聚集的茶樓酒館，希望從中也可以聽到一些傳說留言，可是，這帮黑衣人行踪實在詭秘，鄭州內的幾間大鏢局，諸葛遜及張鏢頭接觸之後，都答應爲他們注意城內動態。

翟天星知道，這批黑衣死士定會再度出現，惟一不可肯定的是什麼時間。

他在這兩天較爲空閒時間內，也幾番仔細思量，這批黑衣死士的動態，希望從中可以找出他們此行目的。

黑衣死士而今搜括了兩大財寶，藏貝樓的奇珍，兩鏢局所保之五萬兩鏢銀，道理是顯而易見，他們正想用大量金錢，是爲建立一個組織。

但是，無思僧與世無爭，爲何竟要搜掠他的藏經閣，盜去他的著作？

建立一個組織，需要人才，這組織已有，那一批不顧生死的死士，足以維繫一切。

組織需要金錢，他們正在搜括，兩批財寶並不算多，但應可算是一個基礎，不過，以此推論，日後，附近各地，一定有更多財寶被竊。

可是，盜去無思僧的著作，又與他們要建立的組織，有何關係？

不過，時間三天過後，似乎有了一些答案。

那日，翟天星到了一間茶館。

剛坐了下來，便見一羣捕快，匆匆走來，拖走了很多個茶客，於是引起了一陣騷動。

捕快走後，便有人開始議論。

「昨夜黃家里一帶，五個富戶，被人偷去了很多貴重的東西！」

「聽說北栅那個地方，也有十多個鄉紳，失去了很多古董與珍藏之物！」

「這多年來，咱們鄭州，算是太平之地，怎會無端多了這些鼠竊狗偷！」

「你道這些是鼠竊狗偷？假如只是些小毛賊的話，那幾個捕頭也不必親自出馬了！」

「今日幾十個富戶齊向衙門報告，據說每家失去都超過黃金千兩，古董寶物更是無數可計！」

「老兄，究竟是什麼人幹的？」

「如果我是知道，也不會在這裏喝茶了，因爲官府已出了三千兩賞金，徵求舉報！」

「三千兩？數目也不少！」

「由此可知，失去的數目，實在是很大！」

忽然，有個作鏢師打扮的人道：「前幾天城外有人刦了兩大鏢局的紅鏢，是一帮黑衣幪面人所爲，看來，這些盜賊，貪得無厭，要在咱們鄭州，再發大財！」

另一人也附議道：「聽說黃家裏那邊富戶，有幾個護莊武師，也是被一些黑衣人擊斃的！」

本來，很多人不敢說的話，由他們一挑起，很多人也說起黑衣人了！

翟天星心裏想道：「估計已應驗了一半！」

另外的一半，傍晚時份亦已應驗。

當他回到客店時，飯堂之內，擠滿了人，本來是半滿的客店，已是滿堂紅。

看這些旅客打扮，都是江湖中人，他們風塵僕僕，似乎都是趕路。

最惹翟天星注目的是三人，一僧一尼一道。

他們三人本是各據一桌，但後來却合而爲一，翟天星立時傾耳聆聽。

那和尚是一個中年人，看他身體硬朗，目不斜視，却木無表情地道：「貧僧本是到南方化緣，想不到却被師傅召回！」

那道士接口道：「貧道也正是雲遊四海，咱們崑崙派掌門，忽然傳訊天下，全召回山！」

尼姑有點詫異，道：「咱們衡山也是如此，實在奇怪，這個多月來，江湖沸沸盪盪，看來快要有事發生！」

和尚道：「貧僧屬崆峒——兩位在路上，有聽過什麼消息？」

崑崙道士道：「道聽途說之事，不知眞僞！」

衡山尼姑道：「我聽到有人闖入咱們山中，搶去了不少經書！」

崆峒和尚接口道：「搶去經書，咱們山上，也是失去不少册籍……」

崑崙道士道：「你們聽到的，只是失去經書册籍，咱們崑崙山却失去了很多刀劍譜，以及一些練功心法！」

翟天星心中一凜，崆峒、崑崙與衡山，雖然並不能與少林、武當、峨嵋相比，但在武林之內，也算是武學宗派，各有各的特式。

雖然，崆峒和尚與衡山尼姑只說失去經書古籍，但相信這些典籍，定會與武功有關。

崑崙道士又道：「據說闖入山中之人

，十分古怪——幾個人——齊來，竟是同樣的！」

衡山尼姑道：「同樣？你是指他們極爲相像？」

崆峒和尚也道：「不，他們外表打扮相同，連面目也是相同！」

崑崙道士道：「你們寶山也是被這些怪人闖入？」

崆峒和尚道：「不過，我實在不能相信，幾個人面貌相同，那有可能嗎？孿生兄弟像樣，也只是兩人相像，怎會五六個人，完全相像！」

衡山尼姑道：「你們既說出有幾人面貌完全相同的，我也說給你們聽，闖入咱們衡山的，却是一些無臉之人！」

「無臉之人？」

衡山尼姑道：「本來貧道也不敢說出來，不過，你們說既有同樣貌的人，無臉之人，也是大有可能！」

翟天星聽到這「無臉之人」，心中並不感到奇怪，因爲也在黃山之上看到之死士，臉孔是被刀削平，被稱爲「無臉之人」，並不稀奇！

三人吃過晚飯，也就各自回房，看來他們明天一早趕路回自己的宗派，接受任命。

翟天星細想，無臉人與那些同樣貌的人，是否同樣來自一派，都是那些死士？

如果不是，那便更加麻煩，風波會更大！

不過，他回心一想，却又不像，兩帮人如果不同的話，他們行動目的也會不同，不過，而今他們都是入那些武林門派，搶去武功典籍，應該是同一帮人所爲！

忽然，翟天星想通了。

這批無臉的人，如果同樣戴上一個相同的人皮面具，豈不是都變成了同樣貌的人？

這個推斷應該沒有錯的。

既是如此，這一連串的惡行，俱是黑衣死士所爲，他們要金銀財帛，也要武功秘笈，翟天星覺得這批人，的確是在建立一個組織——一個既有財產，又有武功的組織。可是，在這沸盪的江湖上，又有誰會有這個野心？

諸葛遜與劉鏢師二人，那天很晚才來到旅店，他們並沒有說話，神色却是頹喪不堪。

翟天星明白，這一天並沒有綫索。

飯後，他們聚在翟天星房中相談。

劉鑣師道：「這班人行踪杳然，實在使人摸不着頭腦！難道他們眞的不用吃喝麼？」

諸葛遜說道：「他們拿了這批鏢銀，定會運出鄭州，可是，在幾個重要出口中，我也佈了綫眼，總是毫無動靜，令人煩悶！」

翟天星道：「還有其他綫索？」

諸葛遜與劉鏢師都表示沒有，也許他們兩人的精神，都集中於鏢銀方面，於是，翟天星便把在旅店中所聽聞之事，加上自己的推斷，述了一遍。

兩人聽了，都陷入了沉思。

翟天星問道：「這些江湖人的動向，你們有什麼想法？」

劉鏢師道：「你的推斷不錯——」

諸葛遜也接口道：「既要金銀，也要武功，操縱這班死士之人，野心不小！」

翟天星道：「但我却發覺其中又有一些不對勁！」

兩人望着翟天星。

翟天星續道：「遜侄，假若你有此決心，要謀取一筆巨大財富，也要攫抓一些武林武功典籍，你會向那一方下手？」

諸葛遜道：「在財富方面，一是入京城，二是南下，到蘇杭一帶！」

翟天星問道：「爲什麼？」

諸葛遜道：「京城是帝皇之都，富戶人家，高官厚爵，多如牛毛，蘇杭一帶，俱是魚米之鄉，很多富翁——比起其他地方，收穫更豐！」

翟天星點頭，心想，這初生之犢，倒也精明。他轉問劉鏢師：「如果你想得到天下武功典籍，你又如何？」

劉鏢師道：「那要看咱們手上的憑藉了！」

「如果你有一批忠貞死士，武功也高强？」

劉鏢師道：「若是如此，何必向崑崙、崆峒與衡山下手，應該直向少林、武當與峨嵋！」

翟天星道：「對，你們都說得對！」

諸葛遜似乎有些明白，道：「可是，他們却向較爲低一綫的地方下手！」

劉鏢師道：「這表示他們對咱們這個地方不太熟悉，才會如此！」

翟天星道：「事情應向多方面看，也有另一個可能，目前他們勢力未足，向較次的層面下手，是較爲安全，也較容易得手！」

諸葛遜與劉鏢頭也表示同意，他們又再作了一些推測與假設。

忽然，翟天星想起剛才劉鏢頭說過，這批人對這個地方並不太熟悉，便道：「假如他們是外來人，他們應來自什麼地方呢？」

諸葛遜不由說道：「應該來自很遠的地方！」

劉鏢頭道：「爲什麼？」

諸葛遜說道：「假若不是很遠，只要是武林中人，那個不知少林是武學發源之地？」

翟天星也十分同意，他從懷中拿出了三塊烏黑的鐵片，道：「這批人從不開口說話，也沒有眞正的臉孔示人，唯一留下的東西，便是這鐵牌！」

劉鏢頭道：「這鐵牌應該可以表示他們身份！」

翟天星道：「照理應是，可是上面既沒有花紋，也沒圖案，更沒文字！」

他們把鐵牌細看一會，仍無頭緒。

忽地，諸葛遜年輕好玩，把鐵牌放在油燈之上，燒了一會。

諸葛遜突然叫道：「你們看——」

只見鐵牌之上，黝黑之物，快被燒溶，諸葛遜叫了一下，把鐵牌拋下，道：「太熱了！」

翟天星連忙也試燒那塊鐵片，但不一會也太熱，無法用手拿着，他看見桌上只有茶杯，便用了兩只茶杯，把鐵片擱在上面，用油燈加以燃燒。

一會，鐵牌上面的黝黑東西溶了，溶

液淌下桌面，鐵牌露出了金色一片。

再燃燒了一會，所有黝黑部份也脫落了，全面之上有一個極爲細緻的圖案。

待鐵牌較爲冷却，他們才湊近細看。圖案似乎是一間建築物，但並非中原慣見，因爲這建築物圖案是圓形的。圓頂的建築物在中原並不多見。

翟天星道：「怪不得我們找不到他們踪跡！」

諸葛遜急問：「翟叔叔，你發現了什麼？」

翟天星道：「這是一所寺院！」

劉鏢師道：「什麼寺院？」

翟天星道：「是清眞寺院！」

諸葛遜說道：「是的，是一所清眞寺院——那年我隨家父到過福建泉州，那裏有一間很大的清眞寺院，模樣與這圖案一般！」

翟天星道：「對，回教傳來中原，歷史也不短，信仰的人，並不太多！」

劉鏢頭問：「這回教來自何方！」

翟天星道：「回教來自波斯，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相信你在京城，也看過波斯地毡！」

劉鏢頭道：「有，波斯地毡十分昂貴，但手工極佳，可作掛畫之用！」

翟天星點頭道：「那是另外一種叫掛毡！」

諸葛遜說道：「難道這批死士來自波斯？」

翟天星道：「至少是他們的幕後控制人，一定來自波斯！」

劉鏢頭道：「對，這與我們剛才的臆測，全部脗合，事情終露底了！」

翟天星道：「鄭州附近，有沒有清眞寺？」

劉鏢頭道：「如果有清眞寺，也不會太大！」

諸葛遜道：「明天定可知道！」

多日的疑團，終於有了曙光，三人才稍爲睡得安穩一些。

翌日下午，劉鏢師已查出，在鄭州西郊，的確有一間規模不大的眞清寺。

翟天星說道：「咱們今晚去探探這地方！」

那天晚上，他們用過晚膳，直出西郊，來到這間清眞寺時，已是初更時份。

這間清眞寺座落在一山崗之上，寺作長方形，四邊都有圓頂高塔，翟天星知道，這是他們用來朝望聖地之用，每間清眞寺，都是如此建築。

寺院四周，並無人巡邏把守。

翟天星道：「遜侄，劉鏢頭，你們在這處把風，讓我上塔頂觀看一下形勢！」

兩人同意，翟天星躍過樹叢，在樹影空隙之處竄躍而去，在較暗的一邊，以「游牆」之功，直上了東面的圓頂高塔！

高塔之內，空間不大，只可以容納二人站立，但這時並沒有人，只有一支燃燒着的大白蠟燭！

從塔頂望下，可見寺中是一大片空地，四周都是密閉的房間。

有幾處漏光的地方，看來是供人朝拜的廟堂。

翟天星從東塔，沿着寺院的簷篷，向西邊高塔而去，從西邊高塔望下，情形與剛才所見，一模一樣。

翟天星再回到東面高塔，沿牆而下，回到諸葛遜與劉鏢頭之處。

諸葛遜最爲心急，輕聲問：「發現了什麼？」

翟天星搖首，說道：「從上面望下，看不見什麼，所以，咱們三人，要冒險入內！」

諸葛遜道：「好——」

翟天星道：「咱們這次目的在探索，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否則打草驚蛇，嚇走他們！」

兩人隨着翟天星，來到寺院後面，躍過了園牆，只見這後院掛滿長袍，看過這處是洗濯晾衣之地。沿着樹影花陰，他們走過一個十分大的廚房。

廚房外面，有幾個漢人的傭工睡着。

來到院前，從那列大窗望入，裏面是一個大堂，堂內有燭光搖曳，香烟縈繞，相信是一處朝拜之所。

他們伏在窗緣，裏面只有花環高叠，却並無什麼神像，與一般佛寺，大爲不相同。

忽然，有脚步聲傳來。

三人伏在一邊，只見一個老漢，睡眼惺忪，正慢慢向着後院而去，看來他是夜急去解決。

翟天星示意二人跟着。

果然，那老漢進了茅廁。

翟天星伏在一旁，趁他一出，便伸指點了他的啞穴。那老漢一時之間，彷着鬼迷，口雖不能言，但眼仍可看到前面三個人影。

翟天星道：「你只要回答我的問題——不用你出聲，只要點頭或搖頭便可！」

那老漢點點了頭。

「近日有生面人來過？」

老漢點點了頭。

「很多？有幾十人？」

老漢又再次點頭。

「在那裏？」

那老漢搖了搖頭，却又用手向地面指着。

這時，外面又傳來脚步聲，翟天星不願有人發覺，一拍老漢，三人連忙躍上了廁頂。

幸好這茅廁的建築也十分結實。

另一老漢進來，看見先前的老漢，呆呆站着，便道：「老牛，還不回去？」

老牛似想說話，但喉間有痰，只咿哦幾聲。

老漢道：「你又發夢，快回去睡，明天還有很多工夫要做！」

老牛蹣跚的離開茅廁，不一會，那老漢解决了之後，也離開了茅廁。

翟天星輕聲道：「老牛指着下面，看來這寺院下面，還有地牢！」

可是，他們沿着寺院四周走了一遍，却也無法找到一處入口，可能是光綫太暗，一時之間，無法看見。

轉眼已是四更時份。

當遠處傳來第一聲鷄鳴的時候，這清眞寺已經開始有人起來，首先是廚房那些傭工，繼而是寺院僧人。

翟天星與二人本想離去，可是又不甘心花了這麼多時間，却沒有什麼收穫，於

是，三人決定匐伏在寺院參天樹木之中，希望可以看到一些寺中秘密。

清真寺內　追尋鏢銀

剛過了五更，寺內已是燈火通明。四個高塔內，傳出人聲，那似乎是一種呼喚。

諸葛遜見二人似乎有點奇怪，便道：「這是他們的習慣，也是一種規矩，他們在呼喚各地信徒，向他們的眞神祈禱！」

四個高塔內發出的聲音，是輕柔但遼亮，就好像母親呼喚孩兒回來。

寺中僧侶漸多，這些僧侶並非中原一般所見，他們並沒有落髮，並且都帶有一頂圓而薄的小帽，身穿白色長袍，赤着雙脚。

高塔中呼喚完畢，他們不約而同，面向西方，一同跪下，並發出一連串咿咿哦哦之聲，聽來並不刺耳，那定是他們向眞神祈禱的語句。

大約過了一柱香的時間，這些僧侶的早課已畢，無論是僧侶或是傭工，都開始了他們的工作。

翟天星有點失望，這寺內似乎並沒有什麼秘密，可是，那老漢明明是指着地下，地下有些什麼？

這時，後院園牆之外，出現一個僧侶模樣的人，他正跪向院子之外，一處不遠的小叢林，這僧人似乎與剛才所見的並不相同，他雖是穿着僧衣，但見他步履輕盈，時不時左右窺望……

翟天星示意二人，沿着所伏之樹，向那僧人處移去，幸好那時風大，拍着樹木，而且很多鳥兒也開始飛出樹林，吱喳爭鳴，沒有人會發現他們。

那僧人已走過了小叢林。

叢林之內，竟是一片相當大的草坪，那僧人又再小心向附近四方看了一會，在這曦微曙光之中，翟天星凝目細視，勉强可以看到這僧人臉孔，出乎意料之外，並不是中原人士！可惜，距離太遠，而光綫也不足，無法細看清楚！不過，回心一想，這清眞寺本是西域傳來，有外地人僧侶，應不爲奇！

那僧人站在一塊天然石台之上，從懷中掏出一些東西，放在嘴上，發出一些唿哨聲音。忽然之間，整個青綠的草坪，同時翻起！

幾十個全身裹着黑衣的人，不知怎的，便從地下裏走了出來，雖是幾十人同時行動，却並沒有什麼聲響。

當他們站定，那草坪又再翻轉，變爲原狀！

翟天星與二人，一時之間，看得口呆目瞪。

這些黑衣人從地下躍上，草坪轉動，一切一切，都是由那僧侶中的唿哨聲所指揮。

而今，他們已排列到了一個陣勢，七七四十九人，隨着哨子之聲，開始打拳踢脚。

過了一會，那僧人一聲高叫，黑衣人停止了動作，開始解散，這時，天色已大亮，翟天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黑衣人正是日前所見！

他們在草坪之上舒展着，有些在交頭接耳，看來，這時他們又並不是受僧人所制，各自有各自的行動。

三人看得實在不明白，難道這些黑衣人，有時會受制於那個吹唿哨僧人，有時又可以回復自己的思想行動。

換句話說，他們有時是行屍走肉，有時却與常人無異！那個有能力指揮他們的人，究竟有什麼神奇力量？

又過了一會，那僧人帶領着黑衣人，三三兩兩的，一直走回清眞寺內，看來，他們都是去用早點。

當他們離去後，三人便躍下樹林，直往草坪，過了小叢林，來到這草坪，才發覺這地方並非一個草坪！

這一塊外表凹凸不平的地方，却是兩塊極大的，平鋪在地上的石門，爲了掩飾石門，才放了一些好像草頭的東西，從上面或是附近看去，一定不會發現這處有地洞。

他們在四面察看，也無法按下這石門，當然，這麼大的門一定要用機關控制。

諸葛遜與劉鏢師在附近走了一個圈才回來，並沒有什麼發現。

翟天星道：「我們再小心搜索，一定可以發現控制這地洞的開關！」

忽然，翟天星想到那僧人，曾站在一個小小的石台之上，他走近石台，小心地站了上去。

立時，他們都感到地面震動着，他躍了下來。

翟天星道：「對了，這是控制開關的地方——我再站上去，你們小心察看，看看有沒有其他小門啓動！」

當翟天星再踏上石台地面又開始震動，並且可以看見地面上出現一條大空隙。

劉鏢師突叫道：「這處有一洞！」

諸葛遜走近一看，也道：「翟叔叔，你快來看！」

翟天星走下石台來到他們所指之處，果然見一個地洞半開，僅可容一人而下。

劉鏢師道：「讓我下去看看！」

諸葛遜也道：「我也去看！」

翟天星道：「不——遜侄，你在這處把風，我與劉兄下去看看！」

諸葛遜知道他們爲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執拗，劉鏢師先下，翟天星隨着。

引下石洞的是一條旋梯。

下了旋梯，好一個寬敞的地下室！

這個地下室足可容納百人之多，地上擺滿了褥子，看來這些黑衣人，全都是在這地方過夜。

兩人小心地走了一圈，發覺兩邊有火炬燃燒着，火勢十分穩定，這地下室空氣也十分充足而流通，靜聽之下，似乎附近有些水聲。

忽然，劉鏢師輕聲地說道：「那邊有甬道！」

他們循着一條窄小的甬道前行，不一會，前面又豁然一亮，竟是另一間密室！密室之內，堆叠了很多箱子，劉鏢師一眼看去，便叫道：「鏢銀，是我們的鏢銀！」

翟天星試推開其中一箱，果然滿是黃金！

劉鏢師異常激動，道：「我們可以拿

回這些鏢銀！」

翟天星道：「劉兄，你冷靜一下，而今我們只有三人，我們怎能搬動這些大箱，就算可以，驚動寺內的黑衣人，我們也難逃出去！」

劉鏢師問道：「那麼我們應該怎辦才好？」

翟天星道：「我們已知道這清眞寺秘密，也知道這密室所在，帶齊人馬，那怕拿不回這些鏢銀？」

劉鏢師點頭稱是。

可是，這一個估計，翟天星却是大錯特錯了！

當他們退出了地下室，天已是十分明亮，他們下了樹叢，再由樹林撤走，並無驚動清眞寺內的人。

經過整晚的探索，他們都感到異常的疲倦。

其他鏢師見他們回來，紛紛追問，諸葛遜簡要地述了一遍，並立刻吩咐他們，晚上再度行動，鏢師們聽到可以找回鏢銀，都磨拳擦掌，十分緊張。

忽然，客店伙計敲門，並遞上一紙。諸葛遜一看，喜道：「家父將在下午趕到，而淮遠鏢局的王淮彬世伯，亦會在傍晚到達！」

翟天星說道：「好了，有兩位老鏢頭在，咱們今晚再探清眞寺，不怕沒有人手了！」

衆人先去休息，其他鏢師準備一切。

三人一睡，竟到傍晚時份才起來，而諸葛遜的父親諸葛暨與王淮彬亦已來到。

翟天星與二人本已認識，雖然交情不深，但這次失鏢找鏢，翟天星帮忙不少，兩老鏢頭都是老於江湖的鏢頭，自然對翟天星感激萬分。

晚飯之時，他們邊吃邊談。

諸葛遜道：「我們今晚到清眞寺，弄回鏢銀，責任重大，因此，這餐本是爲家父與世伯洗塵之宴，也不能飲酒，小侄便以茶代酒，敬王世伯與翟叔叔一杯！」

兩人舉杯，一飲而盡。

王淮彬已是鬢髮皆白，笑道：「世侄年輕有爲，識得大體，老夫也回敬一杯，更要向翟大俠敬上一杯！」

諸葛暨也舉杯，道：「可惜這只是香茶！」

翟天星道：「弄回鏢銀，再與兩位猛醉一塲！」

兩老鏢頭異口同聲道：「好，翟大俠，這算是一約，慶功之期，不醉無歸！」

諸葛遜道：「翟叔叔，人手方面，我已調動妥當，不知你有什麼計劃？」

翟天星道：「兩位意下如何？」

王淮彬道：「翟大俠不用客氣，這次所有行動，都由你發號施令！」

諸葛遜也道：「翟大俠對清眞寺一切，瞭然於胸，咱們以你馬首是瞻！」

翟天星道：「我看今夜一塲大戰，勢所難免，以我估計，那個控制黑衣武士之番僧，武功定然不弱，加上那些死士，以豁命的招法抗敵，也不易制服！」

劉鏢師向二位老鏢頭解釋那次被搶鏢經過，並敘述與那些黑衣武士拚鬥經過。

王淮彬聽了，眉頭一皺，道：「那個番僧，不知是何方神聖，自然是由翟大俠對付，而那些黑衣武士，暫由咱們四人，加上鏢局兄弟，希望可以應付！」

翟天星道：「這只是一個臨時計劃，到了戰陣之時，我們只能水來土掩，不過，要弄回鏢銀，要人手不少！」

諸葛遜道：「鄭州這處幾間大鏢局，都與咱們有些交情，他們已答應派人手助陣。」

翟天星道：「太多人前往，又恐碍事，倒不如這樣安排，我與兩位老鏢頭，再加上張鏢師與劉鏢師，五人打個頭陣，少侄押後，調動人手，如果黑衣武士全出，只有四十九人……到時你可指揮應戰！」

諸葛遜道：「這個主意也好！」

到了初更，五人已束裝就道，來到清眞寺時，已是接近二更。

四周山頭，仍是異常沉寂，可是，接近寺的正門，他們却見到處燈火通明。

翟天星說道：「他們似乎已發現咱們到過！」

王淮彬說道：「這樣明槍明刀對壘也好！」

既是如此，五人不再隱身，直上寺門而去。

寺門之前，七個黑衣死士一列站後，前面有兩個蒲團，坐着二人。

左邊的正是那個控制死士的番僧，右邊的却是一個漢人，身穿白袍，却與番僧一模一樣。

見到五人前來，那列黑衣人更是腰板一挺。

翟天星上前拱拱手，說道：「打攪貴寺！」

那漢僧仍然坐着，道：「五位夜來，所爲何事？」

五人聽了，心中有氣，明知是來拿回鏢銀，却要問所爲何事，實在氣人。

王淮彬年紀不少，但火氣却大，道：「咱們開門見山，要回鏢銀！」

漢僧道：「鏢銀只是暫借一用——這位波斯高僧，奉眞神之命，前來中原，建基立業，因此……」

諸葛遜也氣在心頭，道：「這是中原，你這番僧，來建什麼基業？奪人鏢銀，還說風凉話？」

漢僧忽道：「各位，我只是受他威脅，這一切並非小寺僧人所爲……」

這時，那番僧已站立了起來，撮唇唿哨。

那後面七個黑衣人，已然躍出。

翟天星也閃身躍前，那番僧似乎已意味到翟天星是五人之中的領導，也游身追近。

番僧一出手，便是雙掌齊拍。

一陣勁風，刮面而來，翟天星稍一矮身，避過來勢，既是以掌攻來，便以「天星掌」還擊，先是一招「朝登紫陌」，再是一招「暮踏紅塵」！

這兩招天星掌法，俱是以柔制剛之法，掌出之時，柔若無骨，但一至敵人要害，却是勁力綿綿！

番僧倒也是行家，並沒有因翟天星雙掌看似乏力，而稍作遲疑，只見他身形微旋，雙掌倏忽變爲雙指，向兩旁閃出，齊齊直指翟天星眉心！

好厲害而陰毒的招式！

翟天星昂身，領着來勢，身體一翻，躍開五丈，身未立穩，已然又再竄上，雙掌齊出，但却幻化了十八雙掌，向着番僧上中下盤，十八個要害攻去！

番僧似是微微吃驚，仍然是雙指驟出，以指作劍的模樣，先是化解掌的來勢，然後是指如箭發，向着翟天星面門，猛然射去！

一時之間，翟天星臉前，幻出無數指影！

而那邊七個黑衣人，與鏢師亦陷入混戰。

王淮彬力敵兩個黑衣人，起初他並不慣於二人招式，那兩個黑衣人，一出手便似是豁命，兩人左右盤旋，拚命迫近王淮彬身畔，稍一靠近，便是致命之招。

王淮彬也是久歷江湖之人，見過大塲面，漸漸已能適應，但知道這兩個黑衣人，似乎並不以自己生命爲主，只以擊殺對方爲要點，既是如此，王淮彬決以速戰速決，施展生平所學，盡快解決這二個拚死之人。

他突然一個旋身，黑衣人不知就裏，向横躍出，而王淮彬的手中已多了一雙金刄！

這雙金刄正是王淮彬成名江湖，黑白二道無不避忌七分，淮遠鏢局可以穩然不倒三十餘年的鎭山之寶。

只見他雙刄横出，立時在半空之中，劃成兩道金弧，兩個黑衣死士，感到一陣裂肌寒意，猛然退却！王淮彬雙刄又變，金光再起，兩人已是想退未及，咽喉之處，已被雙刄削過！

黑衣人的頭巾，立時脫下！露出兩個非紅非黑，在火光之下，却是又紅又黑的平削臉龐！

王淮彬雖然已從鏢局伙計口中，得知黑衣人是無臉的，但千萬也想不到，竟是如此模樣，如此恐怖，如此令人噁心！

原來，這金刄横挑之時，本已正中二人咽喉，幸好他們裹頭之巾布，結是縛於下頜，因此，金刄所割之處，只削下他們裹頭之布，並沒割破咽喉！

諸葛暨這廂，與另外三個黑衣死士，戰况也極其激烈，在黑衣死士的騰挪閃掠之中，諸葛暨顯得更是剛强穩重，他的三尺軟劍，在空氣中發出令人心寒的呼嘯。

可是，三個死士並無半點畏懼，在軟劍每一個微小的空隙之中，屢下殺手，軟劍却是何等急速刺戳，在劍影的光華之中，掀起一片紅影！



指揮黑衣人的番僧與翟天星鬥在一起。

空氣中激蕩着「喔」的一聲，三個黑衣人肩臂，已然中劍，並洒下一陣血雨，這一陣「喔」聲，並不是他們唯一的反應，再進一步的反應，却是豁死之法。

三人空門大開，諸葛暨本以爲立可刺斃三人，然而，這估計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兩個黑衣死士冒着被劈開胸膛之險，猛向他雙臂戳下。

另外一個黑衣死士，却突然全身蜷縮，變作一個圓球，横躺地上，向諸葛暨滾來，因他是毫無顧忌的，拚死的，因此諸葛暨也略作猶豫。

就在此刻，那黑衣死士，已滾近諸葛暨的雙腿，圓球突然竄標，向諸葛暨的下盤襲去！

這三面的夾攻，立時陷諸葛暨於一個退無可退之地！諸葛暨也是一個在刀劍底下舐血的漢子，雖然而今年紀大了，體力開始衰退，但經驗却是充足，只見他軟劍横掠，火光之中，劃出一道眩目光虹，雙腿力蹬，已然躍出七丈之外！

這三個死士，因爲是拚命之擊，已出盡生平之力，無法因諸葛暨的躍開而收手，已碰作一團，倒在地上，這一碰力度之猛，實在驚人！

這時劉鏢頭在兩個黑衣死士圍攻之下，已開始有點手足無措，幸好他使的是一條長鍊，在「呼呼」的破空之聲中，兩個死士無法近身！

不過，劉鏢師只守而不攻，漸已暴露出他的弱點，一個死士，突然撲向長鍊，另一個便趁此機會，已游近劉鏢師胸前，一掌發出，直擊劉鏢師胸口！

劉鏢師手中長鍊被扯，胸中又中了一掌，一時之間，無法回氣，眼看這兩個黑衣死士便要把他撕開！

只聽見猛喝一聲：「噓！」

翟天星彷是從天而降，橫身猝旋，把這兩個黑衣人，踢開十丈，空氣中還有頭骨碎裂的聲音！

劉鏢師雙腿一軟，倒在地上，他神智仍然清醒，道：「多謝！」

翟天星並無回話，因爲那番僧又再迫近！

本來，翟天星這一躍，是引誘番僧前來，但在半空之中，眼角已看到劉鏢師正陷於極度危險之中，便趁勢落下，解救了劉鏢師，但這落下之勢，並不是想像之中，番僧指掌交併而來！

翟天星突然一個矮身，倒踩「七星步」，番僧十分愕然，因爲這一晃之中，翟天星彷彿已消失，無踪無影！

那知翟天星已在番僧背後！

本來，翟天星可以趁此良機，雙掌擊中，置番僧於死地，可是，他却不想在背後施暗算，只輕輕在他肩頭一拍，番僧似乎是氣極轉身！

原來這番僧認爲翟天星只拍他雙肩，是爲一種極大侮辱，旋身之際，在這極短距離之中，猛然發勁！

翟天星機警，昂身避過，倒蹦後退。

番僧也是同時躍開，立時，一蓬金光，已向翟天星罩來，翟天星順勢翻出觔斗，口中喝道：「暗器！」

那番僧已躍出十丈之餘，左右手同時洒出，一蓬一蓬的金光，向四方八面湧了出去。

眾人已聽到翟天星的呼叫，均以武器護身退後。

番僧突然唿哨幾聲，七個黑衣死士彷佛如中魔邪，返身奔向番僧。

而這七個黑衣死士之中，已有五個受傷，番僧看形勢並不對勁，再一唿哨，向樹林中逃去。

王淮彬道：「咱們追！」

翟天星連忙道：「不，鏢銀要緊！」

這時，諸葛遜率領的一班鏢師，已到達寺前。

翟天星道：「遜侄，先派人在草坪那邊守衛，然後咱們下去！」

諸葛遜吩咐眾人，而那些鏢師也行動迅速。

來到草坪，觸動那石台，地上石門便開了。

翟天星道：「各位小心，他們還有四十多個黑衣人，不知是否在地洞之下！」

出乎意料之外，下面是空空如也，並無一個黑衣人。

翟天星不由道：「難道又中了另一次計？」

他們奔向甬道，來到那個放置鏢銀的密室。

這密室也是空空如也！那十箱鑣銀已是不翼而飛！

諸葛遜也失聲道：「鏢銀呢？」

他們在地洞中搜索，不見黑衣人，也不見鏢銀。

翟天星說道：「你帶來的兄弟手足有多少？」

諸葛遜道：「有四十人！」

翟天星道：「分作四組，向四個方向追去！」

諸葛遜應命而去。

他們四人仍在地洞之中搜索。

王淮彬連忙問道：「你們昨夜有沒有看錯……」

劉鏢師道：「沒有，十箱鏢銀確在——看來他們提早運出！」

翟天星道：「只是一日時間，而你們一直有人監視鄭州城各個出入要道，有沒有接過什麼報告？」

劉鏢師道：「沒有，我們一直沒有鬆懈，難道他們竟有飛天遁地的本領？」

諸葛暨道：「這地洞有點古怪，你看，這處燈火十分穩定，證明這地方空氣充足——不過，這是個地室，空氣有限，如果沒有補充，一定悶熱怕人！」

翟天星道：「對，昨夜我已經發現，附近似乎有些水聲！」

劉鏢師立時附耳於石壁之上，道：「翟大俠，的確是有水聲！」

眾人同時附耳於石壁之上。

果然，淙淙潺潺的水聲，似乎在不遠之處。

翟天星看着壁上的火光，一會才道：「對了，你們看那密室！」

那密室看來是四面毫不通風，但實際上風便是從這密室中吹來。

翟天星沿牆走動，各處一敲，已發現對着門口的後面一幅牆壁，發出空虛的廻響。

翟天星道：「在這裏了！」

他示意眾人後退，弓身發力，雙掌一出，那片牆壁立時磚石四飛，開了一個大洞。

這洞一開，水聲更響。

眾人走近洞口一看，外面却原來是一個極爲廣大的岩洞，到處都有鐘乳石下垂，地面上有水流動。

翟天星道：「原來這地洞是這個天然岩洞上面的一小部份，不知這岩洞通往何處？」

他們跨過了石洞，只見左邊之處，一片泥濘之中，印滿了足印。

劉鏢師道：「這是秘密的出口，應該是在密室的下一層中！」

翟天星道：「他們已從這裏把鏢銀運走了！」

王淮彬與諸葛暨當然十分失望。

諸葛暨道：「既知他們去處，我們終有一天，可以找回鏢銀！」

王淮彬道：「我們先看看附近，再作打算！」

他們沿着一些突起的岩石，一直前行，過了另一個狹窄的出口後，前面豁然開朗！

他們異口齊聲地道：「是地下河！」

翟天星踢了一塊石子下去，激起了一些水花，看來這河水並不太深！

附近地方，有一些繩索的痕跡留下。

翟天星道：「這些繩痕，已可以肯定，他們是從這水道把鏢銀運出來！剛才那番僧與七個黑衣人，與我們對敵，其實是拖延時間——」

諸葛暨道：「看來他們走得不遠！」

翟天星道：「如果他們用船，應該走得很遠了！」

他們又再沿着岩邊狹窄的岸邊，一路前行，不過，他們常常要彎腰避過很多下垂的鐘乳石。

光綫越來越暗，河面却越來越寬。

劉鏢師道：「倒不如我們出去，找着寺院中的僧人或傭工，說不定他們會有船！而且，至少也可以拿幾支火炬，以防萬一！」

眾人同意，回到石洞，出了地下室，折向清眞寺。寺內已沒有僧人，只有幾個老年傭工。

這些老漢，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他們只是附近鄉村的居民，來這清眞寺，也是做些暫時性的工作。

翟天星抓起一人，問道：「你們都在附近居住很久了？附近是否有地下河？」

那人惘然的望着翟天星。

又再問了幾個老人，也沒有什麼結果，看來，他們對「地下河」這個名詞，也感到陌生。

眾人又在寺內搜查了一遍，找不到船艇。

這時，外面又傳來了一陣聲響。

諸葛遜已回來，發覺他們都在寺內，便說道：「我們分頭追趕，並沒有什麼發現！」

劉鑣師把眾人發現地下河之事，簡述一遍。

翟天星道：「少侄，你的兄弟手足已忙了一整晚，你先叫他們回去！」

諸葛遜出了寺外。劉鏢師已扎好了幾個巨大的火把，翟天星看見那雜物間處，有很多巨竹，靈機一觸，便把巨竹排在地上，用小繩把竹結在一起。

開始，他們並不會意，後來，才明白翟天星是要利用這簡單的竹筏，到地下河搜索。

當諸葛遜回來之時，一切都已準備妥當。

他們抬着竹筏，穿過地洞，來到地下河。

翟天星道：「這地下河不知道通往那裏，也不知道會否追及那些黑衣人，各位小心！」

於是，五人登了竹筏，劉鏢師拿着一枝長竹，作爲控制竹筏方向之用。

河水並不深，也不湍急，竹筏已緩緩地滑過河面，向着山洞深處進發。

各人手中携有火把，只見兩邊垂下的鐘乳石，在火光掩映之下，出現了一些恐怖的黑影，有時像古怪巨獸，有時像羣魔亂舞……

怪石嶙峋之中，河水開始較爲急湍，而岩洞也開始收窄，眾人站在竹筏之上，小心翼翼。

忽然，一聲尖叫，自洞內傳出。

眾人小心戒備，只見石洞高處，湧下了一羣似鳥非鳥的東西。

翟天星道：「小心，是蝙蝠！」

這岩洞久無人烟，却住了無數蝙鼠，這些蝙鼠久處於黑暗，而今突然看見火光，因此亂叫亂竄。

眾人用火把護着自己，過了一會，又平靜下來。

這時，河水又更加急湍，幸好劉鏢師用長竹撐着河底，把竹筏速度減低，經過了一段相當狹窄的河道，前面水勢又慢了下來。

王淮彬看着火把，道：「咱們也行了不少時間！」

諸葛暨接口道：「也有半個時辰！」

諸葛遜道：「看來已離開清眞寺之處已有十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到河的盡頭！」

劉鏢師道：「盡頭也許是一個大山之中！」

翟天星笑道：「不會的，水向低流，定然會有出口，而且那些黑衣人，利用這河道運走鏢銀，如沒有出口，他們豈不是自尋死路！」

王淮彬道：「說起這些黑衣死士，我年青時候，行走江湖，也曾遇過，不過，這些死士，似乎與以前的不大相同！」

諸葛暨道：「我也有同感！以前出名的青城山死士，還有攝魂死士，他們都是被人用法術或藥物控制，才會爲主人效忠拚命，而這一批，却有些詭異的味道！」

翟天星道：「這點我也極爲同意，這些死士，除了有拚死的心態與以前出現的死士一樣之外，其他有顯著的不同，例如，他們無臉，或是同一個面孔，這明顯的表示，他們爲主子效忠的决心更大！」

諸葛暨接口道：「那個唿哨的番僧，是他們的主子，黑衣死士都接受他的命令，不過，有時，他們又會有各自的主張——例如，他們搶了咱們的鏢銀，可以各自四散，又拿回來清眞寺聚會！」

翟天星道：「少侄觀察力也强，我也發覺，這批黑衣死士，聚在一起之時，受控於番僧，但各自出去犯案，也各有智慧，各有機靈！」

他們說話之間，河面又變寬闊。

忽然，翟天星以手勢示意各人安靜，並低聲道：「小心，前面似有人聲！」

眾人安靜下來，凝神傾聽，果然有人聲傳來。

竹筏轉了一個急灣，接着是一陣白光，眾人因習慣了岩洞內的黑暗，一時之間，雙眼十分難受。

原來，這地下河已接近了出口。

忽然，翟天星叫道：「快躍上岸！」

眾人雖然掩着雙眼，但也可分辨方向，同時一躍，已上了岸邊。

這岸邊十分寬敞。

前面傳來一陣叫聲：「什麼人？」

翟天星與眾人，在亂石中躲着，過了一會，習慣了光綫之後，才看見對岸之中，有兩個人影！

其中一個人影又叫道：「什麼人？」

這聲音好生熟悉！

翟天星細看，對岸兩人，雖是背光，但仍可清晰看到，兩人都是穿着寬袍大袖的衣服！

一個是禿子，另一個却是白髮披肩！

白髮披肩？這豈不是——

翟天星不敢相信自己，無思僧豈會在這處出現？不過，那熟悉的身影，尤其是白髮披肩的模樣，又豈會是另一個人？

翟天星忍不住叫道：「無思，無思，是你？」

對岸那人，也有些愕然，道：「翟老弟，是你？」

會齊失主　夜探金殿

翟天星一躍而出，喜道：「無思，果然是你！」他與衆人出來。

無思道：「翟老弟，我正想找你，想不到竟會在這處見到你！」

翟天星道：「無思，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無思道：「這是涇河附近的一個石洞口！」

「涇河？豈不是離開鄭州三十里路有多？」

無思道：「是的，你們從鄭州來？」

他們說話間，無思與那個禿子已躍了過來，那個禿子並非什麼人，正是一個和尙。

無思道：「這位是覺慧禪師！」

翟天星道：「覺慧禪師？無思，爲何你竟會到少林，連覺慧禪師也被你拉了一同來？」

無思道：「說來話長，這幾位是－」

翟天星一一介紹，並道：「這位無思僧是我的摯友，這次我上黃山找他，才發現了一連串的事！」

諸葛遜是個年輕小子，對少林僧人自是十分景仰，對覺慧禪師道：「禪師從少林下山？」

覺慧道：「是的！」

諸葛遜道：「少林功夫是天下武學之源，你定是武功非凡！」

覺慧道：「我武功平凡，少俠才是武功過人，器宇不凡！」

諸葛遜道：「將來有空，能否帶我上少林，一看這世外高人之地！」

覺慧道：「當然可以！」

諸葛遜正想問下去，諸葛暨道：「不要再說了，而今我們還有重任在身，以後有機會，覺慧禪師才會與你詳談，那時再說吧！」

翟天星道：「對了，無思，你們怎樣來了這裏？」

無思道：「說來話長，翟老弟，倒不如到我們下榻的地方，再加以詳談！」

衆人當然沒有異議。

他們出了石洞，只見涇河之上，河水滔滔，而石洞附近，是一個大石灘，他們跳過碎石，到了岸上，岸上各地，都是荒野之極，並無什麼人烟。

無思與覺慧領着衆人，來到一間叢林深處的小寺院，寺院內只有幾個普通僧侶，自耕自食，與世無爭。

他們坐下，劉鏢師顯得有點不大對勁，臉色泛青，無思僧爲他按穴，過了片刻，臉上才回復血色。

翟天星道：「無思，你三十年來，都沒有下過黃山，爲什麼這次你下了黃山，還與覺慧禪師遇上！」

無思道：「翟老弟，你向知我性格，你也曾邀請我多回下山，我也不願，可是這次却無法不下山，那是去年年尾，猶未下雪那段日子，山上寒冷而乾燥，那天，我從崖上望下，只見山腰之處發生了大火，你也知道黃山之上，松樹極多，在這乾燥天氣之下被燒，實在是危險之極，我急奔下山，却發現了覺慧！」

覺慧接口道：「那日眞是狼狽之極，那些黑衣人……」

翟天星忍不住插口，道：「你們也遇到黑衣人？」

覺慧道：「我們不只遇到黑衣人，而且與他們周旋了一段時間，再說那日，那些黑衣人不甘心我搶回他們從少林中拿出來的武功典籍，竟用火攻我！」

無思道：「讓我說過明白，覺慧是少林寺藏經閣的主管法師，負責寺中所有武學與醫學典籍的收藏與保存，那日幾個黑衣人，不知憑什麼本領，摸上了藏經閣，並偷了很多重要典籍！」

覺慧道：「我當然並不會輕輕放過他們，因爲那是貧僧的職守，於是拚命追了下山，本來，只有幾個黑衣人，我並不把他們放在眼內，想不到却大錯特錯，他們直往南下，馬不停蹄，我也死不甘心，追到下來，本來，他們輕功並不及我……」

無思道：「覺慧生性率直，而且久居少林寺內，並無任何機心，但這批黑衣人，却是異常狡猾，幾次抓到了人，却無法找回書籍，這樣一捉一放，一追一逐，竟不知不覺之中，走上了黃山！」

覺慧道：「其實我也不知道那是黃山，追上山之後，他們竟騙我入了一個樹林，要用火燒死我，因爲我已搶回一部份書籍，他們一用火，我無法不把那些書籍拋開，因爲這些書本，都是孤本絕本，那時，我已困在火海之內，心想以身殉職，也無愧於心！」

無思道：「幸好我及時趕到，把覺慧從火中救了出來，才激起我下山之心！」

翟天星道：「你救了人，爲何會激起你下山之心？」

無思道：「因爲覺慧告訴我，這批黑衣人，除了偷取少林寺的書籍之外，還向各門各派，强拿各種武功秘笈，並且是打算運到國外！」

翟天星接口道：「我在路途之上，也聽過很多門派被盜典籍，而且，各處門派爲了這事，却召弟子回山！」

無思道：「我發覺這批黑衣人，似乎有一個古怪的目的，而這目的是關乎整個武林！」

翟天星道：「我也有如此同樣的感覺！還有，我在途中遇到他們刦鏢之事！」

於是，他詳細地把黑衣人刦取暨南鏢局與淮遠鏢局共保的鏢銀經過，敘述一番，又把藏貝山莊失寶之事，都一一加以細述。

無思聽了，陷入了沉思。

覺慧道：「咱們從少林一直追下，也聽過很多押店錢莊被刦消息，也全是這班黑衣人所爲！」

翟天星道：「有沒有人提過這些黑衣人？」

覺慧道：「聽說沒有，他們十分機靈，武功又狠，實在難以應付！」

翟天星道：「我在無思崖下捉過一個──」他把那金屬片拿了出來。

覺慧與無思細細審視這金屬片！

無思道：「這金屬片上的記號，可能是他們整個組織的記號！」

覺慧道：「在貧僧記憶之中，中原各門各派，並無以此爲記，翟施主說過，他們躲藏在清眞寺之內，也許，他們這個組織，是來自波斯！」

無思道：「幾十年前，波斯人也來過中原？」

覺慧道：「來過，也曾掀起一陣惡風波！」

翟天星說道：「綜合這一連串事件，看來他們這次入擧中原，並非只圖一番擾攘！」

無思道：「老衲也有這個想法！」

翟天星道：「先看他們攫取之物，金銀與武功典籍，同樣那麼看重！」

無思道：「金銀當然是用來建立一個陣地，而盜取武功秘笈是爲了練武？」

翟天星道：「他們本身的武功也不弱，更有邪法控制黑衣死士，何必再練咱們的中原武功？」

無思道：「他們的用意，似乎是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野心實在不小！」

翟天星道：「對，他們窺探咱們各門各派武功，當然是爲了將來與各門各派交手之時，佔盡便宜！」

覺慧說道：「看來，這一次中原武林不只是會掀起惡風波，而且是會有一次浩刦！」

無思與翟天星都緘口不言，而看他們神色，也知道他們也默認這個可能。

覺慧道：「那麼，我要立刻回山，通知主持，看主持有什麼主意！」

無思說道：「這件事，牽連甚廣，而且與各大門派，都有切身關係，也應知會他們！」

翟天星道：「我却有一個主意──假設眞有一批波斯人，已入中原，並要建一陣地，向中原武林各派挑戰的話，我看他們氣候未成！」

覺慧問道：「何以見得？」

翟天星道：「他們在各處搜掠，要金要銀，爲建陣地，換句話說，他們陣地還未建成！」

無思道：「對，不過，再過一段時日，他們有了足夠的金銀，便容易辦事！」

翟天星道：「是的，但咱們如要通知各門各派，又要與各門各派聚會，這些工作都需要龐大人力物力，而且還要一段長時間，這豈不是給予波斯人一個大好的機會？」

覺慧點頭道：「是，牽涉這麼多人，波斯人也會知道消息，對中原武林，也是不利！」

無思笑道：「翟老弟，你似乎有一個荒謬的提議！」

翟天星也笑道：「無思，你果有天眼通本領，窺破小弟之心！」

無思收歛笑容，突然嚴肅起來。

覺慧十分奇怪，道：「什麼提議？」

翟天星道：「本來，這是關乎整個武林命脈之事，咱們三人不能倉猝之間下主意，不過，如果用快刀斬亂麻之法，也許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傷亡，也可以把這次浩刦化解！」

無思道：「老衲害怕的是，我們可以用快刀，但波斯來客，却非亂麻！」

翟天星道：「我也非要立刻便去──而今他們所建陣地，究竟在何方，咱們也不知道！」

覺慧也明白了翟天星的提議，也道：「翟兄這個提議也實在不錯，以咱們三人之力，加上兩位名震中原的鏢頭，看來咱們也沒有什麼吃虧之處！」

無思道：「覺慧，你幾十年來，武功也是紙上談兵，未見過眞章！」

覺慧道：「正是如此，我倒想看看我幾十年紙上的武功，是否具有威力！」覺慧說話之時，倒像個剛拜別師門下山的小子。

翟天星道：「我這提議，也是空口白話而已，定要看事情的繼續發展，或者尋出波斯人所建之根據地，才再作商議！」

於是，他們在這荒野的寺院內，盤桓了幾天。

王淮彬與諸葛暨父子三人已回鄭州，準備召集鏢局之人，隨時候命。

翟天星與劉鏢師分別向附近打探，看看有沒有黑衣人的消息，可惜，幾天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那批黑衣人似乎是消聲匿跡！

無思、覺慧與翟天星經過一番商議，正想決定回到鄭州，因爲鄭州是個南北必經之所，而王淮彬與諸葛暨父子二人已帶來消息！

王淮彬道：「咱們接到京中傳來消息，近日，又多間鏢局被刦，也是黑衣人所爲！」

諸葛暨也道：「咱們江西福建等地，亦有多間押店錢莊被刦，也說是黑衣人下手的！」

翟天星問道：「官府如何對付這些刦掠之徒？」

王淮彬道：「官府已下了通緝令與格殺令，如果再見這些黑衣人，拿到活的死的，也有獎賞！」

諸葛遜道：「而今已是人心惶惶！」

無思道：「武林中人，對此事又如何看法？」

劉鏢師道：「在黑白兩道各有反應，少林武當峨嵋三個大門派，仍沒有什麼行動，而崆峒，崑崙與衡山都密有商議；在黑道來說，很多人都歡欣不已！」

翟天星道：「歡欣？黑道之人，何來歡欣？」

劉鏢師道：「聽說有人在黑道上傳言，假若有人肯投靠『金殿』，最先十人，當然是指有能之人，可得無價之寶一件，以後得益更是無可限量！」

無思道：「金殿？難道他們羽翼已成，公然招攬？」

劉鏢師道：「據說這消息最初由北部的回教信徒中傳出，漸漸，東北幾個著名的獨行大盜，已有加盟之意！」

翟天星問道：「可知他們姓名？」

劉鏢師道：「姓名倒有幾個，不過，這些都是近日江湖傳來沸沸騰騰的消息，未知眞假！」

翟天星道：「說來聽聽！」

劉鏢師道：「有一個獨行大盜叫『沒影子』毛舜，另一個使毒能手『蛇蠍子』麥靈，據說都已加盟，並且獲得奇珍異寶的賞賜！」

翟天星道：「什麼奇珍異寶？」

劉鏢師道：「據說毛舜得的是一個珍珠寶塔，而麥靈得的是一條翡翠龍！」

翟天星道：「這兩件寶物，據說都是幾十年前，大內所失的東西——對了，這應該是藏貝樓中之物！換句話說，我們推測的事，已得到了證實！」

無思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況他們用無價之寶，吸引那些本已貪財之輩，更是事半功倍！」

翟天星問道：「那處叫『金殿』的地方，落在何方？」

劉鏢師道：「我已派人追踪下去，相信再過兩天，定會有消息！」

轉眼已是兩天，傳來的消息却仍是一些刦掠，並沒有「金殿」的消息。再過五天，連刦掠的消息也沒有了，忽然之間，有關黑衣人的消息活動，似乎全部停頓下來。

衆人處在這荒野寺內，十分煩悶。

無思倒却顯得一派悠閒。

翟天星問道：「無思，你似乎對這些事已淡了下來！」

無思笑道：「不，這是關乎武林命脈之事，怎會淡了下來！」

翟天星道：「不過，你比平日更爲優游！」

無思道：「氣躁心煩也無補於事！」

翟天星實在不能不佩服這位摯友，這種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勇氣。

那日傍晚，諸葛遜奔回寺院，氣喘喘地道：「咱們已得了消息，『金殿』是在陝西金石灘上！」

衆人聽了，煩悶心緒已一洗而空。

晚膳之後，全體集合寺內商議。

翟天星道：「我仍堅持以前的提議，而今既然查出這金殿所在，以咱們之力，希望可以攻破這金殿！」

無思道：「難得你仍有此信心！」

覺慧仍躍躍欲試，道：「戎也有這個信心！」

無思道：「看來翟老弟這個提議也不錯，金殿已開始招攬了黑道厲害人物，如果再遲一些，恐怕再招多一些人，那時當會更難應付！」

翟天星道：「不過，咱們也要檢討一下實力，才再作進一步打算！」

覺慧興奮地道：「咱們三人，加上兩位老鏢師，諸葛遜少侄，劉鏢師等共七人，還有他們鏢局的兄弟等衆，有二三十人吧？」

劉鏢師道：「咱們可以召集附近鏢局兄弟，總數可以在四十人以上！」

翟天星道：「金殿實力如何？我們似乎知道不多，目前厲害的是那控制黑衣人的番僧！」

無思也有點憂慮，道：「如果他們眞的來自波斯，路途遙遠，高手應該不多，再說，他們要在本地招攬黑道之人，可見他們高手事實不多！」

翟天星又問道：「至於金殿建築又如何？」

諸葛遜道：「據咱們在陝西鏢局的兄弟回報，金殿本是一個古老的石堡，面對著名的金石灘，以前是非常繁盛的地方，因爲那處發現過金礦！」

劉鏢師也解釋道：「至於石堡上的建築，是居高臨下，整個山腰也有佈防，並不易攻上——」劉鏢師索性拿出筆墨，繪了一幅簡圖。

衆人細看，並提出各自的見解。

翟天星道：「金殿面臨金石灘，俯瞰附近，一覽無遺，如果要正面攻入，似乎甚難！」

無思道：「後面如何？」

諸葛遜道：「後面應該是幾個高聳山峯，懸崖峭壁，無法攀上，就算攀了上去，也全被金殿內的人先發覺，因此，從後面攻入，也並非良策！」

覺慧有點不耐煩，道：「前攻不是，後攻也不是，倒不如這樣，咱們先到金石灘，實地看過形勢，才再作如何攻入的打算！」

翟天星也表同意，道：「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到了金石灘，再作商議，也是正確！」

王淮彬與諸葛豐二人，又再商議一番，如何調度鏢局兄弟，最後決定各領廿五人，分別在左右殿後，假若一旦攻入金殿之內，可以全力對付黑衣人。

他們商議直至深夜，才各自就寢。

翟天星雖然經歷不少怪異之事，但這次決定攻擊金殿，實在是希望爲武林盡力，也希望可以減少中原武林被侵蝕的危險，而對成功機會的估計，却並無多大把握，「金殿」究竟是什麼人掌握，黑衣人由什麼人控制，全是未知之數，他突然有一種忐忑不安的感覺，究竟這個決定，是否正確？

翌日清早，用過早點之後，他們便分批出發，爲了不在道上太過張揚，劉鏢師先領翟天星、無思與覺慧先行，而諸葛遜領了父親及王淮彬稍後出發，而鏢局的鏢師亦各自利用官道或其他山道出發。

從鄭州北上，到陝西金石灘，需要八天的脚程，他們沿路打尖，投店也是盡量找些不大惹人注目的地方。在這幾天的路途上，他們也發現一些黑道人物，向陝西進發。看來，希望得到奇珍異寶而投効金殿的人也不少，而這個並非傳言，而是事實。

陝西地方，一向是十分貧瘠之地，尤其是進入金石灘的地界之後，更顯荒凉。

金石灘面積相當大，因爲以前發現過金礦，所以，到處都有荒廢的礦洞，很多貧民，都利用這些礦洞，作爲居所，附近多是山石崎嶇，所以並沒有什麼良田，居民多是上山狩獵爲生。

那個被命名爲「金殿」的古老石堡，並不難找。正如劉鏢師所言，金殿在半山之上，可以俯瞰前面一個大石灘，除了正面一條石級甬道之外，再難找另一條路上山去，爲了安全計，他們先在金石灘外面找了個臨時的居所，以便集合衆人，才作行動。

爲了更明瞭「金殿」附近形勢，翟天星決定先到附近作詳細勘探。本來，無思也想與翟天星一起行動，但無思一頭長長白髮白鬚，容易惹人注目。翟天星不想打草驚蛇，決定單獨前往。

來到金石灘，仰視金殿，四面是一片漆黑，狂風呼嘯，特別顯得這個石堡陰森可怕。

翟天星心想，這個石堡命名爲金殿，實在是有點不大匹配，可是當他沿着峭壁，施展出游牆功，直上了石堡的底層，他的想法已全然更改。

因爲這石堡的底層，從小小石窗向裏面望，便已見到一個極大的殿堂，在燈火輝煌的照射下，竟是金光閃閃！外面是古老發黑的蔴石，裏面是金光盈室，裏外一壁之隔，簡直是兩個世界！

這個金色殿堂之內，似是一個祭神之所。

翟天星沿着石壁走，每十丈左右，便有一個通風用的石窗，向裏面望去，可以看到這金殿之內，並沒有人，可能這時候，並非祭神的時候。

再向上躍一層，翟天星已站在一條護城牆之上，這護城牆足有一丈寬，每隔十丈左右，便有一處可作發射弩箭之用，假若下面有人來攻，堡上的守衛，只要在這護城牆上，發射弩箭，居高臨下，當者披靡！

這時，護城牆上，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

翟天星閃身，躲在陰影之下。

來者是兩個穿着有盔甲的衛兵，他們手執長矛，步履齊整，並不像一般中原的守衛。

那兩人並沒有說話，翟天星無法看到他們究竟是漢人或是外族人，當他們兩人走過，接着是六個人齊步而來，也是穿有盔甲，不過，他們手中所拿的却是中原極其普遍的鬼頭刀。

這六人的步履並不十分齊整，並且傳來他們的談話，翟天星小心聆聽，他們說的是漢語。

只聽其中一人說道：「我實在有些後悔……」

另一人接口，道：「後悔什麼？以咱們的身手，拿到這樣的報酬，也算幾生修到！」

那人嘆道：「這地方陰森可怖，拿了錢也沒有——」

「捱一兩年，回鄉娶妻建屋，理他什麼可怖……如果我們不投靠這裏，今生也休望成家立業！」

「你也說得對——不過，金殿主人似乎對咱們漢人，有些蔑視，而且，他的企圖……」

「不要再多說了，他有他蔑視，我有我收取金銀，他的企圖，也不關咱們的事情！」

「雖然，不關咱們的事，但是，咱們也是漢人，而且用拳脚吃飯，算是武林之士……」

幾個人傳來笑聲。

「你算是個老幾？你也算是武林人士？在黑道上打刦行兇，你不夠胆量，在白道上，你跟那些大英雄大俠士提柄刀也不夠份兒！」

那人低下頭來，再沒有說話。

看來這幾個守衛，投靠這金殿，爲的是金銀，翟天星看着他們離去，心下立時有了一個主意。

不一會，又有兩個手執長矛的衛士正行過來。

翟天星突然從黑暗中躍起，兩人大吃一驚，正要舉起長矛，翟天星已欺身而上，點了二人啞穴，一手曳着一個，向護城牆下一個陰暗角落奔去。

翟天星拉開二人臉上盔甲，只見二人均是漢人，翟天星道：「你們不用驚慌，只要好好說實話！」

二人勉强點頭。

翟天星首先解了一人穴道。

那人臉露張惶之色，期期艾艾道：「大俠是——」

翟天星道：「你不用多問，只要你據實答來，我不會取你生命——金殿主人是在堡中？」

那人點了點頭。

翟天星道：「金殿主人是番人？來自波斯？」

那人又再點頭，有點訝異道：「小人只知三個頭目是番人，金殿主人我亦沒有資格見過！」

翟天星道：「三個頭目？究竟是甚麼人？」

那人欲言又止，看着地下躺着的另一人。

翟天星道：「這人是你親人？」

那人點點頭，翟天星再細看地上那人，只見兩人面目十分相似，看來是兄弟模樣。

那人道：「是我的小弟。」

翟天星道：「那你好好回答我的問題，否則，你的小弟將會……」

那人道：「你儘管問，但千萬別傷害他！」

翟天星千萬也想不到，拿了兩人，正好利用他們骨肉之情，互相拑制。

翟天星又問：「快說那三個頭目！」

「他們並沒有甚麼名字，我們全稱他們爲皓日總管，皎月總管與明星總管！」

「名稱可眞古怪！他們是番人，你們怎能接他命令？你們懂番話？」

那人搖頭道：「三個總管之下，有八大頭目，五個是番人，但懂漢語，另外有三個是漢人，咱們兄弟，是受命於大頭目的！」

「這裏有一批黑衣人？」

那人臉露害怕的神色，道：「那些黑衣人受三個總管所管轄，他們與咱們隔絕，我們看過他們一次，他們是沒臉的，實在可怕！」

「他們在這金殿之內，居於何處？」

那人指着地下的小弟，道：「他比較清楚一點，你可以問他！」

翟天星見他誠惶誠恐，便道：「你不用出鬼主意，就算你們離開我十丈，也逃不過我的手掌！」

「不——他職位比我高，對上層比我明白！」

翟天星解開那人的啞穴，問道：「你已明白你兄長的話，千萬不要使詭計！」

那人道：「大俠，只要你放過咱們兄弟二人，在下自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

翟天星道：「我想知道，你們金殿主人，三大總管，八大頭目，所居之處！」

那人道：「金殿主人，住在石堡之頂，內有另外一個小金殿，既有金殿主人居處，也是金殿主人敬拜眞神之地；三大總

管，住在石堡次層！有時，他們也上小金殿，與金殿主人商討大計！」

翟天星心中充滿疑問，這個人好生合作！

那人又續道：「八大頭目又住在三大總管之下一層，其中五個番人，通曉漢語，另外三個，聽說是最近重金加盟的黑道高手。」

「你屬於那一個頭目？」

「是個番人叫拉達的！」

「至於那些黑衣人又如何？」

「黑衣人直屬三個總管，我們也不大清楚，他們最近出動一次，過去幾日才回來，據說他們收穫不錯！」

「收穫甚麼？」

「是奇珍異寶之類，聽說還有很多有關中原武林的武功秘笈！」

「金殿主人自是武功高强，爲何還要中原武功？」

那人道：「這個我可不大清楚，不過，聽拉達說過，他們波斯武功已是厲害，但掌握了中原武功，更可早日達到他們的願望了。」

「他們究竟有甚麼願望？」

「我不知道——」那人臉上又露出一些狡黠的神色，又道：「聽說是每地都要建一些金殿！」

翟天星心中一凜，自己的估計，果然沒有錯誤，他頓了一頓，又問道：「金殿主人與三大總管所居之處，有否特別的裝置？」

那人道：「有，三大總管所居之處，每一門口，都有機關，但只要按下他們門口一只怪獸的右眼，便可安全開門，否則毒烟飛襲，到處亂飛！」

「金殿主人那處又如何？」

「你們要先攻入三大總管居住之處，才可以有機會看到金殿主人的大門，因此，我確實不知道！」

翟天星沉吟了一會，心想：「要知道的也知道了，再就下去，也實在沒有好處，可是，這兩人又如何處置？這雙兄弟似乎是有些不大對勁！」

翟天星道：「兩位爲何這麼合作？」

那小弟搶着道：「大俠可以隻身入堡而全不驚動堡中人，自然是高手，在高手面前，我不想受無謂的痛苦，而且我自投入堡內，才漸漸發覺，金殿主人野心倒不少，似乎是要控制咱們漢人！」

翟天星道：「你倒有多少正義感——咱們中原武林人士，又怎能讓這些番人肆虐。」

那人點了點頭道：「是的，趁他們勢力未穩，來個急攻，才可把他們殺過措手不及……」

翟天星點點頭，道：「月滿之日，咱們手足齊集，那時……」

那人並沒有答話。

翟天星又道：「多謝你們合作，不過，咱們再來之時，假若發現你們亂編鬼話，我搜盡此堡，也要找出你們二人……」

兩人同時道：「咱們那敢亂說。」

翟天星突然道：「你看——」

他們望了翟天星所指那方，翟天星已閃身離開。

那兩位兄弟，互望了一眼，站了起來，把身上盔甲拉上，其中一人道：「這是我們的好機會！」

「甚麼好機會！」

「這人是來探堡，滿月之日便會來攻，假若咱們把這事告之金殿主人，那麼，咱們連升三級，還有無盡的賞賜，也不枉咱們投堡！」

那爲兄的愕然道：「你不害怕他來攻之時——」

那小弟道：「他們那有能力來攻，就算來攻，金殿主人有備而戰，那會落敗？就算落敗，金殿石堡這麼大，怎能找到咱們！」

「怪不得你剛才不斷示意我直說。」

「當然，說謊要有技巧，咱們十句之中，八句是眞，兩句是假，自然令他會入信！」

他們二人，直奔上石堡，向着三大頭目所居之處而去，躲在暗處的翟天星，心中感到一陣厭惡，這兩兄弟，爲了私慾，竟然如此卑鄙！

人性如此，夫復何言！

不過，若人性不是如此，翟天星也不會清楚地找到三大總管所居之處！

× × ×

當翟天星回到居所之時，天已微亮。

衆人都沒有睡，正等待着翟天星帶回來的好消息，翟天星把探堡的情形，詳細敍述一番。

說到那雙卑鄙的兄弟之時，衆人都有點不大明白，只有無思在撚鬚微笑。

諸葛遜問道：「你怎會知道二人正在說謊？」

翟天星道：「我並沒有向他們施毒手，而他們竟肯直言，這已是一個大大的謊話！」

劉鏢師道：「爲甚麼你臨走之時，不殺此二人？」

翟天星道：「自以爲聰明的人，常常反被人利用！我暫不殺他們，免得金殿主人先有戒心！」

王淮彬問道：「我們何時進攻！」

翟天星道：「事不宜遲——我故意洩漏口風，說是月滿之時再攻，而今剛是初一，他們會開始預備，但我們要在明晚進攻！」

衆人聽了，都十分興奮。

翟天星道：「咱們的力量有限，除了鏢局兄弟殿後，咱們一定要合力，互相兼顧，才可以把他們殺過措手不及，那八大頭目，三大總管，金殿主人，還有那些黑衣死士……各位，咱們先盡量休息！」

衆人散去之後，無思望着翟天星，道：「翟老弟，你心中滿有把握？」

翟天星道：「不，絕無把握！」

無思道：「幾十年來，我從未開殺戒，今天晚上，我看，無論如何，這雙掌也要染滿鮮血！」

翟天星道：「爲了武林，大丈夫當仁不讓！」

無思撫鬚笑道：「是英雄，是狗熊，還說不定！」

翟天星道：「無思，很久以前，我便有這一個夢想——甚麼時候，與無思聯手——而今夢想竟成現實！」

無思道：「金殿主人，入侵中原，原

也是一個夢想，今夜，用咱們的夢想，攻破他們的妄想！」

兩人互望着，眼神充滿信心與眞誠。

進攻金殿的時刻終於來臨，金石灘上，仍是無月有風，到處黑暗一片，半山的石堡，似是一頭昏睡了的惡獸。

翟天星率着無思覺慧，首先施展遊牆功上了石堡，依照計劃，諸葛暨，王淮彬與劉鏢師三人，接過三人拋下的繩索，沿繩上堡。當他們三人上了石堡之後，石堡之內，仍無動靜，看來金殿的人相信了翟天星的話，並未開始戒備。

那底層的巨大金殿，仍是燈火輝煌，香烟繚繞，六人進了金殿，打算從金殿旋梯直上。

可是，他們身未站定，那八個旋梯梯口之處，已有八人現身出來。

翟天星心中一凜，環視一週，道：「好，八大頭目。」八個緩緩向他們走近的大漢，其中五人是碧眼高鼻的番人，另外三個是漢人。

五個番人，都是手持大彎刀，他們身材高大，彷彿是金殿之內天神再生似的。

另外三個漢人，一個身穿緊身黑衣，身材瘦削，步履十分輕盈，果然是傳說中加盟金殿的陝北劇盜「沒影子」毛舜；另外一個，也是十分瘦削，臉容陰險，口唇發黑，也是傳說中加盟金殿的另一高手「蛇蝎子」麥靈。

還有一人，却是一個女子！

這女子身材肥胖，却是滿臉脂粉，髮髻梳得極其燙貼，並簪上了一支奪目非凡的金釵，翟天星心中一驚，這個名滿東北的女賊「金夜釵」伍艷，竟也加盟！

「沒影子」毛舜怪笑一陣，金殿迴响，笑聲極其刺耳，然後才道：「就讓咱們先來一個招呼……」

話未說完，已游身靠近覺慧，「沒影子」外號，果然並不是浪得虛名。

覺慧勁運全身，僧袍鼓漲，「沒影子」連出八招，覺慧也連接八招，立時之間，在燈火通明的金殿之內，兩人便像一雙半隱形人，在神像之前惡鬥！

五個番僧，咆哮了幾聲，大彎刀破空而下，向着王淮彬與諸葛暨進攻，他們武功十分怪異，五張彎刀，一彔一合，寒氣迫人。

「毒蝎子」麥靈正向無思進攻。

翟天星道：「小心他那雙毒手！」

無思點頭，白鬚微揚，雙掌遞出，「毒蝎子」麥靈雙手如鉗，攻向無思左右雙脅，無思知道對方毒手厲害，全身已貫注眞氣。

剩下來的「金夜釵」伍艷，却是笑臉向翟天星而來，她手中一雙金釵，在燈光之下極爲眩目，她雙釵一出，翟天星左閃右避，剛巧在他身旁擦過之際，翟天星雙手猝翻，猛奪那雙金釵。「金夜釵」伍艷心中一凜，反躍而出，一雙賴以成名的金釵，幾乎被翟天星所奪，喝道：「我這雙金釵，不殺無名之輩，報個萬兒！」

「翟天星！」

這三字一出，伍艷心下才明白，一出手便幾乎被人奪去武器的原因，她微笑道：「呀，原來是名滿天下的『天星可摘』，看來，今晚我也要把天星摘下！」

雙釵又再猛力刺來，這時，伍艷已不敢大意，雙釵在她手上，沉凝中隱含着千變萬化，翟天星雙掌，猛力急展，掌力有如滔滔海浪！一浪更勝一浪！

「毒蠍子」麥靈與「沒影子」毛舜本來集中精神酣戰無思與覺慧，但一聽到翟天星說出自己名號之時，心下也大爲緊張，因爲他們千萬也猜不到，首次加盟金殿，便會碰到如此名頭的武林高手。這一分心，無思與覺慧都佔了大便宜，可是，五個番僧那邊，諸葛暨與王淮彬在五把大彎刀流閃吞吐之下，似乎略爲遜色。

翟天星與「金夜釵」伍艷仍在酣戰之中，但是，這一雙金釵，在翟天星的「天星掌」下，已失去了往常的矯健靈活，眼看便要被翟天星奪下。

突然，伍艷一個大旋身，翟天星順勢翻身上翹，就在這時，冷電突閃，金光眩目。那雙金釵自伍艷手中，飛射而出，直指翟天星雙目，好個翟天星，從容倒蹦後退，雙掌橫出，硬生生把這飛射的金釵力迫而回。

伍艷千萬也想不到，她這招成名的「金玉破空」竟然被翟天星雙掌破了，而且反刺自己，她實在無法相信這是事實，但是，她雙肩已感到刺骨的寒意！

雙釵已插在伍艷肩上。

翟天星再不猶豫，雙掌又出，把正在愕然發呆的伍艷推到金壁之上無聲倒下。

「沒影子」毛舜站在伍艷倒下的地方不遠，眼看她這樣死在翟天星雙掌之下，心中發毛，手脚登時也慢了下來，無思僧兩下快閃的功夫，已迫近這「沒影子」。

無思突道：「施主，回頭是岸。」

他本意是勸毛舜及時回頭，那知，毛舜却趁他應下手而未下手之際，施展他的看家本領「凌虛御空」，在電光火石之際，反而竄到無思僧身後，雙手遞出，向無思腰間兩個死穴擊去。

無思究竟是個心腸良善的人，而且隱居日久，那有殺死對方之心，不過，在這當兒，連「沒影子」的影子也看不到，而腰間勁風快到，一個轉身，雙腿連蹴！

「沒影子」毛舜還未慶幸這次突襲成功，門面一黑，已被無思踢開十丈之外。

無思道：「阿彌陀佛！」

覺慧也應了一聲：「阿彌陀佛！」左手一招「崩華嶽」，右手一招「折泰山」，把「毒蝎子」麥靈迫得毫無招架之力！

翟天星在旁看得眞切，當麥靈不斷倒退之際，雙手似略有所動，當他身剛站穩，雙掌已然使出。

翟天星喝道：「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麥靈雙掌已按在覺慧雙肩之上，掌力非重，却有砭骨寒氣。

覺慧武功極高，而且所學十分繁雜，各門各派精粹武功，已被他融會貫通，可惜的是，他臨敵經驗不足，碰上這些全不講仁義道德的惡賊，難免吃虧。

麥靈向覺慧印了雙掌之後，便立時退下，翟天星心中憤恨，恨他使出毒招，如影隨形的欺身而上，右掌聚上八成功力，一招「赤日流光」，把他拋上了半空，落下之時，已是全身鬆散！

覺慧身體搖晃着，麥靈這招「毒掌印」的確厲害，冰寒徹骨的毒氣已沁入覺慧

體內。

無思連忙躍上，把他背上「命門」「志堂」二穴封着，免毒氣蔓延。

無思道：「暫時切勿運氣！」

翟天星也上前道：「無思，你護着覺慧，我要帮手對付那些番僧。」

無思道：「好，覺慧中毒之事，不用担心——」他從袖口掏一顆藥丸，塞進覺慧口中。

翟天星看着五個番僧，仍然圍着劉鏢師，諸葛暨與王淮彬，大彎刀破空之聲，聲勢嚇人，但他們手底下，已露疲態，而巨眼看三個新加盟的高手，仍已斃在敵人掌下，因此，他們似有退意！

當翟天星躍入戰圈之時，其中一個番僧，嘰嘰咕咕說了幾句話，然後，各晃虛招，便消失在幾個旋梯梯口！

翟天星問道：「幾位沒有吃虧？」三位之中，劉鏢師武功較差，左臂被番僧劃了一刀，幸好只是皮外之傷，並無大碍。

翟天星道：「覺慧如何？」

無思道：「服下丹藥，暫時仍可隨着咱們進退！」

翟天星道：「外面情況如何？」

他們一同出了這大金殿，外面便是護城牆。

只見一批黑衣人，正與鏢師們惡鬥。

諸葛遜在城牆上指揮着，已有大半人攻入了城內，那些黑衣人，雖是極其勇猛，但彷佛因沒有人指揮，組織十分鬆散，敵不過由下攻上來的鏢師。

翟天星道：「少侄，這處靠你了。」

諸葛遜道：「好，你們放心攻上！」

翟天星躍過護城牆，向更上一層去。

來到一處梯口，翟天星道：「相信這是通往三大總管之處，小心！」

走過一條甬道，前面是一個大堂。

翟天星道：「這地方是有機關的！」

寬敞的大堂盡處，有三片大門，每片大門的前面，果然有三隻怪獸雕像。

忽然，這三隻怪獸的雙目發亮。

翟天星叫道：「小心！」衆人已伏下。接着，三隻怪獸的雙目又噴出了一陣氣味，那氣味十分芬芳，令人忍不住要多吸兩口。

翟天星用手勢示意衆人閉氣。

過了一會，氣味已消失，三片大門亦已打開。

三個穿着金甲，天神模樣的番人，走了出來，他們各人，手持一只十分怪異的東西，看來並不似兵器，可是，在他們手中，却又似是他們護身法寶。

其中一人，走上前來，打量衆人一眼，然後是一陣狂笑，笑聲充滿輕蔑之意，他手中所持的東西，只有半截手臂那麼長，頂部似乎鑲有很多尖釘。

笑聲歇止，他一開口，竟然是地道的中原語音，並且字正腔圓地道：「聽說你們之中，也有一個叫什麼星的，與我名字有些相同——我是『明星』！」

翟天星上前笑道：「在下正是天星也可摘的翟天星，我看明星也不例外！」

這番僧倒是修養不錯，仍笑道：「是你手斃了咱們重金聘來的『金夜叙』，那麼，你的武功定然不錯——她值一套稀世珊瑚，你也應值一套『無瑕瑪瑙』吧！」

翟天星道：「有些人是貨物，而我們不是，你無謂多費唇舌，亮招吧！」

明星仍笑道：「在未動手之前，我們一定要讓你們好好認識我們，這是我們波斯的規矩，我是『明星』，站在我左面的是『皎月』右面是『皓日』！」

原來這三個番僧，是以日月星而命名的。他們手中所持的武器，也是以日月星爲標誌，那自稱明星的，武器頂端的尖釘，似乎是象徵明星的光芒！

另外一個，手持一個半月形，金光閃爍之中略帶一點藍光，便是「皎月」，最後的一個，手持的却是一塊銀光閃亮的銀牌，正是「皓日」！

明星說道：「來吧，看你雙手如何摘星！」

翟天星不再發言，挺立若鼎。

明星收斂了笑意，半聲不吭，手中那滿是尖釘的武器，驀地旋舞，向翟天星四方八面攻來。翟天星也立時隨着星芒暗閃而旋舞着，然後是漫天掌影，把明星的光芒，盡情掩蓋！

明星並沒有慢下來，那星光流爍的武器又改變了方式，那極快的戮刺點削之中，泛起星芒，有如一蓬蓬驟雨，猛向翟天星上中下三盤洒去！

翟天星也不示弱，雙掌猝翻，泛起一陣罡風，激動氣流，上下翻動，繼而是雙袖揚起，帶起一陣狂颼，把滿天光亮流晶，頃刻噴落。

明星暴退十丈，「皎月」與「皓日」已同時遊身而至，閃爍的半月形與眩目的銀牌互相呼應而起。

翟天星運氣全身，在這兩種怪異的武器中躍撲飛騰，身形閃動之快，實在難以形容，那持半月形的皎月，武功是迅速而靈巧，綿密不絕，就像月華瀉地，無孔不入。手持銀牌的「皓日」的武功，却是狂悍無比，力度驚人，粗獷濃厚的內力，連在旁觀看的人，也感到一陣迫人的隱力，使人心翳。

翟天星力拚二人之際，明星似乎已回復了元氣，趁機要加入戰圈。

無思與覺慧一直在旁，目不轉睛的看着，一見他身動，二人也同時躍起。

翟天星、無思與覺慧立時靠背而立，而那三個日月星番僧分別向三個位置退却，然而，他們步未退盡，已然再起，一時之間，三種奇異的兵器，組成一團帶着芒刺的光環，在三人身上，上下左右不停的罩着。

翟天星運掌如風，無思衣袂皆如兵刃，覺慧因受過毒掌印，功力稍見減弱，但他見多識廣，避重就輕，把日月星三種武器所形成的眩目光華，一一打散！

驀地，翟天星雙掌遽出，一個悶雷似的爆响，日月星三僧手中怪異兵刃，已被震脫，三人虎口已裂，沁出血絲，三僧雖沒說話，但臉上那驚異、惶恐的表情，已把他們心中要說的話，全然表現出來。

「好——你們來吧。」這聲音傳自石堡的上層。日月星三僧慌忙拾起兵器，躬身退却。

翟天星道：「小心！」

不過，室內並無甚麼異動，頃刻，前

面本是散開的三片大門，左右兩門已閉，只有其中一門仍開！

「你們來吧！」聲音仍是傳自石堡上層。

翟天星道：「我先上，你們隨後。」

無思正想說話，翟天星標竄而去，無思與覺慧，也不猶豫，隨後已至。

面前却是一個小小的金殿。

其實這金殿說小也不小，但如果以石堡下層那個大金殿來比較，這金殿可稱爲小金殿。

小金殿盡頭處，日月星三僧已在，垂首而立，在他們當中的，却是一個身穿金色僧袍，比日月星三人矮了一截的番僧。

金袍番僧一拂手，道：「退下。」

日月星三人已退到殿的後面。

金袍番僧竟然也能說中原語音，只見他氣度雍容，臉露微笑，道：「好！歷年來，日月星陣，從未有人能破，來到中原，到了而今，我才知道，這個陣並非所向無敵，中原武功，的確博大精深……」

翟天星見他說話穩重，暫時也無敵意，抱拳道：「大師來自波斯古國？」

金袍番僧點首道：「是的，我來自波斯，也是這金殿的主人！」

翟天星道：「大師爲何而來？」

金殿主人道：「閣下天星可摘，並非浪得虛名，實在佩服，不過，你們似乎對外來人，極其敵視。」

翟天星說道：「那要看來者何人，有何目的！」

金殿主人道：「其實外來的人，並不一定與中原人士爲敵，千多年前，達摩東渡，已是一個好例子。」

翟天星道：「這個當然，達摩一葦渡江，來到少林，面壁九年，在中原武學之中，發放異彩！」

金殿主人道：「咱們本來，原意也是如此。」

「不過達摩並無死士同來，也沒有在中原偷竊搶掠，原意與大師大大不同！」

金殿主人臉容略爲不悅，但隨即又道：「而今時勢不同，在一個地方建基立業，豈能赤手空拳。」

翟天星道：「好一句建基立業，這是何人的地方，又怎容許你們搶掠行兇，來此立足！」

金殿主人道：「閣下，你又何必句句直指我們是異族，入侵中原？三千年前，貴國的聖人孔子也說過，世界大同，何分彼此！」

翟天星被他說話氣得不知所措。

無思接口道：「閣下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咱們中原武林，並非不能容人，咱們不能容的，是那些心存大慾，要統治武林的人！」

金殿主人臉容收斂，語中略帶怒氣：「若要統治武林又如何？」

無思笑道：「咱們三人，在中原武林，微不足道，爲了公義，阻止殺人搶掠，義無反顧！」

金殿主人也笑道：「好一句義無反顧！既然你們阻止我們的建基立業，當然要看你們的本領——不過，在解決之前，我仍有一個信念——你們都是人？」

好一個奇怪的問題！

就算無思與翟天星腦筋轉動如何迅速，一時之間，也無從答話！

金殿主人道：「我的意思是，你們都是人，在我意念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價錢！」

好大的侮辱！

金殿主人道：「你們中原高手，例如『沒影子』毛舜，『毒蠍子』麥靈，他們的價錢是一條翡翠玉龍與一座珍珠寶塔，而你們破我日月星陣，自然價錢更高！」

翟天星聽了，怒火已上升。

無思却從容道：「好，你就給咱們一個價錢！」

金殿主人高興地笑道：「我的信念並沒有錯，在波斯是如此，在中原也不例外——你們三人，如果放棄成見，入我金殿，應可值我基業三分之一！」

無思道：「你金殿又值多少？」

「在這裏，當然是微不足道，但將來是無可限量，尤其是有你們的加盟。就算我而今在波斯所擁有的三分之一，也超過你們的公侯將相！」

無思道：「只三分之一，咱們何必效力！」

金殿主人道：「三分之一，不足以令你們動心，那麼，二分之一，那足以使你們心服？」

無思道：「二分之一？」

金殿主臉露笑容，似乎急欲知道無思答案。

無思續道：「咱們既有了你的基業二分之一，何必要向你卑躬屈膝？」

金殿主人聽了，大惑不解。

無思道：「咱們各佔一半，當然是分庭抗禮！」

金殿主人道：「那麼，給你們三分之二又如何？」

無思大笑道：「有了三分之二，咱們好好考慮——」

金殿主人笑道：「你們可以考慮！」

無思道：「咱們要考慮的是——如何處置你！」

金殿主人兩眼充滿着茫然。

無思道：「咱們已擁有你大部份基業，那時，不是你要求咱們加盟，是而我們趕你出去！」

金殿主人心心不憤，道：「若是基業的全部？」

無思道：「那時你要向咱們卑躬屈膝了！」

金殿主人沉思半晌，雙目怒火，激射而出。

其實，無思所利用的說話，是咱們中原一個古老的笑話，若這笑話加諸其他人身上，早已無效，可是，這位金殿主人自信過高，而且一向只有人臣服於他，那會想到有人要他臣服？

翟天星與覺慧也明白無思以這個笑話來愚弄他，登時也大笑起來。

金殿主人臉上忽紅忽白，過了一會，才道：「你們的意思，我已明白，我要在中原一番事業，你們定然全力阻撓？」

翟天星道：「對付邪惡力量，我們是當仁不讓！」

金殿主人似乎已動了眞氣。

（以下轉入第49頁）

科幻傳奇歷險記／麥海雲

世界末日大爆炸



大爆炸的一天，倫敦全城大火，所有動物喪命，高樓大厦倒塌，猶如世界末日。

整個墨西哥死剩兩個人，他倆正是天生一對，可是，金夢娜偏要向他揮手告別，與沙極痛苦，沒法救她，煞是可憐。

有些人渴望毀滅這個世界，創立毀滅教，傾全力放置一種能夠使空氣中所含氧氣燃燒的黑盒，在九月九日下午九時，各地同時爆炸，大爆炸發生前後的驚險遭遇，只有「奧沙」一個人明白！

消滅全人類留下幾百人

在墨西哥的一座古墓之內，有一個英俊青年走到了崩陷的石階那邊，逐步走上去。

他的武功很好，碰上了殘缺的石階被踐踏化為碎片之際，他仍然可以及時躍起，即使他的一雙脚落在石階之上，它再度崩裂，沒法承得起他，他仍然可以作出第二次飛躍，不會跌下去。

憑着這一手出色的輕功，他一口氣走完二百五十級石階，飛到古墓入口之處。

這一座古墓已經有一千二百年的歷史了，一般古墓都是在平地建築起來的，就算有石階，充其量不過幾十級，從來沒有一座古墓有二百多級石階，只是這一點，巳經反映出它是一座怪墓了，更加怪異的是抵達石階最高處，是一座平台，平台的入門有鐵門封閉，推開了它，墓內放置的古物並非金棺，而是一塊直徑二十四呎的圓石。

石上有凹凸痕跡，可以看得出一條又一條綫，輪廓分明，寫出太空人使用火箭在地球降落的情形，有的只是這些，沒有棺槨，也沒有碑石。

為甚麼有這一座怪墓呢？考古學家以及科學家難知其詳，他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那塊圓石為了紀念遠古「外星人」駕臨地球而來，隨後，外星人走了，留下了它，究竟當時是那一個年代呢？不知其詳，那座古墓是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所築，可見那些外星人是更加古老的年代降落地球了，墨西哥當局為了保存古蹟，不分晝夜，有一隊士兵在古墓外邊的交通網把守，不准任何人走近，即使有人冒險走近他也是難以飛越的，古墓的石階大部份碎裂，難以踏脚，接近石階的地方，還有三重鐵絲網，不分晝夜通電。

那些障碍物只能夠嚇倒普通遊客，對於輕功特別超卓的人，絕無所動，當時「奧沙」就是施展縱跳功夫闖過所有障碍物抵達目的地。

鐵門早巳封閉，在月色如銀照映之下，越加顯得出它的幽深凶險。

門上沒有鐵環，照情形看，如果有人想走進去，勢必用手去推，或者用脚去踢，那就死得很冤枉了，因為鐵門也有電流通過。

怎樣走進去呢？不必用語聲傳達，或者按動特殊的機關，一切動作俱是多餘的，唯一可以使鐵門打開的方法，他只是暴露於戶外指定的地點，讓古墓之內的人看清楚他是誰。

指定的地點跟鐵門距離十五呎，想走進去的人站着不動，任由狂風吹襲，除非他是傻瓜，決不會這樣做，當時奧沙就是運用這個方法表達他站在墓地之前，企圖入內。

他只是依照教主的吩咐去做，果然生效，只是三分鐘，古墓的鐵門打開，他大踏步走進去。

他剛剛走了進去，鐵門自動關上。

門內漆黑一團，很快就有一條白光照射，剛剛射到描寫外星人降地球的圓石之上。

他仍是站着不動，直到那塊圓石自動揭開，看見石下的通道，然後行走。

再也沒有別的恐怖機關限制他了，他沿着通道走下去，越入越深，終於置身於一個空洞的地方。

憑着奇異的白光照映，他看見那個空洞地方十分闊大，沒有傢俬，他只好擺出休息的姿勢，站着不動，從聽教主的吩咐。主

那一個古怪的宗教叫做「毀滅教」，沒有一個人看見過教主的臉型體態，每次覲見，只是聽到教主的語聲。

教主先開口，說：「第七號，你到來看我了，很好。我的習慣一向如此，任何一個命令只是在紙上寫出來，決不會開口說個明白，不過，這一次却是例外的，雖然由我發施命令，我都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假如你有特殊的想法，甚至反抗我，不妨說出來，倘若你的見解比我超卓，我也許會改變主意。現時我開始講出我的見解了，這一派宗教叫做毀滅教，當然是不惜趕盡殺絕，把一切腐敗落伍的東西除掉，然後使新的品種出現，控制大局，你們是試管嬰兒，根本上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故此不必受到上一代的束縛，對於看不過眼的人物，儘可以辣手忍心把他們毀滅。

「你們毀滅了一般廢人之後，跟同類的超人結合，生下來的兒女，屬於下一代，肯定比較這一代的人好得多。一句話說，我為了創造新的世界去毀滅舊的世界，各人負責毀滅他一向生〃的地區，你是第七號，叫做奧沙，從小就在倫敦過活，故此你最適宜負責毀滅整個英國，希望你在一個月之內達成任務，把英國所有看得見的東西全部焚毀，包括房屋，樹木，橋樑以及遊艇。

「這是天火，誰也沒法阻擋，到時你必須使用定時炸彈去引起連環爆炸，這個任務相當艱苦，因為英國包括英倫三島之多，愛爾蘭雖然脫離了英國，仍要一起焚掉，因為它以前屬於英國，兼且地理方面有貫通之處，不必另派他人了，總括一句，焚燒英國使它澈底毀滅的工作，落在你的頭上。

「有幾件事情你必須注意，第一點，你只是負責把英國毀滅，並不包括你本人在內，故此你在它全面爆炸發生大火之前，先要做好一個潛水鐘，沉入海底二百呎深。

「第二點，你放在英國各處指定的地點，那些定時炸彈必須準時爆炸，不能夠太早或太遲，因為整個世界有人居住的地方，必須同時毀滅，如果那一場大火有先後之分，就會引起科學家的注意，想辦法制止它。」

教主的話暫時停頓下來，似乎想聽聽奧沙的意見。

奧沙果然有話說，把每一句話講述得十分清楚，第一句就表白他的立場，百份之百同意教主的狂妄行為，跟着他提出一個問題：「教主，你進行毀滅一切之前，有沒有在事前向對方提出甚麼條件，如果對方不履行，然後下毒手呢？」

教主立刻糾正他的措詞，說：「這樣做並非下毒手，只是替天行道而已，任何一處被列入毀滅的地區，我都不會在事前通知對方。」

「我不知道你打算使用那一種方法去毀滅一個國家，我只知矇矓的感覺到那種火焰大概是焚燒空氣中的氧，我想問問你，它跟原子彈或氫彈爆炸之後發生的大火有沒有分別呢？」

「當然有分別，核彈爆炸引起的大火，含有很强的輻射綫，那個地區被火焰焚燒之後，十年之內，寸草不生，地面的昆虫也死個清光，我所發射的燃燒彈，雖然有力量使空氣中的氧氣焚燒，它的輻射綫很薄，不會傷害到人類之外的動物，因此之故，住在大城小鎮的人雖然死個清光，在野外生長的動物仍可保留，林木青翠，整個世界仍是很美麗的。」

「教主，你確信那一塲浩刦能夠把所有人殺掉，只是留下我們嗎？」

「我有很强的信心。」

「照情形看，即使大火在各處焚燒，仍是有些人漏網的，你巳經說過，在海水二百呎深的一處就不會受到大火傷害，各國的潛艇如果潛入海底，那些人就不會死亡。」

「我在大爆炸發生之前的半個月，先行令到大平洋或大西洋又或印度洋各處有潛艇出現的海底火山爆發，所有潛艇自然浮到海面，到處大火蔓延，他們必然同歸於盡。」

「我還有一個問題，屬於教主的人大概有多少個呢？」

「他們有二百四十個，連同我們這些高級職員合計，不會超過三百人，男女各半。」

「教主，你的意思是否想我們發生愛情，一雙一對的結合，開枝散葉，日後整個世界的人都是我們的子孫呢？」

「我不主張人類有感情，更加不主張有愛情，明白了這一點，你就知道由自己開枝散葉，沒有甚麼不妥。」

「是的，我明白了，愛情令到一個人從懦夫變成弱者，不必挽留它，一個人的情感越是淺薄越妙，是也不是呢？」

「是的，奧沙，你眞是聰明，相信你一定幹得有聲有色，我巳經把你的任務以及進行它所需要的經費放在一個隱秘的地方，到時你先行抵達該處把它找出來，立刻依計行事。現時你聽準了，離開墨西哥之後，你就回到英國，走進蘇格蘭最猛鬼的一個古堡，叫做藍石堡，整座古堡由藍色的石塊砌成，在它第三層第三個房間裏面，有一個瓦罌，封密了它，即使有人看見它也不會打爛它的，因為那種瓦罌係古代用來貯放殘骨之用，到時你打爛瓦罌，便可取得我交給你的一切，你怎樣收藏它呢？如何利用它呢？任由你作主，言盡於此了，你試把我打算叫你去看的地方告訴我，現時說吧。」

奧沙說：「教主，我的記憶力很好，那麼重要的事情我怎會忘記呢？我立刻把它說出來，還要把它緊記在心。」

他把教主說過的話覆述，教主說：「對了，你必須把它緊記在心。」

只是這一句，結束了這一番談話，奧沙轉身走開。

潛入藍石堡找到黑盒

奧沙雖然在英國讀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看來他是個豪爽的人，不過，入黑之後，他進行一些邪惡的勾當，那就不同了，他穿了黑色衣裳，作夜行人打扮，行踪飄忽，有如電視螢光幕上面所見的蝙蝠俠。

憑着那一副好身手，他從墨西哥回到倫敦，立刻帶齊應用品物，乘搭航機到蘇格蘭，先行找個酒店房間，放下各物，就以遊客的身份向旅遊社打聽藍石堡，故意擺出一副很濃厚的好奇心。

他不單是查問，還對旅遊社的職員說知，他此行純然是慕名而來，聽說藍石堡是蘇格蘭許多座猛鬼堡當中最凶的一座，希望找個响導在白天走到那邊看看，單獨帶他去，抑或集體去，不成問題。

財可通神，有了很高的報酬，有一個响導答應了這個請求，但却講好了必須在日落之前走出藍石堡。

他同意這樣做，白天看過，入黑再來，午夜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再到古堡。

他走進了三樓，站在第三間房的前面，定了定神，伸手推推房門，才發覺那一扇門原來是鐵鑄的，猛吃一驚，細心看看，他還發覺另外一件奇事，那扇房門不單是用鐵鑄成，門上沒有鎖匙洞。

他早巳聽見過有人講述在蘇格蘭的古堡之內，有一部份房間是沒有房門的，必須由窗外走進去，它是用刑逼供的地方，故此防範得如此嚴密。

他沒有走進古堡之前，巳經有了準備，身上有一綑繩子，繩子的末端還有鋼鈎；它叫做「五爪金龍」，碰着甚麼抓甚麼，既然在屋裏找不到走進第三號房間的出入通道，只好從它的鐵窗打主意，想定了他就繞道走向古堡的高牆，沿着牆邊的窄路走，直到他認為是三樓第三個窗口之下，然後歇脚。

他把繩子解下來，使勁拋上高處。

拋了第三次，他的繩子末端那個鋼鈎終於搭住鐵格，那種古堡每一個窗子都是沒有玻璃的，有的只是鐵格，既然五爪金龍抓住鐵格，他當然是毫無困難的扳登了，他有一隻手搭在窗口，試把另外一隻手抓住鐵格搖動，果然不出所料，鐵格上面有一條放橫的鐵枝是可以移動的，他伸手把它摘下來，跟着探頭入內。

他扭亮了隨身携帶的小電筒，向房間照射，認為房裏沒有伏兵，聳身躍下。

一切十分順利，他巳經站在房間裏，索性用小電筒向四方八面照射，首先閃入眼簾的是一張木桌，桌上有倒豎的鐵釘，只是長一吋，雖然生了銹，仍然看得出它是很尖銳的，分明是用刑逼供的刑具了，一看再看，證實了它是刑具室，很遲，他才發現牆角有一個瓦罌。

房間有許多條鐵枝胡亂的放置，他只是抓了一條鐵枝就把瓦罌擊破，罌內有一

東文件，還有一個小盒，打開了它，盒子裏面放置的東西竟然是珍貴的鑽石，有十多粒，每粒鑽石俱是超過十卡的，就算他並非經常接觸鑽石，他也知道它如果變賣，所獲得的錢能夠滿足他的需要，不自覺的臉露微笑。

整座古堡陰沉可怕，偶然聽到一陣陣的鬼哭聲，他已經得到那個瓦罐，而且從破罐取出一切，不必留步，索性把文件以及鑽石帶走，盡快回到市區。

他並非重要人物，沒有人跟踪，回到酒店房間，他把亮晶晶的鑽石收藏起來，急於看文件，扭亮了床頭燈，細心閱讀。

這一份文件除了指示他怎樣到造船廠定購一個潛水鐘之外，還把那種潛水鐘的圖形繪寫出來，另加說明，吩咐他必須在潛水鐘之內單獨躲起來，起碼三天，還要看到潛水鐘內部裝置的指示器，知道岸上發生很大變動，海水洶湧，彷彿火山爆發，證實英國到處發生大火，完成了任務，然後離水登岸。

最重要的是黑盒，盒子裏面放置的東西就是神秘的燃燒彈，可以把空氣所含的氧氣燃燒，不過，盒子係純鋼鑄成，十分堅實，故此需要用定時炸彈引爆。

他早已學習過怎樣製造定時炸彈，問題是製造它的時候，必須選擇適當的地點而已，即使他已經製造一批定時炸彈，把它跟黑盒配合，對他來說，仍是很痲煩的，因爲他要單獨走遍英國，在指定的地點掘地埋藏，那一份文件對他說知，保證沒有人干預的地方就是墳場，由於黑盒爆炸之後，空氣燃燒得很快，不久就弄到附近的城市着火，故此他不必把它埋藏在屋子裏面。

此外，那份文件還有另外一個指示，認爲他出售鑽石的時候，一定要掩飾身份，最好他盡快選擇一個少婦，由她負責把全部鑽石變賣，爲了安全着想，那個女人一定要係自己人，不管他在那一個場合挑選合意的女人，先要採用投石問路的方法，證實她的身份，才可以進行，如果中途發覺她是冒牌貨，就要把她殺掉。

最後的一個命令就是叫他在事成之後回到墨西哥古墓歸隊，他可能在那個地方碰上了若干生還者，或者他在中途發覺生還者，他必須不斷的用口語查問對方的底細，不是自己人，仍要殺絕，直到他置身於古墓之內，才得到眞正的安全。

爲了預防毒霧瀰漫，他完成任務之後，從早到晚，都要佩戴防毒面具。

進行毀滅性的爆炸之前，他先要購備二三十個防毒面具以及一批食物，那些食物要供給他吃一個月之久，含水量特別多，即是說他要準備大批水菓以及罐頭，那些東西必須在大爆炸之前放在安全的地窖之內，那個地窖一定要在水中建築，才不會毀於大火，假如他缺少食物，到時他有可能餓死，不可不防。

從瓦罐之內找到的秘密文件，不厭其詳的指示他，還指出他引爆的準確時間，一分一秒都不要弄錯，那一天，剛剛是距離他閱讀文件的三十天。

三十天是一個月之久，照計有相當長的時間，可以進行各種活動，不過，向造船廠定購一個潛水鐘，購買一艘快艇，出售鑽石以及結識一名看來有資格賣鑽石的女人，都是不容易立刻辦得到的，因此之故，他認爲時間無多，立刻要進行必須做的工作。

他首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到一間大銀行放下多少存欵，要了一個保管箱，先行把鑽石放入保管箱內，然後在倫敦最多貴婦型女人出現的場合，碰碰運氣。

他以爲憑着口語探索秘密，不難找到自己人，怎料就在倫敦許多個交遊的場合走動，白費氣力。

轉眼就渡過了五天。

他很是焦躁，偶然在電視節目新聞報告的一個項目獲悉巴黎正在盛大舉行秋冬兩季的時裝展覽，靈機一觸，趕快從倫敦乘搭航機抵達巴黎。

走出巴黎機場之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走向凱旋門，原因是那一個盛大的時裝表演正在那一條大道舉行。

來自各國參加這一項表演的模特兒有三百多人，她們是輪流出場的，有些模特兒穿了秋冬兩季合用的時裝走出去，另外一些模特兒留在豪華的國際餐廳之內。

他借故走向她們，逐個兜搭，時間無多，他必須開口第一句就暗示自己的身份特殊，此行乃係找尋自己人。

他所運用的口語是多方面的，沒有限定在說話當中裝嵌某一種字句，但却必須兜住對方所講的話作出相反的措辭，如果對方有相同的反應，那個人就是自己人。

當時他採取這一招「投石問路」找尋目的物，分別向模特兒打個招呼之後就提出一些古怪的問題，那些問題是普通人決不會問的，他往往開口就說：「小姐，我跟一隻懂得講英語的鸚鵡分散，我叫牠做金夢娜，你有沒有看見過她呢？」

十居其九是對方懶得回答，搖了搖頭，偶然有人回答，不過說一句有理性的話：「牠大概飛入樹林了，你絕對沒法在餐廳裏面找到她。」

問了許久，奧沙然後得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答覆，有一個金髮女郎朝他望了一眼，說：「先生，眞是對不起，剛才我已經把牠吃了，因爲我誤會牠是燒乳鴿。」

「很好，我到處找牠，只是想把牠燒熟，送給心愛的女朋友吃，既然你吃了牠，我不再找牠了，不過，我仍想知道你吃牠的時候覺得牠有甚麼滋味。」

「我可以告訴你，照我看，你不會相信牠有這種滋味的。」

「甚麼滋味呢？我眞的急於知道，請你把它說出來。」

「我說牠的滋味不錯，因爲我最喜歡吃蜜糖，牠的滋味偏巧就是甜的，那種甜味就是我心愛的蜜糖。」

「再好也沒有了，飛走的鸚鵡是雌性的，叫做金夢娜，你也是雌性的動物，今後我把你稱做金夢娜小姐好了，我是否可以這樣稱呼你呢？」

「隨便，只要你沒有把我餵到飽死，那就算了。」

「金夢娜小姐，你眞是一頭美麗的鸚鵡，我很想帶一頭能言鳥到海底去漫遊，甚至想在海底環遊全世界，你可否和我作伴呢？」

「我很樂意奉陪，先決的條件就是如



此，你必須把情敵殺掉。」

「我的情敵是誰？」

「他不是人，也不是鸚鵡，是一頭碩大無朋的雄獅。」

她說的每一句話全是缺乏理性的，可以說是荒謬絕倫，唯其如此，奧沙才知道她是他想找的人，立刻改變話題，希望跟她在一個十分幽靜的地方見面。

他暗示給她知道，他有很機密的事情跟她商量，如果她同意，最好找個酒店房間暢敘幽情。

她答應了他，但却提出另外一個建議，說：「我就住在巴黎的郊區別墅，整整一座別墅，有上下兩層，只是我一個人居住，我認爲它是世界上最幽靜的地方，你可否樂意同行呢？」

「當然可以！」

他很是興奮，隨口說了一句，便即同行。

她似乎沒有姓名，或者她有姓名，不願意把它說出來，奧沙索性把她喚做金夢娜。它原來是鸚鵡的名字，不過，聽來頗爲雅緻，她願意接受，至於奧沙，却把眞姓名告訴她。

她說的話並非胡謅出來，在郊區的一排別墅之內，果然有一座雙層別墅是她的，走了進去，她把他帶到屋裏各處看看，讓他知道那座房屋沒有別人，有的只是她，他想說甚麼，開口說個明白好了，包管沒有人偷聽。此外，她還奉上一杯酒，像一頭小貓似的蜷伏在他的身邊。

兩人終於躺在床上交談。

他很悠閒的說：「金夢娜，你屬於享受型的人，品味很好，如果我懂得妖術，

奧沙担任最沉重的任務，前路茫茫。

一定施展妖法把巴黎城內以及郊區所有人一起殺死，留下你和我，到時想吃甚麼就吃甚麼，你可以獲得做法國皇后那麼高級的享受，你有沒有興趣看看我怎樣施展妖術呢？」

「如果你施展妖術弄死那麼多人，你打算憑甚麼武器使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喪命呢？」

他想了想，說：「我已經有一個巧妙的安排，假如你眞是我想找的人，應該知道我說的武器是甚麼，憑那一種方法製造，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你可否把它說出來呢？」

「照我所知，你打算施展的一種妖法叫做天火，只是利用定時炸彈就可以把這種火焰製造出來，使它把空氣中的氧氣燃燒。」

她說得那麼清楚，顯然是自己人了，奧沙索性把整個計劃說出來，最後，他很冷靜的說：「製造潛水鐘，購買快艇以及走遍英國和愛爾蘭放置黑盒，還要把它放在沒有人打掃的墳墓裏面，單是我一個人，進行這一連串的工作，十分吃力，我實在需要一個助手，希望你傾全力協助。」

「是的，奧沙，你沒有看錯人，我眞的爲了協助你們而來，閒話休提了，現時你最需要我協助的一種活動是甚麼呢？」

「我想透過一個美麗的助手，賣出鑽石，把那些錢送入我在英國存欵的銀行戶口，辦妥這件事，你就回到我的身邊，研究怎樣購買一個雙人用的潛水鐘，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購買兩個人吃的食品，這兩個人需要在海中躲起來，經過一個月，然後離水登岸。」

「這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好了，奧沙，你說的鑽石帶來了沒有？」

「我的身邊只有一粒十二卡的鑽石，其餘的鑽石全部放在銀行的保管箱之內，隨時取出售賣。」

金夢娜聽了，欣然說：「我在學校讀書的一段時間，總是喜歡演舞台劇，把自己整個改變，越是改變得厲害越妙，想不到現時我有機會作出多采多姿的變化，扮完模特兒，忽又扮演貴婦，妙不可言。」

「你打算以伯爵夫人的身份售賣鑽石嗎？」

「那是必須的，你也要扮演金伯爵。」她很冷靜的說。

只是說了幾句，她的魅力就像是一種隱形的火焰，使他感到無法抗拒的壓力，不由自主的緊緊擁抱她狂吻。

那一個吻，使他們兩個軀體結合，成爲一個整體，爆出了生命的火花，找到塵世間最大的歡樂。

那種歡樂只是短短的二十分鐘，便即結束，他倆相擁而睡。

深夜打來的怪電話

覺醒之後，天色還沒有發亮，時間無多，她立刻替他安排一切，整個上午，她盡力替他改變英俊小生的形象，看來老成一點，他還要穿一襲比較守舊的衣裳，戴上了假髮，盡可能使別人看了覺得他是伯爵的身份。

至於她，扮演伯爵夫人，恰到好處。

她穿得齊整整，對着一塊照身大鏡顧盼弄姿，奧沙看了，盛讚不已。

她認爲鏡中人的表情不錯，凝眸一笑，說：「我們現時立刻出動，到珠寶街，找一間信譽超卓的珠寶金飾店，把那一枚十卡過外的藍鑽石賣掉，得欵之後，把我一百萬美元匯到英國，在巴黎逗留一晚，翌日同返倫敦，你已經是百萬美元的小富翁。有了那一宗巨欵，你可以從事各種屬於那一項工作的活動了，其餘的鑽石，盡快變賣，我們只有一個月的生命，任意享受，越是浪費越好。」

奧沙吃了一驚，說：「爲甚麼你說我們僅有一個月的生命呢？」

她忽然很嚴肅的說道：「奧沙，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生命是對立的，一個月之後，整個世界活着的人都死光了，只是我們這一小撮的人活着，想吃餐沒有餐廳，想喝酒沒有酒吧，想到夜總會欣賞歌舞，到時已經沒法找到夜總會了，原有的大都市，變成一片瓦礫，腐爛或燒焦的屍體，觸目皆是，並且散佈致命的病毒，我們必須遠遠的避開，那是怎樣的世界呢？我們並非死去，可是，面對着一個殘破不堪的世界，那就等於自己也變成了死人，在極度寂寞恐怖的地方過活，有甚麼意思呢？有錢也是沒用的，故此我們要盡量地去花掉由十多枚巨鑽換來的鈔票，你明白了沒有？」

奧沙覺得她把前途說得那麼凄涼，太過悲觀了，他自問沒法使她的悲觀思想變成樂觀，只好一笑置之，把話題落在別的事物，免得兩人之間發生爭執。

他倆扮演金伯爵以及伯爵夫人，十分出色，很成功的賣了鑽石，同時匯欵到英國去，可是，當晚他們二人回到郊區別墅，在香巢裏面慶功，却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使他倆的歡樂打了一個折扣。

那是午夜之前的一段時間，忽然之間，電話機的鈴聲大鳴，她無可奈何的接聽，出乎意外的有人向她敲詐，那個電話機就放在床頭枱上面，她在床上伸手抓住聽筒，即可收聽。

那個電話是一個不知姓名的陌生人打給她，第一句就向她說明來意，指出她白天在珠寶街賣給恆隆珠寶店的一枚鑽戒，來歷不明，懷疑它是賊贓。

跟着那個陌生人說：「我們不是警探，是賊，跟你們的身份相同，只要你們肯付出多少好處給我們一班兄弟，我們決不會向警方告密。」

她開口了，很冷靜的說：「你們自稱懂得我賣出去的鑽石是賊贓，當然知道它是那一宗刦案的贜物了，可以把它告訴我嗎？」

「坦白點說，我不知道你們兩個高手在甚麼地方做世界，刦去這樣大的巨鑽，大概它是法國珠寶收藏家的傳家寶，那個收藏家本身也是黑道中人，失去了巨鑽也不敢報案，你們太過便宜了！應該分惠多少給我！此外，我還可以找到別的證據去指證你們並非正人君子，現時已經進入二十世紀，甚至抵達二十世紀的末葉，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怎樣有人穿了中古時代的服裝，擺出伯爵以及伯爵夫人的姿態出售巨鑽的，顯然那一枚鑽戒是打刦到手的了，我曾經在金飾店工作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對於裝嵌鑽石的技巧，頗有心得，如果它眞是傳家寶，怎會使用現代最流行的技巧去裝嵌那一枚重達十卡過外的巨鑽作爲胸前的飾物呢？我認爲它必是贜物。」

金夢娜相當鎭定，說：「聽你的口氣，顯然你是恆隆店裏面的人了，既然你知道它是贜物了，爲甚麼你們有胆把它買下來？」

「我並非恆隆珠寶店的東主或職員，切勿多疑，在法國過活，最重要的是有辦法賺錢，如果有錢賺，賊贜也有胆買入，明打明的入貨，找到理想的買家，把它賣出，無人知曉，閒話休提了，我只是想向你展開最機密的談判而已，相信你們不會吝嗇這些小費的，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只是想你們打賞二十萬美元而元，滙出巨欵之後，你們還有幾十萬美元在手，可否滿足我們就需要呢？」

「好，你有胆向我提出這個要求，我決心滿足你，在今晚從午夜到翌日天亮的任何一段時間，你走進我的別墅收欵好了，最好十二個人一齊駕臨，免得將來你們分攤那些現鈔，有人疑惑你吞去一部份，至於我居住的別墅，你一定知道它在甚麼地方，不必多說了。」

說完這句話，金夢娜立刻收綫。

電話機不再發出嗚嗚之聲了，看來對方巳經同意這樣做。

她受到巴黎黑帮的威脅，把對方視如無物，眞是豪氣！不過，她究竟用甚麼方法應付那一批人馬呢？這個問題，使奧沙發生很大興趣，不自覺的向她查問。

她噗嗤一聲的笑出來，想了想，說：「這傢伙自稱有幾十人，只是說謊，我認爲僅有他一個，如果他眞的在凌晨六時之前闖進來，等於送死，就算他眞的有十二個人同來，仍是同歸於盡，反之，今晚他們不敢駕臨，那就沒有機會向我們威脅了，你知道的，我們巳經買了機票，從巴黎機場第一班機起飛，我們必須在七時十五分之前，抵達機場，要是我們抵達倫敦，那些黑帮人馬有甚麼力量越境威脅我們呢？你不必担心！」

她說得很有把握，奧沙不再開口，可是，他的心裏却暗自盤算，這個女同志太過淘氣了，怎可以穿了古代衣裳走進現代化的珠寶店售賣巨鑽呢？再往下說，她誘殺企圖威脅她的黑帮人馬，也是多此一舉，設法拖延這傢伙，找個機會脫身，不是更加勝過動手殺人嗎？

如此一想，他就對她有些反感，但却爲了大局着想，沒有責備她。

過了一會，金夢娜突然說：「奧沙，任何一種情況之下，向一個實力堅强的巢穴進攻，非常危險，我認爲他們冒險向我的巢穴進攻，極爲不智，不過，我不想他們在天亮之前喪生，免得受人懷疑，在這種場合之下，定時炸彈可以發揮它的威力，現時我們應該走到地下室欣賞閉路電視的形象了，它一定比較電視的片集更加値得欣賞。」

說完，她就按動一個牆邊掣，奧沙以爲它只是牆邊掣，殊不料那個古怪的電掣一經按動，他倆停留的寢室突然自動沉下去，一直沉到地面三十呎的一處，然後停

下來，至於原來那個寢室的空位，另有別的傢俬頂替。

很少地方變化得那麼大，奧沙看在眼裏，目瞪口呆。

金夢娜很冷靜的說：「奧沙，把一座房屋製造出那麼大的機關，實在不容易，你可能因此大吃一驚，如果我揭穿這個秘密，你就不會那麼驚奇了，這一座房屋是我買來的，它的前身正是巴黎舞台劇的訓練學校，照我看，黑帮人馬一向跟文化藝術絕緣，不會注意它，他們一定跌進我的掌心之內，屋裏有紅外綫裝置，可以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就算他們在暗中摸索，仍然瞞不過我的一雙眼，那是很有趣的，我們慢慢的欣賞它。」

她把牆邊掣逐個按動，果然看得出地面每一個地方的形狀。

設計得那麼精巧，値得一讚。

由於這一連串發生的變化，奧沙對她更加重視了，他甚至隱約感覺到她跟敎主有特殊關係，倘非如此，決不會擁有那麼大的財力，能夠把一座有機關裝置的雙層別墅買下來。

不管他怎樣想，黑帮人馬必然向她挑戰，對方可能有幾十人，她只是一個，把他加進去計算，只是兩個，有甚麼本領跟那些人對抗呢？即使對方有一兩個人走進客廳，一定不會十幾個人一擁而入，到時她仍是被黑帮人馬包圍，他不自覺的沉住氣準備應戰。

他的感覺怎樣？他自己並不懂得很清楚，可是，她在危險的局勢之內搏鬥，已經很有經驗，故此他的表現如何？她一目了然。

她向他盯了一眼，緩緩的說：「奧沙，你太過緊張了，我們喝一杯酒吧，好戲還在後頭。」

他覺得金夢娜有一種强烈的控制力可以使他就範，點了點頭，跟她在地下的密室小酌，偶然也看看電視機。

地下室有十個電視機，分別把屋裏任何一處的景象顯示出來，他看了又看，逐漸發覺到有些地方多了一個黑影。

相當奇怪，該處並非客廳，而是花園的小徑。

奧沙看得見，金夢娜當然也是看得見的了，她柔聲說：「他們來了，想不到他們那麼急進，提早走進來。」

「是的，我也看到他們的踪跡了，看來他們打算展開有計劃的進攻，繞過大門，爬牆進來，起碼有六個人，眞料不到，只是一枚鑽石指環就巳經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不管怎樣，老鼠巳經走進了鐵籠，再也沒法走出來。」

她好像胸有成竹。

相當有趣，那些黑影進入了花園，走過園中小徑，看見雙層別墅的大門打開，以爲屋裏的人有準備，不敢依照正常的途徑走進來，從外牆扳登，由於屋頂沒有裝置閉路電視，看不出來。

黑影在外牆消失，沒有人從高處躍下，顯然他們巳經置身在屋頂了，爲甚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奧沙感到困惑，不自覺的用疑惑的目光望了望她。

她很快就會意，說：「奧沙，你是否覺得那些人飛上天空呢？別忘記，這種建築物的屋頂必然裝置了烟囱。」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們打算從烟囱溜下來呢？」

「他們如果從外牆扳登屋頂，一定有這個計劃，用繩子縛在一條橫木上面，再把橫木擱在烟囱之上，那就可以逐個沿着繩子低垂下來。」

「那麼，他們不論遲早一定會從烟囱走出來的，到時，他們必然置身於客廳之內，爲甚麼他們不乾脆一點從戶外走進來呢？」

「問得好，如果做匪首的人有些經驗，他發覺大門以及客廳的門全部打開，好像向他們招手，不敢進去，却又不能不走進去，多數會想起這個主意，從屋頂的烟囱降落，那就可以避開客廳的門而置身於屋內比較深邃的地方，他們不會停留在客廳的，必然到處搜索我們的踪跡，大概會搜索屋中的寢室。」

「我們的寢室巳經沉到地下三十呎，再也找不到它了，本來是寢室的地方，變成怎樣子？」

「它變成精緻的酒房，如果那些人有一部份是醉貓，多數留下來喝一杯美酒的，照我看，他們分做幾路人馬在屋裏搜索，總是找不到我們的踪跡，甚至找不到寢室，一張床也找不到，一定不自覺的聚在一起從長計議，到時他們大有可能聚在酒房之內，一邊喝酒一邊談。」

「他們不怕酒裏有毒嗎？」

「你眞的見識淺薄！任何一帮匪徒都有等級之分，初入門而又沒有建功立業的小匪，有路試路，有酒試酒，理所當然，如果匪首看見他喝了酒五分鐘之後仍然沒有絲毫中毒的跡象，他們自然會喝那一瓶酒。」

「對了，你眞是見識廣博！他們發覺自己人全部被圍之後，可能發生甚麼感想？怎樣突圍而出？」

「你不要胡思亂想了，等着看吧！」

她仍是充滿了信心。

其實他倆用不着留下來，多生枝節，奇怪的是她偏要這樣做，而且全神貫注的欣賞對方每一個小動作。

果然不出所料，匪帮首先在酒房裏面召集各人，研究對策，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找到寢室，更加找不到人，引以爲奇，最後，決定向隱蔽的地方講話，把視綫投在一無所有的空中，大聲說：「金伯爵以及金伯爵夫人，你們居然有胆捉弄我們，佩服之至！不管你們躲在甚麼地方，我知道你們一定聽得到我的說話，限你們十分鐘之內走出來，不然的話，我就要採取火攻了！」

看來他是很認眞的，跟着聽到軋軋機聲。

金夢娜暗呼不妙，趕快扭開花園那邊的閉路電視機，細心看看園裏雖然沒有異動，可是，有一架直升機正在從空中降落，顯然那些刦匪打算乘坐直升機整批逃走了，說不定他們眞的想縱火。

她看到這種景象，懂得很清楚，眼前的形勢巳經發展到變成決鬥的階段，再也沒法找出有效的方法跟他們緩和了，低聲

說：「奧沙，那一架直升機相當大，可見他們早就有所準備，必要時靠它逃走，我們打算用定時炸彈炸他，來不及改變主意了，在那些定時炸彈沒有爆炸之前，別墅之內，可能火光熊熊。」

「他們爲甚麼要縱火呢？」

「你眞傻！縱火的目的就是想逼我們走出來。他們在直升機用望遠鏡向下俯瞰，火光熊熊，我們還沒有走近汽車已經被他們發覺，到時我們一切屈居下風，事不宜遲，趕快走！」

說完這句話，她就打開那一張床，看看床底的橫放衣櫃，拿出兩個細小的旅行皮篋。

她早已收拾好行李，隨時可以溜走，至於奧沙，根本上他沒有行李，故此說走就走。

匪帮如果進入直升機就可以控制大局，到時他們能夠很順利的離開那座房屋，未必能夠安然走到車房駕駛汽車離去，必須另想辦法。

奧沙把眼前的處境講出來，問她打算怎樣做。

她傲然地說道：「那帮人有心討死，我就成全他們吧，大概他們全部走到直升機打算降落的地方了，我們不必朝着那邊走！」

她即說即做，從地下室另外一條通道走出花園。

通道的出口剛剛是花園的一角，及時看見直升機起飛。

匪方說過那座房屋就快被烈焰焚燒，照理他倆應該盡快走出那座附連小花園的別墅，她似乎把生死置於度外，沒有通知奧沙，急步走到一具裝置在花園的望遠鏡前面，利用它向上窺望。

她顯是想追踪直升機了，看到直升機飛行的方向又有甚麼用呢？難道她可以飛上天空跟匪帮決鬥嗎？

奧沙正想勸她罷手，突然聽到一陣隆然的爆炸聲，大聲失色。

他不知道匪帮使用那一種方法縱火，只是看見火光熊熊，他們二人被火光照映，無法遁形。

幸而火勢向大門那邊蔓延，他們暫時不會受到傷害，可是，金夢娜說過她已經放下了定時炸彈，倘若火勢蔓延到那邊去，炸彈爆發，他倆就會喪命。

他正想問問她怎樣對付緊張凶險的局勢，只見她伸手在身邊另外一座長筒形的金屬器摸了摸，按動機關，長筒形的一邊噴出火光，有一條火箭向空中發射，彷彿一條銀蛇，很快便擊中直升機，跟着看見它在低空爆炸，血肉橫飛，直升機也變成許多塊金屬碎片，從空中散開，像柳絮似的飄下來。

直到那時，奧沙才知道她不單是在花園之內裝置了望遠鏡，還裝置地對空的火箭，隨時向空中發射。

他們二人大獲全勝了，他滿心歡喜，可是，金夢娜並非完全沒有戒心，她突然扯了他一把，退後幾步。

匪帮並非全部撤退，有兩個留下來，他們發現金伯爵以及伯爵夫人的行踪，飛奔過去，怎料他們沒有接近他倆，直升機已經在空中爆炸了，不覺呆若木鷄。

後來，他們沒有機會向她出擊之前，已經死在她的槍下。

她使勁扯了他一把，朝着側門那邊飛奔，兩人剛剛奔了一段路，他依照她的暗示去做，整個身體伏下來，就在這時，一陣陣刺耳的爆炸聲在別墅的一邊發生，顯然是她預先放下的定時炸彈又被裂火燃燒，提早爆炸。

兩人已經脫險，不必担心，可是，金夢娜處理這種事情比他更加有經驗，說：「我的汽車已經炸毀，我們想離開這地方，只好暫時合作，刦一輛汽車。」

他說道：「你的意思是否想搭順風車呢？」

「不，我只是想刦一輛汽車或貨車，你的槍法怎樣？」

「過得去。」他勉强回答。

「你不必理會我怎樣做，只要你看見我誘惑開車的司機，煞停一輛車，從車廂走出來，你就發槍射擊，殺了他，我們就可以佔有那一輛車。」

「如果車廂之內還有別的人呢？」

「你走過去把他們亂槍殺掉，包括孩子在內。」

奧沙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形勢危急，他沒法選擇去留，只好硬着頭皮幹一次。

她的體型窈窕，曲綫玲瓏，自行撕裂上半身一截衣裳，搖搖晃晃，好像剛剛被人施暴逃出魔手，走近一輛車打手勢，表示求助，這種景象充滿了誘惑性，很快就有一個青年煞停汽車走出來。

他還沒有機會接近她，已經被奧沙偷襲，奧沙躲在路旁的草叢放冷槍，佔盡上風，殺了那個司機，他走近那輛汽車看看，車廂沒有人，更加符合理想，很快她就走過來，向他打個手勢，指了指倒地打滾的人，他會意，跟她合作，把屍體抬到草叢那邊放下。

「你自行檢視，看看身上有沒有血，一雙手以及顏臉是否染汚，我打算奪車之後駛到機場附近，然後拋棄它，早上警探臨門，發覺我的別墅燒燬，附近有幾個屍體，還有一架直升機，它已經爆炸，從速展開偵探網，搜索我們的行踪，我們已經逃去無踪，看來沒有人在機場等候我們的，因爲死去的人全是黑帮，決不會向警方報案，後來他們死光了，更加不會報案，雖然我們立刻登機，有些冒險，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好拚一拚了。」

奧沙毅然說：「好，我一向喜歡冒險，不妨拚一拚。」

千方百計奪取潛水鐘

他倆如有神助，果然在倫敦機場順利降落，走出機場之後，金夢娜說：「我們本來想找一個地方歇脚，再行定奪，不過，巴黎發生血案的消息未必這樣快就傳到倫敦，即使傳到，未必這樣快就疑心你，你還是趕快到銀行的保管箱提取鑽石以及別的重要品物吧，記得這一點，切勿收取我在巴黎匯出的錢。」

「是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因爲你賣出鑽石的一間珠寶店，牽涉到昨晚的命案，可能涉及那一宗滙欵，你說得對，還是盡快提取鑽石好些，有了鑽石等於有巨欵在手，不一定需要那一宗滙欵，我立刻到銀行提欵，請你在一間車行等候。」

「爲甚麼你叫我在車行等候呢？」

「很是簡單，不管我們想到甚麼地方去，起碼要有一輛汽車，時間無多，最好提取巨鑽之後，我到了車行，就由你賣去一枚鑽石，得欵到車行找我，到時由我等候你好了。」

「好的，我們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最後，他們二人密密的商量一遍，便即按照這個方法去做。

兩人的運氣不壞，對他來說，她的確是一名好助手，在那麼短的一段時間，替他賣鑽石，買汽車，實在不容易，她全部辦妥，還協助他一臂之力，駕駛汽車。

兩人在汽車行駛當中，異常恩愛，看來好像是在度蜜月，羡煞旁人，那一個人懂得其中奧妙呢？

在汽車向南推進當中，奧沙對她說知，他倆打算在大爆炸的一天離開地面，沉入海底必須購買潛水鐘，那是鐘形的潛水器，外層是鉛，比較銅質外殼的潛水器厚得多，他倆可以憑着它潛入百呎過外的海底，那就不會受到大火的損害，不過，這種潛水器不能夠在三幾天之內製造出來，照奧沙的想法，起碼要十多天，故此他倆急忙忙的走向「利物浦」。

「利物浦」是英國一個相當巨型的商港，港灣很闊，有幾間造船廠，規模相當大，其中有兩間造船廠有辦法替顧客製造潛艇或潛水鐘，不過，他們聽到他說出來的要求，希望在二十天之內造妥一個潛水鐘，俱是搖手謝絕的，表示他們沒有這個力量，認爲時間太過倉猝。

「最快要多少時間製造出來？」他有點焦躁了。

造船廠的總管卡勃魯說：「先生，我們的工作一向十分認眞，最快需要三個月，最近我們替英國海洋生物研究院製造的一個潛水鐘，需要半年的時間。」

「相信它是你們的招牌貨了，半年製成的一個潛水鐘，當然是比較在二十天之內製造出來的同欵成品更加完整，我們很想看看那個潛後鐘是怎樣子的，你可否介紹我到海洋生物研究院看看它？」

「先生，我很樂意介紹你去見見研究院的院長施佛烈博士，他是否肯讓你看看那個潛水鐘呢？我不能保證，因爲它已經展開工作，一經沉入海底，不容易把它絞上來，你是陌生人，他更加不會因爲你把它絞到科學船的艙板，讓你細看，不過，你是法國的專業人士，一向是替政府工作，那又不同，可能他會破例讓你走到海底看看。」

「你不要管我爲甚麼要研究它，也不要推測施院長的心理，只是寫一封介紹信給我好了，這個小小的請求，大概你不會推掉吧。」

造船廠的總管卡勃魯終於點頭答應，寫一封介紹信給他。

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奧沙先生，潛水鐘不單是可以探測海底的狀況，還可以探測海底的軍事秘密，希望你注意這一點。」

奧沙終於得到謁見研究院院長的一份介紹書了，可是，他並不急於拜訪研究院長，對金夢娜說：「我們沒法購買一個潛水鐘了，只好靠搶，沒有把黑盒放在各處指定的地點之前，不宜輕舉妄動，我認爲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依照敎主的指示去做，把定時炸彈以及黑盒收藏在指定的地方，你是否同意這樣做呢？」

「我完全同意。」

「那麼，趁着英國當局沒有注意我們的活動之前，先行到墳墓去。」

他很幽默的說。

英國所有大城市都有墳場，他們不單是尊敬活着的人，對死人也是同樣尊敬的，沒有人掘墓，即使是十多年沒有子孫走到墓地拜祭的荒塚，仍然不會把它鏟平，敎主說得對，那種地方的確是最理想的地點，收藏定時炸彈和黑盒。

他曾經對奧沙說知，在爆炸的一天是九月九日，所有定時炸彈是在九月九日夜間九時爆炸，只要它炸開了黑盒，便有火光透出來，那種火燄能夠把氧氣焚燒，附近的房屋以及看得見的動物全部燒毀，除非當時有甚麼人的身邊剛剛有氧氣筒放下，才可以苟延殘喘，儘管那個人有幾十個氧氣筒，每一個氧氣筒能夠維持一個鐘頭，十天之後，他仍不免一死，因爲他生存的地方已經沒有氧氣。

假如空氣中的氧氣一經燃燒，可以伸展到很遙遠的一處，那麼，想毀滅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黑盒爆炸，已經够了，可是，黑盒爆炸之後引起的大火，只是燃燒了一個階段，便即薄弱，故此必須每隔一個地段就有另外一個黑盒爆炸，特別是幾百個黑盒在不同的地點爆炸，威力更大，奧沙奉命行事，而且在指定的地點找到許多個黑盒以及長條形的定時炸彈，足够他運用，問題只是時間越來越短，他必須在二十五天之內把黑盒以及炸藥收藏在荒塚之下。

有了金夢娜帮忙，一切活動俱是很容易辦得到的，她穿了吉普賽人的服裝，佯作遠道而來的流浪客，跟他到處流浪，白天探聽某一處墳場的所在地，而且走進去巡視一遍，認爲某一個大墓已經荒廢，正是理想中的地點然後動手，夜間再到那個地方收藏爆炸品。

他們二人十分機警，本來是幹這種工作十分輕鬆的，可是碰上了黑色的一天，夜間在墳場進行這種活動之際，突然有惡狗出現，他倆就顯得狼狽，必要時他拔槍射擊，把牠殺掉。

對付一兩隻大狼狗，不成問題，如果狗聲狂吠不已，引致墳場附近另外一些農舍所養的大狗紛紛出擊，那就會發生一場大戰，有一晚，他倆跟一百多頭惡狗搏鬥，雖然獲勝，但十分疲倦，他還要掩護她把爆炸品帶走，差不多酣戰到黎明，然後回地他倆臨時所築的香巢，倒頭便睡。

但有這種意外事件發生，他倆就把那個地點剔除，寧願找個岩石掘出洞穴，把爆炸品放下。

掘開岩石放下爆炸品之後，還要用泥土及草皮遮蓋，沒有半點的破綻，一切工作必須在深夜行行，他負責掘洞，她帶了手槍在附近巡邏，盡可能的保護他，以及保護那些爆炸品，兩人充份合作，渡過了

半個月，逐漸地，他們已習慣了這種艱苦的工作，然後放心，不過，他想起了最後的一步棋子，必須奪取潛水鐘，仍是有些迷惘。

他好像預知那種工作必然失敗，有些灰心，幸而金夢娜在他的身邊，不停的鼓勵他，他才有勇氣支持下去。

有一晚，他十分誠懇的說：「金夢娜，想不到你的熱誠，比我大得多，你好像無休無止工作，絕不介意，教主得到你這樣優秀的信徒帮忙，他可謂有福了，請你坦白的告訴我，爲甚麼你有那麼强的熱誠去做這種艱苦的工作呢？」

她沉住氣說：「有資格被教主選爲核心人物的信徒，實在不容易，這一類人必然信心極度堅强的，而且在許多種工作中有極優秀的表現，你和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不必互相稱讚。」

奧沙想了想，突然發問：「就快到了大爆炸的日子，到時你跟我能否生還呢？仍未可知，假如我們可以活下去，就會遭遇到許多離奇古怪的事情，難以想像，無論如何，那時我們的處境決不會勝過現在所過的日子，爲甚麼我們要毀滅一切呢？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應該怎樣回答，假如我一定要你回答，你打算怎樣回答我呢？」

「我有辦法回答你的，人與人之間，有許多恩怨，到時一筆勾銷，你是勝利者，當然覺得快樂，因爲它能够滿足你的征服慾，此外你一直希望獲得的東西，包括名譽、地位以及物質上的享受，到時變成毫不重要的事物了，多麼有趣呢？一個新的世界擺在眼前，任由你操縱，多麼好呢！那是我自願投入毀滅教的原因，我所能說的只是這些，至於我的往事，請你不要談及。」

毀滅教裏面有許多戒條，其中有一個戒條是信徒不必查問對方的夢痕，因此之故，奧沙沒有再談下去。

雖然他已經深愛着她，可是，聽了她所講的話，總是覺得心裏不舒服，却又無可奈何。

關於埋藏爆炸品，一切工作都已經做到足，距離大爆炸的日子，還有五天，他倆傾全力想辦法奪取海底潛水鐘，依照原定計劃去做，首先，兩人帶了造船廠總管卡勃魯寫的介紹函拜訪施院長，送上名片，使對方知道他倆是航運的專業人士，兼且研究潛水的工作，一向在巴黎服務，是法國的高薪官員之一，身家清白，樂於解答一切關於潛水的問題，進一步把他倆帶到科學船上面觀察跟潛水有關的措施，包括潛水鐘在內，那天他倆不單是博取了施院長的歡心，還透施過院長介紹，認識了科學船上面幾個重要的人。

第二天的上午，奧沙沒有再到研究院了，直接找科學船的船主波寧，邀他晚上赴宴，金夢娜也在座。

奧沙的衣飾儀表，千變萬化，那天他當然不是浪子的型格，以高貴的紳士姿態出現，還說他的嬌妻金夢娜是法國鑽石巨子金霸的千金，有許多鑽石，當席就送了一枚兩卡的鑽石指環給他，藉此聯歡。

由於時辰未到，他沒有半句提及潛水鐘的問題，直到九月九日的一天，他倆邀請波寧到岸上吃下午茶，他然後婉詞說出她有一個願望，很想在回到法國之前下海看看潛水鐘，此外，他還說他倆打算明天啓程。

那番話等於懇求對方讓她當晚看看潛水鐘了，波寧是船主，有權指揮一切，想了想，說：「我先打個電話到船上去，叫他準備一切，吃過了下午茶，一起到科學船。」

兩人聽了，喜出望外，一來心淫愉快，談得起勁，二來他倆認爲時間太早，難以拖到入黑，故此高談闊論，直到六時多些，然後付賬離座。

三個人走了一小段路，就是碼頭，波寧有一艘快艇，駛向科學船，上了船，已經是七時過外。

那時他倆可以改穿潛水的蛙人衣裳下海，潛水鐘也扯到海面，它可以容納三個人，正好由波寧帶他倆一起走入潛水鐘，以便講解。

潛水鐘緩緩的沉入水中。

鐘內只有他們三個人。

腐爛的屍體開始發臭

那時已經是八時十分，依照時間計算，還差多少是大爆炸的時刻了，他倆急於下海，可惜對方一切活動總是慢吞吞，後來，他倆終於有機會置身於巨型的鉛殼潛水鐘，一共三個人，由船上的助手利用絞盤使它降落二百呎深的海底。

只是降落到一百五十呎深，海水已經發生變化，溫度激升，還有些紅色，同時發生强烈的震動，顯然是大爆炸的時刻已經到來。

奧沙看了看手錶，此時剛好是夜間十點鐘。

他跟金夢娜却明白爲甚麼海洋發生變化，偏要向船主波寧追問。

波寧說道：「我也不知道它爲甚麼有這種變化的，可能是附近有一座海底火山爆發吧，我立刻用無綫電話向船上的人查問。」

說完，他打電話到船上去，奇怪的是電話機已經失靈。

那個電話還沒有駁通，忽又發生巨變，一陣强大的震動，整個潛水鐘從海中一百五十呎的一處滑落，抵達海底二百三十呎，撞擊岩石，然後停止。

三個人都被那種暴力震暈。

首先覺醒的人就是金夢娜，她一覺醒就有所活動，以最凌厲的手法對付船主波寧。

到了奧沙覺醒，定眼看看，波寧已經死了，頸上有刀痕，鮮血仍然從傷口流出來，死狀可怖。

「爲甚麼你要殺他呢？」奧沙開口了，有點驚奇。

她很冷靜的回答說：「我不單是要殺死了他，還要殺死任何一個並非毀滅教的人。」

「是的，教主有這種吩咐，不過，我們還沒有脫離危險的境地，可能需要他指導，怎可以下毒手呢？離水登岸之後殺他，仍未爲遲。」

「人心難料，如果此時不殺他，難保



我們不會死在他的手上，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岸上已經沒有氧氣了，我們必須留在潛水筒十多二十天，甚至一個月，要是他仍然活着，勢必消耗我們的氧氣，豈非增加我們的負担？」

她的話未嘗沒有道理，奧沙沒法駁斥她，只好保持緘默。

他倆實在對潛水鐘的運用技巧，茫無所知，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顯然是船上的人，因爲缺氧而死，沒有人控制絞盤，以致潛水鐘在海中突然滑落，科學船上它的人必然死光，不過，船上還有氧氣筒以及食物可以供給他倆生存的，必要時只好拚一拚，冒險離開潛水鐘。

當時他倆不過在腦中升起了這個想法，後來，潛水鐘的食物吃光了，氧氣消耗殆盡，他倆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硬着頭皮離開潛水鐘。

憑着氧氣筒的帮助，兩人早已穿了蛙人衣裳，揭開潛水鐘的蓋，向上游泳，終於升到海面，不過，我倆仍未脫險，因爲空氣中的氧氣少到極，必須找到另外一些氧氣筒才可以活下去。

他倆的運氣不壞，果然看見科學船就在海面，趕快游泳到那邊去，扳登艙板，到處搜索。

船上橫七豎八放下許多屍體，顯然他們沒有機會使用氧氣筒了，奧沙記得起來，所有氧氣筒都存放在船主的房間，由於船主跟他們一起下海，他們沒有鎖匙，故此沒有辦法開啓，因此喪命，那時他知道所有人已經死光，不再客氣，趕快找尋一柄利斧劈開船主室的玻璃門，盡快走下去搜索。

找到了氧氣筒之後，還找到食物和酒，總算是暫時可以活下去，不過，氧氣筒只能供應他倆一個時期，過下去怎樣辦呢？兩人密密的計議。

金夢娜說：「教主說過，我們完成任務之後，必須盡快走到墨西哥的古墓找他，否則，缺少氧氣和食物，仍是難以生存，照這樣看，大概他已經有了準備，可能那座古墓底下就是製造氧氣的地方，事不宜遲，快些走向墨西哥。」

此刻，奧沙已心亂如蔴，只好聽天由命。

從英國走向墨西哥，必須有交通工具，飛機或船都可以達到目的，如果他倆能够找到飛機，當然是很理想的，比較用船航行好得多。

此念一起，兩人就設法離開科學船，回到岸上來。

科學船上面有救生艇，這個目的很易達到，不過，抵達岸上企圖找尋飛機就不容易了，幸而他們在一些郊區別墅的車房內找到汽車和汽油，儘可以利用它到處巡視。

那時距離大爆炸已經有五天之久，好多座大厦被烈火焚毀倒坍，屍體腐爛，目不忍睹，他倆十分吃力，然後找到一架細小的私人飛機，憑着它飛越英法海峽，又在海峽的另一邊找到較大的飛機，冒險飛過大西洋，進入墨西哥的上空。

一週之後，他倆終於抵達墨西哥城，由於腐屍太多，不敢入內，只好驅車到古墓看看，抵達「外星人古墓」，只是看了一眼，他倆就目瞪口呆，那座古墓已經倒坍。

整個大地上只有他倆，以前期望的征服慾不知去向，剩下來的只是無邊無際的寂寞，眞眞正正是前路茫茫。

唯一慶幸的是大火熄滅了很久，空中有了氧氣，找尋食物不成問題，可是，如此過活，有何意義呢？

另外的一天，兩人在一個菓園徘徊，她突然說：「奧沙，我就快離開你了，本來這個世界還有兩個人，現時只有你一個，眞是對不起！」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金夢娜，你想到那裏去？」

「不，我並非打算到甚麼地方去，只是因爲我早已患上了絕症的肝癌，才參加毀滅性的活動，在我沒有喪生之前，先行毀滅這個世界，這是一種秘密，參加毀滅教的人俱是遲早必死的，有些富豪捐贈巨欵，只有你例外，今後地球上面的人類能够開枝散葉，全靠你了，相信世界上必有若干女人是倖免於難的，大爆炸的一天，她們可能在雪山，也可能在深海的潛艇之內，我死了，你趕快找她們，能够找到十個女人同時使她們受孕更好，永別了，再會！」

她縱聲大笑，發脚狂奔，奧沙來不及的抓住她，看見她從高崖跳下去，傷心欲絕。

（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三

關趙于・編繪

除殷郊（二）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殷郊下山助周伐紂，但殷郊在奔赴西岐的途中，却聽信申公豹的蠱惑，改變了原意，反了西周。他使用手中法寶，打敗西岐，後來西王母的女兒吉龍公主到場，解除西岐危機，西岐衆將卒在廣成子等協助下，終於解除了殷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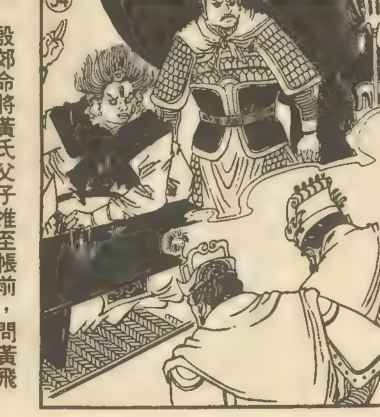


31 兩人相交不到幾合，殷郊拋出翻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子牙忙叫左右救回哪吒。黃天化催動玉麒麟，使兩柄銀錘敵住殷郊。



32 黃天化不提防殷郊搖動落魂鐘，立即跌下馬來。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上了繩索。黃飛虎見兒子被擒，急忙催動五色神牛來戰。

33 殷郊也不答話，與黃飛虎戰不幾合，又搖動落魂鐘。黃飛虎也一頭撞下神牛，被馬善、溫良綁去。楊戩見殷郊的兩件法寶厲害，恐怕傷了子牙，忙鳴金兵進城。

34 殷郊命將黃氏父子推至帳前，問黃飛虎：「你是何人？」張山在旁道：「他就是天子殿前的武成王黃飛虎，早已反出五關，投了西周。」



35 殷郊一聽，忙下帳來，親解繩索：「恩人，那年若非將軍，殷郊豈能有今日！」又問黃飛虎：「這個小將是誰？」飛虎答道：「他是我長子天化。殿下一向落在何處？怎麼變了異相？」

36 殷郊不肯說出根由，只道：「當時有海島仙家救我，學了些神通，今特來報殺弟之仇。我放你父子回去，以報昔年之恩。二次被擒，再不寬恕。」黃氏父子告辭出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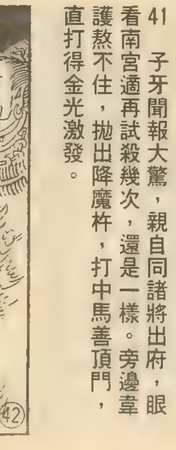
37 黃飛虎回城，進相府來見子牙，說了被殷郊放歸的經過。楊戩在旁說道：「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用的翻天印，是廣成子師伯的法寶，不知為何給了殷郊？」子牙一時也覺納悶。



38 次日，殷郊派馬善出陣挑戰。鄧九公出城交鋒。二人才戰了十二三回合，馬善敵不住，被九公一刀逼開他的長槍，抓住腰間袍絲，拎過馬鞍生擒了。

39 鄧九公進城把馬善推到子牙帳前，子牙道：「既已被擒，何不求降，可免人頭落地。」馬善說：「要殺就殺，何必多言！就怕我這頭顱不肯落地！」子牙令南宮適將他推出斬首。

40 士卒將馬善推出帳外，南宮適手起刀落，馬善的頭頸斷了立即復合。南宮適連斬三刀，都是刀剛過去，頭已長好。



41 子牙聞報大驚，親自同諸將出府，眼看南宮適再試殺幾次，還是一樣。旁邊韋護熬不住，拋出降魔杵，打中馬善頂門，直打得金光激發。



42 誰知韋護收回降魔杵時，馬善還是囫圇站在那裏。衆人大驚，都叫：「古怪！」子牙下令：「你等借三昧眞火燒他！」哪吒、金吒、木吒、黃天化、雷震子和韋護都動三昧眞火來燒馬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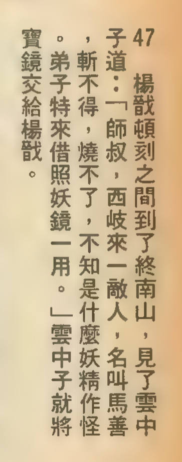
43 馬善乘火光一起，反而哈哈大笑：「小輩無能，老爺去了！」見火光中走了馬善，子牙悶悶不樂，叫衆人齊回府中再議。

44 楊戩對子牙說：「弟子願往九仙山廣成子師伯那裏探聽殷郊虛實，再往終南山見雲中子師叔，去借照妖鏡來，看馬善是個什麼東西，才能治他。」子牙點頭，命楊戩快去快回。

45 楊戩借土遁到九仙山，見了廣成子。廣成子問道。「我令殷郊下山幫子牙伐紂，可會立功？」楊戩道：「殷郊不助周、反助紂。他拿了你的翻天印打傷哪吒，所以弟子奉命來探虛實。」



46 廣成子大叫：「我把洞內法寶都給了他，不料有今日之變！這畜生逆天行事，定遭大禍。你且先回，我隨後就來。」楊戩告辭出洞。





47 楊戩頓刻之間到了終南山，見了雲中子道：「師叔，西岐來一敵人，名叫馬善，斬不得，燒不了，不知是什麼妖精作怪。弟子特來借照妖鏡一用。」雲中子就將寶鏡交給楊戩。



48 楊戩回到西岐，與子牙說明。次日楊戩上陣，與馬善戰了二三十合，撥馬就走。馬善不肯追趕，楊戩暗暗拿照妖鏡照他，只見鏡裏面是一點燈頭在那裏晃動。



49 楊戩回府與子牙和衆將一說，韋護道：「據我所知，只有三盞燈能夠成精作怪，玉虛宮一盞，八景宮一盞，靈鷲山一盞。楊道兄只要往這三處查看便知」子牙當即命楊戩再走一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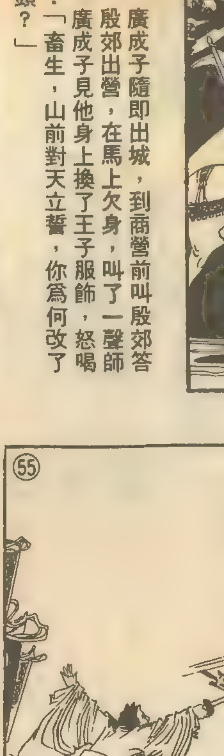


50 楊戩先到昆侖山，站在玉虛宮外，等白鶴童子出來，上前施禮：「師兄，楊戩奉姜子牙之命，來問天尊面前琉璃燈可會點着？」白鶴童子道：「點着哩，你向別處去吧。」



51 楊戩離了昆侖，徑到靈鷲山元覺洞，拜見燃燈道人，說：「老師，您頭上的琉璃燈滅了。」燃燈道人抬頭一看：「呀！這孽障偷偷溜到那裏去了！」楊戩稟明後，道人答應後就去西岐。

52 楊戩正回報子牙，門官跟着進來說：「有位道爺駕到。」子牙出相府迎接，廣成子向子牙謝罪道：「貧道派殷郊助你，不知有此變故，是我失察，待我出去招他來見。」



53 廣成子隨即出城，到商營前叫殷郊答話。殷郊出營，在馬上欠身，叫了一聲師父。廣成子見他身上換了王子服飾，怒喝道：「畜生，山前對天立誓，你爲何改了念頭？」

54 殷郊訴道：「弟子奉命下山，收了馬善、溫良，中途遇見申公豹，告訴我幼弟殷洪遭姜尚殺害，弟子豈能不報此仇，去聽仇人使喚！」

55 廣成子一言道破：「你不知申公豹與子牙是冤家對頭，故來挑撥是非。殷洪自己找死，怪不得子牙。」殷郊不聽，怒道：「不怪姜尚，又怪誰去？老師讓開點！」說着竟舉戟要把廣成子撥開。





56 廣成子大怒，拔劍相迎，道：「你忘了誓言，反覆無常，若不悔悟，必有殺身之禍！」

57 師徒二人戰不到四五合，殷郊竟舉起翻天印來。廣成子也着慌了，只得借縱地金光逃回城去。

58 廣成子正在相府告訴子牙：「翻天印厲害，我也須另想法子對付。」門官通報，燃燈道人來到，燃燈道人笑道：「子牙公，我的琉璃燈也來找你麻煩了。明日你可如此如此，我先收了馬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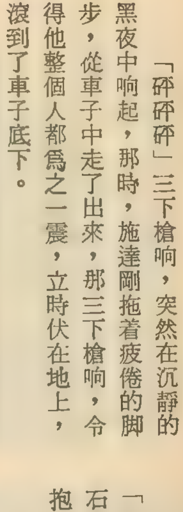


59 次日，子牙依計，單人獨騎出城向馬善挑戰。馬善上陣，也不答話，挺槍直取子牙。子牙仗劍相迎。



60 戰不到幾合，子牙往東南方逃去。馬善隨後趕來。柳蔭樹下，站着一個道人，把子牙讓過，攔住了馬善。

（待續）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偷龍轉鳳

半夜聞槍聲

「砰砰砰」三下槍響，突然在沉靜的黑夜中响起，那時，施達剛拖着疲倦的脚步，從車子中走了出來，那三下槍响，令得他整個人都爲之一震，立時伏在地上，滾到了車子底下。

緊隨着那三下槍响的，是一陣刺耳的子彈呼嘯聲，那拖曳着長音的「噓」地一聲响，聽來實是驚心動魄，施達盡量將身子在車底縮，但是他却又立即想到，那不怎麼妥當，若是子彈射中了汽車的油缸，燃燒起來，那麼，豈不是仍然糟糕？

是以，他立時又從汽車的另一邊，滾了出來，他的身上，已染滿了車房地上的油漬，他滾出了車底，一躍而起，他剛站定，又是「砰砰砰」三下槍响，和一陣子彈的呼嘯聲。

施達的疲勞，已不知溜到何處去了，這時，他全身每一根神經，都緊張得像是繃緊了的弓弦一樣！

接着六下槍响，而車房中只有他一個人，射擊的目標無異就是他，有人要謀殺他，而他却沒有反抗的餘地，只能躲避！

車房中十分黑暗，而槍聲是突然而來的，施達根本連向槍聲的來源看上一眼的機會都沒有，就要開始躲避了，這時，他迅速地四面打量着，他飛快地向前奔出，來到了一根大石柱的後面。

到了大石柱之後，施達才喘了一口氣，在柱後，除非子强自他的身後射來，不然，他暫時是安全的了。

揭發走私案

可是，他才一在柱後站定，又傳來了「砰砰砰」三下槍响，施達的身子陡地向石柱靠去，他甚至不由自主，伸出手來，抱住了那根石柱。

在那一剎間，他以爲自己已經死了！因爲子彈自他的身後射來，他是絕沒有躲避的餘地的，他一定是死了。

可是，當他抱定了石柱之後，他却一點也沒有感到疼痛，他沒有死，那三槍並沒有射中他！

施達呆了一呆，那實在是沒有什麼可能的事，從槍聲聽來，距離十分近，大約不會超過十碼，在那樣近的距離中，還會射不中他，那麼，想要謀殺他的人，槍法也未免太不够水準了！

當施達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的心中，固然一樣驚惶，但是和剛才一聽到槍聲時，那種急於逃避，緊張得連想一想的空暇也沒有的情形，却已大不相同了。

他迅速地想到，他一共聽到了九下槍响，可能不止有一個槍手在車房中。

但是，爲什麼每一個槍手，一開槍，便是三响呢？而且，又爲什麼三下槍响，都只聽到一下槍彈的呼嘯聲，還有，九下槍响，應該有九枚子彈射出來，那九發子彈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直到現在爲止，施達還是只聽到槍聲响，而沒有見到那九發子彈，射了任何的物事。車房並不是一個廣闊的空間，那九發子彈，應該射在車上，射在柱上和牆上

，他無論如何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當施達想到這一點時，他心中陡地一亮，他已經完全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的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而且，由於從極度的緊張狀態中鬆弛了下來，他的額上反倒沁出了汗來，他伸手抹着汗，後退了兩步，大聲喝道：「好了，全替我滾出來！」

他的大聲呼喝在寂靜的車房中傳來了回聲，施達的聲音變得更嚴厲，他厲聲地喝道：「再不滾出來我可要不客氣了！」

這一次的呼喝，有了作用，只見從一輛車後面，從一條石柱之後，以及一個陰暗的角落後，都慢慢地走出了三個人來。

那三個人的身形都十分細小，他們慢慢地向前走過來，施達雙手叉腰，神氣昂然地站着，那三個人來到了近前，燈光映着他們的臉，他們原來都是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在他們手中每人都有一柄來福槍。

他們望着施達，看他們的神情，像是竭力忍住了笑，但是却又不敢笑的神氣。

施達走過去，將他們三人手中的來福槍奪了下來。那來福槍甚至握在手中，也是沉甸甸地，施達一勾槍機，便發出了「砰砰砰」三下响，接着，便是「噓」地一下呼嘯聲，從槍柄部份的一個小孔中傳了出來。那是和眞槍幾乎完全一樣的玩具！

而那三個小孩，施達自然也是認識的，那是他的隣居，施達和他們，還可以算是好朋友。

施達氣憤憤地將三枝玩具槍拋在地上，喝道：「好了，這算是什麼把戲？三更半夜你們不去睡覺，却躲在這裏嚇我！」

那三個男孩子中的一個仰着頭，道：「施叔叔，你常說你如何如何勇敢，如何與匪徒搏鬥，我們只不過想試一試你是不是眞的勇敢！」

施達挺起了胸道：「你們試驗的結果怎樣？」

三個男孩子一起笑了起來，道：「施叔叔，你逃得很快，但如果我們手中持的是眞槍，那麼，你早已經死了，你說對不對？」

施達不禁苦笑了一下，的確，如果眞有三個槍手，埋伏在車房中的話，那麼，他或者能够逃出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射擊，第三次的射擊，他是一定逃不過去的了。

他揮着手，說道：「行了！行了！行了！爲了懲罰你們的惡作劇！明天星期天，我取消和你們一起去看電影的節目，快回去睡覺。」

那三個男孩「啊」地一聲驚呼，臉上現出十分失望的神色來。

其中的一個，向施達拱了拱手，用武俠小說中的口氣問道：「大人能否收回成命？」

施達厲聲道：「不行，你們的玩笑開得太大了！」

另一個長嘆了一聲，道：「哎啊，我等苦也。」

施達不禁笑了起來，但是他却竭力忍住了笑，那三個男孩拾起了地上的槍，跟着施達，一起走出了車房，施達望着他們手中和眞槍幾乎沒有分別的來福槍，道：「你們這種玩具，是哪裏買來的？」

那三個小男孩一聽，臉上突然現出了十分吃驚的神色來，都站定了不再走。

施達的心中，不禁陡地起疑，道：「怎麼一回事，是哪裏買來的？」

一個男孩說道：「我們……不是買來的。」

「好像伙，」施達道：「那是偷來的麼？」

另外兩個急忙分辯，道：「也不是，我們只不過是借來用用，玩一玩罷了。」

施達道：「是啊，當然是未曾徵得過主人的同意了，嗯？」

三個男孩子的神色都很尷尬，他們互望着，然後才道：「雖然我們未曾和主人說過，但是他們也一定不在乎了，因爲他有許多柄這種槍，堆滿了一屋子，總有好幾千柄之多，我們只不過一人取一柄。」

施達順口問道：「堆在什麼地方？」

「在三樓，」三個男孩搶着回答：「一箱一箱，全是這種槍，是今天上午，那兩輛大卡車運來的，運完之後，他們就走了。」

「我不信他們不鎖門。」施達說。

「他們自然鎖了門，而我們是從浴室的窗中，爬進去的。」一個男孩子得意洋洋地說：「我是占士方！」

這個男孩姓方，他本來也不叫占士方，但自從占士邦成爲偶像之後，他說什麼也要自稱占士方。

施達嘆了一聲，道：「你們這種行爲，是犯法的，你們要我告訴你們的家長，還是——」

占士方着起慌來，他慌忙地搖着手，說道：「不要告訴我們家長，我們將槍放回去好了。」

「再爬進去？」施達問。

「不必了，我們爬了進去之後，已經從裏面打開了大門，我們隨時都可以進去的。」

施達道：「好，我和你們一起去，我要親眼看到你們將偷來的東西放回去，我才放心！」

他們一起上了電梯，來到了三樓，占士方奔到了一個單位的門前，伸手一推，就將大門推了開來，而且還順手亮着了電燈。

這幢大厦，每一層有兩個單位，施達知道，其中三樓的一個單位，一直是空着的。

現在，施達向門口望去，看到那空攏的居住單位中，堆着足有一百個木箱，其中的一個木箱被撬開，箱中全放着那樣的來福槍。

每箱外有着許多文字，說明箱中的是玩具來福槍，每一箱，是一百四十枝。

施達來到箱前，順手拿起一枝來，那自然是一大批準備出口或是推出市面銷售的玩具，發出的聲音，和它的形狀，都如此逼眞，它之受歡迎，可以說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施達取了一枝在手，又順手勾了勾槍機，手一勾動，便聽得「砰」地一聲响，接着，在施達面前的一幅牆上，便出現了一個彈孔，牆上的灰粉，落下了一大片，而且，一股極强的反震力，將施達撞得退了半步。

施達不禁呆住了，他手中握的，不是

柄玩具槍，而是一柄眞的可以殺人的玩意兒！

在那一刹間，不但施達呆住了，連那三個小傢伙，也都嚇得黃了臉，他們抬起頭，望着施達，施達怔怔地望着手中的槍，那絕不是玩具槍，那眞的是遠程來福槍，是眞能殺人的玩意兒！

施達無法估計，在那麼多箱的玩具槍中，混有多少枝眞槍，除非他能够一枝一枝都試射一下。而他也無法想像，那三個孩子在這裏取了三枝槍，如果你們之中的一個，竟取到了一支眞槍的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施達究竟是反應十分靈敏的人，他立時捉着那三個孩子，道：「走！走！你們快回家去，越快越好，今天晚上，再也不要出來，別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這三個孩子雖然頑皮，可是他們剛才也看到了眞槍射擊的威力，他們的神情緊張得在發抖，施達一推他們，他們掉頭就奔，急得連門也不及打開。

施達走過去，替他們打開了門，眼看三個孩子，從樓梯上奔了上去，他才略略放了心，他立時反手將門拉上，這時，他早已有了決定，通知警方！

在那批玩具槍中，隱藏的眞槍，爲數可能不少，那樣的軍火走私方式，倒是別開生面的，試想，海關的檢查人員，怎會一柄一柄槍去試？而那些玩具槍，又造得和眞槍幾乎沒有分別。

施達剛一將門關上，升降機的門突然推開，從升降機中，走出了兩個人來。

那時，施達還站在門前，那個人才跨出了升降機，便發現了施達，瞪着施達，從他們眼中那種兇狠和疑惑滲揉的神情看來，他們是絕不會走過來向施達噓寒問暖的了。

施達的心頭，也怦怦亂跳了起來。

他幾乎立即就可以肯定，那兩個人，就是屋中那批軍火的私運者。而他竟然是那麼不好運，未曾離開這裏，就遇上了他們！

施達的心跳得十分劇烈，但是他却也知道，這時候他需要的是鎭定，是以，他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地向升降機走了過去。

幸而他剛關上了那居住單位的門，是以他料定，那兩個人，可能不能够肯定他是從哪裏出來的，他只要能够進入升降機，就安全了。

他裝着若無其事地向前走去，當他來到升降機門口時，那兩個人各自打橫跨出了一步，攔住了他的去路。施達裝出十分愕然的神情來，道：「你們想幹什麼？」

那兩人面目陰森，都將一隻手插在裝中，施達可以毫無疑問。他們的衣袋中，一定有着手槍，那也就是說，他需要加倍小心的應付。

兩人中的一個並不回答施達的問題，却反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施達又打了一個呵欠，道：「肚子餓了，出去吃一碗雲吞麵，你們是剛搬來的麼？怎麼我以前沒有見過你們，你們就住在這裏？」

施達說着，向那門指了指。

那兩個人冷冷地：「你少管閒事！」

施達聳了聳肩，道：「大家都是隣居，問問有什麼關係，不高興的話，不問就是了。」

他一面咕嚕着，一面向升降機走了進去，當他走進升降機之後，他覺得升降機的門，實在關得太慢了，好不容易，升降機外面的門關上了，裏面的門，也自動移上，施達總算鬆了一口氣。

可是，就在升降機開始向下落去的時候，他突然聽得外面一聲怒吼，道：「捉住他！」

接着，便是有人用力拉動升降機門的聲音。但升降機已在移動，門自然拉不開。施達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當然是這兩個人在打開了門之後，發現有人曾進入過屋子。

升降機向下落着，施達忙按住了機內的「2」字，升降機在二樓停了下來，他忙又再按「9」字，升降機又向上升了上去。

他估計那兩個人可能會從樓梯奔到底層去攔截他，是以他必需利用升降機來逃走，那兩人奔到了樓下，發現升降機又在上升的話，再追上來，一定追不及的了。

升降機向上升着，到了九樓，施達推開了升降機的門，他聽得下面大約是四五樓之間，那兩個人在呼喝着，道：「快！他停在九樓！」

那兩人分明是在循着樓梯追上來，施達住在八樓，打開了他住所的門，閃身而入，將門留出了一道縫，向外張望着，他看到那兩個人迅速地向上奔去。

他立時將門輕輕地關上，然後，他一秒鐘也不躭擱，就撥了警局的電話，道：「我發現了一批軍火，在我住的大廈三樓，可能有上百枝來福槍！」

值日警官問道：「你住的大廈在什麼地方？」

施達說出了地址，道：「你們快派人來，剛才有兩個人要追擊我，他們可能就是藏械的主兇，如果你們來得及時，還可以捉住他們。」

「好的，請問你的姓名？」

「我叫施達。」

那值日警官顯然曾聽說過施達的名字，是以他說了一句，道：「施先生，原來是你！」

接着，施達就放下了電話，他來到了門口，他不敢開門出去，因爲對方有兩個人，而且，他們既然胆敢窩藏那種大批的軍火，自然也不在乎會殺人滅口了，是以，他只是將耳朶貼在門口，聽着。

外面似乎一點聲響也沒有，施達也不敢肯定那兩個人是不是已經離去，他等了五分鐘左右，便聽到警車傳了過來，在深夜中，聽到那種「嗚嗚」的聲響，在犯罪者而言，自然是心驚胆戰，但是對這時候的施達來說，却有着安全感。

在警車聲停下之後，施達才打開了門，他向升降機望了一眼，升降機已落到了樓下，樓梯上已可以聽到警員的呼喝和撞門聲。

施達連忙沿着樓梯，飛奔而下，他奔到了三樓，警員已將三樓那單位的門，撞了開來，有兩個警官，正在各持着一柄槍在研究。

施達才出現，那兩個警官，便向他望來，道：「你就是報案人？」

施達忙道：「是的。」

那警官又指着那些箱子，道：「你以爲那些槍是軍火？那全是玩具槍！」

施達倒並不感意外，他早知道警官一來，會有那樣的對話的，是以他立時道：「是的，那是玩具槍，可是並不是全部，在玩具槍中，夾着眞槍！」

那兩個警官的臉上，現出極爲嚴肅的神色來，道：「眞的？」

「一點不假。」施達立時的回答道：「我起先也以爲那些全是玩具槍，可是你看！」

他伸手向曾被子彈射中的地方，指了一指，那兩個警官回頭一看，便下令道：「打開每一隻箱子，檢查每一枝槍，要小心！」

十幾個警員立時開始行動，施達剛才在偶然發射了一發子彈之後，立時拋棄了那柄眞槍，這時，他也難以在那許多玩具槍中，認出那柄眞槍來。

但是他却十分有信心，因爲在那些玩具槍中，的確夾雜着眞槍，那是毫無疑問的事！

他也參加了檢查工作，在仔細的檢查之下，要分辨是眞槍和假槍，自然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槍的數量實在太多了，一箱又一箱被打開來，每一支槍，都經過了檢查，所費的時間自然也不少。

到了凌晨三時，檢查仍然在繼續着，另一輛警車到達，一個警官，帶着一個肥頭胖耳，滿面驚訝的人走進了屋子。

那胖子一進屋子，便叫了起來，道：「天，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才來的警官問兩個警官道：「這位是快樂玩具廠的東主，這一批玩具槍，是剛從澳洲來的，要運到東非去的，我們在檔案中查到了他是這批貨物的經手人。」

那胖子急得頓足，道：「怎麼了？我是報了稅的，這批槍，後天就要上船，你們却將它拆了開來，那是什麼意思，你們說！」

那兩個警官道：「有人說，你這批玩具槍中，夾雜着眞槍。」

那胖子大聲罵了起來，道：「是誰那樣說的？哪一個神經病這樣說的？」

施達站在一旁，臉上不禁紅了起來。

這時候，他也不禁氣餒了起來，因爲，只有剩下兩三箱未經檢查了，而所有經過檢查的槍枝，也都全是百分之一百的玩具槍。

施達知道，其中至少有一枝，應該是眞槍，那眞槍他曾經發射過，那是決不會有錯的。但是現在，却連那一支槍也找不到。

這支槍，自然有可能是給那兩人帶走了，但是，難道這裏，本來就是只有一枝眞的來福槍？施達抹了抹不由自主流出來的汗道：「是我這樣說的！」

那胖子立時狠狠地瞪着他，那警官道：「既然有人報告，我們循例定要檢查，我們會替你回復原狀。」

那胖子沒有再出聲，只是氣呼呼地叉着腰，在屋中走來走去。

還有幾隻箱子，都被打了開來，檢查已經完畢，那兩個警官一齊向施達望了過來，施達的臉漲得更紅，他勉力想在臉上擠出一些笑容來，但是他却覺得自己面上的肌肉十分僵硬。

在那刹間，他幾乎也要疑心自己曾經經歷過的那一切，是因爲太疲倦了所產生的幻象！當然，他立即否定了這種想法，他不等那兩個警官開口，便道：「這裏一定曾有過一柄眞的來福槍，不但是我一個人，還有另外三個人可以證明這一點。」

那兩個警官的臉上，本來已很有些怒意的了，但是一聽得施達那樣說，他們互望了一眼，神情緩和了些，一個警官道：「施先生，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何以那一支槍現在不在屋中？」

「我曾遭到兩個人的追逐。」施達解釋着：「他們並沒有追到我，或許他們知道我一定會去報警，是以才取走了那支槍的，我仍然認爲他們將眞槍混在玩具槍中，一定有極其重大的陰謀！」

那兩個警官又望了施達一會，道：「好的，但是現在我們要收隊了，請你在中午之前，帶着那三個證人，一起到警局來吧。」

施達忙道：「當然可以，但是警方人員必需要派人在這裏守着麼？」

那兩個警官笑了起來，道：「不必了吧，這裏的一切槍枝，都已經過了檢查，證明了全是玩具槍，還有什麼必要留守此地呢？」

施達呆了一呆，那胖子却在這時，嘰哩咕嚕地罵着，道：「天下有這種吃家飯拉野屎的神經病，多管閒事，多半是發夢未曾發醒！」

施達想要衝上去，和那胖子玩具商理論，但是他想到現在，自己一點證據也拿不出來，自然只好忍氣吞聲，沒有再說什麼。

× × ×

這時，警員正忙着將玩具槍一柄柄包起來，仍然照原來的樣子，放進箱子之中，然後，又將箱子釘好，施達站在一邊，也沒有人來理會他，他實在不是味道，那兩個警官也看出了這一點，其中一個拍了拍他的肩頭，道：「如果你能够找多幾個證人來，那麼，警方仍然會認眞處理這件事的，現在，你可以去休息了！」

施達一聲不出，轉身就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倒在床上。他疲倦得全身的骨頭，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他想和王小鳳通一個電話，但是他却只是在床上翻了翻身，並沒有去打電話。

因爲，他想到，當自己帶着那三個孩子，到警局去的時候，是一定可以見到王小鳳的。

接着，他就朦朦朧朧地睡着了。

× × ×

施達帶着那三個孩子來到警局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時了。那兩個警官，本來是約他中午以前到警局去的，可是施達一覺醒來，已經下午四點半了，他連臉也未洗，就去找那三個男孩子。

只有找過十一二歲男孩子的人，才知道要尋找那樣年齡的男孩子，是如何困難的一件事，他們幾乎可以鑽進任何可以鑽進去的角落，其中的一個，是施達從大水

管之中拖出來的。

施達才走進了警局，昨天晚上去搜尋槍枝的那兩個警官，便迎了出來，道：「施先生，我們還以為你不會來了，你的證人呢？」

施達向身邊的三個孩子，指了一指道：「就是他們，他們全看到的。」

那三個孩子雖然頑皮，但是進了警局，他們却顯得拘謹起來，縮在施達身邊，睜大了眼，望着那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官。

那兩個警官向這三個孩子望了一眼，便立時沉下臉來，道：「什麼意思？」

施達還不明白那警官的責問，他反問道：「什麼叫什麼意思。」

那警官發怒道：「施先生，你先報告說是有大批軍械，藏在那樓宇中，但是我們搜尋的結果，却一無所得，你又說有三個證人，可以證明你的投訴，但是現在，你却帶來了三個孩子！」

施達也十分發怒，他大聲地說道：「三個孩子又怎麼樣？他們的確可以證明我的話，我曾在那屋子中，隨便拿起一支槍來，那是一支眞的來福槍，我還發射了一槍！」

施達講到這裏，轉過頭去問那三個孩子，道：「是不是，那是一柄眞槍！」

那三個孩子怯生生地道：「是！」

然而，那兩個警官對這件事像是再也沒有興趣了，一個道：「準備向那位玩具商道歉。」

另一個一面點着頭，一面向施達揮着手，道：「你可以回去了，帶着你的證人一起走！」

施達將聲音提得更高，他幾乎是在大聲嚷叫，說道：「你們不準備接受我的投訴？不相信這其中，一定是着重大的陰謀嗎？」

在警局中，是很少人用那樣大的聲音來說話的，是以一時之間，警局內的警官和警員，都向施達望了過來，一間辦公室的門打開，王小鳳探出頭來，道：「施達，你進來，我和你談談！」

施達看到了王小鳳，才瞪了那兩個警官一眼，帶着那三孩子一起向前走去，他進了王小鳳的辦公室，王小鳳皺着眉，道：「你的投訴，和警方昨天晚上的行動，我都知道了，但是詳細的情形怎樣，你是不是能說一下？」

施達嘆了一聲，他想說，他已對外面的兩位警官說過了，但是他却沒有那樣說，只是將昨天晚上的情形，又對王小鳳講了一遍，特別着重在他被兩個大漢追逐，幾乎落在他們手中這一點上。

王小鳳用心地聽着，道：「可是，昨晚搜查的結果，却什麼也沒有查到。」

「那，自然是他們藏起了那柄槍！」

「那麼，」王小鳳想了一想，「你認爲這其中，有什麼陰謀呢？」

「那批玩具槍，和眞槍太相似了！」施達說。

「現在的玩具武器，都越來越和眞的相似，有的甚至還可以發射出子彈來。除非它們發出的子彈能够傷人，不然，法律並不禁止它們的出售，和轉運！」

施達的心中十分混亂，他感到這其中一定有陰謀，但是他却也找不出一個頭緒來。

王小鳳柔聲道：「施達，你沒有確鑿的證明，而且不巧得很，又是孩子，牆上雖然有槍擊的痕跡，也沒有說服力，警方暫時不會採取公開行動的，但是，我一定命人在暗中監視，它就在你住所的一面，你也要多加注意，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施達不得不承認王小鳳的說法，他多少有點沮喪，他攤了攤手，道：「也只好那樣了！」

他離開了警局，先將那三個孩子，送回了家中，然後他才上他的事務所去，上午的事，全都堆積了下來，那天，施達又一直忙到了午夜，才駕車回家。

當他來到了他居住的大厦門口之際，他看到停着兩輛大卡車，正有十幾個搬運工人，將一箱一箱的玩具槍搬上車。

施達將車駛進了車房之中，熄了所有的燈，他坐在車中，托住了頭，靜靜的思想着。

昨天，那玩具商就說，這批玩具槍是立即就要啓運，運到東非洲去的，那麼，現在他們在起貨，也應該不是什麼出奇的事情。

可是，事情難道眞的就那麼簡單麼？

施達想了大約兩分鐘，他走出了車子，從車房的一面後門離開，然後，他再繞到了大厦的正門，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中，向前看着。

看來，一切都沒有什麼異樣，搬運工人在搬着箱子，將箱子疊在卡車上，那個玩具商也在，正在指揮着，施達也注意到，有幾個像是便衣探員的人，也在觀看搬運工作的進行。

胖子的嗓門很大，不斷地在叫道：「快些，這批貨趕着要上船的。」

不知是五樓或是六樓，有人打開窗來，一個男人粗聲粗言地罵了一句，吼道：「深更半夜，別大聲嘈吵！」

那胖子又咕嚕着幾句，聲音也低了下來，施達看到那幾個便衣探員，向前走去，來到了胖子的車邊，其中一個，向胖子表露了身份。胖子道：「怎麼？昨天晚上檢查過了，今天又要檢查？」

那便衣探員道：「當然不是，但現在已經是午夜了，你們深夜的工作，妨碍人家的睡眠。」

那胖子忙道：「對不起，眞對不起，我們趕着要送貨下船，就快好，我們盡量不發出吵聲來。」

那三個便衣探員站在一旁，看了一會，搬運工人紛紛上了卡車，那胖子也上了卡車的車頭，兩輛卡車，向前駛了出去。

施達心中的疑惑，却仍然沒有減少，他奔進了車房，發動了車子，立即駛了出去，他在駛過了兩條馬路之後，便看到了那兩輛卡車。這時，他更感到自己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因爲那兩輛卡車轉了一個彎之後，那條路却並不是通向海邊的碼頭去的。

施達使自己的車子，和那兩輛卡車，保持有一定的距離，他一直在後跟蹤着它們，直到他看到了那兩輛卡車，駛向一座倉庫。

施達不禁感到失望，那批玩具槍，顯

然是換了一個儲存的地方，準備運到那座倉庫中去儲放而已，他的跟蹤，變得一點義意也沒有了。

他停了車，伏在駕駛盤上，他眞的曾在那批玩具槍中，發現過一柄眞的槍，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施達至今仍然莫名其妙，他嘆了一聲，眼看着倉庫門打開，那兩輛卡車，駛了進去，他已經準備掉轉車頭，回去睡覺了，可是，就在那剎間，他却又看到了一個極其奇怪的怪象！

他看到了那輛卡車，駛進了倉庫，倉庫中黑沉沉地，只看得到人影幢幢，好像有不少人，接着，那兩輛卡車，又駛了出來。

那兩輛卡車，只是到倉庫中去轉了一轉，立時又駛了出來，那是爲了什麼？

施達看得很清楚，那兩輛卡車駛出來之後，倉庫的摺鐵門，傳出了「砰砰」的聲響，已經關上，像是什麼事情都未發生過一樣。

那兩輛卡車，依然向前駛着，剛才在跟蹤那兩輛卡車之際，施達將那兩輛卡車的外形，全記在心中，卡車的車廂上，漆着「肯記」兩個字，卡車的車牌號碼等等，他都記着，所以，他肯定那兩輛卡車，只是在倉庫之中，打了一個轉。

施達立時又駛車，繼續跟蹤，他一面緊盯着前面的兩輛卡車，一面心中在急速地轉念，他首先想到的是，卡車駛進倉庫去，是加載了一些什麼在車上。然而，他又立時推翻了這個想法。

因爲卡車是一駛進了倉庫，立時又駛出來的，其間只不過幾秒鐘，那麼短暫的時間，實在是不可能加上一些什麼的。

這時，那兩輛卡車，正在向碼頭駛去，施達駕着車，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跟蹤着它們。

前面的兩輛卡車突然轉了一個彎，在卡車轉彎之際，施達就着路燈的光芒，看到了兩個卡車的司機，他看到了那兩個司機，便陡地呆了一呆。

那不是原來的司機，施達立即可以肯定這一點，現在的那兩個司機，其中一個戴着帽子，另一個的面目，極其陰森，決不是原來的那兩個司機。

施達的心中陡地一亮，他至少已知道卡車駛進倉庫，是爲了什麼了，那是換了兩個司機。

碼頭的燈光很明亮，當那兩輛卡車終於在碼頭邊停下來的時候，施達下了車，儘量揀陰暗的地方，向前走去，他看到碼頭上有職員，走向已停下的那兩輛卡車，那玩具公司老闆從車上跳下來，和職員交涉着，將一大疊單子，交給職員。

碼頭上有不少警員在巡邏，很多碼頭工人，正在起卸貨物，喧鬧得不像是在午夜，施達仍然想不透，爲什麼那輛卡車，忽然換了司機。

他躲在一排圓大桶後面，一面向前看着，一面心中仍然在迅速地轉着念，而這時，碼頭工人已經來了，卡車上的木箱，開始卸貨，當第一隻木箱，從卡車上托下來，放在搬運車上的時候，施達的心中陡地一亮，他明白，完全明白了！

他是在看到了那木箱之後，立時明白的！

卡車上的所有木箱，看來和從他住所樓下搬出來的木箱，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施達一看到，就可以感到，那是不同的了。

在木箱的外面，却箍着鐵皮條，在他住所樓下的那些木箱，鐵皮條都被撬開來，再釘上，鐵皮條變得扭曲而不整齊。

但是這時，在那兩輛卡車上搬下來的木箱，箍在木箱上的鐵皮條，却是平整而新淨的。

那也就是說，這些木箱，外表看來，雖然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他住所樓下的那一批，而是在中途被掉了包。

掉包的工作，自然是在那倉庫中進行的，一模一樣的兩輛卡車，是早已等在那倉庫之中的，等到兩輛載着玩具槍的卡車，駛進了倉庫，這兩輛卡車，就立時駛了出來，所以，其間的時間，才湊得如此之緊。

四輛卡車，幾乎是完全相同的，連車牌也一樣，所以施達直到看到了木箱上整齊而不扭曲的鐵皮條，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在這些木箱中，當然不會再是玩具槍了，不是玩具槍，又是什麼？

施達的心中，閃電也似，有了答案：眞的來福槍，當施達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實在不必猶豫，他連忙走出了陰暗的角落，向一個在碼頭上駐守的警員，直走了過去！

他來到了那警員的身前，十分緊張的道：「請你立即截停了這一批貨物，我懷疑那是軍火，大批的來福槍！」

施達一面說，一面指着那兩輛卡車。

那警員用一種十分奇異的目光，打量着施達，但是他並沒有採取行動，他只是低頭，對着一個無綫電對講機，低聲道：「A站報告，有人說那兩輛卡車是軍火，這人就在我面前！」

那警員說完了這一句話，立時拔出了佩槍來，指住了施達，道：「你別動！」

施達在剎那間，眞是又驚又怒。可是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全是碼頭工人的打扮，但是施達却在其中，看到了一個熟面孔，那是一個高級警官。不消說，當時圍住他的人，全是警方人員喬裝的了。那警員也收起了佩槍，那警員「哼」地一聲道：「施先生，你又來妨碍我們進行緊急任務？」

施達急道：「我是在投報，有一大批軍火，要偷運出去，這怎算是妨碍你們執行任務？」

那警員凝視着施達，道：「施先生，我們早就接到了情報，說是有一大批軍火，要在今晚在這裏轉運，所以我們才在此守候的，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而你，請你回去休息吧！」

施達頓足道：「但我已經發現了！」

那警官像是不耐煩地沉聲道：「在那裏？」

施達向那兩輛卡車一指，道：「這些箱子中，就全是軍火！」

那警官沉下了臉道：「別開玩笑了，施先生，你已經報告過一次，警方人員將這些木箱全打開過，你也知道結果是怎樣的了！」

「可是現在不同，他們已在中途掉了包，我可以肯定這一點，你看看那些木箱的包裝，看看那些箍在箱外的鐵皮條，不像曾被撬開過的？那兩輛卡車，正是你們要找的那批軍火。」

那警員回頭看了一眼，在剎那間，他臉上的神情變化，是迅速而多種多樣，他只呆了幾秒鐘，便突然拔脚，向前奔去。

他一面奔，一面揮着手，不到半分鐘，在那兩輛卡車的周圍，便圍住了七八十個警方的軍裝和便裝人員，那警員已向胖老闆表明了身份。

胖老闆大怒叫着，道：「這算什麼，又要一箱箱打開來麼？你們已經檢查過一次了，這一次，又是那一個瘋子告訴你們，說箱子之中是眞槍？」

那警官不禁也有些猶疑，但是施達却已挺身而出，大聲道：「還是我！」

看那胖老闆的神情，像是恨不得將施達生生剝了皮，他揮着手，道：「太豈有此理，你們已檢查過一遍，爲什麼還要檢查？」

那警官的聲音，鎮定而平靜，道：「因爲這些木箱，不像是我們曾檢查過那一批！」

胖老闆的臉色突變了，而槍聲突然自卡車上响起，警員立時伏地還擊，碼頭上登時亂成一片，施達在地上滾動着，尋找着掩蔽物。

槍戰持續了十五分鐘，便已停止了，因爲警員的力量十分充份，胖老闆和他的手下，不是受了傷，就是高擧雙手投了降，第一隻木箱被打開，箱中全是嶄新的來福槍，眞正的武器！

× × ×

王小鳳在搖曳的燭光下和施達起舞，她道：「警方早已接到了轉運軍火的情報，軍火販子想來也已知道風聲洩露了，所以才玩了這一套把戲，他們一直利用你，引你去報告警方，檢獲那一批玩具槍，然後再偷龍轉鳳！」

施達低聲道：「別談公事！」他輕吻着王小鳳臉頰，音樂醉人，這正是輕歌曼舞的時候，施達也眞的有點沉醉了！(完)

血濺金殿

（本文承自第26頁）

無思道：「閣下豪情慨勝，自然不是凡夫俗子可比！」

這一稱讚，金殿主人似是受落。

無思續道：「咱們中原人士，也並不是趕盡殺絕之輩，看來，咱們今日的決戰，無可避免！不過，決戰之前，來一個君子協定如何？」

金殿主人道：「君子？是的，我們都是君子，決戰之前，君子協定！你們有何要求？」

無思道：「咱們的要求十分簡單，假若你是不敵，要全身退出中原，所搶掠偷竊的金銀財物，武學典籍，全數交回！」

金殿主人傲然道：「還有呢？」

無思道：「假若那批黑衣死士之中有中原武林人士在內，也應無條件釋放！」

金殿主人道：「這個要求也不算高！假若你們敗了又如何？」

無思道：「假若敗了，咱們仍有氣力的話，自然是全身退出金殿，以後閣下在中原的行動，咱們不再干預！」

金殿主人道：「這也公平！」

君子協定已成，這小小的金殿，立時充滿了殺氣。

翟天星立時之間，心頭似有無限壓力，因爲無思這個協定，對他們三人而言，實在是任務艱巨，面前日月星已是難敵的高手，何況是這日月星的主人？

翟天星在江湖飽歷風險，知道不輕易在人前露上一手的人，定然不易應付。

這金殿主人從頭至末，仍未露過一手！他的武功，已深至一個什麼地步？已臻那一層次？

金殿主人有若淵停嶽峙，站在小小金殿之中，沉穩中發散着一股懾人的威力。站在後面的劉鏢師、王淮彬與諸葛豎功力較弱，已開始忍受不住這種無形的威力，而感覺得心翳，呼吸困難，不由自主的退到金殿的另外一面。

覺慧臨敵經驗最淺，他終於忍受不住這種典籍上未有提及的壓迫力首先躍出。

金殿主人全身立時鼓張着，那金色的僧袍發散着一種迷濛的金光，隨着覺慧的身影，這金光縱橫上下的跳躍，一時之間，令人眼花撩亂。

忽地，「砰」一聲，覺慧猶如一隻斷綫的風箏，猝然的飛向劉鏢師三人之處。

他們接着覺慧，齊齊倒在地上。

這實在是出人意表的一鬥，覺慧在少林寺中，武功雖不算是頂尖人物，但在江湖之上，實在數不出多少人，可以與覺慧一較高下，然而，這位金殿主人，却在未夠五招之內，把覺慧拋開！

翟天星與無思互望一眼。

無思身如怒箭，偌大的身軀，直迫金殿主人。

金殿主人挺立若鼎，毫不移走，無思灰色的僧袍與金殿主人金光閃閃的僧袍，在空中形成一明一淡的閃爍，漸漸這灰暗的色彩轉成更灰暗，金光間中閃動……

兩人的影像在小小金殿之內，上下翻飛着，翟天星屏息靜氣，眼中隨着上下翻騰的身影，幻覺般的浮動，使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忽地，明滅不定的快速閃光驟然分開——無思倒蹦後退，翻了三個筋斗，才能站穩於日月星三人之前。

無思道：「挫其銳氣！」

翟天星不暇細思其意，已挺身游至金殿主人身前。

金殿主人金袍閃動，已分不出是指是掌，翟天星只感到金殿主人連綿不斷的點、打、戳、拿、劈、壓、擊、撞，就像巨海中的波濤，不斷地捲起，散落，又再捲起，散落……已分不清那是一招，還是另外新的一招！

翟天星功凝百穴，氣貫全身，隨着金光的閃動，以不變應萬變，迎着一股股的

罡風與狂飆！

金殿主人的武功，似已到達了一種點着無痕的境界，翟天星自出道以來，似乎從未遇到這樣一個勁敵！

翟天星明白，這樣虛耗下去，內力未必及對方，而無思僧力促自己，挫其銳氣，可是在這情形之下，又如何挫其銳氣？

忽然，金殿主人的出手似乎減慢，翟天星明白，對方欲以內力取勝，假若自己仍以慢打對付，未必有取勝把握，更會被其消耗體力。

翟天星知道，這時機不可失，以十二分眞功，施出「天星掌」中的「星沉影寂」，向金殿主人胸前直擊。

金殿主人也感到一陣使人噁心的掌力，直迫心胸，也同時以掌相迎！

「砰」的一聲，金殿之中，迴响着這一個悶雷似的聲音，見兩人已同時躍開！

無思道：「老弟？」

翟天星稍稍喘氣，道：「無礙！」

金殿之內，仍是光同白晝，可是，在他們心目之中，却進入地獄般黑暗！

金殿主人站在日月星之前，身形不動，但已可以看到他正在努力收斂並不平定的氣息。

無思上前與翟天星平排，他並沒有說話，但翟天星已明白，他們應聯手而上！

金殿主人微笑，也步上前來。

日月星三人，亦步亦趨，金殿主人忽然擧手，示意三人停步。

無思與翟天星二人，幾乎同時開口：「上！」

金殿主人微笑收斂，金殿之內，又再度氣流激蕩，金光橫湧，金殿主人仍以穩重、無窮的內力，迎戰着翟天星與無思的聯手。

翟天星與無思從未合作過，不過，以前他們常常討論各式各樣武功，而兩人的功力也達到收放自如的境地，因此，這一聯手，自然是勁力迫人。

金殿主人施出生平所學，力敵二人。

這時，金殿主人却希望以快打慢，因爲對付二人，心有旁騖，自然不能與對方猛耗下去，所以，他的身形越來越快，金光在金殿之內，更爲眩目。

翟天星與無思有時以雄渾迫力攻之，有時却以迅速靈巧，進退迴旋之中，找尋可以下手的空隙，金殿主人開始有點焦急，招式更快，但空隙漸多……

無思却突然軟了下來，本來是勢均力敵之際，其中一面崩潰，便立刻形成一個缺口，金殿主人不由自主的猛攻無思，而翟天星立時趁此良機，再展出那招「星沉影寂」！

本來，金殿主人可以穩接這招，可是，因無思那方突然力弱，金殿主人已無法全力應付，但也無法避開，在這死寂一般的空間，傳出碎骨的聲音。

翟天星的掌力被金殿主人硬接，而他身正向無思攻去，這力度順勢轉移，無思也承受了不少！

兩人搖晃着，竟然齊齊吐了一口血！

日月星三人，情急之下，把手中武器同時飛擲，翟天星雖然眼利，但剛才施出一擊，力盡而未回穩，又再施兩掌，把那「皓日」的銀光閃牌與「皎月」的半月金牌，力迫而回，向金殿主人身上而去！

可是，「明星」的尖釘武器已插在翟天星左肩之上！而金殿主人受了翟天星一掌，肋骨碎裂，心胸受震，猶未復原，那再有心神應付那兩個被翟天星反迫的武器？兩個怪異的武器便釘在金殿主人身上！

日月星三人立時湧上。

金殿主人手一揮，聲音十分微弱，道：「退下——中原武功，實在是——」

王淮彬與諸葛豎劉鏢師也走上來，扶着無思。

金殿主人道：「你們下去，快把黑衣人收回——」三人應聲退下。

金殿主人續道：「兩位，我承認失敗，而我也會依言離開中原——這金殿，就由你們控制，至於我們所得的財寶與典籍，俱藏在石堡地窖之下！」

翟天星撫着肩頭，道：「其實你並沒有失敗，如果我們不是二人聯手——」

金殿主人道：「但在我的估計中，我是徹底失敗，我沒有能力在中原建基立業，但我會再來——」

翟天星道：「假如是研究切磋武功的話！」

金殿主人回眸看着日月星三人，他們臉露惶恐之色，但在他凄然的微笑下，退出了金殿。無思立定，看着翟天星肩上的武器，道：「想不到我這把年紀，才與你聯手浴血——」

翟天星也笑道：「假若不是金殿主人的野心，咱們也沒這個機會，是緣——」

無思看着覺慧，只見他盤膝而坐。

諸葛遜已領着幾個鏢師，看見小金殿內的情形，有點怯生生地道：「那黑衣人散了——！咱們損失也不少，不過，黑衣人似乎沒有人控制，打法散漫，否則我們也會沒命上來！」

翟天星道：「我們先回去，你們好好把金殿地窖內的物品點收，然後擇日送回各派！」

兩人扶着覺慧，離開了金殿。

無思道：「我們實在勝得僥倖！」

翟天星道：「假若咱們不是聯手？」

「我沒有把握！你呢？」

翟天星沉默着，良久才道：「天下武學，實在是無崖無岸，金殿主人從波斯帶來的武功，又令我們大開一次眼界！」

無思道：「假若他手下日月星三大總管，不是護主心切，那我們還有一番惡鬥呢！」

翟天星道：「那也是天意！」

無思道：「一場武林浩刧，總算平息了！」

× × ×

幾日之後，諸葛遜已把金殿地窖中的東西點清楚，金殿主人所搶刼的金銀，實在可以建立很多金殿，而搜掠的武林典籍也實在不少，諸葛遜已吩咐各人，一一送還各派，除了自己的十箱鏢銀之外，其餘也在陝西這個貧瘠之地，作了一次盛大的救濟！

諸葛遜仰慕少林，決定送覺慧回山。

翟天星當然與無思回黃山。

無思突然問：「老弟，你害怕嗎？」

翟天星點點頭道：「午夜夢迴，實在是寒意徹骨！」

（全文完）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尹劍青坐在青衣帮的船，同周福總管、柔柔、翠翠一道起程，船忽然駛入一條港灣內向蘆葦淺灘衝過去，將船擱淺了，船家不是原來的宋老七，而是獨臂帮刦持他們到這裏來，爲首的人是獨臂帮的副帮主鄢茂元和侯椿年，聲稱要檢查船上有沒有收藏尹劍青，要周福——周馥將人交出來，雙方發生爭執，獨臂帮因有備而來，恃人多先動手，翠翠先將七人用暗器打倒，跟着周福和申一絕交手，兩敗俱傷，正在此時青衣帮兩令主金燕、金鵬趕至將申一絕右臂廢去，跟着翠翠也將慕容新右臂廢去，她們是用本門拂脈鎖穴手戰勝，雙方仍爭持不下……

爭持得解脫

那文士身後緊跟着五個人，有四個却是江湖黑道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是十二煞神中的喪門神沙老三、山魈竹老四，行瘟使者溫化龍，財神金祥生，和金家莊總管陸連奎。

十二煞神中人，侯椿年、鄢茂元當然認識，兩人心頭不期一怔，一時不知這些煞神，是不是青衣帮的後援，如果他們是青衣帮的後援，今日自己這一行，當眞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尤其這一行人，以那穿紫紗長衫的文士爲首，這人江湖上從未見過，但只要看着十二煞神中的四個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後而行，此人的身份，自然又高過十二煞神了，不知他是青衣帮中的什麼人？

金鵬令主和金燕令主眼看紫衫文士率同四個煞神一起趕來，也不禁心頭震驚，和翠翠一同退到了船邊。

原來這紫衫文士，正是自稱紫煞神的司馬綸，他步下淺灘，明亮如電的目光輕輕的一轉，就落到侯椿年、鄢茂元等人的

道破假夫妻

身上，含笑問道：「金兄，這幾位大概就是新近崛起江湖的獨臂帮朋友了？金兄可認識他們麼？」

他說話一向都是面帶笑容，態度溫文，使人覺得他是個十分和藹的人。

金財神連忙欠着身道：「這幾位朋友，兄弟全都認識，只是不知道他們都參加了獨臂帮。」

說着，就指點着侯椿年、鄢茂元、申一絕、慕容新四人，低低說了。

司馬綸點着頭，等他說完，就朝侯椿年等四人拱拱手，含笑道：「兄弟司馬綸，久仰大名，幸會得很。」

侯椿年等人不知他的來歷，也不明他的來意，只見人家既然笑臉招呼了，也一起抱拳還禮，說了聲「久仰」的話。

司馬綸淡淡一笑道：「這倒眞是巧極，貴帮高手齊集於此，想必有什麼貴幹了？只是兄弟幾個朋友也在這裏有些小事待辦，貴帮如果事情已辦妥，可否先請？」

他來的較後，却要人家先退，這話如

果沒有強有力的武功作後盾，在江湖上是沒人會賣帳的。

但從他口中說來，不但笑容可親，話也說得婉轉，好像人家就非讓他不可。

侯椿年還未開口，金鵬令主已經搶先說道：「不成，獨臂帮仗恃人多勢衆，刦持副帮主船隻，他們不留下兵刃，誰也休想一走了之。」

侯椿年、鄢茂元相互看了一眼，他們都是老於江湖的人，這一眼就互相交換意見，因爲他們一行，對青衣帮毫無勝算，如今已聽出司馬綸一行，並非青衣帮的人，而且從司馬綸的口氣中已聽出所謂「有事待辦」很可能就是衝着青衣帮來的。

鷸蚌相爭，他們正好坐山觀虎鬬，豈肯輕易言退？

侯椿年大笑一聲道：「司馬老哥聽到了，敝帮這場過節，還沒有了結！」

「哦！」司馬綸輕哦一聲，轉頭笑道：「原來青衣帮二位令主在此地，兄弟方才沒有看到，眞是失敬得很。」

他雙手拱了拱，又含笑道：「只是這船上之人，據在下所知，並非貴帮的人，不知貴帮何以要把事情攬過去呢？」

翠翠說道：「你怎知船上不是咱們的人？」

司馬綸依然溫文一笑道：「據在下所知，這船上二人，一位是在下的朋友，一位是金兄府上之人，似乎和貴帮一點也扯不上關係。」

翠翠道：「這船上是咱們副帮主伉儷，怎會和咱們扯不上關係？」

司馬綸回頭叫道：「陸總管。」

陸連奎連忙趨前一步，應道：「屬下在。」

司馬綸問道：「你說的，就是這條船嗎？」

陸連奎道：「就是這一條。」

司馬綸問道：「船上是什麼人？」

× × ×

陸連奎道：「方才在范家岡停船檢查之時，屬下就在邊上，他們先由一位管家周福的答話，說是安慶到廬州去的，船上是少主人，少主人和一個使女，後來船篷打開了，那少主人自稱周少卿，那使女就是這位姑娘。」

「周馥因傷已經回到船上去了。」

司馬綸道：「你說那少主人和少夫人的臉上都易了容，可有此事。」

陸連奎道：「是的，屬下一眼就看出他們臉上都易了容，絕不會錯。」

翠翠哼道：「咱們副帮主伉儷，有事到廬州，爲了避免引人注意，江湖人行走江湖，易容改裝，也是常有之事。」

司馬綸又道：「你不是說宋老七已經全說了麼？他怎麼說？」

翠翠聽得暗暗一怔，心中叫了聲：「糟糕，宋老七原來落在他們手裏了。」

陸連奎道：「他說：他們是從溝二口一條港灣上的船，是二位姑娘和一個大麻袋，麻袋裏面裝的是一個年輕公子……」

「夠了！」司馬綸一擺手，回過頭來，含笑說道：「姑娘說船上是貴帮副帮主伉儷，那麼麻袋裏的一位年輕公子又是誰呢？」

翠翠披嘴道：「你聽他胡說。」

司馬綸微微一笑道：「陸連奎是在下手下，他怎敢胡說？」

「你不信由你。」翠翠道：「你們要待怎的？」

司馬綸道：「在下有一位朋友無故失踪，同時金兄莊上，也走失了一名丫鬟，是不是在你們船上，在下雖然不敢肯定，但你們這條船嫌疑最大，至少在下上船看看總可以吧？」

他隨着話聲，舉步朝小船走來。

「站住！」金鵬令主冷冷的道：「本帮的船隻，豈容別人查看？」

司馬綸輕搖摺扇，含笑道：「在下當然不願開罪青衣帮，但也不能讓人家擄走在下的朋友，貴帮如果講理，就該讓在下上船瞧瞧了。」

「不行。」金鵬令主冷竣的說道：「朋友這是無理要求，青衣帮在江湖上不惹事，也不怕事，青衣帮的船隻，若是讓人隨便查看，咱們今後也不用再在江湖行走了。」

司馬綸笑應道：「在下若是非看不可呢？」

「那也不難。」金鵬令主傲然道：「你先得勝過了我再說。」

山魈竹老四怪笑一聲：「小丫頭，妳要跟咱們頭兒動手，那可還差得遠哩！」

司馬綸回過頭去，摺扇一搖，含笑道：「你們都退下去！」

他淡淡一句話，力量竟是很大，十二煞神中的財神金祥生，行瘟使者溫化龍，山魈竹老四，門神沙老三，以及金家莊總管陸連奎等人，果然全都依言退後幾步。

通臂猿侯椿年心中暗暗忖道：「這姓司馬的，不知究竟是何身份，連十二煞神這等桀傲之人，都對他惟命是從。」

一面抬目朝琵琶手鄢茂元望去。

鄢茂元朝他暗暗點了下頭，意思是咱們看下去再說。

司馬綸又回過頭，朝金鵬令主微微一笑道：「金鵬令主的意思，是要和在下動手嗎？」

他依然面含微笑，風度十分瀟洒。

金鵬令主哼道：「不動手，朋友肯退嗎？」

司馬綸笑道：「當然不會退的了。」

「鏘」！金鵬令主抬手從肩頭撤下長劍冷然道：「你落敗了，就非退不可。」

「這個當然。」司馬綸摺扇當胸輕搖，大笑：「金鵬令主只要把在下擊敗了，隨同在下來的人，立時退走，沒有一個留下來的。」

金鵬令主經常在江湖走動，自然知道十二煞神兇名久著，不好對付，但眼前此人却從未聽人說過，這就問道：「你說話算數？」

司馬綸大笑道：「在下說出來的話，自然算數了。」

司馬綸朝他微微一笑，手中象牙摺扇一舉說道：「在下很少使用兵刃，令主要使長劍，在下就用這柄摺扇奉陪好了。」

他這幾句，說得很狂，但他含笑說來，意態從容，又使人覺得他風度極佳，絲毫沒有狂傲之氣。

金鵬令主冷笑一聲：「你發招吧！」

「且慢！」司馬綸摺扇一指金燕令主

說道：「這位金燕令主呢?不上場嗎?」

金燕令主哼道：「憑你也配我們兩個人上場嗎?」

「這有什麼配不配：」司馬綸朗笑，道：「二位一起上，不是可以節省時間了嗎?」

這話聽得金鵬令主心頭不禁有氣，在青衣帮中，金鵬令主，金燕二位令主，是青衣帮中的翹楚，江湖上名頭之响，也在其他六位令主之上。如今司馬綸當着衆人，居然口發狂言，要她們二人一起上，可以節省些時間，這不是說金鵬、金燕二人不堪一擊嗎?

他要以一柄牙骨摺扇，和金鵬令主的三尺長劍動手，已經夠狂，再說出這幾句話來，實在有點狂妄的太過了。

金鵬令主冷叱一聲：「好個狂徒，你敢如此輕視青衣帮?」

司馬綸微微一怔，說道：「姑娘何用生這大的氣?在下說的乃是實話。」

金鵬令主冷笑，說道：「那你就接招吧!」

喝聲中，身形一晃，長劍已然當胸遞去。

她這一出手，劍勢如電，劍風嘶然，旁視的侯椿年，琵琶手等人，都看得暗暗點頭：「青衣帮金鵬令主果然名下不虛，只要看她這一劍，就可看出她劍上造詣極深了!」

司馬綸微微一笑，不退反進，手中摺扇一收，輕點了金鵬令主執劍右肘「曲池穴」。

他這跨上半步，恰好避開了金鵬令主的劍勢，這等以進爲退的身法，武林中極爲少見。

金鵬令主這出手第一招，當然不會是眞正攻敵的殺着，她遞出的劍勢，因對方斜跨上來而落空，她左脚即斜退半步，長劍未收，突然劍勢一沉，往上疾劃而下。

這一記中途變招，因爲她左脚斜退，正好以退爲進，劍尖直落，使的是「剖龍取肝」，劍勢之快，一閃即至，比第一招更快更急。

司馬綸仍然一臉微笑，右手摺扇朝頭一橫，「叮」的一聲，敲在劍尖之上!

不!摺扇敲落，正好壓住了金鵬令主的劍尖，金鵬令主急忙抽劍，那知劍尖竟似膠住在對方扇骨上一般，那想抽得回來?心中雖然暗暗吃驚，口中冷笑一聲，左手纖纖玉掌閃電般朝司馬綸右肩拂去。

這一拂，正是青衣帮的獨門絕技「拂脈鎖穴手」，在金鵬令主手中使出手法神速，幾乎使人看不淸她是如何拂出的?」

但就在她左手堪堪拂出之際，不知如何一來，反而竟被司馬綸摺扇搶先敲上了她的香肩，金鵬令主一個人立被制住，右手長劍下刺，左手纖掌上揚，原式定在那裏，一動不動。

這一招上，雙方出手實在太快了，大家誰都沒有看清。司馬綸已經面含歉意，拱拱手道：「令主原諒，在下實在情不得已，只好得罪了。」

他此話出口，大家才發現金鵬令主原式不動是被他制住了穴道!」

這下直把獨臂帮二位副帮主侯椿年，鄢茂元看得聳然動容!

「鏘!」金燕令主怎麼也想不到金鵬令主會在兩招之內，就給對方制住，她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長劍出鞘，口中一聲嬌叱，人已飛撲過去，右手連揮，劍光綿密，忽東忽西，忽上忽下，一口氣刺出了九劍之多。

這九劍，一劍接一劍，連氣也不換，快到無以復加。

「哈哈，在下早就叫妳一起上了，這不是浪費時間?」

司馬綸在笑聲中，只見他紫衫擺動，並未擧扇封解，但金燕令主每一劍都刺在他閃出的空隙之間，好像他先留出了這一空隙，等待金燕令主劍尖刺去的一般!

他身子擺動得雖然十分快速，但旁觀的人，却看得清楚?

當然他身子擺動，比金燕令主刺出的劍還快，只是在大家看來，覺得他動作又不怎麼快法，這簡直奇妙已極!

只聽司馬綸又道：「姑娘已經連刺在下九劍，應該夠了吧?」

他右手摺扇，忽然從劍影中穿出，一下敲在金燕令主的左肩之上。

金燕令主第十劍還沒刺出，身形也突然停止，這一劍再也刺不出去了。

翠翠看得心急，一聲不作，左手揚處，打出一蓬細如羽毛的金針。

司馬綸話聲甫出，「豁」的一聲，摺扇打了開來，輕輕一圈，把翠翠一蓬針悉捲在他摺扇面之上，抬目朝翠翠微微一笑道：「姑娘怎麼連招呼也不打一聲，這蓬『太陽金針』豈是好玩的?」

摺扇隨手一翻，數十支金針，洒落了一地。

他這番動作，直看得獨臂帮的人倒吸了一口涼氣，各自忖道：「這人的武功，竟有如此高强，江湖上怎會沒聽人說過的呢?」

司馬綸怔怔望住了翠翠，含笑道：「在下現在可以登船了吧?」

船篷豁然開啓，一個女子嬌脆的聲音道：「不勞閣下登船。」

走出來的正是雲髻高峨，體態輕盈的少婦柔柔，和衣衫華麗、貌相溫文的中年漢子尹劍青。

翠翠立即躬身一禮，說道：「好啦，副帮主出來啦!」

他們在淺灘上前後所說的話，船上的人，只隔了一道竹編船蓋，自然全聽到了。尹劍青心中暗道：「難道柔柔眞是她們副帮主?這似乎不可能，柔柔只是金家莊的一名使女而已!」

司馬綸心中也暗想：「難道這船上眞如她們所說會是青衣帮的副帮主不成?」

柔柔擧手攏攏長髮，姿勢十分柔美，口中輕嗯一聲，回頭道：「夫君，我們該下去了!」

尹劍青心中暗道：「看來今日之事，假戲也得眞做了。」他以低沉的聲音，溫柔的說：「娘子說得是。」

在船艙裏，柔柔早已和他說好了，要他挽着她手臂，同時飛身下船，最好能在下船的時候，也同時解金鵬、金燕兩位令主被制的穴道。

這點，尹劍青自問還辦得到，因此柔柔話聲一落，尹劍青就右手輕挽柔柔玉臂

，微一吸氣，兩人既沒點足，也未作勢，就翩然飛起，像一縷輕雲，飄落沙灘!就在兩人快要落地之際，尹劍青左手暗暗一抬，朝金鵬、金燕二人，輕輕拂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堪堪落到地上，金鵬、金燕二人但覺一陣輕風拂身而過，被點穴道登時解開，身手已能活動，立即長劍一收，一齊躬身道：「屬下見過副帮主。」

這一手，不僅把獨臂帮的二位副帮主侯椿年，鄢茂元等人看得一怔，就是連司馬綸等一干人也同樣給怔住了!

因爲他們並不知道，這是尹劍青暗中展露了一手，在他們的心目中，一直把青衣帮的副帮主作爲目標，大家都清楚的看到，兩人手挽手從船上飛落，並不是縱身躍下來的，而是使的上乘輕功，「馭氣飛騰」。

尤其在兩人落地之際，大家並沒看到兩人有何擧動(尹劍青是在身未落地之前，抬了下手，這時大家注意力全在柔柔身上，自然沒注意到了)，而金鵬、金燕二位令主被制穴道也解開了!

青衣帮名動武林，看來她們副帮主的身手果然不同凡响。

司馬綸一雙烱烱目光，只是打量兩人，他自然也看得出尹劍青和柔柔的臉上，都戴着面具，但江湖上不願以眞面目示人，戴一張面具也是常有之事。

何况青衣帮崛起江湖，本來就是一個神秘組織，誰都不知道他們帮主是誰?經常在江湖走動的，只有金鵬、金燕二位令主，但也沒有人知道她們的姓名，只知她們衣襟上繡的是金鵬、金燕而已!

因此青衣帮副帮主夫婦臉上戴一張面具，也就不足爲奇了。

司馬綸朝二人拱拱手道：「青衣帮名聞江湖，在下眞是幸會之至，只不知這位兄台如何稱呼?」

尹劍青道：「在下周少卿。」

司馬綸細聽他說話聲音，似是故意低沉了些，沒有尹劍青說話那麼清朗，但總可以聽得出尹劍青的聲音來，心中不禁暗暗好笑，同時也證實了尹劍青確是被青衣帮刦持出去的了，一面拱拱手道：「原來是周兄，在下久仰得很。」

柔柔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司馬先生究竟有何見教?現在當着賤妾可以說說清楚了。」

司馬綸心中已經有了底子，大笑一聲道：「這位周兄，極似在下一位故人，在下有一請求，不知周兄可肯答應?」

柔柔道：「拙夫一向從未在江湖走動，大概不會認識司馬先生的了。」

司馬綸笑道：「副帮主這麼說，豈不見外了?何况在下還沒有說出來，周兄是否同意?副帮主怎好代周兄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

柔柔冷笑道：「司馬先生這話就不對了，夫妻一體，賤妾代拙夫回答，這有什麼不對?」

司馬綸目注尹劍青，問道：「周兄的意思呢?」

柔柔一手挽着尹劍青，柔聲道：「夫君，他要你回答，你就問問他吧，他有什麼事?」

尹劍青到底出道江湖爲時尚淺，在這種場合，他已經弄不清到底青衣帮和司馬綸之間，孰友孰敵?聽了柔柔嬌聲說話，就隨口問道：「司馬兄有什麼事?」

司馬綸眼看柔柔挽着他臂膀，她要他開口，他才說話，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莫非尹劍青受制於人，才會有這等情形!」

心念轉動，含笑道：「在下覺得周兄口音極熟，可否取下面具來讓在下一瞻周兄丰采，也許眞是故人也說不定，不知周兄意下如何?」

柔柔手挽尹劍青，偎倚着他，作出十分親媚之狀!

尹劍青被她當着這許多人，如此親媚，心頭微生蕩漾，道：「在下和拙荊外出，一向戴着面具，不願以眞面目示人，司馬兄這一要求，未免强人所難，在下碍難遵命。」

司馬綸越看越覺得尹劍青是被柔柔(他不知道這位青衣副帮主是柔柔)所制，不覺劍眉微剔，大笑道：「周兄該不是在下好友尹劍青吧?」

尹劍青心頭微微一震，還沒開口。

柔柔冷笑一聲，作色道：「司馬先生此話未免太過份了，拙夫明明姓周，怎麼會是你的朋友尹劍青呢?你把賤妾看成了何等樣人?」

司馬綸大笑道：「這位周兄，明明就是敝友，貴帮從金家莊刦持敝友，在下已經調查得一清二楚，副帮主最好把周兄放開了。」

話聲出口，身形一晃，以閃電身法，欺到了兩人面前，揮手一掌，朝柔柔迎面拍了過去。

金鵬、金燕雖然近在左側，但司馬綸這下身法實在太快了，兩人幾乎拔劍都來不及!

尹劍青眼看司馬綸忽然出手，他不知道柔柔的武功如何，但司馬綸這一掌的來勢，十分勁急，怕傷了柔柔，口中沉嘿了一聲，說道：「司馬兄怎可對拙荊如此無禮?」

他右手臂膀，被柔柔挽着，只好身形一側，帶動柔柔嬌軀，滑退半步，左手一招，橫臂朝前格出。

這下雙方動作，何等快速，但聽「拍」的一聲，司馬綸一掌，正好擊在尹劍青的手腕上，兩人誰也沒有被震後退。

司馬綸原以爲自己這一掌，可以把柔柔逼退，那麼尹劍青就可以不受她的脅迫了，那知尹劍青竟會出手護着柔柔，由此看來尹劍青似乎並沒有受制於她。

他怔怔的看了尹劍青一眼才往後退了一步，問道：「原來尹兄你沒有受制於她了?」

尹劍青微笑道：「司馬兄此言錯矣，她是我妻子，我怎會受制於她?」

司馬綸聽他聲音，明明就是尹劍青，他突然明白了，青衣帮一定使用美人計迷住了他!

司馬綸道：「哈哈!英雄難過美人關，一夕恩情竟使尹兄入彀，成了青衣帮的俘虜了。」

「住口!」尹劍青大喝一聲道：「司馬兄你說什麼?」

司馬綸大笑說道：「難道在下說錯了麼？」

柔柔一手緊挽着尹劍青，嬌柔的道：「夫君，你幹麼生這大的氣，咱們不用理他，還是回船吧！」

司馬綸冷笑道：「今日之事，貴帮不把尹兄留下，要走只怕沒這麼容易呢！」

尹劍青腳下一停，怒聲道：「你們要待如何？」

司馬綸道：「青衣帮的人，可以離開，但尹兄必須留下。」

柔柔嬌聲道：「你們要留下我夫君，那是存心和我青衣帮作對了，和青衣帮作對，對你們是沒什麼好處的。」

尹劍青怒聲道：「我不姓尹，我也毋須留下。」

司馬綸道：「尹兄，你是受了他們的騙，你不應該和她們一起走。」

尹劍青怒笑道：「她是我妻子，我不和她一起走，這話怎說？」

司馬綸大笑道：「尹兄既然堅不承認，兄弟只好請一位證人出來了。」

他說到這裏，舉手向空連擊了三掌。

尹劍青、柔柔不知他說的證人是誰，心中正感狐疑！

就在此時，突見從船艙中翩然躍出一條人影，飛身落地。

這證人會從船艙裏飛出來，已使尹劍青和柔柔同時一怔！

但等到看清對方面目，尹劍青和柔柔更是驚詫得不知所云！

這人會是誰呢？她，是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雖然有一頭光澤的長髮，但一張黝黑的臉上，皮膚疙瘩凹凸，加上蒜鼻厚嘴唇，生得奇醜無比，原來竟是艾青青！

她飛身落地，目中含着霧一般淚水，目光呆滯，望望手挽着手的尹劍青和柔柔，大聲道：「你是尹劍青，你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來，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這幾句話，說得比連珠還快，話聲一落，突然轉身朝岸上疾奔而去。

這是出人意外的事！

尹劍青心頭一急，忙叫道：「青青，妳聽我說。」

艾青青已經跑出老遠，她充耳不聞，腳下奔得更快。

尹劍青大叫道：「青青，妳等等。」

柔柔失色道：「你……」

尹劍青一下掙脫她挽着手臂，雙臂一抖，一道人影凌空飛起，快得如同鷹隼展翼，劃空追了下去。

這下，也當然大出司馬綸意料之外！

他只想由艾青青來當面截穿尹劍青的身份，但想不到醜女多情，一怒而去。

更想不到艾青青這一走，尹劍青會捨了柔情如水，如花似玉的新歡，去追一個貌如無鹽的醜姑娘！

還有一點使司馬綸想不到的是尹劍青只是劍術名家石東華的門人，年紀不大，但追去時施展的凌空飛馳，浮光掠影身法，幾乎是武林中只有傳聞的絕學！

柔柔一個人木立當場，像是失落了靈魂，目送尹劍青劃空飛逝的人影，現在早已看不到他影子了，她還是一動沒動，目視遠方，一眨也沒眨！

司馬綸突然揮了揮手，示意大家退走，他正待飛身縱起！

柔柔突然眼珠一動，滾落一顆晶瑩的珠淚，口中嬌聲喝道：「姓司馬的，你給我站住。」

司馬綸住足，尷尬一笑道：「副帮主還有什麼見教？」

柔柔在這一瞬間，嬌柔之態盡斂，冷然道：「今日之事，自然是你和敝帮作對了，青衣帮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司馬綸大笑道：「如今事實證明，是貴帮劫持了在下的朋友，在下不和貴帮計較，已經很客氣了，理虧在妳，副帮主若是還要找在下算帳，那就說不過去了。」

柔柔切齒道：「你姓司馬的既然惹了青衣帮，就沒有理好說了。」

司馬綸臉色微微一沉，還是含笑道：「天下雖大，理只有一條，貴帮如果不講理，那就隨貴帮看着辦吧！」

說完，一轉頭道：「咱們走。」

說完，隨即率同金財神等人，很快的走了。

柔柔冷厲的目光，一下子轉到了獨臂帮二位副帮主的身上，哼道：「侯椿年、鄢茂元，你們兩個狗東西，給我聽着，事情由你們而起，錯開今天，你們兩個再給我遇上，我不會饒你們的。」

侯椿年、鄢茂元好歹也是個副帮主的身份，被她罵成「狗東西」，已是不堪，何況還說再遇上不會饒過他們，這話當着許多獨臂弟兄面前，二人如何受得了？

「好，好！」侯椿年首先怒笑一聲道：「她既然說出錯過今天，那等再遇上的時候，侯某也自然非領教妳的不可，咱們走着瞧！」

琵琶手鄢茂元深沉的一陣嘿嘿冷笑，說道：「咱們只知道妳是青衣帮副帮主，你最好亮個萬兒，鄢茂元也好找妳。」

柔柔冷聲道：「你只要找我金鳳副帮主就好。」

金鳳副帮主，這也不是她的名字。

翠翠接口道：「不用走着瞧，有本領今天的事，就今天了結。」

柔柔道：「妳不用多說放他們去。」

侯椿年、鄢茂元自然知道今天這邊人數雖多，但絕非青衣帮的對手，因此只作不聞，滿臉怒容的率着人走了；從此，獨臂帮和青衣帮結下了不解之仇。

× × ×

尹劍青施展輕功，一路追了下去，艾青青總歸比他先了一步，所以等尹劍青追到上岸上，已經沒了艾青青的倩影。

他這時心頭只記着艾青青。她是自己從古墓裏把她帶出來的，她是個從未在外面走過，涉世未深的人，又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女孩子，自己曾答應過她，要好好照顧她的。

雖然自己只把她當作親妹妹看待，但對她是道義上的責任。

他越追不上她，心裏就越急，越覺得對不起她，也就越發放腿急奔。

如今是大白天，這臨近廬州的大路上，行人車馬不絕於途，他不能再施展驚世駭俗輕功，就是這樣一路放腿急奔，快逾奔馬，也已經足夠引人側目了。

這一陣工夫，口也渴了，他迴頭四顧，看到左側林邊，正有條溪流。

這就走了過去，踏着大小石塊，來到溪邊，蹲下身去，用手捧着溪水，洗了把臉，覺的甚是清爽，再捧着水，喝了兩口，剛站起身。只聽一個女子聲音嬌喝道：「你們不許過來。」

聲音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但尹劍青聽來覺得甚是耳熟。

他現在一心只惦記着艾青青，聽到聲音，不禁心頭一驚，暗忖道：「莫要是青青！」

一想到青青，一個人不由彈了起來，往那片松樹林中飛撲過去。

樹林子不算太密，有些地方只長了幾棵小松，就疏朗朗的空出了一大片，尹劍青一路往林中尋去，有些較遠的地方，仍可一目了然。

只聽一個男子聲音笑道：「小姑娘，這有什麼好怕的？咱們不過三個男人，三個人和一個人也差不了多少，妳只要眼睛閉一閉不就都過去了。」

這話說得很髒。

尹劍青聽到了，但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反正不是好事就是了。

那女子聲音道：「你們要幹什麼？」

另一個男子淫笑道：「咱們要幹什麼，妳還不知道？」

第三個男子道：「反正有妳的樂子就是了。」

那女子聲音叱喝，道：「你們還不讓開？」

尹劍青隨着話聲，找到他們了！

那是三個彪形大漢，品字形圍着一個紅衣少女，紅衣少女手中緊握一柄銀彎刀，飛紅雙頰，和三個大漢隔着一棵大松樹，目光緊盯着三人，一眨都不敢眨。

尹劍青先前以爲是艾青青，那知林中被困的竟是金步嬌，心中雖感失望，但自己遇上了豈能袖手不管？

站在金步嬌左首的漢子乾笑道：「小姑娘，乖乖放下兵刄來，大爺們都是玩刀玩大的，妳這點能耐少在咱們面前唬人了，你是個聰明人，事情擺在面前，就算妳是皇帝老子的女兒，今天不答應就過不了門……」

金步嬌聽得大怒，叱道：「你們大概不要命了。」

身形晃動，突然疾欺過去，銀刀一指，直襲對方心腹！

左首那漢子腳下後退半步，回頭朝兩個同伴大笑道：「你們看，這小妞竟然找上我，看來該讓兄弟拔個頭籌才……」

才字下面，應該是「是」字，但他「是」字還未出口，突然「啊」了一聲，一顆石子不知從那裏飛射過來，竟然打落了他兩顆門牙！

他自然知道這顆石子，決不會是金步嬌發的，因此他吐出一大口血水之後，目光就投向石子飛來方向，發狠的道：「這顆石子什麼人發的，老子九嶺三雄……」

「噗」！又是一顆石子突然飛來，正好他張大了嘴，說到「三」，石子筆直飛進他的喉嚨，「雄」字剛出到一半，口中「呃」了一聲，石子硬生生嵌入他喉嚨底，翻着白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站在中間的漢子覩狀大驚，急急問道：「老蕭，你怎麼了？」

左邊漢子被石子塞住喉管，一張帶有刀痕的臉上，已脹的色若豬肝，只是用手指着喉嚨，惶急得冒出了滿頭大汗！

中間漢子看他打落兩顆門牙，立時明白他是被石子卡住了喉嚨，急忙舉手在他後頸上拍了一掌。

那漢子「哇」的一聲，張口吐出一顆石子，這回他連番喘息，好一回說不出話來。

右邊漢子獰笑道：「小丫頭，大概是妳的相好來了！」

話聲甫出，「拍」一聲，一塊三角形的石塊，突然飛來，擊中他嘴唇，這下比那左邊漢子更慘，不但一下擊落了上下四顆門牙，還把上下唇都砸爛了，口中大叫一聲，滿嘴都是鮮血。

中間漢子眼看對方連人影都沒露面，就巳擊傷了兩個同伴，心知遇上了高手，這就拱拱手道：「不知是那一位道上朋友，出手連傷了在下兩個弟兄，如果咱兄弟有什麼開罪之處，還望多多包涵。」

在說話之時，他左首一片疎林間，忽然緩步走出一個身穿藍團花長衫的中年人來！

左首那片疏林，生的都是一人來高的小松樹，根本藏不住人，方才中間漢子說話之時，目光轉動，還沒見人，如今居然走出一個人來。

只要看中年人氣度從容，步履輕穩，一望而知是位絕頂高手了。

金步嬌眼看左右兩個漢子口裏不乾不淨，都吃了大虧，心裏好不高興，只不知這個出手暗中相助的究竟是什麼人？

這時眼看藍衫中年人緩步走出，她雖然不認識這人是誰？但四目相投，只覺這人的一雙眼睛，好像和自己很熟，很熟！

這中年人當然是尹劍青了，他輕咳一聲，低沉的道：「三位也算武林中人，攔截一位姑娘，還出言輕薄，在下才稍事薄懲，你們現在可以走了。」

金步嬌細聽他說話的聲音，極似尹劍青，但面貌却又偏偏不像，心中萬分困惑，只是睜大着一雙秋波，一眨不眨的望着他，心中暗道：「對了，他一雙眼睛，和他長的一般模樣……」

左首漢子剛才被一顆石子卡住喉嚨，幾乎斷了氣，左首漢子被一塊石塊打落了四顆門牙，連嘴唇都打破了，自然心頭極爲憤怒，如今聽說就是這中年人出的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同此心，心同此狠，兩人不約而同的怒吼一聲，朝尹劍青縱撲過去，手起刀落，兩柄厚背鬼頭刀，刀光一閃直落，一個直劈向肩膀，一個橫砍背脊，一陣金刄劈風之聲，快到一閃而至。金步嬌覩狀大驚，急忙大叫道：「小心！」

尹劍青似是毫未察覺，直待兩柄快刀要接近，才一吸眞氣，身子緊貼着左首漢子那柄刀，往上直拔而起，雙腳腳尖在刀背上輕輕一點，斜飛出去。

他腳尖在左道漢子直劈而下的刀背上，這一點，自然加快了刀勢的下落，但聽「噹」的一聲，左首漢子直劈的刀，正好劈上了右首漢子橫砍而來的刀背之上。

（未完・八）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壁虎解開柳伯威雙脚穴道，柳伯威飛脚起踢，壁虎跳上桌子威脅他不許動，要他送口訊給南宮絕和上官無忌，然後離開小酒家，柳伯威上身穴道未解，怕壁虎對南宮、上官二人施暗算，連忙趕到鎮外山崗松樹下報訊，因穴道誤被上官無忌解不開而死去，雖然南宮絕出聲制止已來不及了，二人折回小酒家，才知道發生了衆少年都被壁虎殺害，究其原因，可能是壁虎爲楚碧桐之死報仇，就是不知道他爲什麼殺柳伯威，和衆少年？下一步可能會輪到自己二人，南宮絕孑然一身無家人；上官無忌有兒女妻室，便和南宮絕回家，提防家人遭暗算……

好人難做　雌虎逞威

旭日這時候巳從東天升起來，陽光並射在莊院的大門上，莊院也就更顯得輝煌了。

「到了——」上官無忌策馬不停，「很够氣派是不是？」

「好大一幢莊院。」南宮絕應一聲。

「這也就是我的家，我是入贅杜家的。」

「是麼？」

「你以爲我有這個本領，弄出這麼大的一幢莊院來？」上官無忌自嘲的一笑。

「我們江湖人，要這麼大一幢莊院也沒有用。」

「這個也是，我那位岳丈大人，三十年前却巳名滿江湖，退出江湖了，他的朋友都認爲好像他名氣那麼大的英雄，沒有一幢這樣的莊院，實在不像樣。」

「也許是的。」南宮絕笑應。「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喜惡，你那位岳丈大人若是不喜歡弄一間這樣的莊院，別人也强迫不來。」

「有道理——」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坐騎巳奔到門前。

滴水飛簷下一塊橫匾，上面四個金漆大字，寫的正是「中原無敵」。

上官無忌目光一抬。「這塊橫匾據說是武林盟送出來的，當時武林盟中沒有人反對，全都公認他的武功無敵中原。」

語聲一落，一騎巳衝上石階，奪門而入。

一聲喝叱即時門內响起：「那一個斗胆飛騎闖進來！」

匹練一道劍光緊接凌空飛至，上官無忌目光銳利，出手更是迅速，腕一翻，指一彈，「叮」一聲，正彈在劍尖三寸之處。

劍被彈開，劍主人驚呼墮地，上官無忌目光一落，厲叱道：「小畜牲，人也未看清楚便下此殺手，不怕殺錯了無辜？」

劍主人是一個錦衣少年，十七八歲年紀，長身玉立，身形着她，劍方待再刺出，聽得叱喝，當場一呆，看清楚了來人，脫口一聲：「爹，是你回來了？」語聲仍然非常倨傲。

上官無忌若無其事，一面將坐騎勒轉，一面道：「南宮兄，這是犬子上官雄。」

南宮絕尚未答話，那個上官雄巳冷笑道：「虎父又焉有犬子？」

「這也是——」南宮絕淡然一笑。

上官無忌却叱道：「在這位南宮叔叔面前，你却是連小狗也不如。」

上官雄盯着南宮絕。「你這位南宮叔叔又是什麼東西？」

「胡鬧，滾出去！」上官無忌怒叱。

上官雄非獨沒有滾，反而接住道：「好威風啊，一會兒見到了娘親，倒要跟她說一說。」

南宮絕聽在耳裏，不由歎了一口氣，上官無忌雖然沒有說，他亦巳看出，這個上官雄是一個被母親寵壞了的孩子。

上官無忌顯然巳動氣，却沒有發作，瞪着上官雄一會，吁了一口氣，回對南宮絕。「請——」催騎向那邊大堂走去。

入門是一個很大的練武場，有幾個僕人正在打掃，這時候都巳停下，紛紛迎上來。

上官無忌並沒有招呼他們，自顧策馬向前行，南宮絕一抖轡繩，追了上去，那知道前行不過半丈，上官雄巳一偏身，攔住牠的去路。

上官無忌立時發覺，勒住轡繩，回頭喝道：「你又在幹什麼？」

上官雄頭也不回。「沒什麼，只是要看看這位南宮叔叔如何本領，怎麼我在他的面前連小狗也不如？」

南宮絕苦笑，上官無忌立時一聲輕叱：「你可知道這位南宮叔叔是什麼人？」

上官雄冷笑。「他雖然也姓南宮，總不成就是那個名震江湖的南宮絕。」

「正是——」上官無忌語聲一沉，「還不滾開。」

上官雄一怔，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南宮絕幾遍，突然一聲：「不像——」

上官無忌方待說什麼，上官雄已接上口：「裝束相貌都沒有傳說中的那個南宮絕威風，但我這位父親大人既然說是，大概總也錯不了。」一頓隨又問：「聽說江湖上沒有

人比你更有名的了？」

上官無忌截住問道：「你又在打什麼主意？」

「他既然如此有名，我若是將他打敗，豈非更有名？」

上官無忌一呆，大笑。「就憑你那幾下子也敢口出狂言？」

上官雄面色一沉。「你是我的父親，所以一向我都沒有盡全力與你一戰，但你若是以爲我只得那幾下子，可就錯了。」

上官無忌沒有理會他，目注南宮絕。「南宮兄就替我教訓這個小畜牲一頓，好教他知道天高地厚。你就是將他打傷也不要緊，不給他一點教訓，以後不出江湖行走倒還能了，否則只怕沒有命再回來，所以你今日教訓他一次，等於救他一命，我還得謝你。」

「上官兄言重了。」南宮絕是答應的了。

上官雄即時道：「姓南宮的，你都聽到了，我家的老頭子要你教訓我一頓，你是怎樣意思？」

「不反對。」南宮絕滾鞍下馬。

上官雄一看又道：「看你下馬的姿勢，你的身手也不見得怎樣靈活。」

「下馬也要講究姿勢？」

「我若是乘此機會突然出手，看你如何閃避？」

「你不像這種人。」南宮絕淡然一笑道。

上官雄傲然應道：「中原無敵門下，又豈有這樣的小人？」

「不錯——」南宮絕橫移三步，背負雙手。

上官無忌那邊亦「刷」地翻身下馬，一揮手，自有僕人將兩匹馬牽走，他目注南宮絕，接又一句：「手下不必留情。」

南宮絕尙未答話，上官雄已自冷笑。「天下居然有這種父親，叫外人狠狠的對付自己的兒子，外人聽了，眞還以爲我不是你的兒子哩。」

上官無忌板起臉龐。「住口——」

「住口容易，一會兒要我住手，可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倒要看你這些日子以來，武功練成怎樣？」

「你看好了。」上官雄身形倒縱，掠出兩丈，再一縱，落在練武場正中。

上官無忌看在眼內，搖頭。「我若是現在出手，他就是有十條命，也完了。」

南宮絕點點頭。「這樣倒縱，在敵人面前的確危險得很，姿勢變化雖然好看，並不實用。」

上官無忌沉聲道：「他們的母親就是從來不讓我好好的指點他們，若是練到他們的母親那個階段，就是賣弄一下，也不要緊，可惜他們連三成也不及。」

「嫂夫人應該看得出，也許根本就無意讓他們在江湖上行走。」

「也許是的。」

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上官雄那邊已等得不耐煩，大聲呼道：「你們還在談什麼？」

語聲未巳，眼前人影一閃，南宮絕已立在他面前三尺遠處，上官雄連南宮絕如何掠來也看不清楚，心頭不禁一凜，口裏卻說道：「雕蟲小技，少得在我面前來賣弄。」

南宮絕若無其事，淡然一笑，並不回答，上官雄接喝一聲：「拔劍——」

南宮絕無言將劍拔出來，動作不快，卻是難言的純熟，上官雄只留意他拔劍的快慢，冷笑道：「你拔劍怎麼這樣慢。」

上官無忌那邊替南宮絕回答：「需要的時候，自然會迅速起來。」

上官雄大笑。「在我出鞘的利劍之前，這樣拔劍，無疑自討滅亡。」

上官無忌聽到這裏，亦突然大笑起來，說道：「我一直看不出你有何了不起，現在才發覺你原來也有一套本領少有人能及。」

上官雄立即問：「判斷的準確？」

「是大言不慚！」上官無忌大笑不絕道。

上官雄臉一紅。「勝負未分，焉知是他死？還是我亡？」

上官無忌笑臉一斂。「若是劍分生死，你現在已死了十次。」

上官雄冷笑，不理會上官無忌，盯着南宮絕，猛喝：「出劍！」

「先請——」南宮絕客客氣氣的。

上官雄却不客氣，大喝一聲：「看劍！」一劍三式，疾刺了過去。

南宮絕身形不動，劍一挑，將刺來三劍震開。

上官雄身形飛閃，左刺七劍，右刺八劍，踏中宮，再一劍刺向南宮絕的胸膛，左七右八十五劍全是虛招，只有當中一劍才是實招。

南宮絕全部看出來，前十五劍視若無睹，完全不接，一直到上官雄第十六劍向自己胸膛刺到，劍才迅速一動，將上官雄的來劍在半途截下。

上官無忌即時道：「南宮兄只管教訓他。」

南宮絕應聲道：「得罪——」劍一挑，又接下上官雄刺來的三劍，身形一長，右手劍接一引，向上官雄反刺七劍。

上官雄接三劍，閃一劍，後三劍便已接不下，一連倒退了三步，南宮絕劍勢不絕，一引一沉，落在上官雄的劍上，上官雄居然也不慢，大喝一聲：「脫手——」劍毒蛇一樣翻滾。

雙劍立時發出一連串異响，相纏在一起，「颼」地一聲，一劍激飛半空。

脫手的是上官雄的劍，南宮絕手中也無劍，却只是經已入鞘。

上官雄怔在那裏，面色一陣青，一陣白。

劍半空一折落下，「奪」地插在上官雄脚前一尺之處。

上官無忌即時道：「還不將劍收起來，呆在那裏幹什麼？」

上官雄一頓足，伸手拔劍，一雙眼狠狠的盯着南宮絕，道：「姓南宮的，少爺只是一時不小心，你也別得意。」

南宮絕淡然一笑，道：「小兄弟，在腕力方面下些苦功。」

上官雄冷笑。「廢話。」

「住口！」上官無忌一聲斷喝。「人家一心指點你武功，你竟然不知好歹，快上前多謝南宮叔叔。」

上官雄非獨沒有上前，反而道：「你這個做父親的就是只懂得叫外人欺負自己的兒子。」

「雄兒，是誰欺負你了？」一個聲音突然傳來。

上官雄聞聲喜形於色，大呼道：「娘，你快來這兒。」

「這就來了。」一個中年美婦應聲凌空掠至。

她年紀已有五十，但風韻猶存，只是身材已有些臃腫，却仍然不失靈活。

上官無忌只聽這語聲，雙眉已皺起來，嘟噥着道：「倒眞巧啊。」

上官雄立即迎前，手指南宮絕。「娘，你替我教訓這個小子。」

中年美婦不用說就是中原九娘子，目光隨即落在南宮絕面上。「你是什麼人？爲什麼欺負我的孩子？」

上官無忌連忙上前。「娘子，這位是我的朋友……」

杜九娘目光一轉。「你在外面怎樣我不管，怎麼帶人來欺負雄兒？」

上官無忌道：「你有所不知，雄兒他目中無人……」

「這有什麼不好？」杜九娘冷笑。「男子漢大丈夫本就該睥睨天下，你難道要他在別人面前抬頭不起。」

「有誰不想自己的兒子出人頭地，但好像雄兒，武功尙未練好便這樣目空一切，若是在江湖上行走，就是有十條命也不管用的。」

杜九娘說道：「我絕不會讓他在江湖上行走，這一身武功，在這裏經已足夠的了。」

上官無忌怔住，杜九娘接道：「再說武功是需要時間的，雄兒若是到你這個年紀，焉知他武功不在你之上，你的武功也不見得怎樣了不起。」

上官無忌閉上嘴吧，杜九娘目光再落在南宮絕面上。「雄兒，拿劍來！」

上官雄大喜，立即將手中劍送上，一面道：「娘，你一定要替孩兒出這口氣，最好就將他握劍的手斬下，叫他這一輩子也用不得劍。」

杜九娘道：「這個娘自有分寸，你退下！」

上官雄急忙退下。杜九娘隨即劍指南宮絕：「孩子不好，做母親的也有責任，你既然教訓得我的孩子，也得將孩子的母親也教訓一下。」

南宮絕苦笑。「嫂夫人——」

「我說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南宮絕尙未回答，上官無忌已接道：「有道理極了。」

轉對南宮絕道：「她既然這樣說，兄弟你又何必客氣？」

杜九娘冷笑。「你就是只懂得帮助外人來欺負家人。」

上官無忌道：「話不是我說的。」

杜九娘悶哼一聲，目注南宮絕。「你可以不出手的，只要你在我的兒子面前叩頭賠罪！」

上官無忌喝道：「胡鬧——」

杜九娘冷叱：「這裏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上官無忌置若罔聞，轉對南宮絕道：「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杜九娘冷接：「你決定了，叩頭還是出手？」

「看來還是出手的好。」南宮絕淡應道。

「拔劍——」杜九娘接喝一聲。

南宮絕將劍拔出，杜九娘緊接又喝一聲：「看劍——」一劍疾刺向前。

劍刺出只是一劍，但刺到一半，已化成七劍，分襲南宮絕七處穴道，那份迅速，竟有如七柄劍同時刺出。

南宮絕一看劍勢，脫口一聲：「好——」劍接住了刺來七劍，回攻七劍。

杜九娘實在想不到南宮絕出手如此迅速，握劍手腕險些兒着了一劍，她身材雖然臃腫，對身形並無多大影响，閃三劍，接四劍，輕叱一聲，一劍千鋒，震出無數光影，迎頭罩下。

南宮絕半邊身子往前一探，劍飛舞，竟將來劍完全接下，一時間，「叮叮」之聲不絕於耳。

杜九娘「咦」一聲，道：「好快的劍！」一句話才四個字，她身形經已七變。

一變十三劍，七變九十一劍，比方才的出手又快了很多，但南宮絕又接下。

杜九娘怒極反笑。「好，我就跟你拚一個明白，看誰的劍快！」

語聲甫落，劍勢開展，狂風暴雨般的劍飛刺向南宮絕，她的身形同時移動，二百七十一劍刺過，人已繞着南宮絕疾轉了三圈。

南宮絕的身形亦終於開展，劍隨身動，一點點寒芒環身飛閃，杜九娘轉了三圈，他亦轉了三圈，始終面對杜九娘，以劍拒劍，只守不攻！

「叮叮」劍擊聲更緊密。

上官雄看在眼內，不由變了面色，他雖然看不出其中變化的巧妙，却看出若是換轉自己，任何一個劍勢，都應付不來。

上官無忌也看得出神，憑他的武功見識，當然看出其中奧妙，看出還是南宮絕勝一籌，嘴角一絲笑容，忍不住開口：「九娘，你還是退下的好。」

杜九娘面色鐵青，應聲喝叱道：「閉上你的嘴巴！」劍勢並未停，繞着南宮絕一轉，刺出七十八劍。

南宮絕神態沉着，出手更穩定，從容將杜九娘的劍接下，杜九娘面色一變再變，身形暴退，陡然又飛回，人劍凌空，劍光飛虹一樣射向南宮絕的咽喉！

南宮絕劍眉一蹙，左手一按劍柄，右手振劍疾迎了上去，「叮」一聲雙劍疾擊，杜九娘身形凌空未下，劍九變！

南宮絕不變應萬變，將來劍封住，杜九娘劍勢一盡，凌空一翻着地，已在三丈之外，喝叱一聲，箭一樣又射回，她額上青筋怒突，劍嗡地震出寒人的冷芒，飛斬南宮絕。

這一次南宮絕竟然不閃避，劍甚至入鞘。

也就在這時候，破空聲响，一道劍光飛來，劍光的輝煌，尤在杜九娘那一劍之上，目標也就在杜九娘那一劍。

並非上官無忌，他仍然負手站在原地，劍並未出鞘。

「叮」一聲劍光飛擊在杜九娘那柄劍

的劍身上，火星閃處，杜九娘那柄劍齊中而斷！

一條人影隨即落在杜九娘、南宮絕之間。

杜九娘的劍兩斷，人亦被震得凌空跌下來，她的身形立即穩定，杏眼圓睜，看似便要發作，但始終都沒有，這刹那他已經看清楚來人。

那是一個灰衣人，年紀在六旬之外，鬚髮俱白，飛舞在風中，雙目如電，三尺劍倒提着，劍光亦有如電光一樣，突然入鞘。

「誰還要動手？」灰衣老人按劍四顧道。

沒有人回答，灰衣老人一聲：「很好——」一笑。

杜九娘即時叫出來：「爹——」

她就是不叫，南宮絕也已知道這個灰衣老人是什麼人，就是看見這個老人凌空御劍飛來，才收劍不動。

杜九娘的劍術如何他已心中有數，能夠凌空一劍將杜九娘手中劍擊斷的，除了「中原無敵」杜樂天，還有什麼人？

對於這個人，他聞名已久，現在第一次見面，只覺前輩風采，果然非凡。

杜樂天不怒而威，一笑之下，卻令人有慈祥的感覺，聽到杜九娘的呼喚，笑容卻立即消逝。「九娘，你是問我何以將你的劍擊斷？」

「是爲什麼？」

杜樂天歎了一口氣。「你五歲跟我學劍，到今日雖然限於天資，未能傳我衣鉢，但也不是全無經驗，又怎會看不出對手有意讓你，還在瞎纏，不怕對手笑話。」

杜九娘一臉不信服之色，道：「爹你可別……」

杜樂天悶哼一聲。「連爹的判斷你也懷疑？」

「事實……」

「事實，你的劍術不及對方，瞎纏下去，不斷你的劍，也不知要瞎纏到什麼時候。」

「我與他素未謀面，爲什麼他要讓我？」杜九娘冷笑。

「那是看在無忌面上。」

杜九娘還是冷笑，上官雄一旁忙道：「外公，你聽我說，這個人——」

「住口——」杜樂天斷喝道：「少在我面前搬弄是非，你母親縱容你，我可不縱容你，立即滾開，這兒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上官雄立即噤若寒蟬，連忙退到杜九娘身旁，對於這個外祖父，他顯然畏懼得很。

杜九娘忙說道：「爹，雄兒他年紀還輕……」

「已經不輕的了，再縱容下去，可是害了他。」杜樂天大搖其頭。「你也給我站過一旁，少說話。」

杜九娘尚要說什麼，杜樂天閃電也似的目光已射至，斷喝：「退下——」語聲低沉，透着一股難以形容的威嚴，壓力。

杜九娘只有退下，杜樂天目光落在南宮絕的身上，打量了一遍，轉向上官無忌：「這是你的朋友。」

上官無忌應聲：「是——」

杜樂天揮手截斷，目光轉向南宮絕那邊，上上下下又打量了兩遍，一聲：「不錯。」

「老前輩相信就是『中原無敵』——」南宮絕一抱拳。

杜樂天截道：「中原無敵只是江湖朋向抬舉，憑老夫那幾下三脚貓的本領，如何能夠無敵中原？」

「老前輩言重了。」

「方才我老遠便見你運劍如飛，可眞靈巧。」

「彫蟲小技，難入名家法眼。」

「難得你如此謙虛，那若是彫蟲小技，我那個女兒的就是小孩子的玩意了。」

南宮絕方待再說什麼，杜樂天說話已接上：「武功練到你這樣的年青人江湖上不多……」

上官無忌插口：「他就是南宮世家的南宮絕。」

杜樂天雖則已退出江湖，對江湖上的事情顯然多少仍知道一些，大笑接道：「怪不得，好，英雄出少年，以你今日的聲名，尚且如此謙虛有禮，難得難得——」

杜九娘那邊張大了嘴巴，脫口道：「你就是那個南宮絕？」

南宮絕一揖。「方才得罪的地方，千萬恕罪。」

杜九娘悶哼一聲，杜樂天笑接：「小兄弟，你莫要跟他一般認識。我也聽說過不少有關你的事，早就有意一見你這個年青人，可惜無意江湖，要請你到來又沒有一個適當原因。」

「老前輩只要說一聲，晚輩必定到來請領教益。」南宮絕恭恭敬敬的。

「莫非你也有意找我一較高下？」

「不敢——」

「你敢的，也許只因爲我退出江湖多年，你才沒有找上來——江湖上的朋友，也許已忘記有我這個人。」

「晚輩很多時仍然聽人提及老前輩劍術出神入化，打遍中原無敵手。」

「所以你也有些動心了。」

「不瞞前輩，的確曾有切磋之意。」

「無忌當年與你一樣，你們年青人的心情，我是明白的，別忘記，我也曾年輕過。」杜樂天大笑。「幸好你沒有找到來，否則我那來第二個女兒許配給你？」

南宮絕一笑。「晚輩有意之際人正在塞外，到由塞外回來，却已再無此心。」

「因爲你已經很有名？」

「也許是突然看透了名利得失，對個人的勝負，再不感興趣。」

「你還很年青。」杜樂天很奇怪。「年青人很少會有這種思想。」

「也有例外的。」

「嗯——」杜樂天轉問上官無忌。「你又是什麼時候認識南宮絕的。」

上官無忌道：「還是這兩天的事，說起來還要多謝楚碧桐。」

「楚碧桐，那一個楚碧桐？」杜樂天突然脫口一聲：「是那個賊子？」

「就是那個賊子。」

「柳伯威的武林帖你是收到了？」杜樂天知道的事顯然也不少。

上官無忌應道：「也去了，却幸好小南宮到來。」

「這才是我的女婿。」杜樂天接問。「事情到底怎樣的？」

上官無忌簡要的說了一遍，杜樂天聽罷也是一句：「楚碧桐居然有壁虎這種朋友，倒是有點令人意外。」

杜九娘隨即接上口：「這裏可不是什麼地方，壁虎不來倒還罷了，否則要他來得回不得。」

杜樂天捋鬚微笑。「諒那個壁虎也沒有這個胆量。」

上官無忌有些憂慮的道：「我們倒是不怕，但雄兒他們却未必應付得來。」

杜樂天一怔。「這個倒也是。」

杜九娘冷笑。「他若敢傷害我的孩子，我要他的命！」

「到時候你就算將他碎屍萬段，亦於事無補！」杜樂天冷哼。

杜九娘一怔，瞪着上官無忌。「都是你這個匹夫惹來的——」

「住口！」杜樂天厲聲喝住杜九娘。「鋤强扶弱，本就是我輩俠業中人要做的事情，何況又收到了武林帖。」

杜九娘道：「他就不爲孩子……」

「若是不爲孩子設想，他又怎會急忙趕回來，還將南宮絕請到這裏？」

杜九娘悶哼一聲，杜樂天轉顧南宮絕上官無忌，沉聲道：「話雖說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但是憑我們的武功，壁虎眞還不容易得手，問題的確在雄兒他們。」

上官無忌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壁虎眞的對他們採取行動，我們若是沒有準備，實在難以兼顧。」

「以你的意思，應該怎樣？」

「以我看壁虎暫時還不敢闖進莊院來，只要雄兒他們不走出莊院外，再小心一點，大概還不成問題，而我們則趁這個時候，將壁虎找出來殺掉。」

「好，我們就這樣。」杜樂天頷首，轉問南宮絕：「小兄弟，你得多花一點心思。」

南宮絕連忙說道：「晚輩一定盡力而爲。」

杜樂天四顧一眼，大笑。「壁虎若是知道我們有這許多高手在準備侍候他，仍然敢胆闖進來，我才服了他。」

上官無忌目光轉落在上官雄面上，突然道：「雄兒在這裏，高兒去了什麼地方？還有鳳兒，芳兒。」

林樂天笑問：「你担心什麼，難道燈光這麼快便採取行動！」

「不見他們，小婿實在難以心安。」上官無忌一聲歎息。「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忽然很不舒服。」

杜樂天笑容一歛。「給你這一說，我也有些不大舒服了，芳兒方才在書齋陪我下棋，之後我教了她兩招劍法，着她在院子裏練習，相信不會出亂子的。」

杜九娘隨接道：「鳳兒一直隨着我，方才還在那邊。」

她才轉過頭去，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便向這邊走過來。

「嗯，那不就是鳳兒了？」林九娘目光及處，脫口嚷出來。

那個女孩子已經走近，一面高呼：「娘，是不是找我？」

「以後你跟在我身旁，不要擅自走動，尤其莊外。」林九娘隨即吩咐。

那個女孩子正是上官鳳，兄弟姊妹中排第三。

上官無忌隨即介紹道：「我的三女兒上官鳳？兄弟姊妹中最不服從的一個。」

上官鳳連隨嚷叫：「誰說的，就是今天，我不是老跟在娘左右。」

上官無忌笑接：「我說漏了一句，只是我的說話她不聽。」

南宮絕尚未答話，上官鳳已朝着他一眨眼睛。「方才我在那邊聽到了，你就是那個南宮絕？」

上官無忌輕叱道：「放肆，叫南宮叔叔。」

上官鳳這一次倒是聽話得很，轉呼道：「南宮叔叔。」

南宮絕笑笑，方待說什麼，上官鳳已道：「我看你不過二十來歲，叫你叔叔，不是將你叫老了。」

上官無忌大笑道：「這倒是不錯，鳳兒，你就叫他南宮大哥好了。」

上官鳳立即一聲：「南宮大哥——」

杜九娘即時叱道：「什麼大哥大叔的，你給我回來！」

上官鳳一怔。「娘——」

杜九娘截道：「以後你留在我身旁，沒有我許可，不得擅離半步。」

上官鳳歎一口氣。「好的。」舉步又放下，嬌笑道：「那個壁虎有什麼可怕的，南宮大哥在這裏，遇上了，還不是手到拿來。」

杜九娘乾瞪着眼，說不出話，上官鳳接道：「南宮大哥什麼時候有空，教我劍術好不好。」

南宮絕笑笑道：「令尊的劍術在我之上。」

「却是沒有你的有名。」

上官無忌道：「不好名而已，還有你的外祖父……」

上官鳳看着杜樂天，伸伸舌頭。「外公那麼嚴厲，我才不跟他練。」

杜樂天大笑，望着杜九娘。「這幾個孩子快要給你寵壞了。」

杜九娘一聲悶哼。上前一把將上官鳳拉過身旁，却沒有多說什麼。」

上官無忌淡然望了一眼，道：「高兒又去了那裏？」

杜九娘立時緊張起來，問上官雄：「你哥哥那兒去了？」

上官雄沉吟道：「半個時辰之前，出了莊外。」

杜九娘追問：「幹什麼。」

「聽說是到處走走。」

「未見回來？」

上官雄頷首。「那個壁虎相信不會這麼快到來，而且，我們兄弟姊妹是什麼模樣他也不知道，娘其實用不着担心。」

杜九娘搖頭。「不見他，娘如何放心得下。」目光落在上官無忌的面上。「你這個——」

杜樂天叱道：「還要廢話，不怕惹我生氣。」

杜九娘頓足，道：「高兒若是有什麼不測……」

杜樂天截道：「生死有命，高兒若該死，那也是天意。」

（未完・四）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西仙白芙蓉來到姥山，欲強行霸佔姥山，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現身了，但三人也不是白芙蓉的對手，白芙蓉留言快則一月，慢則百日，便要來姥山居住，言畢，揚長而去……西仙走後的第三日，廬州知府萬大智的親信韓師爺來傳話，說是萬太師、萬家棟、朱祐楨等人次日要來遊湖，吃金錢魚，吳元俊等人為此事大傷腦筋，不知萬太師又在搞什麼名堂，是否方少飛匿在姥山的事被他們知道了……家人緊張的準備一番，萬太師來到姥山「怡然亭」中，席間，要寨中高手和刀客印證武功，卻是藉此進行有計劃的屠殺……

秘密已洩漏　姥山被圍剿

三傑大驚，吳元俊搶先說道：「他們是草民從外地請來的，不會武功。」

快刀王立道：「不會武功，較較手勁也可以。」

他可不是說着玩，捲起袖子，拉來一張椅子，又道：「你們那一位先來？」

又是霸王強上弓，卜常醒深知不跟他扳扳腕子，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只得放下釣竿，過來說道：「請這位大爺高抬貴手。」

蹲下半個身子，本打算應付一下，輸了就了事，那知兩隻手甫一接觸，猛可間，王立突地拔刀在手，照準他的腦袋砍下來。

變生倉卒，彼此又近在咫尺，不躲必然腦袋開花，躲吧自己的身份馬上就被揭穿。

其實，他根本沒有時間想這些事，完全是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一躍避開。

一躍之勢，美妙絕倫，王立一刀落空，砍碎了一張椅子，大聲喝問道：「你是誰？可是那個醉鬼卜常醒？」

「上！」

時機稍縱即逝，神州四傑那有時間理會他，卜常醒一聲令下，立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攻向萬德山。

擒賊先擒王，這是他們既定的計劃，尤其是猝然施襲，應可十拿九穩，怎奈廬州三兇、張敏以及兩名刀客的反應出奇的快，四傑攻到的同時，萬德山的四週已多了一道肉屏風，十個人硬拚一招，勝負難分。

快刀王立已經猜透了十成十，揮舞着大刀，道：「果然是你們三個，快說，欽命要犯方少飛那小子呢？」

神州四傑心裏明白，他們致勝的機會只有適才那一瞬一招，一擊不中，憑自己四人之力，已無取勝的可能，必須照計行事，在水中一較短長。

王立餘掌未落，四傑彈身倒縱，已跳落水中。

這就是開始反擊的信號，四傑一縱出亭外，方少飛等人便掌劍刀斧齊舞，以最快的速度破壞「怡然亭」，部份高手並以長槍長矛穿刺木板，或以暗器施襲，一霎時間「怡然亭」內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轟隆隆」的一聲，亭子塌下一角，腳下又莫名其妙的冒上來無數刀劍槍矛，暗器復如雨點般洒下，萬德山嚇得面無人色，在兩名刀客的嚴密保護下，衝上小橋，向岸邊飛奔。

四傑計劃週密，那有活路可逃，魏總管早已領着三名護法，及一批事先埋伏的高手，將通路封死。

情況險惡萬分　慘叫聲此起彼落，廬州知府萬大智連中數枚暗器，身上血流如注，痛得他連聲鬼叫不已。

萬大才的腳板被長矛穿了一個大洞，變成跛腳鴨。其餘諸人亦皆或多或少的掛了彩，受了傷。四傑藉着地利水勢，佔盡了上風，眼看勝利在望。

「怡然亭」已全部倒塌，還剩下半截搖搖欲墜的小橋，靠岸的那一邊，魏總管早將橋墩砍斷，卜常醒、方少飛等人又在水中大聲喊：「殺！」不時冒出水面，凌空出擊，一向呼風喚雨的萬太師，已成俎上之肉，甕中之鱉。

實則萬太師是有備而來，在「怡然亭」內命刀客以較技為名逞兇，就是有計劃的行動，他得到消息，方少飛師徒匿居姥山，殺人的目的，一方面固在削弱敵方實力，主要還是想逼方少飛師徒現身，沒料到四傑早有應敵之策，目的未達，竟遭反制，自己反而陷身險地。

不過，並非絕地，因為他也預置有可怕的伏兵。

正當魏總管領着一撥子人，張弓搭箭，準備射殺萬德山父子祖孫，王立、張敏等一干鷹爪時，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已如幽靈一般從後面掩至，不問青紅皂白，不管張三李四，逢人就殺，遇人就砍，一場混戰下來，前後不過轉眼工夫，魏總管等人便皆遇難身亡，做了刀下之鬼。

岸上阻礙一除，兩名刀客架着萬太師飛上岸去。

其餘的人卻沒有他那麼幸運，一步之差，小橋已倒，全部落入水中。

天賜良機，失之不再，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方少飛在心中積壓了太多太多的怨恨與屈辱，這下可逮住了報復，洩恨、除奸的好機會，大家利用五六年來苦練的絕佳水性，在水中展開了一連串壯烈的撲殺行動。

眼看快刀王立抓着一塊浮木，正在往上爬，卜常醒潛行丈許，乍然冒出半個身子，咬牙切齒的喝道：「姓王的，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留命到天明，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

奪下浮木，劈面就是一拳打過去。

通！這一拳好重，正中胸膛，王立當場噴出一口血水來，但他生性狡猾，竟利用這一拳之力，彈出水面，再一個大廻旋，人已上了岸。

大家的化裝經水一泡，早已洗盡，恢復了本來面目，王立一見是卜常醒，暴跳如雷的道：「醉鬼，果然是你，這筆帳老夫要你付出千百倍的代價來。」

醉俠卜常醒道：「別嗜呼，有種你就跳下來。」

快刀王立是個旱鴨子，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卻無計可施。

廬州三兇、張敏、萬大才可沒有這麼幸運，被包不輸、吳元俊在水中揍得暈頭轉向，飄來盪去，最後還是踏上斷裂的橋樁，相繼逃到岸上去。

均已變成落湯鷄，狼狽不堪。

萬大智的遭遇最慘，好不容易抓住一塊木板，正打算游到岸邊去，先是被人在右腿上捅了一刀，後來左腿也被人從水中拉住了，正自驚惶間，彭盈妹撥開一道水花，游過來說道：「萬大人，還認識我彭盈妹嗎？」

萬大智一聽是彭盈妹，本來就已經嚇出竅了的魂，這時已不知去向，想逃吧，水裏邊又有人拉住不放，醜態百出的哀哀求情道：「姑奶奶饒命，姑奶奶饒命！」

為了萬大智，含恨十五年，至今額頭上還留下一個疤，正因為奇仇未報，她仍待字閨中，彭盈妹豈會輕輕放過他，惡狠狠的道：「萬大智，我可以饒你，但被你姦汚，難以數計的婦女卻不饒你，留你在世，天曉得還有多少人要遭殃。」

萬大智的骨頭，一下子全酥了，軟了，告饒的話一籮筐，道：「大人不記小人過，只要姑奶奶大慈大悲，肯饒我一命，從今以後，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再也不敢凌辱婦女了。」

水裏不比地上，但他還是不停的磕頭，弄了一頭的水。

彭盈妹那有閑情跟他磨蹭，寒臉說道：「既知現在，何必當初，到閻王老子那邊懺悔去吧。」

心一橫，牙一咬，出掌如電，蓬！一掌貫頂而下，腦漿迸裂，僅在水中冒出一小串氣泡，便告氣絕身亡，沉入湖底。噴出的鮮血，卻染紅了三丈方圓的水。

同一時間，朱祐楨、萬家棟那邊也有好戲上演，這兩位「表兄弟」運氣不壞，落水之後，馬上抓到一張大桌面，朝岸邊游去，此刻，卜常醒正在對付快刀王立，包不輸、吳元俊在追逐張敏他們，彭盈妹跟萬大智寃家路窄，更是分不開身，這二人近來又跟着王立學了不少絕活，萬家棟天生神力，更是如虎添翼，吳總寨主的屬下勇將居然攔他不住，被他連殺數人，突出重圍。

突見側旁浪花洶湧，水紋有異，朱祐楨方自說了一句：「是不是魚？」方少飛已自水中竄出，一屁股坐在大桌面上，道：「是吃人的人魚！」

方少飛、朱祐楨、萬家棟，這三位兒時的「遊伴」，這時俱已長大成人，且多年不見，自然甚覺陌生，方少飛還好，在「怡然亭」時，他已在水中識得二人，朱、萬則一時竟認他不出，齊聲喝道：「那來的野小子。」

猛地搖晃一下桌面，駭得二人趕緊死抓住不放，方少飛從容不迫的道：「才五六年不見，你們真的不認識我了？」

朱祐楨定目細看，忽然驚叫道：「你——你是方少飛？」

方少飛目注二人，道：「不錯，我正是曾經被你們欺負過的方少飛。」

萬家棟舞動一下手中鋼刀，厲色喝道

：「好啊，原來是你，我爺爺正愁捉你不到，看刀！」

這小子眞狠，說幹就幹，一刀劈頭砍下。

朱祐楨動作也不慢，適時刺出一劍，外加一掌。

二人出手極快，招式又狠，存心想要方少飛的命，刀光劍影之中，方少飛已一個觔斗，又翻進水中，刀劍已近，目標頓失，想收招也來不及，噹！火星迸裂中，二人反而窩裏反自己幹上了。

這一刀一劍皆使足了全力，一撞之後，餘力未盡，齊皆砍進桌面裏去。

「表兄弟」二人嚇一跳，正想全力拔出來，大桌面好像長了翅膀，向上面飛起來，而且力道甚猛，一個不小心，萬家棟的下巴被撞得皮破血流。

桌面不會長翅膀，也不會自己飛起來，自然是方少飛在作怪，二人驚魂未止，桌面又陡然下降，在他們的頭上撞出一個疤，頭也跟着沒入水中。

上上下下，反反覆覆，兩個人的頭上也不曉得撞出多少個疱，上半身更是一塊青，一塊紫，還咕咚咕咚喝了不少水，連眼淚鼻涕都流出來了。

方少飛這才歇下手，一屁股坐上大桌面，稚氣十足的說道：「你們來捉呀，殺呀！」

萬家棟鼻歪嘴斜的吼叫道：「小爺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騰出水面，揚掌猛攻，這小子牛性大發，儘管連番受挫，依然狠勁十足，恨不得一掌將方少飛劈成肉泥血醬。

方少飛冷然一哂，臂下用力，恰恰好桌面飄退兩尺，萬家棟一掌落空，打在桌面上，劈！水花亂濺，一隻手掌馬上腫起來三分高。

「你找死！」

朱祐楨從身後攻來，喝聲中方少飛飛起一腳，正好踢中他的腮幫子，身子一旋就沉入水中不見了。

萬家棟根本不會水，必須扶着桌面，但他生性好強好鬥，至今仍不服輸，破口罵道：「不要臉，仗着你會水就欺負人，有種的咱們到岸上去。」

方少飛冷哼一聲，道：「你們以二對一，以多欺少，那裏吃什麼虧。」

萬家棟氣得連髒話都罵出了口：「操你媽，小爺今天非要宰了你不可。」

方少飛雙腳在水中一撥，桌面向前猛一撞，撞得他身子一歪，索性將鋼刀拔出來交給他，道：「殺呀，刀在你手中，頭在我脖子上，有本事就來拿。」

萬家棟怒吼一聲，道：「小爺我正要來拿！」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一次不敢直砍，改用橫掃，刷！刷！刷！一瞬間便是五六個來回，刀法奇快，頗有他師父快刀王立的幾分功架。

不論是誰，一旦被他得手，不劊成薄片才怪。

却連方少飛的毫毛也沒沾到，刀鋒掠頂而過，方少飛已沉入水中，因恨他手段太辣，立將萬家棟拖下來，按住他的脖子，狠狠的灌了他一肚子的水，氣忿忿的說道：「萬家棟，你好毒辣的手段，我今天就將你葬在此地餵魚蝦，免得將來仗勢欺人。」

灌水不足，又飽以拳腳，眼看萬家棟已是奄奄一息，忽然想起布笠人的話來，只可以狠狠的揍他，絕對不可以殺他，心想：「這究竟是爲什麼，難不成我與他之間還會有什麼瓜葛？」

他那裏知道，牛輿夫婦曾爲他丢了一條命，萬家棟正是恩人之後，但他對弓先生的話一向謹遵不違，想到這裏，氣便消了，將他拖出水面，放在桌子上。

朱祐楨也喝了不少水，抓着一塊小木片，正載浮載沉，方少飛雖然不知道，假如他是方御史的養子，那麼，現在的朱祐楨，應該是他的二哥，而是基於布笠人的囑咐，也找來一塊大木板，將他拖上去。

這個時候，正是王立、張敏，萬大才、盧州三兇逃上岸去，萬大智亡魂喪命的同一時間，也正是神州四傑師徒最得意的時刻。

因爲，就在朱祐楨、萬家棟半醒半昏，半飄半游至岸邊，被王立、張敏救上岸的當口，四下裏號角齊鳴，喊殺震天，萬太師調集的兵船水師，已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開到。

方少飛抬頭一看，天哪！黑壓壓的一大片，少說也在百條以上，水軍皆齊集船頭，張弓搭箭，蓄勢待發。

萬太師睹狀好不興奮，一面作着手勢，一面拉大嗓門，聲若洪鐘似的道：「給我殺！」

船上馬上有了反應，號角再起，是發箭的訊號，密密麻麻的箭雨，像舖天蓋地的蝗蟲，似遮天蔽日的烏鴉，更好似雷公發怒，撒下萬道閃電，湖面上乒乒乓乓處處都是箭簇。

水師發出來的箭實在太多，而且持續的時間又長，躲不勝躲，防不勝防，巢湖三十六寨的弟兄們抵擋不住，立刻有傷亡出現。

兵船且戰且進，箭雨且行且發，像趕鴨子一樣，吳元俊安排在水中的弟兄很快便被驅趕至一處極小的水域，傷亡却大大地增加。

萬太師拉直喉嚨喊叫道：「殺掉卜常醒、吳元俊、包布書、彭盈妹者賞銀十萬兩，殺掉方少飛者賞銀五十萬兩，殺死一名巢湖草寇，賞銀百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五十萬銀子數不在少，一般人八輩子也賺不來，萬太師在岸上話甫出口，水軍便執刀持矛，爭先恐後的躍落湖中。

水軍人數太多，又極驍勇善戰，巢湖三十六寨的弟兄無法招架，霎時便已潰不成軍。

卜常醒聲急語快的說道：「元俊，你不是說還有一支伏兵嗎？」

吳元俊道：「有十寨路遠未到，被魏總管安排在數里外待命，但以目前的情形看來，這十寨的弟兄可能業已遭刦，即使幸而未爲水師發現，及時趕來，恐亦非水軍的敵手。」

包布書道：「那怎麼辦，乾脆殺上岸去，跟他們拚了算了。」

卜常醒道：「殺上岸去，合咱們四人之力，打不過王立、刀客，留在水中，也

不是水軍的對手。」

彭盈妹亦知處境艱險，凶多而吉少，道：「那依大哥之見，該當如何？」

卜常醒道：「咱們兄弟的死生微不足道，無論如何得設法讓少飛逃出去。」

方少飛大不以爲然，道：「四位師父不走，少飛也決定不走，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卜常醒聞言大爲不悅，扳起臉孔斥責道：「胡說，爲師的含羞忍辱，將你教育成人，爲的是除奸魔，伸正義，不是叫你尋死覓活，立刻給我潛離姥山上岸去，這是師命，不得有違。」

師命如山，儘管方少飛有一千一萬個不願意，却不敢違抗，只好含淚答應下來，道：「大師父，徒兒上岸之後，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吳元俊望望將晚的天色，道：「你繞過姥山，在西邊上岸，三河鎭的西頭街尾有一家燒臘店，是魏總管他爹開的，爲師的得能僥倖不死，明日清晨，會在那裏候着。」

卜常醒補充了一句：「若超過午時未到，多半吉少凶多，你不必久候，應即刻遠離巢湖，設法與布笠人取得連繫，再定行止。」

這話無異在交代後事，方少飛心頭一酸，淚已簌簌而下，但師命難違，只好潛入水中，用力游開。

神州四傑則浮出水面，四處衝殺，藉以亂人耳目。

× × ×

方少飛憑着他自己的機智、與本事，總算逢凶化吉，履險爲夷，順利的突出圍困，當他登上岸時，已是精疲力竭，夜幕也早已深垂。

遠遠望去，姥山那邊一片火海，巢湖三十六寨的基業盡付之一炬。

隱隱中尚有零星的殺聲傳來，一股寒意不由的從他的脚底升上，而他的心却在一個勁的往下沉。

顯然惡戰已近尾聲，四傑命運未卜，方少飛一臉悵惘，滿心凄苦，夜風過處，陡覺透體生寒，這才意識到自己一身濕淋淋的，更由於在水中浸泡太久，雙掌盡是水縐，甚感不適，心想：「不論如何，我也應該先將衣服烘乾歇一下，明晨才有精神去找師父，倘若一病不起，如何對得起四位老人家。」

當即向附近農家借了火種，在荒山裏找了一個洞穴，拾柴引火，烘乾衣服，就在山洞之內，昏昏睡去。

由於疲勞過度，這一覺竟然睡過了頭，直至第二天的日上三竿時分才醒過來。

急忙向西行去，找到三河鎭，在西邊的街尾，果然有一家「老魏燒臘店」。

奇怪，大白天的，燒臘店的門面半掩半閉，竟未開門營業。「篤！篤！篤！」叩門三響，裏面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請問裏面有人嗎？」

屋內靜悄悄的沒有反應。

「請問有人在家嗎？」

死寂依舊，無人答話。

方少飛楞了一楞，側身而入，店內燒鷄臘肉，火腿香腸，琳瑯滿目，但入鼻的不是肉香，却是一股濃濃的血腥味。

就在櫃枱上，赫然有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却不見屍身，方少飛壯着胆子，朝櫃枱內一望，原來屍身就倒在裏面，是一個伙計模樣的年輕人。

再往裏去，是一個小天井，也是一個小的三合院，在水井旁又發現一具屍體，是一位老婦人，井邊還有一堆待洗未洗的衣物，無疑是在晨起洗衣之時，被人闖入，一刀畢命。

方少飛越看越是心驚，自己與師尊在此有約，燒臘店却鬧出人命來，不知四位師父是否來過？殺人的兇手又是誰？

滿腹的疑雲正無法索解，忽聞東廂房內有呻吟的聲音，方少飛衝進去一看，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倒臥血泊中，全身傷痕纍纍，已是奄奄待斃。

方少飛俯下身去說道：「老人家可是姓魏？」

好半天老人才睜開一雙無神的眼睛，望着他，有氣無力的說道：「老漢是姓魏，你大概就是方公子吧？」

方少飛從小飽讀詩書，頗懂得敬老之道，畢恭畢敬的說：「是，在下方少飛，老先生想必就是魏總管的老太爺？」

老人點了點頭，沒有說話，眼眶內淌下的兩行老淚。

方少飛注視一下屋內的陳設，皆井然不亂，老人的手邊還放着一個青布包袱，顯非盜匪所爲，道：「老先生，這是什麼人幹的？」

老人喘息一陣，道：「是一個跟公子差不多大的少年人。」

「少年？他是誰？」

「老漢也不清楚，跟在他身邊的人叫他孫少爺。」

「哦，我知道了，這個小子高高大大的，使一把刀？」

「是使刀，也很高大。」

「他身邊還有什麼人？」

「一位錦衣少年，一個和尙，一個道士，還有一個俗家人。」

「他們爲何要殺老丈全家？」

「他們是在追查公子的下落，老漢說不知道，那個被稱作孫少爺的人就揮刀行兇。」

「可惡！可惡！這小子實在太可惡，下次再遇上他絕不輕饒。」

「方公子認識他？」

「嗯，他叫萬家棟，是大奸臣萬德山的孫子。」

微微一頓，方少飛隨又說道：「我師父他們來過沒有？」

老人已是氣若游絲，拚足餘力說道：「總寨主一早曾經來過。」

「只有我二師父一個人？他人呢？」

「嗯……就總寨主一人，已經走了，」用力將那青布包袱提起來一寸多高，說道：「總寨主命老漢將這個包袱交給方公子。」

方少飛急急追問道：「我其他三位師父呢？二師父又到那裏去了？」

老人提着那個青布包袱，一直不放，搖搖頭，表示不知！

方少飛接過包袱，道：「我二師父可有什麼話交代？」

老人的傷勢太重，失血又多，此刻已

瀕油盡燈乾之境，僅僅吐出來一個字：「有。」

方少飛用手扶正老人將要垂下去的頭，道：「我二師父說什麼？」

老人的刀傷處已經冒出氣泡，呼吸若有若無，鼓足最後的一點點力氣，也僅僅說出「總寨主交代」五個字便告撒手西歸，至於鐵掌遊龍吳元俊交代了些什麼？卜常醒、包不輸、與彭盈妹的生死下落如何，也跟着他的死亡帶到陰曹地府去了。

方少飛急得不得了，奈何人死不能復生，急也是白急。

想起了老人交給自己的包袱，以爲裏面或許可以尋得一點蛛絲馬跡，可是，打開來一看，那只是一包銀子，並無片紙隻字。

他從來沒有像此時這樣孤獨無助，從小有父母的呵護，及長大又有師父的關注，而現在他却必須由他自己來決定他該走的路。

「先回去姥山一趟，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查不明師父們的行踪死生，我心何安？」

心意既決，隨即退出老魏燒臘店，走回頭路，向東行去。

由於業已拿定主意，心緒自然平靜不少，他自昨午起便粒米未進，這時候才感覺到饑腸轆轆，於是信步走進一家飯館。

正當午膳時分，館子裏生意不惡，已上了八九成的座，方少飛選了角落裏的一個空位坐下，叫了一碗麵，四個饅頭。

正吃喝間，中間的一個位子起了爭執，一位穿着華麗，秀髮蓬亂，臉上似是塗抹了不少塵垢泥污的姑娘，喝飽喝足之後，起身就走，被小二哥在門口攔下來，道：「姑娘，妳還沒有付銀子。」

姑娘摸摸口袋，驚「哦」一聲，道：「哦，對不起，我忘了帶銀子，掛個帳好了。」

小二哥一怔，指着壁上的一個牌子道：「現金交易，恕不賒欠。」

姑娘蠻不在乎的說道：「那我改天給你送來好了。」繞過一張桌子，想要出門去。

小二哥死也不放，拉住姑娘吼叫道：「想白吃白喝是不是？告訴妳，辦不到，看妳灰頭土臉，却穿綢戴緞，不倫不類的準不是什麼好東西。」

姑娘似乎被他的惡言惡語惹火了，反唇相罵道：「人不死，債不爛，殺頭也不過碗大的一個疤，你兇什麼兇，惹惱了姑奶奶，小心我砸爛這個鳥店。」

二人越吵越兇，掌櫃的，跑堂的，甚至打抱不平的食客也上來帮腔，雙方拉拉扯扯，鬧得不可開交。

姑娘自知理虧，倒還頗知自制，掌櫃的却得理不饒人，硬是要拉着姑娘見官去，方少飛見此情景，心生不忍，招招手，說道：「掌櫃的，這位姑娘一共欠了你多少？」

掌櫃的過來說道：「這個野丫頭窮裝闊，點了一桌子的菜，下過淺嚐即止，成心來撞騙嘛，一共是一兩二錢三分。」

方少飛心想：「沒有銀子又不太餓，幹嘛點那麼多菜，眞是神經病。」

打開包袱，取出一錠一兩半的碎銀子，交給掌櫃的，指着自己的桌面，道：「這樣全部夠不夠？」

掌櫃的見有人付帳，馬上堆下一臉的笑容，連說：「夠了，夠了。」

扭過頭來，又對那姑娘說道：「今天算妳走運，遇上這位好心的公子，還不快謝謝人家。」

姑娘倒還眞聽話，上前福了一福，嬌滴滴的道：「謝謝公子慷慨解囊。」

方少飛笑道：「那裏，出門在外，誰都有個不方便的時候，姑娘請坐。」

姑娘毫不客氣的坐下來，兩隻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停的在方少飛身上轉來轉去。

看得方少飛怪不好意思的，道：「姑娘吃飽沒有！」

姑娘好大方的道：「如果你要請客，我還可以再吃一點。」

方少飛本來是句客套話，但話既出口，自然無法收回，也不能不請，笑道：「姑娘要吃什麼，請自己點吧。」

姑娘毫不客氣，端足了架子，對掌櫃的說道：「照姑娘我所點的樣子，再來一桌。」

方少飛心說：「鬧什麼玩笑，剛才那一桌子菜，根本沒有吃多少，現在又要，妳倒眞會慷他人之慨。」

心裏雖然這樣想，却又不便說話，只好叫掌櫃的照着姑娘的意思去辦。

生意人唯利是圖，掌櫃的儘管覺得姑娘未免太過份，甚至是有意在作弄人，菜還是照做照上，很快便擺滿一桌子。

方少飛見她連筷子都不曾動一下，道：「唊，妳怎麼不吃呀？」

姑娘雙手支頤，含情脈脈的望着他，道：「你吃吧，這一桌菜本來就是爲你叫的，出門在外，四個饅頭一碗麵太寒傖，也不營養。」

鬧了半天，菜是爲自己叫的，方少飛簡直有點哭笑不得，略帶惱意的道：「什麼？是爲我叫的，對不起，在下一向飲食簡單，已經吃飽了，妳自己享用吧。」

取出一錠碎銀子來，就要付帳離去，姑娘却搶先會了帳，深情的說：「方公子，算我請客，吃點嘛，飲食太簡單是會傷身體的。」

方少飛聞言幾乎要氣昏了，轉彎抹角的老半天，原來她自己有銀子，擺明了是在戲耍自己，氣忿忿的道：「妳怎麼知道我姓方？」

姑娘笑嘻嘻的道：「我們是老朋友了，當然知道。」

「老朋友？姑娘何人？」

「我姓張。」

「姓張？叫張亞男？西仙白芙蓉的女兒對不對？」

「對呀，一次生二次熟，所以我說是老朋友了。」

「哼，誰跟妳是老朋友，再見。」

拎着包袱，出店而去。

張亞男追出來，跟他並肩而行，柔情似水道：「少飛，你生氣了？」

方少飛聽她猛套近乎，居然直呼自己的名字，更加不悅，道：「妳我河水不犯井水，犯不着。」

「聽說姥山已經被萬太師燒成灰燼，

你打算上那兒去？」

「你管不着。」

「少飛，你肯爲一個陌生的姑娘會帳請客，就一點也不關心離家出走的老朋友嗎？」

「誰離家出走？」

「我！」

「妳幹嘛要離家出走？」

「去找我爹。」

「妳爹又是誰？像西仙那種女人也結過婚？」

「請別批評我娘，任何人都有好的一面。」

「妳還沒有說令尊高名上姓？」

「我爹叫張峻山，人稱『八斗秀士』，才高八斗，文武全才，前幾天偶聞江湖傳言，說我爹隱居北京，娘又不准我去找他老人家，只好離家出走，少飛，你是北京人，可曾聽說過我爹的名字？」

「沒有。」

「起碼你對北京很熟，你陪我去好不好？」

「我沒空，要到姥山去。」

「我先陪你去姥山，然後再結伴北上好不好？」

「不好！」

「少飛，我什麼情方得罪你了，怎麼老是這樣冷冰冰的。」

「很簡單，因爲妳是西仙白芙蓉的女兒。」

「天下多得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例子，何況我娘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壞，家父更是望重江湖的俠義中人，別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在下只知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張姑娘，例外的例子並不多。」

方少飛對張亞男成見甚深，不願再跟她多言饒舌，陡地加快脚步，如飛前奔！想將她甩掉，奈何張亞男乃西仙之女，不論武技輕巧，皆屬一流身手，那裏能甩得掉。

眼看三河鎭已遠拋在身後，張亞男仍死纏不放，方少飛沒好氣的道：「張亞男，妳到底想幹什麼？」

張亞男一點也不生氣，笑盈盈的道：「陪你到姥山去。」

「謝了，我不需要人來陪。」

「不謝，這是我心甘情願的。」

「妳別再煩我好不好。」

「就當我不在身邊好了。」

「張亞男，妳這個人怎麼這樣不可理喩。」

「爲什麼不說是你拒人於千里之外，太不近情理？」

方少飛眞好氣，又好笑，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正感不知如何是好間，從巢湖方面箭也似的奔來一紅二綠三位少女，兩名綠衣少女還抬着一頂華麗的轎子，不偏不倚，就停在路當中，堵住二人的去路。

這紅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西仙白芙蓉身邊最有名的「四鳳」之首金鳳，雙目直瞪瞪的望着張亞男，語氣之中含有命令的味道：「小姐，請馬上跟我回去。」

張亞男本來躲在方少飛的身後，見她開口就叫小姐，而方少飛又不答腔，只好故作糊塗的道：「喂，妳在跟誰說話。」

金鳳道：「就是跟妳，小姐！」

張亞男道：「我是媳婦，不是小姐，這位方公子就是我的相公。」

方少飛聽得怪彆扭的，什麼人不好冒充，偏偏要冒充別人的老婆，也虧她說得出口。

金鳳冷冷一笑，寒臉說道：「小姐，妳的化裝技術還差得遠，別以爲在臉上塗兩把灰，我就認不出妳來了，別胡鬧，快回去吧，再晚了恐怕任誰也救不了妳。」

張亞男見行藏已露，乾脆取出一塊布來，一陣擦抹，又恢復了她本來的俏麗模樣，一本正經的道：「我不回去，離開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說過，找不到我爹就不再見我娘。」

綠衣少女是張亞男自己身邊的四名使女，略高年約二十出頭的叫春蘭，稍矮年紀也略小的叫夏荷，春蘭焦急的說道：「小姐，使不得，谷主交代，即使抬也要將小姐抬回去。」

張亞男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道：「你們想用強？」

金鳳道：「谷主是這樣說的，必要的時候屬下不排除會動武，小姐，妳心裏有數，不是我的對手。」

張亞男當然明白，金鳳雖僅二十五六的年紀，內外功夫却俱屬一流，尤其心狠手辣，不知毁了多少成名的人物，早在江湖上闖出一個「辣手娘子」的字號，但她不肯服輸，故意擺出一副準備動手的架勢，道：「金鳳，妳要弄清楚，我們是兩個人，以二對一，妳不見得能討了好。」

金鳳冷哼一聲，道：「行前谷主特別交代了一句話，小姐最好聽清楚。」

張亞男道：「我娘還說什麼？」

使女夏荷望了方少飛一眼，道：「如果發現是有人拐誘，一概格殺毋論。」

方少飛暗道一聲：「莫名其妙！」張亞男打了一個寒噤，辣手娘子金鳳上前一步，對方少飛說道：「方公子，你是聰明人，最好不要插手芙蓉谷的家務事，往自己頭上兜是非，免得招來殺身之禍。」

這語氣，這神態，簡直沒把方少飛放在眼內，不禁激起他的萬丈豪情，怒冲冲的道：「這事本來與我無關，現在却非要插手不可。」

金鳳挽起一掌眞力，作勢待發的道：「這是爲何？」

方少飛傲然言道：「主僕有分，妳未免太過份了！」

金鳳嬌叱道：「好小子，你乳臭未乾，竟敢大言不慚，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看掌！」

這女人好烈的性子，話落招出，劈面就是三招快攻，方少飛不退反進，立取反手還擊，利那間，兩個人便硬拚硬的拚了三掌，方少飛攻守井然，進退有序，毫不遜色。

辣手娘子金鳳自視太高，對這樣的結果似是大爲不滿，殺氣騰騰的道：「看不透你還有點本事，是我低估你了，來，試一試芙蓉谷的『粉蝶掌』！」

方少飛道：「試就試，有什麼大不了，久聞芙蓉谷的『粉蝶掌』名震江湖，早想見識見識。」

變方劍拔弩張，眼看又要鬥起來，張亞男深怕方少飛吃虧受辱，忙橫身立在二人中間，道：「好了，金鳳姐，我跟妳回去就是，別難為人家方公子。」

辣手娘子金鳳撤掌說道：「那就請上轎吧，小姐。」

張亞男的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轉，道：「要我回去可以，你們必須接受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讓春蘭、夏荷坐轎，我們兩個人來抬。」

「小姐的點子最多，別是又在打什麼鬼主意吧？」

「這只是條件，妳別想得太多。」

「如果屬下不答應呢？」

「那我就不回去，看妳怎麼交差。」

「好吧，就破一次例，當一次轎夫，小姐請抬前面。」

「我要抬後面。」

「這是為什麼？」

「不為什麼，我高興。」

「好了，我的姑奶奶，一切都依妳就是。」

金鳳依了，春蘭、夏荷可不依，主僕尊卑有別，二女怎麼也不敢讓小主人來抬着走，還是張亞男好說歹說才將他們誆上轎子。

張亞男真會演戲，放下轎帘，鄭重其事的跟方少飛道別，辣手娘子金鳳道：「小姐，我們該走……」

「了」字尚未出口，驀覺背上一麻，張亞男趁她說話不備間，已點了她的「麻穴」，一個人傻呼呼的站在那裏不動了。

也許是覺得她對自己真的不錯，也許是覺得她跟她的母親不一樣，甚至他壓根兒就很喜歡她，方少飛也說不上來是為什麼，總之，敵意在消退，友誼在滋長，關切的，說道：「張姑娘，轎子裏還有兩個呢。」

張亞男扮了一個鬼臉，道：「早在我放簾子的時候就制住了，咱們走，到姥山去。」

方少飛道：「他們怎麼辦？」

張亞男道：「沒有關係，十個時辰之後穴道會自解，到時候他們長了翅膀也找不到咱們。」

一下子，二人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方少飛不再反對她陪自己去姥山，彼此齊肩並步，向東行去。

詎料，僅僅才奔出去數丈之遠，張亞男的難題剛解決，方少飛的麻煩又來了，前面人影閃動，迎面衝上來七八個人，都是他的冤家對頭。

為首的是大法師哈山克，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朱祐楨居右，萬家棟居左，另有兩名刀客在最外側，七個人成「一」字排開，橫在路中。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萬家棟一開口就沒有好聽的：「好啊，方少飛，終於給小爺爺我堵上了，這裏沒有水，我看你還能竄到那裏去，今天要開膛破肚，吃你的心。」

他可不是虛張聲勢唬人，刀已亮出，雙脚不停的在移動，正在尋找最有利的角度與時機。

方少飛傲然卓立，毫無懼色的道：「好極了，我也正愁找你不到！」

萬家棟一怔，說道：「你找小爺我幹嗎？」

「我想知道，三河鎮魏家一門三口是不是你殺的？」

「是又怎麼樣？」

「魏老全家與你無冤無仇，你為何要下此毒手？」

「因為那個老傢伙是巢湖三十六寨的同路人。」

「你怎麼知道？」

「我們釘吳元俊的梢，眼見他走進老魏燒臘店，那還錯得了。」

「我另外三位師父沒去？」

「哼，老早就死到魚肚子裏去了。」

方少飛一聽三位師父已死，痛如刀絞，怒吼一聲：「納命來！」雙掌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攻過去。

萬家棟不退不劈，揮刀就砍，朱祐楨在水裏也吃過方少飛的虧，懷恨極深，也一聲不響的從一側攻來，決心要置方少飛於死地而後已。

二人攻勢猛銳，步步近逼，方少飛分拒二人，猛攻猛衝，打來驚心動魄，險象環生。

張亞男忽然破口罵道：「不要臉，以多欺少，簡直卑鄙無恥。」

玉掌倏翻，掌影亂飛，好似有無數的彩蝶翩翩起舞，明明從左側攻到，急切間又飄往右邊，弄得朱、萬兩人暈頭轉向，攻守失據，敗亡乃指顧間事。

還是大法師哈山克識貨，大聲嚷嚷道：「是西仙的『粉蝶掌』，快退！」

朱祐楨知道厲害，抽身却抽不出來，因為漫天的掌影，根本找不到退路，一個不小心，被掌風掃中，這才歪歪斜斜的退到一邊去。

萬家棟的情況更糟，吃了張亞男的一掌，又被方少飛掃中一脚，一個踉蹌，差點栽下去。

張亞男得理不饒人，揚掌欲待再上，早被逍遙子費無極挺身截住，道：「西仙白谷主是妳什麼人？」

「是家母！」張亞男說。

西仙的名頭太響太亮，廬州三兇齊皆大吃一驚，江湖浪子花三郎皮笑肉不笑的道：「哦，原來是白前輩的女公子，恕花某失敬，我們在逮捕欽命要犯，請勿妨礙公務。」

張亞男嗤之以鼻，道：「我管你什麼公務不公務，方公子是我的朋友，誰要侵犯他，我就跟誰沒完沒了。」

哈山克冷笑一聲，道：「女娃兒，白谷主的『粉蝶掌』固然厲害，但妳的火候還嫩得很，別給臉不要，自討沒趣。」

張亞男臉一沉，道：「老禿驢，你想要幹什麼？」

哈山克道：「請姑娘置身事外。」

「辦不到！」

「辦不到就連妳也一起拿下。」

「你敢！」

「老衲乃是奉命行事，沒有什麼不敢的。」

招招手，兩名刀客立即搶上前來，雙手握刀，在胸前交叉，眸中兇芒閃閃，一

步一步的逼向方、張二人。

刀客的本事方少飛是見識過的，忙附耳說道：「這兩個傢伙都是亡命之徒，不死不退，沒完沒了，最是難纏不過，請別為我惹禍上身，快走吧。」

張亞男不假思索的道：「少飛哥，我張亞男豈是貪生之輩，要死咱們一塊兒死，殺人也不過頭點地，怕什麼。」

這丫頭的點子的確不少，話是這樣說，廬州三兇也真的以為她要硬拚，話出口後，却拉着方少飛向後退至轎旁，出手如電，一下子就將辣手娘子金鳳與春蘭、夏荷的穴道全部解開了，道：「金鳳姐，我娘是要你們尋回一個活蹦亂跳的女兒，還是一具屍體？」

金鳳道：「當然是要活的。」

「那你們就幫我收拾這幾個混蛋。」

「小姐，屬下麻穴被制，雖然無法行動，你們的話却聽得見，人家是衝着方少飛來的，妳又何必往自己身上兜，放手不管就沒事了。」

「不行，方公子是我的朋友，這檔子事我是管定了，你們要是不幫忙就站到一邊去，我自己來。」

金鳳見她心堅如鐵，素知只要是她決定了的事，任何人也休想改變，只好勉為其難的道：「好，好，我幫妳的忙就是，但小姐可不能耍花樣趁機再開溜。」

話猶未落，廬州三兇已率衆追到，金鳳、春蘭、夏荷不敢怠慢，連忙挺身截下，辣手娘子站立轎前，威風八面的道：「站住，誰要是敢動我家小姐的一根汗毛，就是與芙蓉谷為敵。」

西仙是響叮噹，叮噹響的人物，三兇當然不願意輕易招惹，江湖浪子花三郎油腔滑調的道：「我說金大奶奶，咱們今天是要逮捕欽命要犯方少飛，豈敢找貴少主人的麻煩，請借一步路，捉住姓方的小兒，我們馬上就走。」

張亞男就站在辣手娘子的身側，猛給她使眼色，金鳳沉聲說道：「不行，方公子是我們小姐的朋友，請放過今天，放過埗在。」

一名八號刀客雙刀猛一撞擊，發出一陣「鏗鏘鏘」的清脆聲響，冒出幾許火星，怒髮衝冠的罵道：「他媽的，妳這是給臉不要臉，竟然敢與朝廷為敵，再不讓路老子就將妳劈成兩半。」

強將之下無弱兵，金鳳一向目空一切，豈肯受這刀客的烏氣，雙方一言不合，便即大打出手，而且是打羣架，春蘭、夏荷與廬州三兇等人也全部投入，打起爛仗混仗來。

張亞男眼見時機業已成熟，衝着方少飛擠擠眼，拉着他的手，悄沒聲息的離開了。

此刻，方少飛對她的成見已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對她奇妙的機智，靈巧的心思由衷歎服，跟她在一起，總覺得有一種難以言宣的舒暢與快慰。

「少飛哥，咱們要快，他們這一架打不久的。」

「嗯，我也是這樣覺得，一發現咱們不見了，他們就沒有理由再打下去。」

「所以說咱們要快，免得死纏活纏的掃興。」

脚底抹油，腿上使勁，二人的輕功都不弱，一眨眼的工夫便奔出百十來丈。

果不其然，兩人登上一座小山，回頭一望，三兇與金鳳等人的混仗已停，雙方有志一同，已咬着尾巴追下來！

禍不單行，近旁不遠處，「砰！」的一聲，一支響箭衝天而起。

方少飛臉色倏變，道：「要糟！」

張亞男道：「怎麼了？」

「那是偵緝手的連絡訊號，響箭一放，快刀王立與刀客很快就會出現！」

「江湖傳言，這個姓王的是大內第一號高手？」

「大家都這樣說，他有一刀連砍十三顆人頭的紀錄。」

「好，咱們『逗逗』他。」

「亞男，妳說『逗逗』？還是『鬥鬥』呢？」

「如果傳言不假，咱們十九『鬥』不過他，只好『逗逗』他。」

「怎麼『逗逗』？」

「現在還不知道，到時候再隨機應變好了。」

三言兩語說下來，事情已起了變化，快刀王立領着三十六偵緝手出現在左側，張敏與十二刀客出現在右側，後面的追兵已近，呈三面包圍的態勢。

巢湖遙遙在望，前面則是一片汪洋。

「少飛，你會不會水？」

「不單會，還棒得很。」

「那就好，我也不賴。」

「亞男，妳預備——」

「哦？那是最後一條路，現在還用不到。」

「那你打算如何對付這殺人魔王？」

「我已想好了，等一下不論我說什麼做什麼，你都不要吭氣，如果合作無間，就可以好好逗耍一下這個老魔頭。」

「好，我全聽妳的。」

人影狂竄，快如飛梭，這時候快刀王立已搶到正面去，四方八面的人亦皆電奔而到，將三人團團圍死。

不論是快刀王立，或是廬州三兇，十二刀客中的任何一個人，方少飛太難以招架，現在一古腦都到齊了，圍得密不透風，就算是四位師父在場，只怕也是一個必敗的局面，方少飛委實想不透，張亞男有何退敵妙計。

正自忖思間，耳畔響起張亞男蚊蚋似的聲音：「委屈你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方少飛還沒有弄懂她的意思，右腕已被她扣住，彎到背後去。

此舉大出衆人意表，齊皆一楞。

張亞男大聲說道：「誰是錦衣衛的王指揮王大人？」

王立跨步而出，道：「老夫正是。」

張亞男說道：「告示上說，捉住方少飛的人有五十萬兩銀子的賞格，這可是真的。」

王立正容說道：「當然是真的。」

張亞男道：「那就讓路，本姑娘要押着這小子上京去領賞。」

王立注視一下方少飛，一臉痛苦之色，似是腕脈被制，氣血逆轉使然，道：「妳把他交給本官就是，賞銀自會給妳。」

（未完・七）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高樓、酒長劍將龐金城等人打走，凌浩田因和鄔平野拳掌搏鬥，各有損傷，體力消耗太大，傷得較重，萬高樓輸送內力，助其運功療傷，因爲凌浩田受傷，凌英英武功不高，不敢窮追這些江湖凶邪，怕凌英英再被他們擄去。萬高樓比以前較正派，知道凌浩田和凌英英的情況之後，亦不追究往事，怕酒長劍好色對凌英英不利，回到客棧之後，派凌英英爲凌浩田侍奉湯藥，等他痊癒後再作打算。凌浩田癒後便暗中送凌英英回家，在路上叢林中見凌天鳳答應酒長劍將女兒嫁給他，條件是協助對付天水帮和靑劍門。凌英英聽到不敢回家……

躡踪窺約鬥　趁機先救人

凌英英嬌軀一震，可以止住了哭聲。果然不出凌浩田所料，凌天鳳去而復返，在附近繞了一圈。只因凌浩田與凌英英所藏的大樹，枝葉極爲茂密，由下面往上望去，根本看不到踪跡，是以凌天鳳再度離開。

這次凌英英忍了好一陣，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眼淚如斷了綫的珍珠鍊子，成串滴下。由於緊張，兩人仍然緊緊摟住，凌英英的淚水沾濕了凌浩田的衣襟也不自知。

凌浩田放鬆了手，但凌英英却一頭栽在他懷中，哭個不停，凌浩田手足無措地道：「凌姑娘，你莫哭，你一哭我心就亂了……咱們還是下去吧！」

「我不回家……」

凌浩田一怔，道：「你不回家，打算去那裏？」

凌英英抬起頭來，淚如泉湧，梨花帶雨，楚楚可憐。「你不是說爹要將我嫁給酒……那老色魔麼？你叫我回家，不是要送我入虎口？」

凌浩田訥訥地道：「酒前輩一大把年紀了……他也眞是！」

「我恨死他……不，我更恨我爹！他簡直……沒有資格做人父親？」凌英英心中痛恨，但仍不忍用太髒的話辱罵生身之父！

凌浩田嘆了一口氣，道：「我以爲我巳命苦，原來你比我更苦命！」

他這一說，凌英英哭得更厲害了，忽然用力一掙，嘶聲喊叫道：「我不要活了！」縱身向下跳去，幸而凌浩田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足踝，將她提了起來。凌英英哭道：「快放開我，誰要你多管閑事！」

凌浩田更不肯放手，將她緊緊抱住，道：「凌姑娘，有話慢慢說！我這般蠢都不會求死，你比我聰明得多了，怎會看不開！」

凌英英雙拳在他身上亂擂。「放下我，放下我！」

凌浩田說道：「假如你不肯回家，便找個地方躲起來吧，你爹不一定找得到你的！」

」女人在這種情況下，感情堤壩，一般都比男人易崩潰。

凌浩田大着胆子道：「假如你不嫌我愚蠢的，不如一起找個地方隱居！」

凌英英芳心一跳，忖道：「傻蛋人雖又醜又蠢，但他心地比任何人都好……跟着他絕對不用怕會給他欺侮……唉，枉我讀了這許多年書，至今方知內在美比外在美好百倍萬倍！」

凌浩田見她不作聲，只道她巳答應，便鬆開手道：「咱們走吧！」

不料凌英英一直憑藉她才站得穩，他一放手，她雙脚一軟，幾乎栽下樹去，幸好凌浩田又一把拉住她，這才不用跌下去，這刹那她才醒覺剛才自己一直依在他懷中，不由臉紅耳赤，羞不可仰。

凌浩田心中暗道：「凌姑娘眞奇怪，無端端怎會紅起臉來？」當下道：「凌姑娘，我拉你跳下去。」

凌英英點點頭，眼睛不敢望着他，兩人落地之後，凌浩田忽又抓抓頭皮道：「凌姑娘，咱們去那裡？」

「我……我怎知道？你不是叫我跟着你麼？」

「是啊，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處……嗯，我以前住在五老峯，那裏好得很，不如咱們去五老峯吧！」

「不，那地方你師父巳知道……我不喜歡！」

「那麼……不如咱們去關中吧！」

「關中有那本眞經，也非安穩之處！」凌英英忽然問道：「凌……大哥，你只跟我在一起麼？」

凌浩田「啊」地叫了一聲，道：「要不是你提醒我，差點忘記，我還得去找丁姑娘！唉，又不知她在何處！」他急得團團亂轉。

凌英英淚水盈眶，問道：「找到她又如何……你還要帶她跟咱們……」

凌浩田道：「當然啦，做人該重信諾，我答應過她跟她一起去找個安靜的地方生活！不過你不用担心，她心地很好，絕對不會撵你走！」

凌英英心頭像被針尖刺了一下，冷哼一聲：「她憑什麼撵我離開？她武功比我高？她長得比我漂亮？」

凌浩田傻了眼，巴巴地道：「我看她武功比你好不了多少，至於……」

凌英英巳截口叫道：「你快走吧！」

凌浩田又是一呆，問道：「你要我去那裏？」

「去找丁姑娘啊！找到她便跟她雙棲雙宿，何必管我！」

這次凌浩田倒也聽出點不妙來，不由睜大一對眼睛，望着凌英英，凌英英粉臉泛紅，忽然轉身撲出！凌浩田在後急追，問道：「凌姑娘，你要去那裏？」

凌英英只顧跑，凌浩田幾個起落巳截在她身前，凌英英手臂一揚，向他臉上拍去，凌浩田一翻腕，抓住其掌，凌英英左手揑拳向他胸膛擊去，又讓凌浩田握住其腕。「快放開我！」

凌浩田誠懇地道：「凌姑娘，你聽我說，我跟丁姑娘……與你一樣，都沒有什麼……關係……你爲何會生氣？我知道我因爲又蠢又醜，所以你不會跟我在一起，但你就這樣出去，萬一碰到酒前輩，那就不……」

凌英英心腸一軟，微覺過份，但嘴上仍冷冷地道：「碰到他又怎樣？大不了一死！我嫁給誰，你都不會……」底下傷心兩字，實在說不出口。

凌浩田道：「那可不行，咱們沒死在絕谷中，以後便不能輕易言死！凌姑娘，不如咱們一齊走吧，路上多個人，萬一有事也可以互相照料！」

凌英英氣早巳消了大半，嗔道：「還不放手！」凌浩田忙不迭放開了她。「去那裏你還不帶路？」

凌浩田道：「天快黑了，咱們快趕路吧！」忽又道：「有人來了，快伏下！」他拉着凌英英伏在一叢灌木之後。

進林的不只一個人，當先一個人竟是「天水帮」的帮主陸百謙，他背後的七個大漢，凌浩田大多見過，都是陸百謙的手下。

陸百謙一入林便向手下打了幾個手勢，那些人便分散而逃，而陸百謙本人則向前急奔，眨眼間，這些人的身形都爲樹木所遮。

凌浩田低聲說：「再等一會兒，一定是因爲有人追他們，所以陸百謙才會神色匆匆！」果然不久又有幾個人進來，第一個他倆乃今午在麵店裏見過的中年蓄髯漢，背後跟着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在關中與杜鐵心等人在一起的青年劍客江陽！

凌英英心中想道：「這傻蛋在其他方面倒也不傻，爲何……莫非他想享齊人之福？哼，眞不自量力！」

蓄髯中年漢入林之後，環顧一下，帶人向前追去，眨眼身形便已消失。

凌浩田見外面不再有人進林，才拉着凌英英站起來，道：「咱們快走吧！」

凌英英站立不動，問道：「不，我問你一件事，你老實答我！」

凌浩田道：「我幾時曾騙過你？」

凌英英紅着臉問道：「你告訴我，去年老怪在絕谷裏迫咱們……拜天地，你有什麼感想？」

凌浩田訝然道：「我……我只是不忍你被他凌辱……」

「就這樣？」

凌浩田道：「是的，別無其他含意？你懷疑我跟萬前輩串謀？」

「不是……事後你也一直……是那樣？難道你沒想跟我做一對眞正夫妻？」

凌浩田心頭怦怦亂跳，黑臉也泛上紅潮，結結巴巴地說道：「我沒有……不敢想……」

凌英英聲如蚊吶，垂下螓首道：「爲什麼不敢想……你又敢與我拜天地？你不怕違誓？」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而且……當時你也說過，那是爲了應付萬前輩的！」

凌英英臉蛋發燙，忙道：「以前的事別提，你現在……到底有沒有想？」

凌浩田心跳更急，訥訥地道：「我……我跟你同姓，而你又不會……咳咳，我還是沒想！」

凌英英忽然抬起頭來，瞪着他道：「既然你連想都沒想過，又怎敢叫我跟你一起生活？還要到一個沒人的地方，你把我當作什麼？我跟你生活，以後……以後還能嫁人麼？」

凌浩田張大了口，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半晌才道：「我根本沒想到這個……兄妹也可以一起生活……」

「人家會相信你跟我只是一般兄妹之情麼？」

「那你準備怎辦？去何處安身？」

凌英英見他說來說去都沒一句合心意的，便輕哼一聲。「你還是去找你那位丁姑娘吧，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凌浩田搔頭抓腮的，良久才再說一句：「你要去那裏，我送你去吧！」

凌英英還未答他，忽然一道灰影一閃，林中已多了一個和尚，一臉笑容，正是中午在麵店裏遇見的那位少林高僧「不大和尚」乘蓮。凌浩田與凌英英心中齊忖道：「怎地這些人都來這裏？」

乘蓮見到他們笑嘻嘻地走過來。「兩位施主請了，想不到大家有緣會在此見到面！」

凌浩田問道：「大師來這裏找人？」

乘蓮笑道：「瞧你還靈光，你怎知道和尚來找人？難道入林不能小解？」

凌浩田料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一時無言以對，乘蓮又道：「小施主，讓你猜對啦！老衲是來找人的，請問你們可見到什麼人進林？」

凌英英道：「進林的人有許多個，未知大師要找的是誰？」

「也是一個和尚，外表看來斯文，其實心腸很壞，穿紅袈裟……」

凌浩田想起他在麵店問掌櫃的話來，不由道：「大師要找的可是一個叫萬象的番僧？」

乘蓮一臉驚詫，訝然道：「老衲要找的正是他，小施主跟他認識？」

「是的……在關中跟他有數面之緣，但他倒不見進林！」

「聽施主的語氣，剛才必有人來過，未知是誰？」

「有兩撥人，前面那一撥的是『天水幫』的，後面那一撥的，只有三個人，晚輩只認得一個叫江陽的！」

乘蓮顯然不知江陽其人，乃問道：「其他兩位生得怎樣？」

凌英英將那蓄髯中年漢的外貌描繪一番，乘蓮脫口道：「余修竹施主也來了？哈哈，這倒熱鬧了，這許多人聚集在少林附近，到底所爲何事？」

凌浩田道：「晚輩等也不知道……今午聽大師提及，萬象抓到一位姑娘，未知那姑娘是誰？」

「老衲亦不清楚，不過萬象此人心機奸詐，被她擄去的，料是好人家的女兒，我和尚雖然不愛管閑事，但他是佛門子弟，卻幹出這種事來，叫出家人都蒙了垢，老衲不能不管！多謝兩位施主！」乘蓮雙肩微微一閃，向前射出二丈，忽然又稍住，道：「兩位印堂發黑，近日必有災難，請小心！」餘音未了，人已不見。

凌浩田道：「這位高僧眞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凌姑娘，你聽見他說什麼嗎？咱們快離開這裏吧！啊，你想到要去何處安身否？」

凌英英問道：「假如我來到安全之處，你是不是一直會護送我？」

凌浩田正容答道：「你我曾同歷患難，你有事我自然要帮助你，我說過的話一定實行，絕不食言！」

「好，我明日要再來此處，你陪不陪我？」

凌浩田不覺訝然問道：「你來此處作甚。」

凌英英咬咬牙道：「我要看爹跟『天水帮』和『青劍門』相鬥的結果。」

「你不是說不見你父親麼？何況他們也未必會在這裏決鬥！」

「是的，但相信必在附近，咱們可以找一找！咱們只是躲在暗處偷看，又不是要現身，你害怕麼？」

凌浩田一挺胸膛，道：「姑娘不怕，我也不怕！」

凌英英見他說得誠懇，心頭稍暢，道：「那咱們先去買點吃的，今晚再來！」

附近沒有小集，兩人到一條叫傍山的小村向農夫購買，那主人是個老頭，身子依然十分硬板，兒子是個獵戶，剛打獵回家，他媳婦正在烹洗獵物，無非是些山鷄山貓，收獲倒也豐富。

老頭住的雖然是土屋，但却佔地不小，原來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讓老虎吃掉，二兒子跟老伴患急症死了，只剩小兒子，今夏剛成親，老頭十分好客，一聽他們要買吃的，又見他們年紀相當，只道是對

小夫妻，便請他們留下來。「小伙子，夜裏路上不好走，今夜便在舍下歇歇吧，明天一早出門，也就誤不了多少工夫。」

凌浩田看了凌英英一眼，道：「那就謝謝您啦，老伯，要多少錢請你先說說，我怕不够付給你。」

老頭哈哈笑道：「咱們打獵的人，有的是豪氣，不會斤斤計較，就當老夫請你們吧！」

「但咱們還想向你買點東西，好在路上吃！」

老頭說：「那就隨便你放下一點吧！」他隨即叫兒媳婦炸兩隻山鷄，準備讓他們帶上路吃，他兒子將多餘的獵物，拿出去賣。

凌浩田請教老頭，才知他姓夏。「夏老伯，令郎這麼晚了，還拿東西去賣？就算附近有市集，也收墟了。」

夏老頭道：「敝村有位財主，聽說家裏來了貴客，剛才派人來打探，要買獵物，小兒是拿去賣給他的！」

一忽，他兒子回來，夏老頭問他：「阿三，價錢還好麼？」

他兒子夏三道：「爹，曹老財今日不知爲何手段闊綽，多付了許多銀子！」

夏老頭說道：「也許是他家客人付的錢。」

夏三道：「那有客人付錢的道理！」

凌英英心頭一動，問道：「請問曹老財來了些什麼貴客！」

夏三道：「俺也不清楚，不過看樣子都是練武的，少說也有十多二十個，那些人面生得很，從未見過！」

凌英英將陸百謙的外貌描繪給了一番，夏三失聲道：「就有這個人，他還說不够，問俺家裏還有沒有，叫俺回來拿，他肯付更多的銀子，爹，俺就是來……」

夏老頭截口道：「不賣，爲父已答應賣兩隻給他倆！」

凌浩田忙道：「咱們有窩窩頭就行，老伯，你還是讓他拿去賣吧，而且咱也付不起高價。」

夏老頭道：「老夫不是貪錢的人。」

凌英英道：「這樣吧，老伯留一頭山鷄給咱們就行，我想夏大哥再去一趟，最好認住他們頭子的容貌。」

夏老頭訝然問道：「你們認識那些人麼？」

凌浩田道：「見過幾面，正爲一件事要跟踪他們！」

夏老頭道：「既然是這樣，阿三你去吧！」

夏三去後，夏老頭又跟他倆聊起天來。「小哥，你們是夫婦吧！」

凌浩田還未答，凌英英已截口道：「是的，剛成親不久！」

「哦，那是要回娘家串門子？」

「不，我爹貪財嫌他家窮，要悔婚……是我看不過眼，所以寧願跑出來找他……咱們要去遠處謀生！」

夏老頭豎起姆指，道：「姑娘巾幗不讓鬚眉，做人應該重信義，豈可因人家窮便悔婚，那隻山鷄算是老漢送給你們的，不收錢！」

凌浩田料不到凌英英會說出這種話來，訥訥地道：「凌姑娘，你……」凌英英以肘輕輕捅他。

夏老頭不悅地道：「小哥這就是你不對了，凌姑娘不嫌你窮，棄家跟你，你還叫她姑娘？」

凌浩田訥訥說不出來，凌英英暗覺好笑，不久，夏三又興高采烈地回來，把錢交給父親。「想不到兩隻山鷄一隻山貓也值這許多銀子！」

夏老頭掂掂那兩塊碎銀，也喜道：「足足有三兩重！嗯，凌姑娘託你的事，你辦妥了沒有？」

夏三又將另一個頭子的外貌描繪了一番，凌浩田跟凌英英同時脫口道：「是易長鋒！」

夏老頭抓抓頭皮，問道：「這些人跟你倆有什麼關連？」

凌英英編了一套說詞搪塞過去，未久，夏三的妻子便把飯開上來，五個人圍桌吃飯，夏老頭心情高興，開了一瓶酒，可惜凌浩田對酒興趣不大，只由他父子對飲，散席前，凌英英道：「老伯，咱們明天一早就要走，不敢驚動你們，也不要再替咱們準備什麼！」

老頭道：「俺叫媳婦今夜將食物放在桌上，你們明早走時，帶上就是，異日有機會路過，請再來看我這老頭！」

凌英英道：「一定，說不定將來咱們會搬來這裏住！」

夏老頭喜道：「那就更好，小哥身子結實靈活，將來一定是打獵能手！」

夏三老婆打了水給他倆洗臉洗脚後，他倆便進房歇息，由於凌英英自稱是夫婦，自然同房而眠，情況跟上次一樣，兩人雖同睡一張床，却規規矩矩的，只是這床比客棧的小得多，是以只要一轉動，便肌膚相觸。

凌浩田忍不住問道：「你爲何說咱們是夫婦？」

「一男一女上路，若說是朋友，反讓人看輕！」

「也可以說是兄妹！」

「說兄妹，人家會相信麼？要解釋是因爲父親不同，所以相貌才不一樣麼？」

凌浩田訥訥地道：「同胞兄妹相貌不同的也不奇怪！」

凌英英瞪了他一眼，道：「你既然不想娶我，爲何今日在樹林裏將我抱得緊緊的。」

「我是怕你跌下去啊！」

「我跌下樹去，甚至跌死了，與你何關，我一個黃花閨女讓你這樣抱過，還能够……」

凌浩田急道：「我根本配不上你……雖然你不會看不起我，但我也知道你絕對不會嫁給我！」

「我嫁不嫁給你是另一回事，你如果不想娶我的，便不該跟我拜天地！又那樣抱我，還當衆叫我娘子！」她心中忖道：「我這樣表示，如果他還不知道我的心意，我半夜就自個溜掉，就算……就算嫁給酒長劍也好！」

男女情愛，乃屬天性，凌浩田再蠢，在此情況下，也不會竟無所覺，他心頭突突亂跳，聲音低得幾乎只有他才聽得到：「我……是怕委屈了你，所以才不敢存此奢念，你很好……跟天仙一樣……」

凌英英暗中噓了一口氣，忖道：「他到底並非傻至不可救藥，只是他有自知之明，這證明他做人踏實……嗯，他不敢有享齊人之福的念頭的！」心中想着，忍不住伸手過去，輕輕握住凌浩田粗糙的手掌，只覺他手腕微微抖動，使她自己也不好意思，連忙把手縮回去。

凌浩田心頭跳個不停，覺得這好像是一場春夢，又像躺在雲端，晃晃盪盪的，不知身去何處，良久才稍平靜。

刹那，他腦海中又浮上丁潔雲的倩影來，有了這次經驗，他意味到丁潔雲亦有許身自己之意，不由煩躁起來，只覺腦海中有兩個影子，似走馬燈般，閃現不已，他偷偷望一望凌英英，黑暗中但見有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也望着自己，心頭一慌，忙又將頭別開。

凌英英心中却想道：「他明明已知道我的心意，爲何還沒有一絲表示，難道反要我向他提親？眞是氣死人，啊，也許他還害怕……還是害羞……難道我是個黃花閨女就不害羞，老天爺，他除了心腸好之外，什麼都不好……你爲何偏偏叫我遇上他？」一想到此，又覺得就此嫁給這樣一個愚夫，有點難以甘心！

凌浩田耳畔聽到她急促的呼吸聲，鼻端嗅到她身上的幽香，只覺得心頭癢癢的，連忙轉過身去，道：「凌姑娘明天一早就要趕路，還是早點睡吧。」

凌英英見他這般無情，不由道：「你滾下床去！」

凌浩田一愣，道：「剛才是你叫我跟你一齊睡的！」

凌英英雙頰發燙，半晌才道：「你去問一問夏三，看曹老財家在那裏，免得明早吵醒人家！」

凌浩田覺得有理，便披衣下床，開門出去，凌英英也立即披上外衣，推開窗子跳了出去，臘月天，深夜風寒，她腦袋吃冷風一吹，稍稍清醒，暗道：「我身上不名一文，寸步難行……」

她這麼一猶疑，凌浩田已回房，不見凌英英吃了一驚，叫道：「凌姑娘！」抬頭見窗子開了，一射而去，却看不到凌英英就匿在牆角！大呼着向前跑去，口中不斷呼着凌英英的名字。

凌英英心頭一軟，暗道：「傻蛋還是關心我的！」忍不住跟在他後面。

凌浩田脚程比她快，眨眼間便拉開了距離，他驀地驚覺，陸百謙與易長鋒就在村子裏，這樣亂闖亂叫，甚是危險，是以抑低聲音，他在村內繞了一圈，不見凌英英，又向村後跑去。

村後靠山，凌浩田放聲而叫，追了一程，凌浩田心想一眨眼間，凌英英不可能跑得太遠，便又折回村內，自言自語地道：「凌姑娘爲什麼生氣，我可是規規矩矩的，一絲都不敢冒瀆她……唉，女人眞是麻煩，一會兒高興，一會兒生氣。」

到了村口，又道：「唉，她會不會讓陸百謙抓去？「天水幫」跟凌天鳳正要決鬥，如果凌姑娘落在他們手中，後果不堪設想！不，我得去曹老財家看看。」

凌英英在暗中聽得清楚，心頭感動，忙道：「我在這裏，誰要你去冒險？」

凌浩田奔了過來，喜極而感激，雙手放在凌英英肩上，道：「你爲什麼偷偷跑出來？你不知道我會担心麼？」

凌英英忽然「哇」地一聲，伏在他懷中哭起來，雙拳不斷擂打他的肩膊和後背。「你欺侮我還說風涼話！」

「我幾時敢欺侮你！」

遠處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凌浩田拉着她的手，向村後跑去。「有人來了！」兩人伏在一棵大樹後面，只見一盞風燈移近，原來是夏氏父子。

凌英英緊緊握着他的手，在他耳畔道：「不要露面！」

夏氏父子離開之後，凌英英道：「咱們不要去他家了！」

「不辭而別，不好吧，而且他倆對咱們不錯！」凌浩田揣摩着，估計她是害羞，便輕聲道：「咱們還是由窗子進去吧！」凌英英這才點點頭。

兩人比夏氏父子還早回去，凌浩田關上門，剛脫下外衣，夏老頭來敲門，凌浩田忙道：「老伯，她回來了，沒事！請休息吧！」

凌浩田鑽上床見凌英英面壁而臥，不敢驚動她，面向外而臥，不久便睡着了。凌英英聽見他鼻鼾聲又暗暗生氣。「他明知我不高興，就不會跟我說幾句好話！」

凌英英出身武林世家，凌家又是中州巨富，自小便養成頤指氣使的習慣，去到那裏都有人奉承，自覺高人一等，加上又貌美如花，做夢也沒想到會跟凌浩田這種人在一起，更何況是要首先向他表示自己願意委身於他？偏偏凌浩田又似不領情，敎她怎睡得着？

待她剛迷迷糊糊欲進入夢鄉，忽又被人推醒，她一跳而起，凌浩田道：「快五更了，咱們走吧！」兩人披衣下床，拿了桌上的一個包袱便離開夏家。

出了土屋，凌浩田拉着凌英英的手，向前飛去，不久便停在一棟土屋外，向屋後的一棵大樹指一指，凌英英會意，首先飛上去。

凌浩田跟着跳上去，指着遠處一棵有圍牆的大屋道：「那就是曹老財的家！」

圍牆裏透着光，凌英英噓了一口氣，道：「看來他們還未走！」

料不到等到天亮，還不見陸百謙等人離開曹家。凌英英低聲問道：「陸百謙和易長鋒，會否已經離開？」

「不會這般早吧？」

凌英英道：「你去看看！」她只是試探他一下，不料凌浩田二話不說，便要躍下，凌英英連忙將他拉住。

凌浩田訝然問道：「什麼事？」

凌英英微窘，目光一及，忽道：「有人來了！」手指向旁一指，凌浩田隨她手指望去，果然遠處有團紅影在屋頂飛躍，迅速移近，他一驚之下，幾乎失聲叫了出來。

凌英英見他神態有異，低聲問道：「這人是誰？」

「就是番僧萬象！」

「他來這裏作甚？」

話音未落，萬象已向曹財主家的圍牆飛去，忽然裏面射出一排箭，萬象猝不及防，被迫落地，不料圍牆前土地忽然陷下一角，出現一個土坑，萬象向下急墜。

猛聽一道尖嘯響起，萬象又自土坑飛起，上面又飛來一陣箭雨，萬象雙袖飛舞，低頭找尋落足之處，他分神之下，一枝長箭穿過袖影而下，射在他左上臂上，入肉幾及三寸！

萬象大喝一聲，脚尖在地上一點，身子一旋，後背貼牆，向大門移近？

只見他滿腔殺氣，一個風車大轉身，飛起一脚，大門已應聲被他踢開，他隨即向旁一閃，由裏面射出來的箭雨全射空，萬象却又翻牆而入！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一氣呵成，急如白駒過隙，只看得凌英英心頭怦怦而跳！低聲問道：「番僧怎地這般了得？他跟陸百謙有仇麼？」

凌浩田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不過陸百謙等人雖然人多勢衆，但絕對不是他的敵手！」

話音未落，曹宅之內響起一陣陣慘叫聲，凌浩田怒道：「這人手段眞殘忍！」

凌英英連忙拉住他的手，道：「不要去，你……不是他的對手！」

凌浩田心頭暖洋洋的，低聲道：「你聽，裏面的慘叫聲，不絕於耳，咱們不去，只怕宅裏的人要被殺個清光！」

「你我合起來也不是對手，去了不過增多兩具屍體而已！你別忘記，你還要護送我！」

凌浩田心中英雄感油然而生，只覺得凌英英似是一頭迷途的小羔羊，故需自己的照顧，當下在她耳畔道：「你放心，我答應你的事，一定會盡力辦到！」

凌英英心頭一陣甜蜜道：「假如我找到安全的地方，你會不會留下來陪我？」

凌浩田忽又道：「你看，他走了，咱們下去吧！」

凌英英心中雖然不大願意，還是轉頭望去，果見萬象踰牆而去，方向與來時一樣。她覺得凌浩田還站着不動，推了他一把，不悅地道：「你不是說要下去麼？」

凌浩田道：「等等，又有人來了！」

萬象來的那個方向又飛來三個人，却是余修竹及江陽等。他們亦躍進曹宅，逗留的時間比萬象還久，差不多半個時辰，才追出去。

凌浩田這才拉着凌英英的手跳下去，兩人到曹宅，只見地上滿是血跡，院子裏有幾個紮着紗布的漢子，一見到他倆便忙着抽兵器，凌浩田忙道：「各位請勿誤會，咱們沒有歹意！」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凌英英搶着道：「咱們是追踪一個穿袈裟的番僧，他是不是來府上？」

「不錯，他殺了咱們七個人，傷了十多個！」那漢子憤憤不平。「俺活了四十多年，從未見過這樣兇殘的出家人？」

「請問諸位知道他去何處麼？」

「去追陸幫主他們！」

凌浩田道：「萬象番僧爲何要追陸幫主？」

那中年漢子猶疑了一下才道：「聽說是爲了一個姑娘……那姑娘本是番僧的人質，後來被陸幫主拿到，大概是這樣！」

凌英英又問：「你可知陸幫主去何處？他是不是要跟凌天鳳決鬥？」

那漢子訝然道：「你怎知道？」

「愚夫婦是陸幫主跟易門主請來助拳的，他只着人通知愚夫婦趕來此處，只因愚夫婦路上遇到點事，所以來遲了半天，却不知他們去何處決鬥！」

「聽說是在黑石關前五里，那裏有座山叫白馬坡，屬嵩山山脈，決鬥時間是申時，兩位現在趕去還來得及！」

「既然如此，陸幫主爲何這般早就起程，閣下是曹府的保鏢？」

「在下是曹府的護院領班，讓番僧打死的是天水幫跟靑劍門的人，聽說陸幫主跟易門主要趕去那裏佈置，所以，提前出發！」

凌浩田問道：「他要佈置什麼？」

那漢子江湖經驗不淺，聞後不由看了他幾眼，淡淡地說道：「兩位趕去自然知道！」

凌英英道：「陸幫主跟易門主留下人來此處，就是爲了對付萬象？」

「不錯，希望將他困住，不料那番僧十分了得，明明跌在陷阱裏，裏面裝了鐵蒺藜和刺刀，居然絲毫傷他不得！」

凌英英抱拳道：「多謝相告！」她拉着凌浩田向他告辭。

凌浩田走了兩步，又回過頭問道：「余大俠是陸幫主的朋友，還是凌天鳳的朋友？」

那漢子說道：「他沒說，我也不大清楚！」

出了曹宅，凌浩田特意走到土坑前，向下望了一下，只見下面的鐵蒺藜和利刀東歪西倒，却不見有一絲血跡，凌浩田十分奇怪，喃喃地道：「他有什麼辦法不受傷？」

凌英英道：「這些人心思也毒，你瞧下面的東西都淬了毒，給刺破皮膚，必死無疑，難怪萬象大開殺戒！」她邊說邊拉着他跑。

凌浩田問道：「凌姑娘，你怎知道刺刀和鐵蒺藜淬了毒？」

凌英英看了他一眼，詫聲問道：「難道你不見刺刀發出一種藍汪汪的色彩？」

凌浩田哦哦連聲，算是長了一項見識，兩人奔了一程，凌浩田問道：「你在想什麼？」

凌英英反問：「你又在想什麼？」

「我在奇怪萬象跌下陷阱，爲何沒有一絲損傷？」

「你以爲他可以站在刺刀上，那些刺刀東歪西倒，證明是被他的掌風擊飛，傻蛋，想到了沒有！」

「啊！不錯，他未落地時便先發掌，掌風撞在地上，他借力飛起，所以沒有受傷，英英，你眞聰明！」

他第一次直呼其名，凌英英微微一怔，雙頰立時泛上紅暈，忽然幽幽一嘆。凌浩田又問：「你嘆息什麼？」

「你說我是不是很傻，現在我又担心陸百謙不知要使什麼詭計對付我爹爹！」

「他到底是你的父親……嗯，也許你爹爹只求酒前聾幫他對付陸百謙，所以暫時答應他的要求，實際上，他心中並無此意，而且事後也不見得他一定會實行他的諾言！」

「但願如此！」凌英英又一聲長嘆，

說道：「但即使如此，他也不配有大俠的稱號！」

凌浩田頗有同感地道：「我早已罵過他是卑鄙小人了。只是那時候你聽了很生氣！」

凌英英轉頭白了他一眼：「你現在是不是怪我？」

「沒有沒有……你又不是卑鄙小人，我怎會怪你？」

「我懷疑被陸百謙抓去的姑娘，便是你的心上人！」

「我……」凌浩田詫異地道。「你是指丁姑娘？你怎知道？」

「我自然知道她是你的心上人！」

凌浩田道：「不不，你不要胡說……我跟丁姑娘只是朋友！你怎知道她被陸百謙擄去？」

「是爲了對付你！」

「陸百謙不認識她！」

「陸百謙不認識她，萬象認不認識？」凌英英問。

凌浩田「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那咱們快去救她！」

凌英英冷冷地說道：「還說她不是你心上人，你一聽到她的名字，便神不守舍的。」

凌浩田抓抓頭，道：「她是我的朋友，她師父將她託我，現在她被人抓去……換作是你，我知道之後，也一定要趕去救你！」

凌英英聽後心頭才稍爲舒服一點，嗔道。「誰知道你是不是在騙我！」

凌浩田指天發誓，凌英英方轉嗔爲喜，道。「知道啦，還不快走，要不要你的丁姑娘，有什麼閃失，我凌英英可担當不起？」

兩人沿途問路，馳了一陣，肚子餓了，解開包袱，這才知道裏面除了一隻山鷄之外，尙有四個鷄蛋，幾個窩窩頭。凌浩田忍不住道：「夏老伯對人眞好！」

凌英英道：「所以我才說，以後要到那裏去住！」

凌浩田喜道。「不錯，你不如到他那裏住，平時有事也多幾個人照顧！」

「我還要等一個人，假如他肯陪我，我就去！」

凌浩田臉上發燒，喃喃地道。「可惜……可惜我也姓凌……」

「姓凌又怎樣，住在那裏，只要你告訴別人姓林，有誰知道？」不過這句話只在凌英英心中打滾，却不好意思說出口。

凌浩田不敢再提此事，低頭吃乾糧，兩人歇了一陣，又再上路。

路上凌英英不斷催促，凌浩田道。「不用急，來得及！」

凌英英瞪了他一眼，說道：「你忘記我父親麼？還有，我警告你，假如你再叫那姓滔的色魔一聲前輩，便不要跟我在一起！」

兩人又休息了一次，午時未過已到白馬坡下，四周不見有人，凌英英吃了一驚，低聲道：「咱們快上山看看！」

兩人小心翼翼上山，在高處望去，山巒一個接着一個，綿延不絕。上面寒風呼呼，送來一陣殺戮的吆喝聲！

凌英英拉着凌浩田再爬上一個山頭，殺戮之聲，就在附近，兩人匿在一塊大石後面，向下窺望。

原來「天水帮」、「青劍門」已與凌天鳳這方人馬殺戮起來，凌浩田道：「你爹爹好端端在下面，你不用害怕了吧！咦，怎地他們這般早就動手？」

凌英英道：「一定是爹爹發現他們的陰謀，所以提早動手！吸，你不見那裏有片地被人挖開麼？」

凌浩田看了一陣，又道：「咦，怎地杜鐵心、李春河、高白雲也來了？陸百謙他們雖然人多，一定不是你爹爹的對手！嗯，還有那酒……色魔！」

凌英英「噗嗤」一笑，道：「他們也有帮手呢！唷，你看，原來余修竹他們也來了！」

凌浩田不斷在人叢中找尋丁潔雲的倩影，聞聲才循她手指望去，果見余修竹等三人，自另一頭爬上來、只聽余修竹長嘯一聲，聲如裂帛，即使距離遠，凌英英也覺得耳鼓嗡嗡作响。

場中相鬥的人，頓時住了手，凌天鳳見到余修竹，臉色微微一變，問道：「余兄別來無恙？」

余修竹冷冷地道：「凌兄無恙，余某豈敢抱恙！」

凌天鳳一怔，沉聲道：「余兄此話敎人難明！」

余修竹道：「余某至今方知原來閣下是個卑鄙小人！」

凌天鳳臉色再一變，但隨即大笑起來。「余兄已坐上武林盟主寶座？你憑什麼誹謗凌某？」

「余某若沒有證據，便絕不會公開指責你！要不要我當衆抖出來？」

凌天鳳鐵青着臉，說道：「余修竹，關於此事，日後有機會再慢慢跟你說清楚！如今凌某問你一句話，今日你站在那一方？」

余修竹道：「本來『天水帮』跟『青劍門』也不值我余修竹出力，不過爲了對付你，今日只好站在他們那邊了！」

易長鋒喜形於色地道：「易某充其量是眞小人，凌天鳳却是僞君子，余兄之選擇，證明眼明心亮，不愧大俠之稱，凌天鳳根本沒資格跟你並駕齊驅！」

余修竹淡淡地道：「易門主有空時，請多多約束貴屬下！」

易長鋒尷尬地道：「易某一有空會訓導他們！」

凌天鳳不耐煩，道：「你們聚完了家當沒有？」

余修竹道：「閣下既然跟臭名昭彰的『長劍一杯酒』勾結，又何須再顧門面？要打便打吧！」

凌天鳳道：「好！余兄快人快語，凌某佩服之至！上！」他手一揮，背後的人又向對方衝過去。

余修竹在人叢中彈跳，幾番起落，已至凌天鳳面前，道：「凌天鳳，余某早已有心領敎你的落英劍法了！」

「余修竹，凌某也想試試你的『千竹劍法』的虛實！」凌天鳳手腕一抖，長劍已如白蛇出洞，向余修竹刺去！

余修竹長劍也及時脫鞘，他接了凌天鳳三劍，便找到一個機會反攻，凌天鳳的

劍法緊密凌厲，余修竹的劍法則看來飄逸從容，似不吃人間烟火，各有千秋。

凌英英一對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父親，看至緊張處，忍不住問道：「傻蛋，你說我爹，會不會打贏余修竹？」

凌浩田幾乎同時叫了起來：「看，原來魯巴圖他們也在！咦，他們怎會帮『天水帮』？難怪雙方旗鼓相當！」

凌英英輕輕捅了他一下，又問了他一遍，凌浩田道：「我……看不出來！你放心……你父親詭計多端，他沒有把握，才不會約戰陸百謙？」

凌英英心頭泛上一個疑念，喃喃自語：「爹爲何會跟陸百謙他們决鬥？」

「去年在關中他們便已結怨，這倒不算奇怪，奇怪的是爲什麼會牽涉到這許多人！」

凌英英又想到一個問題：「萬象比余修竹早起步，爲何他反未到？」

凌浩田那還有心思想這個問題，他輕聲道：「英英，我悄悄溜下去找一找，你在這裏等我！」

凌英英忙道：「你要去找丁姑娘？我……我跟你去，他們人多，你一個人對付得了？」她跟着凌浩田悄悄下山。幸好山坡上石頭星羅棋佈，加上下面的人又鬥得激烈，是故竟無人發現。

此刻山坡上的雙方已鬥得十分慘烈，凄厲的呼聲，此起彼落，不絕于耳，地上躺着許多屍體。到了打鬥場畔，更是驚心動魄，凌浩田與凌英英又停下匿在石後。

凌浩田沿途留意四周，都不見有丁潔雲，看來假如丁潔雲被帶來此處，必被置於對面，兩人要得穿越過百數十人的一片鬥場，談何容易？

凌英英輕聲道：「凌大哥，咱們先下山再在下面繞過去！」

凌浩田大喜道：「就這樣！」他首先竄出向旁邊彎腰跑去，到了邊緣，又急不及待下山，回頭望去，凌英英亦已趕至。

兩人在半山上爬動，幸好山坡並不怎陡直，是故走來倒還輕鬆。但上面的慘叫聲，仍不絕于耳。

走了一陣，聲音漸遠，凌英英道：「大概差不多了，你且上去探望一下！」

凌浩田慢慢爬上去，見已在「天水帮」之後，便向下招手，凌英英跟着爬上去。這邊山坡上，同樣散佈着不少大石，其中一塊大石後面，伏匿着幾個漢子，手上都拿着兵器。

凌浩田心頭一動，估計丁潔雲若果在此，必被藏在那裏，正想跟凌英英打個招呼，不料山坡上忽然飛下一道灰影，向石後的大漢撲去！

凌浩田定睛一望，幾乎興奮得叫出來，原來此人竟是伍鐘！

凌浩田立即跳上去，也向那裏飛去！伍鐘人未至，手上的大葫蘆已向一個大漢砸去。那大漢十分機警，揮刀一格，同時閃開，喝道：「大家小心！」

話音未落，伍鐘飛起一脚已將其迫開，說時遲，那時快，凌浩田亦已趕至，伸手便是一拳！「砰」的一聲，那漢子中了凌浩田一拳，仰身而倒！

伍鐘頭一轉，喜道：「小子，你來得正好！」眼角一及，又訝然道：「咦，奇怪，這人是誰？」原來凌英英用手帕幪了面，然後才跳上去，是以伍鐘認不出她。

凌浩田無心答他，擊倒一個，立即向第二個撲去！他勢如猛虎下山，第二個漢子鋼刀剛劈出，凌浩田那鐵拳已擊在其小腹上，同時飛起一脚，將他踢開！

伍鐘手上也沒閑着，酒葫蘆往一個大漢懷中一送，帶起一片罡風，那漢子知道厲害，忙不迭後退，他立即飛過去！只見石後蜷縮着一個女人。只是她臉上幪着布，看不到臉孔。

一個大漢比他快一步，掠了過去，長劍抵在地上那女人的咽喉上，道：「停手！誰敢再動，便先殺死她！」

伍鐘與凌浩田同時住手，但伍鐘是老江湖，提氣一縱，已在那大漢背後，嘴上笑嘻嘻地說道：「相好的，地上這女人是誰？」

那大漢在兩個高手包圍下，力持鎭定，顫聲道：「老子不是跟你們開玩笑，快退開，否則老子便要下毒手了！」

伍鐘哈哈笑道：「酒鬼才不相信，你敢動她一根毫毛，便將你碎屍萬段！」

其餘幾個大漢趁他說話，又自後進攻，伍鐘聞得風聲，返身舉起大葫蘆一格，擋開兩件兵器，身子半旋，又閃開一條長棒！

凌浩田欲趁此救人。不料被對方發現，喝道：「此人便是丁潔雲，你敢再動，老子先殺了她！」

凌浩田投鼠忌器，不敢妄動，訥訥地道：「你放了她，我便不殺你！」

伍鐘叫道：「傻小子，快先來將這些人打發！」凌浩田依言先去對付伍鐘的對手。

看守丁潔雲的那位大漢，恐怕凌浩田偷襲，一邊望着他與伍鐘，一邊叫道：「帮主，林祖聽來了！」

話音剛落，忽然自一塊大石後，飛出一塊小石頭，「篤」的一聲，其準無比地射在劍上，長劍登時反彈尺餘，只見凌英英自石後跳出來，長劍急刺那大漢面門！

那漢子活命要緊，急切之間，無暇多想，向後退了一步！凌英英嘆道：「凌大哥快！」

凌浩田迫退一個大漢，一個風車大轉身，飛起一脚掃那漢子，同時道：「英英，快救她！」

凌英英捨了大漢，轉身到大石後，先扯下丁潔雲臉上的布，見她雙眼呆滯，知道被人封住穴道，她首先用劍割斷丁潔雲手上的繩索，再拉出塞在她口中的布團，道：「她讓人封住穴道，我解不開！」

凌浩田道：「你先守住她，伍前輩，請你先解開丁姑娘被封住的穴道！」

伍鐘動作甚快，葫蘆一送，把一個大漢撞得口吐鮮血，同時倒縱，來至大石旁，道：「快替我守着！」

凌英英揮劍截住追兵，伍鐘弄了好一陣，才解開丁潔雲身上的穴道。丁潔雲長長吐了一口氣，她穴道被封已久，穴道雖解，氣血一時未曾暢通，仍然沒法走動。

此刻，凌浩田已將對方打倒在地，其餘幾個大漢見狀大驚，齊聲呼叫起來：「帮主，林祖聽來刦人！」

（未完・十五）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其川告訴徐少華、藍如風，說史元正是他的女兒，因只得一個女兒，所以從小就十分溺愛，同時一直都是男裝打扮，她因一時賭氣離谷而去，史其川要求徐少華幫他去把史元追回，徐少華只得答應，同時史其川又派賈老二到長安居去當掌櫃，他們幾人一齊起程，半途賈老二和藍如風、徐少華分手，賈老二和任貴，王天榮往廬州途中，王天榮、任貴忽然要向他下手，賈老二拚命奔跑至山崖邊，無路可逃便跳崖下去，却原來這是史川叫王天榮逼賈老二，看他是否會武功，而賈老二始終隱瞞着……藍啓天要和白元輝出手相搏，杜耀庭忙阻止……

右護法相請　作客千毒谷

徐少華心中暗道：「藍掌門人和白元輝都是史伯父請來的貴賓，他請二人前來，不知又有什麼事？」

白元輝返劍入鞘，問道：「杜管事，史兄已經到洪澤湖去了嗎？」

杜耀庭道：「敝上業已動身，大概很快就會趕去。」

「好！」白元輝一面回頭道：「少游，咱們走。」說着，率同白少游和八個漢子回身就走。

藍啓天目光一顧藍如風，說道：「風兒，你也隨爲父到洪澤湖去吧！」

藍如風急道：「爹，孩兒還要和徐大哥去找二哥呢！」

藍啓天看了徐少華一眼，問道：「你二哥是誰？」

藍如風咕的笑道：「二哥就是絕塵山莊史伯父的女兒。」

藍啓天聽得奇怪，問道：「你們找她何事？」

藍如風道：「二哥跟史伯父負氣，一個人走了，孩兒和徐大哥，還有杜管事，就是奉史伯父之命，一起來找她的。」

藍啓天領首道：「好吧，你們找到二哥，就趕快到洪澤湖去好了，爲父在洪澤湖大概還要盤桓一些時間。」

藍如風聽爹答應了，心裏自然高興，連忙應了聲「是」。

藍啓天沒有再說，轉身飄然而去。

杜耀庭躬身說道：「在下恭送藍掌門人。」

藍啓天走後，徐少華急忙問道：「杜管事，二弟可有消息嗎？」

杜耀庭忙道：「昨天午前還有人在城裏見過大小姐，而且幾座城門，也都派了人，誰也沒見大小姐出城，可見大小姐仍在桐城無疑，昨晚在下等人把大街小巷都找遍了，依然毫無頭緒，恰好聽說二位公子出城來了，在下所以特地趕來。」

藍如風道：「杜管事的意思，是要我們仍回桐城去了？」

「是的。」杜耀庭陪笑道：「二位公

子是找大小姐的正主，在下只負責傳遞消息，大小姐既然沒有離開，二位公子自然要回城去了。」

「好吧！」徐少華點着頭，又說道：「只是偌大的一座桐城，如何找得到二弟呢？」

杜耀庭道：「只要大小姐不曾離去，二天之內，在下有把握找得到的。」

於是大家又回到桐城客店，杜耀庭向二人告辭，匆匆走出。

中午時分，徐少華、藍如風用過午餐，依然不見杜管事回來。徐少華站起身道：「三弟，我們出去走走。」

藍如風道：「胡老四他們呢？」

徐少華道：「他們二人還是留在店裏的好，萬一杜管事有什麼消息，就可以留下話來。」

兩人相偕走出，交代了胡老四余、老六幾句，就出了客店，走上大街，藍如風問道：「大哥，我們要上那裏去呢？」

徐少華說道：「我們找一家茶樓喝茶去。」

藍如風笑道：「大哥怎麼想上茶樓去喝茶呢？」

徐少華道：「茶樓酒肆，龍蛇雜處，二弟到了桐城，就忽然失去蹤影，莫要出了什麼事，也許在茶樓上可以聽到一點眉目，亦未可知。」

藍如風笑道：「我想杜管事一定帶了不少人，如果茶樓酒肆可以聽到消息，杜管事早就得到消息了。」

兩人邊說邊走，只見一條橫街口上，就有一家叫高陞樓的茶園。徐少華伸手一指道：「我們就上高陞樓去。」

高陞樓有五間門面，正當大街和橫街的十字路口，樓下較雜，是大衆化的茶座，價錢也較低，茶客大半都是販夫走卒之流。

樓上是雅座，茶客也較高級了。人，本來是沒有高低之分，只要你衣着光鮮，就是男盜女娼，也一樣被人看成「高級」了，這是世風使然，誰也無法免俗。

高陞樓一進大門，就有一道寬闊的樓梯，樓梯兩邊各有一道門，那是樓下茶座。登樓才是雅座，樓梯迎面就有八個朱底金字：「登樓雅座，步步高陞」。

自古迄今，誰不想高陞？登高陞樓，正好討個口彩，因此高陞樓的生意就特別興隆。

徐少華、藍如風並肩登上樓梯，就有一名穿着青布長衫的茶博士哈腰道：「二位公子爺請。」他抬着手，把二人領到一張空桌邊上，又道：「二位公子爺，這一桌請坐可好？」

高陞樓的雅座，果然不錯，不但四壁掛滿了名人書畫，全堂桌椅，也都是紅木雕花，古式古香！徐少華兩人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茶博士又說道：「二位公子爺喝什麼茶？」

徐少華道：「清茶就好。」

茶博士退下之後，徐少華目光略一打量，樓上茶客幾乎已有七八成座頭，有的高談闊論，有的交頭接耳，雖然不算喧嘩，却也頗爲嘈雜。

一會兒工夫，茶博士就送上茶來，藍如風取起茶壺，給大哥和自己面前斟滿了茶。

就在此時，又有兩人走上樓梯，前面一個是扁臉老者，頭戴絨帽，身穿古銅色大褂，紮脚棉褲，手上拿一根二尺長竹節旱烟管。後面一個是尖瘦臉漢子，穿着青布棉袍，約莫四旬左右。茶博士把這兩人領到右肩前方一張桌上落坐。

那尖瘦臉漢子坐下之後，有意無意的朝徐少華兩人看了一眼。

徐少華也並不在意，過沒多久，茶博士替他們沏上茶來。

那位尖瘦臉漢子倒了兩盅茶，然後說道：「今天一早，有人看到雲南藍家的掌門人藍啓天和白骨門白元輝都在桐城露過面。」

這句話就引起徐少華和藍如風的注意，他們若非江湖上人，怎會談論江湖上的事？

扁臉老者喝了口茶，放下茶盅，說道：「已經走了。」

尖瘦臉漢子道：「哦？你老巳經知道了？」

扁臉老者含笑道：「這兩個都不是等閒人物，他們既然露了面，老朽怎麼會不知道？」

尖瘦臉漢子道：「他們不約而同在這裏出現，莫非有什麼大事？」

扁臉老者笑道：「事情當然有，只是沒人說出來，就誰也不會知道。」

尖瘦臉漢子道：「連你老都不知道，這事就顯得有些神秘了！」說完，端起茶盅，正待要喝！

忽然他後面一張桌上，有人站起，匆匆走過，一個不小心身子碰上尖瘦臉漢子的手肘，這一下雖然很輕，却把尖瘦臉漢子端在手上的一盅茶全潑翻了，茶水正好潑到臉上。

尖瘦臉漢子把茶盅重重的往桌上一放，回頭喝道：「你走路不長眼睛？」

那人敢情還不知道碰翻了人家的茶水，聞言不覺脚下一停，轉過身來，瞪着眼道：「你在罵誰？」

尖瘦臉漢子怒聲道：「怎麼，你潑了我一臉茶水，還是你對？」

那人沉哼道：「你長眼睛，就不會隨便罵人了。」

尖瘦臉漢子怒笑道：「看來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那人冷笑道：「那要看誰活得不耐煩呢！」

說話聲中，右臂一伸，只聽他背上骨節就像爆豆似的一陣格格連響，一直響到他右臂關節，直達手指！

尖瘦臉漢子一隻右手也緩緩提了起來，整隻手掌在這一瞬之間業已變得烏黑有光！

徐少華看他手掌烏黑，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此人練的莫非就是『黑煞掌』了？」

就在兩人各自凝功待發，劍拔弩張之際，扁臉老者突然呵呵一笑，用旱烟管把尖瘦臉漢子的手掌壓了下去，一面搖手道：「全老弟，不可認真，爲了區區一點小事，不可意氣用事，這位大概是通背門的朋友了，貴門蕭掌門人，和老朽也有點交

情，不可傷了和氣。」

那人聽扁臉老者說出和掌門人相識，趕緊散去右臂凝聚的功力，抱抱拳道：「在下還未請敎前輩如何稱呼？」

扁臉老者笑了笑道：「老朽姓祖，朋友遇上蕭掌門人，只要說祖老兒，他就會知道。」

那人抱抱拳道：「在下還有事去，那就失陪了。」說完轉身匆匆下樓而去。

扁臉老者低聲道：「全老弟，你還是這個脾氣，茶樓酒肆上，就隨便使出本門毒功來。」

徐少華和他們相距不到一丈，他話聲雖輕，自然都聽到了，心中更是一動，忖道：「姓全的使出來的果然是『黑煞掌』了！」

尖瘦臉漢子道：「你老敎訓極是。」

扁臉老者從懷中摸出制錢，放到桌上，站起身道：「咱們走吧！」

尖瘦臉漢子跟着站起，兩人一起下樓而去。

徐少華急忙站起，取出一錠碎銀，往桌上一放，說道：「三弟，我們走。」

藍如風道：「大哥要去追他們？」

徐少華道：「那尖瘦臉使的是『黑煞掌』，可能是千毒谷的人，愚兄想跟去看看，賢弟可先回客店去。」

藍如風道：「小弟略諳用毒，自然要和大哥一起去了。」

徐少華因對方已先下樓，此刻無暇和藍如風多說，他既要跟去，自己再說也是不肯聽的，這就點頭道：「好吧，那就快些走了。」

兩人匆匆下樓，跨出茶樓大門，徐少華目光左右一瞥，只見扁臉老者和尖瘦臉漢子已經走出十數丈外，是朝大街南首行去，也就不徐不疾的跟在兩人後面。

不多一回，前面兩人已經出城，他們正是往范家崗方向而去，這條路，徐少華早晨來過，乃是一條官道大路，雖然不知他們要去那裏，但也不用怕追丟了人。

前面兩人腳程走得並不快，也沒回頭朝後面看過，可見他們並不知道有人跟蹤，是以徐少華和藍如風也只是從容不逼的走着。

藍如風偏頭問道：「大哥，我們追上他們，你有何打算呢？」

徐少華道：「他們如果是千毒谷的人，我想和他們坦白說出來意，希望見見他們的掌門人。」

藍如風微微搖頭道：「我聽江湖上人說過，千毒谷的人行藏詭秘，出手毒辣，他們肯告訴你千毒谷的所在嗎？」

徐少華道：「我們當時誤把絕塵山莊當作千毒谷，找上門去的時候，我滿腔的仇怒，只想和他們一拚，如今想來，確實太魯莽了，不說我們是不是千毒谷的對手，就是要報仇，事前也應該有確實的證據，證明先父是他們殺的才行。」

他說到這裏，略爲抬頭，朝前面兩人望了一眼，續道：「因此，我們找他們的目的，只是求證，如果老父不是千毒谷的人所殺，他們何用替別人頂黑鍋，所以我想他們掌門人一定會答應見我的。」

藍如風道：「這話也對，千毒谷就是再不講理，如果伯父不是他們害的，替人揹黑鍋的事，他們自然不肯的了，但問題是伯父若是他們害死的呢，他們肯說實話嗎？不肯說實話還在其次，我們豈不正好自己送上門去嗎？」

徐少華道：「那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說話之時，前面已經到了范家崗，扁臉老者和尖瘦臉漢子依然沒有回頭，却折向左首一條岔路行去。

大路上行人車馬絡繹於途，後面兩人和他們相距十來丈遠近，自然不會懷疑有人跟蹤，而且也沒有跟蹤他們的理由，當然並不在意。

徐少華和藍如風也從范家崗折入小路，前面兩人遠遠在望，自然也不急着跟上去，只是從容尾隨而行。

山崗起伏，小溪潺潺，兩人就像是遊山玩水來的。

這樣走了五里來路，前面兩人忽然穿林而入，等徐少華兩人走近林前，前面兩人已經不見蹤影。

徐少華略爲打量，這裏是一座小山的山麓，一片松林中間，有一條石板舖成的小徑，當下朝藍如風打了個手勢，就當先朝小徑中走去。

藍如風在後叫道：「大哥。」

徐少華回身道：「三弟有什麼事？」

藍如風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瓷瓶，傾出兩粒的藥丸，把一粒納入自己口中，伸手遞過另一粒，輕聲道：「你含在口中，半個時辰內，可以不畏奇毒。」

徐少華伸手接過，迅快納入口中，急步朝前走去。

石板小徑，曲折向上，走幾步，就有兩三級石級，不多一回，就快要登上山頂，只見迎面有一座黑瓦黃牆的廟宇。

這座廟宇似乎不大，看去最多不過兩進，廟門上一方風雨剝落的匾額，依稀可以辨認「金神墩」三個金字，廟門也只是虛掩着。徐少華走近廟門，伸手一推，兩扇廟門應手開啓，當門有一座彌勒佛的神龕，擋住視綫，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兩人舉步跨入，繞過神龕，是一個不太大的天井，中間舖着一條寬闊的石板路，兩邊却是雜草叢生，就是石板縫中，也長着雜草。

兩人越過天井，登上三級石階，那是一座三開間的大殿，除了大殿，左右是兩座偏殿，雖然還不能算是一座破廟，但也可以看出久無香火，已是十分冷清，到處都有積塵，顯然連廟祝也就不住，是以大殿上不見一個人影。

徐少華心中微生警惕，兩人不由對看了一眼，由徐少華領先，從神龕的左側轉了過去。神龕後面，有一道門戶，通往後進。

第一進也有一個天井，迎面是三間矮平房，天井兩側，各有一排廂房，房舍自然也十分破舊了。

徐少華兩人一前一後，剛走到天井中間，左首廂房中已經閃出一個身穿黑衣的漢子，大聲喝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還不站住？」

徐少華目光一抬，抱抱拳道：「兄台大概是這裏的廟祝了，在下兩人遊山路經此處……」

那黑衣漢子沒待徐少華說完，揮着手喝道：「去，去，這裏不是遊山的地方，還不快走？」

徐少華還沒開口，突聽中間那間屋中有人敞笑一聲道：「這二位公子是來找老朽的，你不可待慢了貴客。」

徐少華一聽話聲，就已聽出是扁臉老者的聲音。

那黑衣漢子神情立時變得極爲恭敬，躬身應了聲「是」。

就在此時，那扁臉老者已從中間迎了出來，臉含微笑，拱着手道：「二位公子既然來了，怎不請進來一敍？」

徐少華拱手道：「在下兄弟冒昧造訪，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大大方方的走了過去。

扁臉老者抬手說着兩聲「請」，引着二人入屋。這是一間小客廳，中間放着一張方桌和幾把木椅，扁臉老者抬着手道：「二位遠來，請坐，請坐。」

徐少華和藍如風也不客氣，各自落坐了。

扁臉老者望着兩人，含笑道：「老朽如果猜得不錯，二位該是雲龍山莊的徐少莊主和雲南藍家的藍公子！」

徐少華聽得一怔，自己連人家一點底細都不知道，他却把自己兩人的身世都摸清楚了！一面拱手道：「老丈……」

「哈哈！」扁臉老者發出一聲蒼勁的大笑，說道：「說來，二位還是老朽敦請來的。」

徐少華一怔道：「老丈此話怎說？」

扁臉老者大笑道：「徐少莊主不是要找千毒谷嗎？」

徐少華聽得又是一怔，問道：「老丈如何知道在下要找千毒谷呢？」

「哈哈！」扁臉老者大笑一聲道：「徐少莊主二位不是看到了全老弟使出『黑煞掌』才跟來的嗎，除了這一點，老朽實在想不出二位跟蹤下來的理由了。」

藍如風道：「這麼說，老丈果然是千毒谷的人了？」

「不錯。」扁臉老者坦然承認，接着含笑道：「老朽確是千毒谷的人，而且也是奉命調查徐少莊主要找千毒谷究竟爲了何事的人，等到在高陞樓見到徐少莊主二位，年事雖輕，氣度迥異常人，故而授意全老弟，在茶樓上展露了一手『黑煞掌』，好把二位引來此地。」

徐少華不覺臉上一紅，自己一路尾隨下來，還以爲人家不曾察覺，原來竟是人家有意安排的，一面拱手道：「在下還未請敎老丈如何稱呼？」

扁臉老者道：「老朽祖東權，忝爲千毒谷右護法。」

「原來是祖老丈，在下失敬。」徐少華抱拳道：「只是在下有一事未明，還望祖老丈賜告。」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要問什麼？」

徐少華道：「在下要找千毒谷，不知祖老丈是如何知道的？」

祖東權微微一笑道：「老朽只是奉命行事，這個老朽也不大清楚。」

藍如風心中突然一動，暗暗忖道：「莫非會是二哥說的？二哥她……莫要落到他們手中了？」

徐少華望着祖東權，說道：「祖老丈是貴谷的右護法，在下就不虛此行了。」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有何見教？」

「祖老丈言重。」徐少華道：「在下有一不情之請，就是希望祖老丈能夠賜助，在下想晉見貴谷谷主。」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要找敝谷主，究竟是爲了何事？」

「此事說來話長。」徐少華目中略見濕潤，說道：「祖老丈行走江湖，總已聽到雲龍山莊兩個月前毀於大火，先父和莊中四十餘口悉遭毒手的事了？」

祖東權神情微動，點頭道：「貴莊毀於大火，老朽確有耳聞，少莊主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徐少華也不隱瞞，就把師父失蹤，自己趕回莊去，眼看莊中上下，悉數死在「黑煞掌」下，趕去書房，父親也掌中要害，以及莊中忽然起火，詳細說了一遍。

「且慢！」祖東權一擺手道：「少莊主看仔細了，令尊左胸確有一個色呈烏黑的掌印？」

「是的。」徐少華道：「在下看得十分清楚，所有莊上的人，全是一掌斃死，根本沒有動手的機會，在下正想請敎，這一情形，是不是『黑煞掌』所傷？」

祖東權沉吟道：「照少莊主所說的情形，確是極像敝谷的『黑煞掌』所傷。」

徐少華道：「所以在下希望祖老丈引見貴谷谷主。」

「谷主不見外客。」祖東權只是沉吟着道：「只是千毒谷中練成『黑煞掌』的，一共只有七個，除了老谷主已不問世事，其餘六人中，只有老朽和全立功兩人經常在江湖走動，雲龍山莊數十人喪生在『黑煞掌』下，實在使老朽深感驚異……」

剛說到這裏，突聽室外小天井中忽然有人大喝一聲：「什麼人……」

話聲未落，但聽「砰」「砰」「砰」三聲，似有三個人倒了下去！

祖東權不覺一怔，霍地站起身來！

只聽尖瘦臉漢子的聲音喝道：「閣下何人，連傷咱們三個弟兄……」

接着只聽史其川的聲音沉笑道：「老夫史其川，是你們刼持了小女，對不？」

徐少華輕咦一聲，道：「會是史伯父來了！」

祖東權已經疾快的舉步走了出去。徐少華、藍如風也立即跟了出去。

只見天井南首站着兩個人，前面一個黑鬚飄胸的頎長中年人，正是絕塵山莊莊主史其川，他身後則是管事杜耀庭。

天井中間，躺着三個黑衣人，仆臥地上，一動不動，不知是死是活。

階前，面對史其川，站着兩人，都是高陞茶樓見過，一個是尖瘦臉漢子的全立功，另一個則是潑翻尖瘦臉茶水的那人。

徐少華連忙拱手道：「史伯父也趕來了。」

史其川看到兩人，不覺頷首道：「你們倒是先找來了，很好，還不快過來？」

徐少華，藍如風兩人看他這麼說了，就舉步走了過去。

祖東權沉着臉哼道：「徐少莊主原來還有大援隨後跟着來。」

徐少華忙道：「在下兄弟並不知道史

伯父也會趕來。」

史其川道：「多言無益，你們還不把小女放出來？」

全立功右掌早已凝聚毒功，大聲喝道：「你連傷咱們三個弟兄，先接我一掌再說！」喝聲出口，右手閃電般拍出，一隻烏黑有光的手掌，朝史其川當胸印去。

「果然是千毒谷的人！」史其川面露不屑，微哂道：「區區『黑煞掌』也敢在老夫面前賣弄！」右手衣袖隨着拂起。

在茶樓上潑翻茶水的漢子眼看全立功搶先出手，跟着大喝一聲：「閣下少冒大氣。」

從左側欺上，一掌攔腰擊來。他出手在史其川右手衣袖拂出之後，而且又是閃到史其川左首才發掌。

史其川根本連看也沒有去看他一眼，衣袖拂在全立功「黑煞掌」上，「砰」的一聲把全立功一個人震得離地飛起，摔到石階上，然後右手帶轉，從容向左拂出，又是「砰」的一聲，正好拂上潑翻茶水漢子的右掌，又把他震得向左飛起，摔出一丈來遠！

這一手從容不迫，簡直就像撣身上的灰塵，使得毫不費力，却把兩個撲攻而上的人震飛出去，眞把徐少華、藍如風兩人看得瞠目結舌，心頭暗暗佩服不已！

不，連祖東權都不禁聳然動容，要知「黑煞掌」練的乃是毒功，即使一流高手，都不敢硬接，此人居然只是輕揚衣袖，就把兩人震出，這份功力，豈不驚人？

憑他身爲千毒谷右護法，竟然看不出人家使的是什麼手法？不，全護法、涂護法（潑翻茶水的漢子）摔到地上，就躺着不動，再也沒有站得起來！

祖東權目中稜芒閃動，怒笑一聲道：「閣下好手法，祖某不才，也要向閣下討教幾招。」

史其川冷然道：「你就是千毒谷的右護法祖東權？」

祖東權道：「不錯，正是祖某。」

「很好！」史其川道：「你先把小女放出來。」

祖東權大笑道：「昨晚咱們確曾擒住了一個人，本待問清楚了，就可釋放，現在閣下連傷咱們五人，要祖某放人不難，那得先分個高下再說。」

「哈哈！」史其川忽然朗笑一聲，仰首道：「很好，祖東權，你只管出手，老夫五招之內，若是勝不了你，拍手就走，小女任憑處置。」

祖東權聽得不覺一怔，心想：「不知此人究是何方神聖，口氣竟有如此狂法？」一面應聲道：「好，一言爲定。」

史其川冷然道：「那你還不出手？」

「好，接招！」祖東權果然不愧是千毒谷右護法，聲到人到，動如閃電，一晃而至，左手「風翻柳葉」，堪堪橫切而出，右手一記「黑煞掌」緊跟着劈出，這兩掌出手之快，令人無暇兼顧！

史其川根本連看也沒看，脚下更是一動不動，口中喝道：「第一招。」

說話之時，只是上身微側，說來眞也奇妙已極，祖東權掌勢劈到之時，也正是他身形微側之際，一前一後，一橫一直兩記掌勢，就這樣擦身而過，當眞是毫釐之差，全落了空！

史其川微哂道：「你只管使來，老夫這時候還不會出手。」

祖東權在江湖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好手，聽了他這句話，老臉不禁一紅，又是一個輕旋，就轉到了史其川左側，雙掌突然斜翻而起，依然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劈擊而出，但就在擊出之際，右掌忽然從左肘抽出，隨着身形旋轉之勢，一隻烏黑手掌已閃電般印上史其川左胸。

這一記連徐少華、藍如風都沒看得清楚。

史其川依然靜立如故，左手衣袖朝上揚起，祖東權出手雖快，但好像就是等着他衣袖一般，直等衣袖揚起，他的手掌才印了上去，但聽「噗」的一聲，手掌端端正正印在衣袖之上。

史其川這一記衣袖，只是擋住他的手掌，並未含蘊震力，是以祖東權只感掌力受阻，力道無法用實而已！

史其川在衣袖揚起之際，口中也隨着說道：「這是第二招了。」

祖東權連發兩招，全力進擊，人家只是揚一下衣袖，根本沒有正式出手，心知對方武功高出自己甚多，再打下去也只是徒取其辱而已，這就雙手一收，退後兩步，說道：「祖某自知不是閣下對手，閣下報個名號，咱們後會有期。」

「老夫史其川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嗎？」史其川微笑道：「現在你可以把小女放出來了？」

祖東權沒有作聲，轉身朝東廂走去，接着果然和史元一起走了出來。

史元目光一動，看到爹和大哥、三弟全都來了，這就叫道：「爹，大哥，三弟，你們都來了。」

史其川藹然地說道：「琬兒，妳沒事吧？」

史元道：「孩兒沒事……」一面轉臉朝徐少華道：「大哥，他們就是千毒谷的人。」

徐少華道：「愚兄已經知道了。」

祖東權目光一掠地上五人，說道：「他們五個是生是死？」

史其川道：「凡是冒犯老夫的人，都得受到薄懲，老夫豈會要他們的命？但他們被老夫眞氣所震，百日之內，不妄動眞氣，好好養傷，可保無事，杜管事，你過去給他們拍醒了。」

杜耀庭答應一聲，走上前去，在每人身上拍了一掌，顯然他這一掌出於史其川所授，掌法詭異，不是普通解穴手法，祖東權竟然看不出它的路數來。

全立功等五人經他手掌拍下，果然立時醒轉，一躍而起，祖東權喝道：「咱們走。」率先退入屋去。全立功等五人也匆匆跟了進去。

史其川一手携着史元的手，回頭溫和的道：「徐小兄弟，咱們走吧！」

徐少華道：「史伯父只管請先走，小侄還要找祖老丈去。」

史其川含笑道：「祖東權他們已經走了，你還要留在這裏作甚？」

徐少華、藍如風依言跟着退出廟宇，

史其川問道：「琬兒，妳怎麼會遇上祖東權的？」

史元道：「孩兒昨晚看到杜管事在城中找我，我就躱到這座廟裏來，怎知二更光景，就來了許多黑衣人，其中一個黑臉白髯的老人，大家都叫他谷主……」

史其川雙目乍睜，問道：「他們谷主也來了？」

史元道：「我聽到谷主，不覺留上了心，那時我隱身在神龕之中，應該並沒有人知道，那知就在此時，身後忽然有了輕微的異响，我忍不住回頭看去，只見一條全身斑斕的大蛇，正對着我遊了過來，我嚇得脚都軟了，口中就驚叫出聲……」

史其川微笑道：「千毒谷就是豢養了一些毒蛇、毒虫唬人，唔，後來呢？」

史元說道：「當時我已被嚇昏了，好像是一個怪模怪樣的老婆子扶我跨下神龕的……」

「是個怪模怪樣的老婆子？」史其川道：「那是他們左護法九毒寡婦閻九婆子了。」

史元道：「這老婆子笑起來很陰沉可怕，是她問我的話，我先前不肯說，只說是路過此地，她不肯相信，還說衝撞了他們谷主，就要身餵五毒，說話之時，就從身上掏出一隻比拳頭還大的綠毛蜘蛛，和一條五寸長的墨蜈蚣，放到我身上，我只好說，我有一個大哥，一家都被千毒谷害死的，我方才聽你們叫谷主，所以想看看谷主是不是千毒谷來的。

「那個黑臉白髯的谷主聽得甚是詫異，就問我大哥是誰，還說他們並沒有害死徐伯父，就吩咐一個叫祖東權的老者查明這件事，後來我就被他們點了穴道，一直到爹和大哥趕來了，祖東權才替我解開穴道。」

史其川聽了沉吟地道：「這麼說來，千毒谷主果然也來了江南！」一面回頭道：「徐小兄弟，你們隨老夫一起到洪澤湖去吧！」

徐少華道：「小侄之意，祖東權因爲方才敗在史伯父手下，無顏再留，才匆匆走的，但他既是奉他們谷主的命，調查先父遇害之事，就不會回轉千毒谷去，所以小侄還找他問問清楚。」

史其川領首說道：「如此也好。」轉臉朝藍如風說道：「藍小兄弟呢？令尊已經去了洪澤湖，你是不是隨老夫到洪澤湖去？」

藍如風道：「小侄不去，小侄要和大哥在一起。」

史元道：「爹，孩兒也不去洪澤湖，孩兒要和大哥、三弟一起去。」

史其川道：「不成，明春三月是爲父的壽辰，賀帮主邀約天下同道替爲父祝壽，妳怎可不去？」

史元道：「那還早着呢，到時候孩兒一定趕去給爹拜壽就是了。」

史其川看了徐少華一眼，不覺領首道：「好吧，爲父答應妳，但三月初一定要趕回洪澤湖來。」

史元聽爹答應了，不由喜出望外，說道：「謝謝爹。」

史其川道：「明年三月初一，你們也一起要來。」

徐少華道：「史伯父華誕，小侄兄弟自然都要給你老去拜壽去的了。」

離開金神墩，回到范家崗，史其川率同杜耀庭先行。徐少華一行三人，回轉客店，史元吩咐店伙，多開了一個房間。店伙沏了茶送上。

藍如風取過茶壺，給大哥、二哥斟了茶，一面望着史元，含笑道：「二哥，你瞞得我們好緊，現在小弟到底要叫妳二哥呢？還是叫妳二姐呢？」

史元被他說得臉上驀地紅了起來，星目含羞，朝徐少華問道：「大哥、三弟原來都知道了！」

徐少華含笑道：「賢弟也眞是的，我們志同道合，義結金蘭，何分男女，吾輩中人，豈能以世俗眼光視之？」

史元本來感到羞澀不安，經大哥這一說，就減少了許多彆扭，說道：「大哥說得是，小妹本來就不該瞞大哥、三弟的，我單名一個琬字，但行走江湖，今後還是用史元這名字的好。」

徐少華點頭道：「賢弟說得是，我們行走江湖，還是兄弟相稱比較方便。」

藍如風笑道：「這麼說，二姐還是叫二哥了。」

史琬（從現在起史元改稱史琬了）道：「討厭。」

徐少華問道：「二弟怎麼會無緣無故不告而別的？」

史琬眼眶一紅，微微搖頭道：「沒有什麼，我……我……」

徐少華溫言道：「二弟如果有難言之隱，那就不用說了。」

史琬道：「三月初一，我也不會到洪澤湖的。」

徐少華愕然道：「那又爲什麼？」

史琬道：「大哥到時候自會明白。」

冬日白晝較短，不多一回，天色已漸漸昏暗下來，徐少華站起身道：「二位賢弟，我們上街去吃晚餐吧！」

藍如風知道大哥要上酒樓去，多半還是希望能遇見千毒谷的人，兩人也就跟着站起。

走出客店，史琬忽然問道：「大哥，賈老二呢？」

徐少華道：「史伯父派他去長安居當掌櫃了。」

三人走在街上，看到一家桐城酒樓，三開間門面，相當堂皇，就走上樓去。這時華燈初上，食客已有七八成座頭。徐少華故意找了中間一張比較顯著的方桌坐下。伙計送上茶水，徐少華點過菜，還要了一壺酒。

藍如風道：「大哥怎麼要喝酒了？」

徐少華道：「愚兄是等人的，不喝酒，就不能坐得太久，我們可以少喝一些，一面吃菜，一面聊天不好嗎？」

沒有多久，伙計送上酒菜，藍如風接過酒壺，斟好了三杯酒。

徐少華笑道：「今晚我們喝酒，也可以說是替二弟接風。」

史琬道：「大哥不好意思說是替我壓驚吧？」

藍如風道：「不，這應該說是慶功酒，如果沒有二哥冒險，大哥還一直打聽不到他們呢？」

徐少華點頭道：「三弟這話不錯，二弟確實有功，來，二弟，愚兄敬你。」拿

起酒杯來。

史琬臉上微微一紅，舉杯和大哥對喝了一口。

藍如風跟着舉杯道：「二哥，小弟也敬你。」

徐少華道：「你們別忙着喝酒，先吃些菜。」

三人邊談邊吃，上樓來的食客漸漸多了，幾乎已經爆滿，徐少華不時的遊目注意，但這些食客，大都以商賈居多，沒看到有江湖人的模樣，心中暗暗忖道：「難道祖東權眞的走了？」

他們慢慢的吃喝，志在消磨時間，現在滿堂食客，由全盛而逐漸減少，已經沒有上樓來的人了，許多人酒醉飯飽，紛紛下樓而去。

徐少華眼看千毒谷的人已不會再出現了，就吩咐伙計結帳下樓。

藍如風道：「奇怪，祖東權怎麼會不來找大哥的呢？」

史琬道：「也許給爹這一插手，把他們趕跑了。」

回轉客店，剛經過櫃頭，只見一名管帳先生慌忙站了起來，拱着手說道：「啊！三位公子回來了，剛才有人來找徐少莊主……」

徐少華忙道：「在下就是徐少華，不知那人走了沒有？」

帳房先生道：「三位公子剛出去，他就來了，他是捎信來的。」

徐少華忙問道：「他有沒有把信留下來？」

「有，有。」帳房先生連聲應道：「他把信留下來了，就在櫃上。」他取起一個信封，雙手遞了過來。

徐少華伸手接過，果見上面寫着「送呈徐少莊主親啓」字樣，這就說了聲：「多謝了。」

帳房先生連連欠身道：「不用謝。」

徐少華三人回到房間，店伙隨着掌燈，打臉水，又來沖上了茶，才行退去。

徐少華撕開了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了寥寥十幾個字，那是：「初更在呂亭驛恭候俠駕，知名具。」

史琬問道：「大哥，他在信上寫些什麼？」

徐少華把手中信箋遞了過去，說道：「他約我初更到呂亭驛去。」

史琬、藍如風看過信箋，同聲道：「大哥，我們也去。」

徐少華道：「不，還是愚兄一個人去的好，你們不用去了。」

史琬道：「他信上又沒說只要大哥一個人去。」

藍如風說道：「是啊，千毒谷的人善於用毒，小弟略諳用毒，自然是一起去的好。」

徐少華還是搖頭道：「不，我看祖東權人還正派，他約愚兄去，不會使毒的，你們跟去了，反而不妥，愚兄決定一個人去赴約。」

藍如風看他甚是堅決，就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青瓷小瓶，遞了過來，說道：「大哥，這是寒家精製的辟毒丹，千毒谷以養毒蟲出名，和寒家差不多，你先含一顆在口中，可以祛毒，如果給毒虫毒物咬傷，服用三顆，再以三顆嚼爛了敷在傷口，可保無事。」

接着又從左手小指上褪下一顆黑色指環，說道：「這是試毒環，任何劇毒沾上了，它就會變色，大哥也戴在指上。」

徐少華笑道：「愚兄只是赴祖東權之約去的，又不是去和他們動手的，賢弟好像愚兄如臨大敵呢！」

「大哥快戴上了。」藍如風道：「這叫做有備無患嘛！」

徐少華只好接過，把藥瓶揣入懷中，又把指環套在小指上，然後說道：「好了，愚兄可得走了。」

接着又哦了一聲，看看兩人，笑道：「愚兄只是赴約去的，你們千萬不可隨後跟來，免得引起對方誤會。」

史琬說道：「好嘛，我們不跟去就是了。」

徐少華帶上隨身長劍，走出房門，下樓而去。

史琬悄聲道：「三弟，我們眞的不跟大哥去嗎？」

藍如風道：「大哥這麼說了，我們如果跟去，不被他責怪才怪！」

史琬道：「千毒谷的人一向心狠手辣，不顧江湖道義，萬一……」

「不會的。」藍如風道：「大哥說祖東權人還正派，我也覺得他不像壞人。」

史琬披披咀道：「這很難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那個九毒寡婦，一副又陰沉、又醜惡的模樣，看了就令人噁心，笑起來更險惡！」

藍如風笑道：「二哥大概被他豢養的毒物嚇破胆了，這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爛草繩！」

史琬哼道：「我才不怕呢，她不過憑仗一些毒物罷了，憑眞本領，我也未必輸給了她。」

× × ×

徐少華走下樓去，在櫃頭上問清了去呂亭驛的方向，就匆匆出門，一路朝北趕去。

這時候，城門早就關了，徐少華趕到城下，四顧無人，提吸眞氣，雙足一點，縱身直拔而上，一下就登上城牆，再一點足，飄身飛落城外，一路提氣奔行。

不過頓飯工夫，眼看前面不遠的大路邊上，矗立着一座涼亭，那自然是呂亭驛了。徐少華奔近涼亭，脚下也漸漸緩慢下來。

只見亭中走出一人，拱拱手說道：「徐少莊主果然信人，老朽已經在此恭候一回了。」

這人正是千毒谷的右護法祖東權，他果然也只有一個人來。

徐少華脚下一停，連忙抱拳道：「祖老丈請了，在下來遲一步了。」

「哈哈！」祖東權大笑道：「此時還不到初更，是老朽早來了一步。」說着右手一抬，又道：「徐少莊主亭裏坐吧！」

驛亭，原是驛卒休息之所，亭中有一方小石桌，和幾個石櫈，兩人在石櫈上落坐。

徐少華抱拳道：「祖老丈見召，想必有什麼見敎了？」

祖東權含笑道：「徐少莊主不是想晉見敝谷主嗎？」

徐少華矍然道：「貴谷主答應和在下見面嗎？」

祖東權微微頷首道：「老朽已把徐少莊主的意思，轉報谷主，蒙谷主允准和徐少莊主見面。」

徐少華問道：「貴谷主現在何處？」

祖東權道：「時間還早，敝谷主定在今晚二更，由老朽陪同徐少莊主前去。」

徐少華道：「如此多謝祖老丈了。」

「徐少莊主不用言謝。」祖東權道：「因爲毒害令尊和貴莊四十餘人，此事關係重大，所以敝谷主必須問問清楚，免得江湖上誤會敝谷，這對徐少莊主來說，是父仇不共戴天，但對敝谷來說，也絕不容許有人假冒敝谷之名，替人揹這黑鍋。」

徐少華道：「祖老丈說得是。」

祖東權目光望着徐少華，問道：「老朽有一件事，想請問徐少莊主，不知徐少莊主肯不肯說？」

徐少華道：「祖老丈有什麼見詢，在下知道的自可奉告。」

「很好！」祖東權道：「那位史其川，徐少莊主一定很熟了？」

徐少華回答道：「他是在下義弟的父親。」

祖東權又道：「那麼徐少莊主一定知道他是什麼人？」

這話聽得徐少華也不由一怔，說道：「祖老丈……這話……史伯父就是叫史其川。」

祖東權微笑道：「徐少莊主的結義兄弟，就是他女兒史琬了？」

徐少華俊臉不禁微紅，說道：「是的，她自小就穿着男裝，易名史元，在下也是最近才知道她是女扮男裝的。」

祖東權道：「這麼說，徐少莊主也不知道史其川的來歷了？」

徐少華道：「在下一向隨師習藝，很少在江湖走動，史伯父的來歷，在下確實並不清楚。」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可否就你知道的說出來聽聽呢？」

徐少華心想：「史伯父下午舉手之間，制住他們五個人，千毒谷睚眦必報，自在谷的情形，自然不能告訴他們的了。」一面故作沉吟道：「在下只知道史伯父是絕塵山莊的莊主，武功很高，其餘就不知道了。」

祖東權又道：「那麼徐少莊主可否把和史其川父女結識的經過見告？」

徐少華也不隱瞞，就把自己如何和史元萍水相逢，自已趕去洪澤湖找掌門人（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史其川也在洪澤湖作客，才知道他是義弟的父親，大略說了一遍。

祖東權微微頷首道：「這麼說，徐少莊主果然並不知道他的來歷了！」

徐少華忍不住問道：「祖老丈追問史伯父的來歷，究竟是爲什麼呢？」

祖東權看了他一眼，微笑道：「老朽身爲千毒谷右護法，江湖上一流高手也會過不計其數，但像史其川這樣的高手，老朽還是第一次遇上，哈哈，不瞞徐少莊主說，江湖上能在老朽掌下走得出二三十招的人，已經不多，但老朽在他手下，只怕很難走得出十招，像這樣的高手，在江湖上應該是名動八荒的人物才是，但他報出來的名號，老朽竟然連聽都沒聽說過，這豈不是令人深感奇怪嗎？」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續道：「這也是敝谷主約見徐少莊主的原因之一，所以老朽先想問問徐少莊主，希望徐少莊主和老朽說的是實情才好。」

徐少華道：「在下何用欺騙老丈？」

祖東權道：「如此就好。」

徐少華看看天色，問道：「祖老丈，我們可以走了吧？」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且請稍待，咱們要等接咱們的馬車來了，才能動身。」

徐少華道：「還要馬車來接嗎？」

祖東權笑道：「這是敝谷主交代的，徐少莊主就不用客氣了。」

過沒多久，果見大路上出現了一輛雙轡黑漆馬車，從遠處疾馳而來，到得亭前，那駕車的一躍下馬，拱拱手道：「祖護法，可以請徐少莊主上車了。」

此人徐少華下午見過，正是在茶樓上撞翻全立忠那盅茶的漢子。

祖東權站起身，含笑道：「徐少莊主請。」

徐少華跟着站起，走出涼亭，那漢子已經撩起車帘，徐少華也不客氣，舉足跨上車廂。祖東權跟着上車，隨手放下了車帘。

車廂坐位相當寬敞；但這一放下車帘，車篷是牛皮做的，密不通風，嚴冬的凜烈寒風雖然吹不進來，天光也一絲不漏，車中幾乎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徐少華終於明白了，他們要用這輛馬車來接自己，主要還是爲了不讓自己知道他們谷主落脚的地方，看來千毒谷的人果然神秘得很，這就無怪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行蹤了。

那個駕車的漢子不待吩咐，就揮起長鞭，指揮着牲口上路，車身也隨着不住搖晃。

徐少華問道：「祖老丈，貴谷主住處很遠嗎？」

祖東權回答道：「也不太遠，快要到了。」

他口中說的不太遠，但馬車這一陣工夫，已經馳了快有一頓飯的工夫，還在一路奔馳之中。

徐少華心知他們既然要用馬車來接，顯然路程不會太近，反正自己已上車了，就讓他馳去，到了地頭，總會停的，這一想，也就不再多問，車廂中黝黑如墨，索性就靠在坐墊上閉目養神。

這一趟路程，足足奔馳了將近半個時辰，現在車子敢情已由大路折入小徑，車輪碾在大小不等的石塊上，車身左右搖晃，顚簸得更厲害。

徐少華心中暗道：「現在大概快要到了！」

這樣又足足行駛了一盞茶的時光，顚簸也隨着平穩，這一段路，敢情馳上了石板路，這可以從馬蹄的得得聲聽得出來。

不多一回，車子隨着馳上一條斜坡，接着好像轉了彎，行駛的速度也緩了許多，但却依然在緩緩馳着，終於停下來了。

駕車的漢子一躍而下，掀起車帘，說

道：「祖護法，徐少莊主可以下車了。」

祖東權首先躍落車廂，徐少華也跟着下車，目光一轉，原來馬車已經馳進了一處大宅院，停在大天井中。

左右兩邊，是一丈五六尺高的圍牆，南首有一排五間高樓，北首也是一排五間樓宇，看來這大天井還是中院，但這座大宅院却不見一點燈光。

祖東權在他打量之際，含笑抬手道：「徐少莊主，老朽給你帶路。」說完，就舉步走在前面。

徐少華心中暗暗覺得好笑，忖道：「千毒谷就算不欲人知，也用不着如此故作神秘！」一面舉步隨着祖東權走去。

跨上北首三級石階，祖東權就朝走廊東首走去，一直走到最左邊的一間門口，才推門而入，原來門內還有一重厚重的棉帘，掀起棉帘，才有燈光射出，他讓徐少華走入，才放下棉帘。

這是一間不算很大起居室，放着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祖東權抬抬手道：「徐少莊主請坐，敝谷主想必已在等候，容老朽先進去通報一聲。」

徐少華道：「祖老丈只管請。」

祖東權拱拱手，急匆匆的往裏首一道門推門走入。

徐少華就在椅上坐了下來，想到藍如風交給自己的一瓶「辟毒丹」，就伸手入懷，取出瓷瓶，傾了一粒，含在口中。

過了一面，只見裏首棉帘啓處，走出一個青衣少女，手托漆盤，俏生生的走了過來，把漆盤放到桌上，捧起一盞茗碗，逕到徐少華面前放下，說道：「徐少莊主請用茶。」

徐少華忙道：「多謝姑娘。」

這青衣少女不過十六七歲，生得眉目如畫，她目光和徐少華一接，臉上不禁微微一紅，低頭道：「不用謝。」急忙收過漆盤，像一陣風般往裏首退去。

徐少華坐了一回，眼看祖東權還沒出來，雙手托起茗碗，掀了一下蓋子，正待喝去，但突然間想起這裏是用毒出名的千毒谷，自己可得小心！

一念及此，左手掀起碗蓋，用小指上戴着的「試毒環」朝茶水中輕輕沾了一下，低頭看去，烏黑的「試毒環」並未變色，足見他們並未在茶水中下毒，這就低頭喝了一口。

茶是新沏的，熱氣騰騰，入口香味雋永，還是上好的六安茶，不覺又多喝了一口。

等人，是最使人感到無聊的事，祖東權這一去，足足過了頓飯光景，還不見他出來，枯坐在這間斗室之中，除了一支燈燭和一盞清茶作伴，就別無他物。

徐少華心裏雖有既來之，則安之的念頭，也着實覺得無聊，就捧起茗碗喝茶。

現在連一盞茶都已經喝乾了，祖東權依然沒有出來。

就在他漸感不耐之際，只見裏首棉帘掀處，那青衣少女又走了出來，朝徐少華躬身一禮，嬌聲道：「徐少莊主，閻護法請你進去。」

閻護法，那是他們左護法九毒寡婦閻九婆了。

徐少華站起身，那青衣少女忽然側過身來，紅着臉，細聲道：「閻護法不好說話，你說話時要小心些！」

這幾句話，說得她滿臉都羞紅了。

徐少華也低聲道：「謝謝妳！」

青衣少女不敢再作聲，低下頭急步走上，一手掀起棉帘，低聲道：「徐少莊主請。」

徐少華舉步跨入，原來門內是一條走廊，壁間每隔數步，就懸掛着一盞六角紗燈，他不知護法在那裏，正待開口！

青衣少女已搶在前面，說道：「小婢給徐少莊主帶路。」

徐少華低聲問道：「在下還沒請教姑娘芳名。」

青衣少女連頭也不敢回，只是低低的道：「小婢叫小紅……」

這句話幾乎輕得就像蚊子叫，就低着頭急步行去，再也不敢和徐少華說話。

長廊向左轉彎，就到了一間屋子門口，青衣女少脚下一停，轉過身來，說道：「閻護法就在裏面，徐少莊主請進。」說完，便自退下。

徐少華舉步跨上，一手掀帘，走了進來。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佛堂，中間一張桌上，放了一個兩尺高的神龕，不知供奉的是什麼神像？神龕前面，放着一對燭台和一個香爐，兩邊各有一排几椅，一個頭戴絲絨包頭，身穿黑布襖袴的老嫗，就大馬金刀般坐在左上首一把椅上，看到徐少華掀帘走入，也不站起身來。

這老嫗兩鬢花白，雙顴突出，鷹鼻尖腮，加以一雙閃着惡毒眼光的三角眼，活像一隻貓頭鷹。

徐少華心中暗道：「只要看她生相，就不像是個善類，無怪二弟要吃她的虧了。」一面目光一抬，抱抱拳道：「這位大概就是閻護法了？」

閻九婆一雙三角眼只是打量着徐少華，過了半晌，才尖聲道：「你就是雲龍山號稱江淮大俠徐天華的兒子徐少華？」

這話問得很沒有禮貌，而且口氣之中，似有不屑之意，尤其她聲若夜梟，聽來更是尖銳刺耳。

徐少華看她如此托大，心頭已是不快，聞言之後不覺臉色微沉，說道：「正是在下。」

閻九婆又道：「你爹是怎麼死的？」

徐少華原是心高氣傲的人，看她問得如此無禮，不禁作色道：「妳還沒回答我，妳是什麼人。」

「你對老婆子這樣說話？」閻九婆冷然道：「老婆子是什麼人你還不知道？」

「在下這話有什麼不對？」徐少華傲然道：「徐某因為不知你是什麼人，才向妳請問的。」

閻九婆尖聲道：「老婆子就是這裏的左護法。」

「這麼說，妳就是閻九婆了。」徐少華道：「妳請徐某進來，有什麼事？」

閻九婆霎着一雙兇睛，尖厲的道：「我閻九婆也是你叫的？」

徐少華道：「妳先直呼先父名諱，在下叫妳閻九婆又有何不可？」

閻九婆怒聲道：「好小子，你以為淮揚派很了不起？」

徐少華大笑道：「淮揚派並沒什麼了不起，我看妳倒是自以為很了不起，在下雖是江湖末學後進，但總是貴谷主邀約在下來的，所謂遠來是客，妳却如此盛氣凌人，這是待客之道嗎？」

閻九婆呷呷厲笑道：「遠來是客，你觸怒了老婆子，老婆子就叫你作階下囚，你信不信？」

徐少華微哂道：「這就是你們千毒谷待客之道了？」

閻九婆也從沒遇上過敢這樣頂撞她的人，倏的從椅上站起，右手也緩緩舉起，喝道：「小子你……」

徐少華凜然而立，目光一凝，微哂道：「在下尊妳是千毒谷的左護法，妳這聲小子最好收回去。」

閻九婆當眞是氣瘋了心，江湖上從沒有人敢對她如此頂撞的，頭上白髮飄動，一隻手掌，登時烏黑如墨，粗大了一倍，口中呷呷怒笑，厲喝道：「老婆子就劈了你……」

「黑煞掌」驟然朝前劈來！

徐少華少年氣盛，看她居然使出「黑煞掌」來，心頭不禁大怒，同樣右手一探，五指如鈎，朝前一轉，一把朝她右腕拿去，使的正是「雲龍第十九式」，矮小老頭敎他的一記怪招。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閻九婆手掌劈出之際，只聽一個蒼勁聲音急急喝道：「閻護法快請住手！」

一個人影隨着閃了進來，這人正是右護法祖東權。但雙方出手何等快速？閻九婆「黑煞掌」堪堪出手，但覺脈門一緊，已經被徐少華五指扣個正着，這一記不但手法怪異，而且一經被扣，全身功力再也使不出來，那裏還有掙扎的餘地。

徐少華眼看祖東權閃身走入，口中微哂道：「閻九婆，徐某遠來是客，不想傷人，妳可以收手了。」手腕輕抬，五指一鬆，把閻九婆震得後退了兩步。

他佔便宜的是閻九婆右腕被扣，使不出力道來，才會被他抬腕之際，震退了兩步，如論內力，閻九婆數十年修為，實是勝過他甚多。

這下連祖東權也看得大為驚異，他對九毒寡婦閻九婆的武功，自然知之甚諗，千毒谷中練成「黑煞掌」的一共只有七人，以閻九婆的功力最為深厚，可說是七人中最厲害的一個，如今他親眼目睹，徐少華居然一下就扣住她的脈門，連自己都沒看得清他使的是什麼手法，而且在五指一鬆之際，還把她震退了兩步，只此一手，已可看出這少年人一身武功，豈不還在閻九婆之上？

閻九婆被徐少華莫名其妙的扣住脈門，還被震得後退了兩步，不由楞得一楞，這是她練成「黑煞掌」以來，第一次受制於人，怎不敎她心頭狂怒，厲喝一聲：「好小子，老婆子不把你劈了，我就不叫閻九婆……」右掌疾擧，正待劈出！

祖東權急忙伸手一攔，陪笑道：「閻護法歇怒，大家不可誤會，谷主要兄弟來請徐少莊主的。」

閻九婆怒氣未消，但凝足了「黑煞掌」功的右手已緩緩垂了下去，厲聲道：「祖護法，你總看到了，這小子好狂妄的口氣。」

徐少華微笑道：「在下是閻護法請我進來的，總該以禮相見，在下遠來是客，若不是閻護法先出言不遜，在下總不至於一見面就頂撞妳閻護法吧？」

閻九婆哼道：「難道還是老婆子的不是？」

「好了，好了！」祖東權笑道：「這是誤會，大家少說一句不就沒事了嗎？」一面朝徐少華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不可再和閻九婆一般見識，一面含笑道：「谷主命老朽前來相請，徐少莊主快請隨老朽進去，別讓谷主久候了。」

徐少華瀟洒的抬抬手，說道：「祖老丈請。」

祖東權說了聲：「有僭。」領着徐少華退出。

閻九婆重重的哼了一聲，徐少華只作不聞，隨着祖東權筆直朝長廊行去。

不多一回，他們來至一幢精舍前面，祖東權脚下一停，抬手說道：「徐少莊主請。」

徐少華拱拱手道：「在下第一次拜見貴谷谷主，還要祖老丈引見，祖老丈不用客氣，只管請先。」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如此客氣，老朽那就給你帶路。」

說罷，就當先舉步，跨上石階，一名青衣使女趕忙掀起棉帘。

兩人相繼跨入，徐少華擧目看去，這是一間陳設簡樸的小客廳，但却掃得纖塵不染，上首一張長案，掛着一幅山水，和一副泥金對聯，兩邊各有一排几椅。

中間放着一個火爐，炭火正紅，爐上擱一把水壺，正在冒着熱氣，水已經開了，是以進入屋來，就有一股暖氣。一個身穿黑袍的老人，就坐在爐旁取暖。

這老人臉色微黑，濃眉大眼，蒜鼻獅口，一把連鬢白髯，看去貌相威武，敢情就是千毒谷主了。

他身後伺立着一個青衣使女，正是方才領自己進來的小紅，她看到徐少華走入，清澈的眼神不期而然地向他投以一瞥，目光之中，蘊含關切之情，却很快低下頭去。

徐少華心裏有些明白，自己和閻九婆言語之間起了衝突，祖東權就很快趕去，很可能是她搬來的救兵了。

祖東權走在前面，這時忽然身形一側，朝那黑袍老者拱拱手道：「啓稟谷主，徐少莊主來了。」

接着又朝徐少華抬手道：「徐少莊主，這位就是谷主了。」

黑袍老者站起身來，打量着徐少華，點頭道：「徐少莊主遠來，老夫失迎。」

「不敢。」徐少華連忙拱手道：「江湖末學徐少華見過谷主。」

「徐少莊主不用客氣。」黑袍老者抬手道：「快快請坐。」

三人落坐之後，小紅提起爐上水壺，沏了一盞茶，逕到徐少華身邊几上，說道：「徐少莊主請用茶。」

徐少華欠身道：「多謝姑娘。」

小紅又給祖東權沏了茶。

（未完・十三）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惠千紫暗殺了薛丈一，接應官兵，殺入青風寨，寨內臥底的周笑笑，串連了尤知味，殺了四大家僕三人，封閉外間傳來的信息，闖入殷乘風的臥室，先殺了侍衛，意圖行刺殷乘風，防止訊息落入殷乘風手中會預先防範，阻止官兵入寨，故先發制人，來個徹底消滅。但此事被鐵手知道，殷寨主幾乎遭暗算，幸鐵手及時馳援，殷乘風接報急訊，忙出外應變，兩兇徒交鐵手處理，鐵手意圖說服周笑笑阻止官兵攻寨，而周笑笑以為有機可乘，先發毒暗器，忿想挾持唐肯作人質，都被鐵手化解，尤知味早已被放倒，周笑笑仍頑抗，卒被鐵手制服……

迎敵失利　建議撤退

鐵手見周笑笑兩次暗算自己，心下提防，一時不敢再上前去，只靜觀其變。

只見周笑笑低低地嘶吼了兩聲，竟用牙齒咬着劍柄，穩定住劍勢，以劍尖一挑，把嵌在手背上的暗器拋了出來，傷處只淡淡出現了幾個細小的孔，手背上便流出瘀色的血。

周笑笑眼中滿是驚懼，彷彿手背中的暗器仍未拋去，含劍將自己手背上劃了三、四道血口，但傷口裏流出的血，仍是褐色的。

周笑笑的喉嚨嗬嗬地叫着，全身顫抖了起來。他的手一面抖着，一面淌着血，伸入到襟內，挖出了幾個盒子，他把盒子一個個的打開，往嘴裏塞了六七顆藥丸，又想把藥末敷在手背上，但因獨臂，而又因心頭太過恐懼，竟連極簡單的動作也無法完成。

鐵手見他眞的慌惶，便想過去替他裹傷敷藥，周笑笑神色怪異，雙目無神，時又赤火逼人，鐵手一搭手上去，只覺他的手腕肌肉似熱鐵一般，硬脹火燙。

鐵手吃了一驚，暗忖，那暗器竟是這般毒！若捱着的是我，豈不……

這時，周笑笑手背上流的血，越流越少，越流越濃，顏色也越深褐，隱有一股腥味。周笑笑忽發狂似的甩開鐵手的掌握，以鐵手雙手之力，竟也拿他不住；周笑笑大口大口的喘着氣，不住往身上挖，摸出一個錦盒，盒子裏有三顆晶瑩剔透的丹丸，鐵手瞧得仔細，記得周笑笑原先已服了一顆，但聽他「唉」了一聲，把三顆藥丸全一股腦兒吞入腹中，雙眼一陣翻白，

鐵手忙道：「我去端水給你。」

唐肯道：「我去。」

周笑笑愕然道：「完了，這是唐門的淬毒暗器，叫做『刺蜎』……」

鐵手見勢頭不妙，周笑笑聲近嘶啞，牙關緊咬，牙齦已滲出血來，唇呈青紫，唇吻沁血，兩顆充血的眸子直似要弩出眶來，知道須清除此毒，可能要壯士斷臂，但周笑笑只有一臂，這話無論如何都說不

出口。

却見周笑笑胸肌一陣抽搐，忽瘂聲道：「快……快替我砍掉這條膀子！」

鐵手聞言吃了一驚，知道周笑笑又急又懼，正要出言安慰，周笑笑忽似內臟被刀子捌了一下似的，怪叫起來，躍起丈高，落地却站立不穩，栽倒下來。

鐵手再看時，周笑笑已然口吐白沫。

鐵手忙用掌心逼近他的「神道穴」，想以己身的內力修為，替他逼住毒力，不料掌才貼上去，只覺觸手如炙，周笑笑體內眞氣亂流，一時之間，竟無法收攝。

鐵手的內力再輸進周笑笑體內，周笑笑眼眶立時滲出血來，唇裂紫脹，鐵手大吃一驚，暗忖，這暗器怎麼這般毒法！

這時忽聽輕如柳絮拂地的細响，鐵手惶中不亂，抬頭只見一個清眉秀目的女子，在月光下，雙瞳剪水，眼尾如鈎，看着在地上輾轉掙扎的周笑笑，臉上也微微發白，正是息大娘。

息大娘道：「官兵已包圍大寨，前寨已告攻破，寨主要你到朝霞堂急議。」却見周笑笑全身打顫，彷彿每一根骨骼都被寒冰切割一般，但雙目猶如赤火，牙齒錯响，汗流浹背，不住打顫，不禁失聲道：「怎麼這麼個毒法？」

鐵手往掉落地上的「刺蜎」一指，道：「他發射這枚暗器，反受其害，在手背上刺了一下，就這個樣子了。」

息大娘俯身端詳一陣，道：「這是蜀中唐門的『刺蜎』，是當年唐門掌刑十九老爺唐鐵書的獨門暗器，據說流傳在江湖上，只有三枚……」

鐵手伸手往房內近掛衣鏡桌旁一指道：「那兒還有一枚。」

息大娘吐舌道：「好傢伙，居然身上就帶了兩枚，也竟然一口氣就發了兩枚，眞箇深仇大恨不成！」

周笑笑忽又一聲怪吼，巍顫顫的站了起來，以牙齒咬住劍柄，就要往手臂砍落，砍得幾砍，手臂鮮血淋漓，無奈毒傷過重，無以發力，就是沒法把手砍斷。

鐵手一手奪過劍來，急問息大娘：「這暗器可有解救之法？」

息大娘搖頭道：「倉促間那有解法？」說着要拈手撿起「刺蜎」觀察，鐵手忙提省道：「小心，這東西惡利得很！」他仗着一雙苦練三十年的鐵掌，才不為這毒物所趁。

息大娘小心謹愼地撕下一片布帛，連着手絹，再拾綴上幾片葉子，才輕手軟指約，把暗器拈上在月下細看，又湊近一聞，似有淡淡的甜味，只有暗器尖芒上經月色一映，隱有暗青微芒，不禁低聲道：「好毒，好毒！」

鐵手正要揮劍斷臂，以助毒力蔓延，却見周笑笑頸筋青暴粗脹，一股紫氣，籠罩喉骨，當下不顧他亂掙亂顫，撕開他的衣襟一看，只見他胸上已呈現無數血斑，東一塊，西一塊的，有的巴掌大，有的綠豆小，鐵手長嘆一聲，知已無救，那一劍已砍不下去了。

周笑笑一見鐵手的神態，倒是寧定了下來，眼角滾下了兩行熱淚來，喃喃地道：「我一念之差……一念之差……」聲音逐低沉了下去。

鐵手正不知要拿什麼話來安慰他是好，忽見周笑笑長身暴起，一手向他臉部抓來！

周笑笑在此時此境仍猝起發難，實令鐵手始料未及，但鐵手傷雖未完全痊合，功力却已恢復了七八成，一側身便讓過了這一招，周笑笑却一沉肘，已拉住長劍，和身撲來，快捷猶勝平常！

鐵手暗吃一驚，又不願刺傷周笑笑，唯有撤劍身退。

鐵手一退，周笑笑奪劍在手，長笑一聲，一劍砍向唐肯！

唐肯見他髮戟目赤，唇裂齜血，嚇得連跳帶縱，揮刀亂擋，且戰且退！

周笑笑虛砍兩三劍，全身突然一搐，頓時全身又抖顫起來。

俯伏在地上的尤知味，更怕是再度落入這班人的手中，見狀連忙大叫道：「周大俠，周大俠，我的腿上穴道被封，快來解——」

周笑笑獰笑起來，踉踉蹌蹌的衝將過去，鐵手逼近叱道：「不可！」周笑笑回手就是一劍！

這一劍已全無章法，狀若瘋虎，但便是這樣，越發難接，鐵手只得閃讓一旁。

周笑笑喉嚨裏怪嘶半聲，却聽不出他發音，旋身一劍，竟把尤知味半爿腦袋砍飛，腦漿、血漿，濺得牆地皆是。

眾人齊唬了一驚。

周笑笑挺劍又刺向唐肯。

唐肯胆子再大，也不敢跟這樣的瘋子交手，扭頭就跑，周笑笑茫然四顧，揮劍往息大娘砍去。

息大娘目光如稜，忽一招手，「颼」地一聲，那枚「刺蜎」已釘入周笑笑的額上。

周笑笑身子一晃，馬上怔住。

鐵手嘆道：「你——」

息大娘道：「不殺反而痛苦。」

周笑笑臉上出現了一個極其古怪的笑容，劍也掉落地上，正伸手要摸額前，伸及半途，忽咕嚕一聲，栽下地來，身子壓在劍上，立時濺出了一道血泉，那血也是褐色的。

鐵手小心翼翼的過去，摸摸他的鼻息。息大娘却彎腰把另一枚「刺蜎」拾了起來。唐肯猶有餘悸，問道：「到底死了沒有？」

鐵手搖搖頭，嘆了口氣。

息大娘冷然道：「這種人臨死還凶性不改，自己朋友也下毒手，沒什麼好惋惜的，整個青天寨都勢必教他累了，他剛才一劍殺了尤知味，不管尤知味的人品如何，他總是因我而死的，我算是替他報了仇了，我們這還是先到朝霞堂聚議罷。」

周笑笑和尤知味的行藏雖被發現，導致兩人惡貫滿盈，但周笑笑所伏下的心腹，早已四出行動，加上惠千紫把明椿暗卡全控在手，一上來先殺害了薛丈一，又沒有盛朝光主持大局，惠千紫一面暗中剪除對青天寨忠心耿耿的部屬，一面率眾反撲，大寨迅即被攻了下來。

殷乘風驚覺後，匆促率兵迎戰，加上赫連春水、高鷄血二部鼎力臂助，眼看可以收復，但黃金鱗、文章、顧惜朝已領兵攻到。

黃金麟統領的兵員，早在追門轉戰中死傷甚衆，但他以奉令剿匪之名，徵用沿途府道衙營弁防軍，聲勢只強不弱。加以文章參與追剿平匪事件，撥入五名帮帶，三名統帶，糾軍三千，聲勢大增。文章又邀一批武林中人，來爲他效命，說這些「參聯敉匪」，爲「效忠朝廷」以表心迹，很多綠林同道都被他捏有把柄在手，心存畏怯，只好從之，不惜對窮途末路的「連雲寨」、「毀諾城」、「雷門」、「青天寨」、「赫連府」的人窮追猛打，落井下石。另外一些武林中人，有的是想趁此獻功捐官，有的則不敢得罪得勢高官，實行敷衍了事。其中高風亮數度託辭鏢局有事，需親往料理主持，但文章一意不肯，加上黃金麟輕描淡寫的表示：鐵手巳夥同流寇，叛逆朝廷，正巳上奏候決，但鐵手是「神威鏢局」的鏢頭唐肯所釋的，「神威鏢局」自是責無旁貸，務要清理此案，否則一概當與匪結黨查辦。高風亮曾亡命天涯，深受無辜獲罪之害，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只好帶局中高手隨軍征伐，不敢有所怨咎。

文章卻自有他的打算。

他正是要藉「敉匪平亂」的名目，來收攬這一羣江湖中人，爲他效命，日後成爲鞏固自己的勢力，在傅相爺面前自有不可取代之功。

黃金麟更是聰明人，有做官人「見風轉舵」、「順應時勢」的習氣，稍加相處下，但見文章，意氣發舒，陞遷極快，請奏無不爽利，交往莫非權貴，知道他在朝中甚有倚蔭，馬上轉了臉色，跟文章成了同一鼻孔出氣。

這一來，顧惜朝連同一干寨子裏人的，更形孤立，他的手下「連雲三亂」，也暗自不服，但都不敢形於色。他們合起一股軍力，但實是文章領舒自綉等自成一派，成爲主力，黃金麟表面附和奉諛，暗裏跟李福、李慧，結成一脈，保持實力。顧惜朝卻與宋亂水、霍亂步、馮亂虎及游天龍，聯成一氣，雖受排軋，但仍不爲所侵。高風亮與勇成及一衆武林人物等，也另有打算。

他們本來就對青天寨極爲留心，早想除之而後快，但不想節外生枝，又生恐南寨爲顧全武林同道之義，收留叛逆息大娘等，後經探子打探，得悉那一衆逃犯未在拒馬溝逗留，自是喜忻，以爲可免招惹多一強敵。不料才返出二、三十里，卻接獲留後佈防的信鴿信訊，犯人仍在後方，文章等心中疑慮，再探虛實，知確有人告密，領大隊回撲，跟周笑笑與惠千紫會合。

周笑笑與惠千紫明本要求，雖肯提供欽犯行踪，亦肯代爲應合，但要文章，黃金麟等應承由他們「帶功抵罪」，赦免前刑，並稟奏他們一個武職官銜，才肯合作，並要書明蓋章爲憑，以上種種允諾。

文章老奸巨滑，心知周笑笑和惠千紫案乃「四大名捕」要辦，與他無涉，樂得做個順水人情，憑他受傅宗書識重，加上暗權在握的蔡京，也重託於他，跟這兩個「賣友求榮」的小毛賊捐個文官武職，又有何難？何況待大功告成，這兩人生死握在自己手裏，如無可用之處，悔約又如何？於是便一一答應下來。

周笑笑與惠千紫便跟他們稟明情由，佈署擘劃，準兩更天時分率兵全力攻打青天寨。

待計劃安排妥當後，官兵找個僻谷隱蔽起來，周笑笑與惠千紫便回青天寨，分頭行事。

周笑笑因貪功而被鐵手識破行藏，到頭來跟尤知味一同命喪南寨，而惠千紫方面，卻依計行事，攻破了青天寨，糾合大軍，殺進南寨總堂。

殷乘風的「青天寨」兵力，雖巳遠不如昔，亦有近千人之衆，不過其中兩成不在寨中，一成爲周笑笑、惠千紫所殺或成叛徒，剩下七成，倉皇迎敵，被官兵殺個措手不及，死了二、三百人。

殷乘風還想頑抗，赫連春水與高鷄血見勢頭不對，忙拉殷乘風退却，殷乘風退入「朝霞堂」時，鐵手和息大娘剛到了堂上，他們見殷乘風披髮浴血，便知陣前失利。鐵手礙於身有官職，不便明目張胆，與官兵鏖戰。

赫連春水極力主張道：「這種情形，不可戀戰，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殷寨主，我看還是撤兵退走的好。」

殷乘風咬牙切齒地道：「岳丈留給我這一片基業，我怎忍心敎它毀在我的手裏，不行，我再跟官兵拚一拚再說。」

高鷄血急道：「少寨主，這禍事本就是因我們而起的，你想拚命，我們要不想拚，那還是人不成？我們當然也想和狗官拚死！但此時若不退兵，一味死守，敵衆我寡，敵優我劣，只怕要連累寨裏一衆弟兄喪命，何不保持實力，暫撤大寨，他日一旦能扭轉局勢，寨主何愁不能再重整旗鼓，重新收拾麼！」

（未完·卅五）

吻禍

刀戈·譯



我們在機場把韋傑抓住，就在他登上一架噴射機飛巴黎之前。他父親韋其福是當地的一名巨富，在前一天給人槍殺。他自知涉嫌最大。

當我回到警察總部時，偵探部駱督察巳經在等着我。

「他打算逃走，是嗎？」他問。

「是的，」我答。「這一點他沒有否認，不過，他說他並沒有殺死他的老子、他之所以要避，只因他是個唯一有殺人動機的疑犯，這使他害怕。」

「你好像巳經相信他是無辜的了。」

「但是，駱督察，他不是一個害怕遭到無妄之災而逃走的人，許多人在這種情況之下，都會做出這種傻事的。再講，死者是個老尙風流的人物，人所共知，說不定這是一樁桃色案件。」

駱督察哼哼鼻子。「你不過仍舊記住那顆在屍體附近找到的，染有口紅的烟蒂罷了。但是，我們巳經詳細地調查過，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那天並沒有任何女人到過他的屋子。」

駱督察重新把案情推敲着，事實的確是只有韋傑一個人才有殺人的動機，同時，這個年青人平日的所作所爲，多數叫人不敢恭維。

韋其福的屍體是在他屋子裏給人發現的，心臟中了一槍。子彈是由一支一般女特務所使用的點二二袖珍型手槍發射的。但迄今我們仍找不到兇槍。

我們把韋傑扣留，因爲他的殺人動機極可能是他的老子一死，他便立即可以承受一筆鉅大的遺產。「同時，我一點也不驚奇，」駱督察說。「如果他的老子忽然打算更改遺囑的話。」

「對了，還有一件事情我沒對你說，」我說。「我相信這位大富翁，不大喜歡他的兒子的那個叫夏娃的女朋友的。這個女人名聲很不好。

駱督察瞪了我一眼。「什麼名聲？」

「曾經受過監管行爲，期滿後，又販毒被捕，不過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現在她管自己叫做模特兒。」

「你認爲她殺死那老頭？」

「有這個可能的，」我說。「假如韋老頭知道她有過犯罪紀錄，而小韋懵然不知的話，那麼，韋老頭便有可能對她暗示，如果她不離開他的兒子，他便把她的劣績告訴小韋。」

「於是引起了她的殺機？」駱督察沉吟着說。

「因此那裏才會有一顆染有口紅的烟蒂頭，」我堅持地說。「何況我們還知道那支兇槍是女人慣用的。」

「我奇怪夏娃有一支手槍？」駱督察沉思着說。「如果她有的話，總會有人知道的，即使丟了，她也會前來報失嘛。」

就在此時，一個叫祈達的警員走進來。「駱督察，有個女人要見你，她叫夏娃。」

原來是個濃裝艷抹的女人，她的眼睫毛長得可以掛上一頂帽子。

「我看電視知道了發生這宗命案，」她說。「我認爲我應該立刻向你報失，我的一支袖珍型手槍最近在家裏不見了。」

「自投羅網了！」我說。

駱督察瞪了我一眼，然後向她問道：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不見了巳經有好幾天，我知道我應該立即報案的，但這幾天我的工作很忙，一子便把這事忘記了……」

「你好像沒領有手槍執照的？」駱督察說。

她的臉孔隨即羞紅起來。「這手槍本來我已經忘記了的了。我把它放在抽屜裏巳好幾年，因爲試過一次我給人威脅。」

「最近你有給人威脅嗎？」駱督察突然問。「比方，韋其福先生——」

她的臉色紅得更厲害。「韋其福先生又怎會威脅我呢？你不是暗示着…？這是無稽的！韋傑的父親被殺的時候，我仍在攝影院裏擺姿勢，這是我可以證明的。」

「我們自會進行調查。不過，夏小姐，請你告訴我，在韋其福被殺之前，你是否在他的屋子附近？」

她猶豫了一陣，然後說：「我在他的屋子的大門前。」

「大門前？」我說。

「我在他的大門前跟韋傑道再見，因爲我要趕着回攝影院。再講，我不會進入他屋子裏的，因爲我知道，韋傑的父親對我是有偏見的……」

「他不歡迎你？」駱督察立即問。

她從手袋裏取出一條手絹，開始哭泣起來。「不瞞你們說，」她嗚咽着說。「我巳經打算擺脫他們兩父子的了，但韋傑還是瞎纏着我，他對我愛得瘋狂了。」她聒耳地清着鼻子。

她那副悲痛欲絕的表情，看來不是造作的，於是我們讓她到別個房間去稍事休息，當她離開督察室的時候，我檢起一支口紅。

駱督察對我賞識地說道。「是她遺下的？」

我點點頭。「我一直便注意着她那只大手袋。」

我把那支口紅在我手背上擦上小小。

「顏色很特別的。」我說。

這完全是駱督察的主意把韋傑帶來和夏娃相見的。

他認爲她見到了愛人遭到扣押，心理上總會有點影响。雖然她說過打算擺脫他，但我們並不相信。果然，當韋傑把她緊擁着而熱情地吻着她的時候，她完全沒有一丁點抗拒的徵象。

當他們分開的時候，駱督察點着一支烟捲，然後把那烟包遞給韋傑。

小韋順着手接過烟包，抖出一支隨即放在唇上。看來他緊張非常。

駱督察擦着打火機，把火燄遞過去，但他卻不是替韋傑點烟，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一手便攫走了韋傑唇上的捲烟，仔細地觀察一遍。

「你愛好的着實是一種特別顏色，」駱督察說。「但缺點是它脫色的，剛才你們擁吻的時候，口紅的顏色巳經轉移到對方的唇上了……」

夏娃立刻瞧着駱督察。

「我們幹調查工作的稍一不愼，便會給客觀環境弄得昏頭轉向的了，」他說。「他唇上沾了你的口紅之後，他抽烟時，又會把你的唇膏染汚了那捲烟，幸而我有了這個決定，否則，夏小姐，你可厭煩透了。」

跟着，駱督察便直瞪着我看。

「現在，那顆染了口紅的烟蒂頭，不會再引起你的胡思亂想吧？事情的眞相應該是這樣的，當韋傑跟她在大門外吻別了後，便逕自回到屋子裏，然後……以後的事情，或者由韋傑親口對我們說出來吧？

「同時，」他對我們補充說。「如果你感到內疚的話，那你就應該護送夏小姐回家，並且把你撿得的口紅交還她，這是她打開手袋取手絹時一起拉了出來的。」

人家這麼容易便破案了，看來，我有什麼資格可以擢升督察呢？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桌子上天　隕石失踪

那天晚上天氣非常之好，可以說萬里無雲那種晴天，因此人人都看得很清楚。林鈴正在花園中練武，仰頭就可以看到那星辰閃閃的天空，因此她亦是看得很清楚的。她是在倒吊在樹上的時候看見。

她是每天晚上及早晨都練武的。一個人有好的身手，不能够單靠男士，假如不練，很快就會衰退而失去。就像一把利刀，不用不磨亦不加料理，就很快會變成一把鈍刀，也會長銹了。

那時她飛身躍起，兩脚在園中那棵樹上一踢，踢到等她的身體的高度一倍半的地方，那裏因爲踢得太多而樹皮亦脫去了不少的高度。跟着她站回地上，再一彈而起，雙脚踢得更高，在一根橫枝上一勾，便倒掛在那裏，就像一隻蝙蝠似的。

此時，她就看見天空有一條刺眼的強光掠過。

這條強光直向地面射下來，發生了一次小型的爆炸，一分爲二，跟着強光就消失了。

幾秒鐘之後，林鈴可以隱約聽到雷鳴似的聲音。

這就是剛才那爆炸的聲音。光的速度遠比聲音的速度快，所以看見了爆炸，幾秒鐘之後，爆炸的聲音才傳到耳朶中來。

林鈴一倒翻觔斗，又從樹上落下來，立在地面。

她怔怔地看着那一塊已經是空無一物的天空。

她知道，有許多人看見剛才的情形，就會說是有什麼不明飛行物體了，因爲這個時代特別流行有關飛碟之類的故事。

但她知道這不過是一顆流星而已。流星進入大氣層之後，就與空氣急劇磨擦，因而燃燒起來。多數流星在未曾到達地面時就已經燒完了，能够跌到地面的可能祇是一些微塵，充其量巳祇是一塊小石罷了，大的並不很多。

剛才的那一下爆炸，可能使這顆星完全散掉了，但亦可能分裂成幾塊，由於一爆炸，速度受到了阻延，降落的速度慢了，便不再發光。

因爲她可以聽到爆炸，因此她亦知道，爆炸的地方並不很遠，不過就是在這座城市的上空罷了。很可能會有一些流星的碎塊跌落在地上。

她看着天空，搖搖頭，覺得這件事情眞巧合。每天進入大氣層的流星殞石很多，但能够飛到這樣接近地面的則甚少。而這一次有一塊不但飛到很接近地面，而且很照近她的頭頂上空，而她又剛好在外面看到，這眞是更大的巧合。

她微笑，想着有些人的口頭禪：「這麼巧合，應該去買彩票了。」不過她是不賭錢的，她亦不會買什麼彩票。

她的朋友李敏也從屋中出來了。

李敏說道：「剛才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是呀，」林鈴說：「眞可惜妳出來得遲了，看不到。假如妳打算買彩票的話，不如把錢省回吧。妳的運氣不及我那麼好。」

「別胡說八道吧，」李敏說：「什麼彩票？我又不買這東西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林鈴告訴了她。

「那麼我們快去找吧！」李敏說。

「找什麼？」林鈴問道。

「跌下來的殞石呀！」李敏說。

林鈴笑起來：「妳預算會找到一塊西瓜這麼大的鑽石？」

「不是，」李敏說：「從太空中飛來的東西，也是很值得留爲紀念呀！」

「妳告訴我怎樣找吧，」林鈴還是微笑着：「從太空掉下來的東西，雖然很有保存價值，但是其實又未必有什麼大不同，因爲不過是一塊石頭罷了。到處都是石頭，怎知道那一塊才是！」

「噢，這個！」李敏用手指搔着後腦說。

「除非妳幸運到看着這塊石頭跌在跟前，」林鈴說：「那妳就可以知道！」

× × ×

有一個人就是這樣「幸運」。他開着車子通過一片有沙漠似的空地時也看見林鈴所見到的情景。不過，他看到的則是更近，而他也聽到有些東西從天上跌下來。

這個人也是看不到什麼的。正如林鈴所猜，那塊隕石在爆炸之後，下衝之力就會受到爆炸之力消解，於是剩餘下來的碎片就等於是再度從空中開始跌下來，遠不及先前那麼快，就不會如空氣產生那麼劇烈的磨擦，也因而就不會發光了。

而這碎片乃是很大的碎片。

這個人雖然正在駕車，也可以聽到隱隱的「隆」一聲，亦感覺到地面微震，因而知道是有一件東西跌落在地上了。他馬上把車子停了下來，向周圍望着。

這個人也顯然不是一個知識水準太低的人。他看到剛才空中的流星爆炸，跟着不久就聽到及感覺到震動，就知道一定是有一塊碎片掉了下來。他也許是最接近的人了。

他果然看到，在車頭燈的照耀之下，不遠之處的沙地上，沙泥正在像霧似的向地面上降回下去。

他也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即是說，那個地方是有一件沉重的東西跌了下去，而且因爲這一跌，地面上的沙就給撞擊得濺上了空中，而那些粗的沙很快沉回地上，但是有一部份如微塵的沙却是沉得慢得多，於是便像是一重霧似的了。

這個人馬上把車子駛離公路，而向那個墮落的地方駛過去。車輛也推起了許多沙，不過這裏的沙不很厚，是仍然可以行車的。

他到了那個地方，下了車，取出一隻電筒來，開亮了，找尋着，也許他亦如林鈴所取笑的，想像是一塊大鑽石。

很容易找到了。那是一塊像大西瓜般大的石頭。

並不是鑽石，看來與其他普通的石頭沒有大分別。跌下來，就有一部份陷入了沙內，而周圍的沙亦很明顯地表示出這塊石頭是新近跌下來的。

不過這裏是沙，經風一吹之後，這裏的沙就很快會給吹平，那就看不出來了。假如他是明天經過這裏，他亦看不出什麼的。

他雖然不是找到一塊大鑽石，但他仍然因爲這個發現而相當興奮，馬上一手伸出去，在石上一摸，就「哇」的一聲叫起來，連忙把手縮回。因爲這石頭很熱。

這也是正常的情形，在空中時是發光的，而爆炸之後落下時仍是與空氣發生過相當劇烈的磨擦，那當然就是還熱的了。

這個人咒駡着伸出脚去，用鞋底下在這石頭上一撐。這只是一下下意識的，報復性的動作，其實並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不過效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塊石頭給他一踢，就從原來的落處滾開了。

大西瓜那麼大的一塊石頭，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用脚一撐就滾開的，由此可知這塊石頭實在是相當之輕。

這個人好奇地伸出脚去再試一試，那石頭果然又再滾動了，眞的很輕。

那很好，在石頭冷却下來了之後，他就不難把它搬走了，西瓜大一塊石頭本來不易搬動，但這樣輕又不同了。

這石頭之所以輕，也許乃是因爲它是很鬆脆的吧？

這個人拿出身上一串鎖匙，打開鎖匙串上掛着的一把小刀，試試用小刀去刮下一塊，他發覺他在這一點上的猜想並不對。這石頭是很硬的。

一塊那麼硬，然而又那麼輕的石頭。這塊石頭很特別，值得把它帶走，細細研究。

於是他走回頭打開車尾的行李箱，找出兩塊作揩抹用途的綿紗，隔着手掌，把這石頭捧了起來，拿回車子，放進了行李箱中。

他關上了行李箱，把車子開走了。

大約半小時之後，他的車子到了市區，遇到了第一盞交通燈。由於他的心中一直是想着那塊石頭的，所以忘記了早應該開始減低速度。那交通燈忽然轉成了紅色，他便狼狽地連忙把車煞住，以防觸犯交通規則。

車尾發出「隆」的一聲，一陣劇震，幾乎像是給另一部車一撞似的。這人怔了一怔。他知道是因爲煞車使那石頭在尾箱內急滾一下所致。

但這麼輕的石頭，怎會撞得這麼沉重呢？

紅燈轉綠了之後，他便開動車子，駛到路邊停下來，而下車走到車尾去，掀開尾箱看看。

那塊太空石頭巳經滾到了尾廂的側面了。

這個人伸出一隻手去把它拉回原來的地方。

他只伸出一隻手，那是因爲在它的印象之中，這塊石頭是很輕的，而這一點又是經過事實證明的。但曾經親自把這塊石頭搬到車上，因此他知道這石頭並不重，一隻手都可以把它搬動的。

然而這一次却不行了，他一隻手不能把石頭拉正，石頭只是略動了一動而巳。而憑這一推的感覺，他知道這石頭是很重的。這眞不尋常。本來大西瓜一般的石頭，是應該有這重量的，那樣才是正常。然而他明明記得石頭並不是那麼重的，忽然重了，那就不正常了。

他再試用兩手去推，仍是一樣重。

不是重到推不動，只是有正常的重量。他要很吃力的把它搬到那隻後備車輪的上面，用那裏放着的一張舊毛毡把它包好，以免它會在那裏亂滾。

並不是他的錯覺。這石頭的確重得很，重得使他感到很吃力。他在行人路邊坐下來發呆着，有時看看那塊石頭，大多數時間都是呆看着地面。

爲什麼石頭忽然變重了呢？

「只有一個地方不同，」他終於喃喃着說：「我把石頭搬上車時，石頭還是熱的，現在則是巳經冷下來了。」

他再就着這一點思索着，終於下了一個暫時的結論。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看

，就只有一個可能解釋，那就是，這石頭在熱的時候輕，冷却了之後又重了！」

他想了一會之後又一拍自己的大腿，說：「對了！一定是這樣的！」

「什麼是這樣的？」身後有一把聲音問。

這個人嚇了一大跳，幾乎要整個人離地飛起似的，他一跳起來，回頭看看。那是一個警察。警察什麼時候來到了他的身後他也不知道。他出了一身大汗，吶吶着說：「我——我犯了什麼事嗎？」

「沒有人說你犯了什麼事，」警察說：「你坐在這裏幹甚麼？」

「這裏——這裏是可以停車的，」那人吶吶着說：「又不是犯例的，而且，坐在行人路邊也不是犯例的。」

這當然不是犯例的，不過這個警察則難免奇怪，爲什麼一個駕車的人要坐在行人路邊呢？難道坐在車子裏不比坐在行人路邊舒服嗎？

而這個人此時亦明白了這個警察的想法了，於是他又連忙補充一個解釋，說道：「我是——肚子有點不舒服，開車是不安全的，所以我停一停，下車吸一口新鮮空氣罷了！」

這個解釋則是合理的，不過，這個警察又想到，爲什麼要打開車尾的行李箱呢？這是與肚子無關的。他低頭望望行李箱中，問道：「這裏面有些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那人說。

「我可以看看嗎？」警察問着，已老實不客氣動手拉開那張毯子，「一塊石頭？你放一塊石頭在這裏幹什麼？」

這個人不知道把一塊太空掉下來的石頭據爲己有算不算犯法，不過他並不打算說出眞相。他說：「我是從朋友花園拿的，這塊石頭放在家中，是一件很新潮的擺設品，是不是？你看，綫條多麼特別？」

警察看不出這石頭有什麼優點，但是他也看不出這樣做有什麼違法之處，因此他也不再留難。

這個人自稱肚子已經沒有事了，就開車走了。

× × ×

兩個月之後，怪事就開始發生了。

在一座倉庫的閣樓，黃昏時分，一個職員正坐在寫字桌的後面辦公。他是要把積壓了太多的文件清理的，所以雖然已超過了工作的時間還是留在那裏，他已做得很疲倦了，伸了一個懶腰，打着呵欠。

就在此時，忽然「砰」的一聲，地板上劇烈震了一下，跟着，他那張寫字桌好像給什麼擊中了，就這樣升空而起，升到天花板。那上面是一片天窗，由一格一格的木格子嵌了玻璃而成的。這寫字桌撞在天窗上，就把格子及玻璃也撞破了，消失在視綫之外。

這個職員目瞪口呆，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因爲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眼前却又眞眞實實，的的確確是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本來放在桌上的文件還在飛揚着落下來。

他面前的木質地板穿了一個洞，而天窗上也是穿了一個相對的大洞。

假如他不是剛好仰後身子打呵欠，這樣猛的衝力，豈非危險之至，不堪設想？事實上，怎樣才會使這張桌子升上了天空的呢？

也許是有人在下面放炮？這閣樓的地板那麼薄，不過是用木樑架成，上面鋪了不太厚的木板，只要不是擊中木樑部份，那是很容易把木板擊穿的。

而這個人並有理由相信是放炮或有爆炸之類。因爲這裏是一間飛機研究廠，很多可以造成這種情形的東西。

「喂！」那人叫道：「你們在下面攪什麼鬼？」

沒有人應，這個職員跑到樓梯口，沿着樓梯跑下去，在他轉到樓梯的最後一個轉角時，隱約看見有一個人影一閃閃出了倉門之外。

「唏！你！」他喝叫道：「你在幹什麼？」

但是那人已經逃掉了。他連忙通過倉中那些雜亂的飛機零件追出去。這個地方是用以存放那些殘舊的零件的，放在這裏的東西幾乎是不用的了，但又不是沒有用，所以不丟掉，祇是放着，越堆越多。這個職員要很小心通過才能够避免給擋着，也因此他的行動就相當之慢了。

也許那個逃走的人亦是因爲如此，所以才會給他看到的，假如不是走起路來有許多障碍，那老早就逃掉了。

這個職員終於走出去時，發覺一部車子在暮色蒼茫之中已經開到很遠了。他大聲叫喊着，但沒有用處，那車子顯然不打算停下來，更不打算轉回來。

這個職員在那貨倉的周圍團團轉着，走了一圈又一圈，而且圈子也越轉就轉大，而他每多轉一圈，就多感到一陣莫名其妙。因爲他發覺他找不到那張桌子。

怎麼會這樣呢？

桌子飛了出去，撞破了天窗，那是一件可能的事情。但桌子不是一隻龜，是一件死物，上了去是會落下來的，但他却沒有看到桌子的蹤影。

這貨倉的屋頂是兩邊都斜的，假如桌子跌回屋頂上，他除了必然可以聽到很响的聲音外，並且肯定桌子不可能留在屋頂上，而是一定會沿着斜斜的屋頂滾下來。但是他並沒聽見，亦沒有看見桌子跌在貨倉周圍的草地上。

這貨倉的周圍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桌子藏起來，因爲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草地上是什麼都沒有的，現在的光綫仍然可以看得到的草地上有沒有桌子在着。假如桌子落下來的地方遠到連他都看不見，那麼桌子就必然是飛得非常之高，而這就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他再走了兩圈之後，便是直綫，一直向遠處的另一座建築物走過去，他必須報告這件事。

這裏是格蘭飛機研究廠，整間工廠佔了很大一片的荒郊地皮，這一大片地皮，又是用鐵絲網圍繞着的，有着嚴密的保安措施，閒人不得闖入。

由於有着寬大的地皮，所以每一座建築物可以分隔很遠，除非是互有關連的部門，才會比隣而建。本來這個職員是可以打電話叫廠內的車子來接他的。

事實上當他下班離開時，他亦是會叫

一部車來接他。

但是那桌子飛走了，而電話是裝在桌子上的，桌子飛走，使電話綫也扯斷了，他不能用電話，就只好步行長長的一段路去報告了這件怪事。

半小時之後，他就與一些廠中的高級人員乘車回來。

他報告這件事情時也沒有人相信，不過人們來看過了之後就不能不相信了。這地板上的洞，與及天花板上的洞，都不是他一個人可以弄出來的，而桌子他亦收不到什麼地方去。這裏又是防範嚴密的地方，閒人不能進來，沒有人可以帮助他運走桌子。

但是桌子又到了何處去了呢？

他們開了燈觀察過下面那貨倉，斷定並不是開炮，亦不是爆炸，因爲並沒有炮在那裏，亦沒有爆炸的跡象。而且，就是爆炸把桌子炸上了天上，也還是要跌回下來的，怎麼可能一飛冲天呢？

但是情形看來的確正是如此。

假如這個局面是這個小職員用什麼手法弄出來的話，那麼，這個小職員可眞是一位魔術大師了。

但是這個小職員可以肯定只是一個小職員，而不是什麼魔術大師。

飛機研究廠的廠長高倫先生可以肯定，因爲這裏的工作人員在進來工作之前是要經過相當謹慎的身世調查的，而且他又是在這裏工作了很多年了。

飛機廠的廠長高倫先生也是多數時間都逗留在廠內的，超時工作，在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了。一個身負重任的人，常常都是不能够依時下班那麼舒服的，他也許可以遲一點上班，但是也常常會需要遲退。他遲退的時間，遠多於他遲到所損失的時間。

高倫先生搖着頭說：「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那一桌子的文件並不是很重要的。」

「而且文件也沒有失去——」那個小職員說：「呃——跟着桌子飛走了的是有幾張的，但不是重要。大部份我都是放在桌面上做。而且，經我之手的，亦不會是什麼重要文件呀！」

高倫先生亦是明白這一點的。

保安主任黃光說：「我看這並不像是一件企圖偷文件的事情，最古怪的還是，桌子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不可能這樣失蹤了的。」

「我看——我看——」那個小職員自卑地吶吶着說：「會不會是呃——有一個人在這下面做什麼實驗呢？」

他的推測倒是與眞相頗爲接近的，由於格蘭飛機廠根本就是一個研究的機構，這裏做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實驗。

「我就沒有叫什麼人到這裏來做什麼實驗了。」高倫先生說：「不過那些科學家們則是很難講的，都有怪脾氣！這裏有失去什麼嗎？」他轉頭向另一個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人說。

這個人乃是管理這工廠的物料的。

這個人大感尷尬，吶吶着說：「這個是很難查的，放在這裏的都是沒有用的東西。我可以相當肯定的就是不會有人把東西帶出去。事實上，點算之下，這裏的東西也許比我的紀錄上所示的更多，因爲有許多人把沒有用的東西搬到這裏來放下，也不通知我！」

「我看我們這裏的紀律實在需要整頓一下了！」高倫廠長嘆一口氣，看見保安主任黃光顯得更尷尬，便又連忙補充道：「並不是說你的工作做得不好，而是這種一直都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其實也沒有理由發生什麼事情的。我們是做生意的，沒有什麼人要破壞我們。我們唯一提防的就是商業間諜，然而在世界的這一個部份，根本就沒有另一個機構有資格與我們競爭的，因此，偷到我們的秘密亦沒有用處，我們可以做到的產品，別的工廠根本就沒有條件生產。」

「但他說一個人逃出去！」保安主任黃光說：「把一部車子開走了，車子不可能是從外面來的，一定是這裏面用的車子。因此一定是這裏面的人所用。讓我查一查有什麼人曾經開車從這裏到其他的部門去！」

「你查一查吧，」高倫廠長說着，又莫名其妙地看着天窗上那個大洞，「桌子飛上去了，却不跌下來，難道是直升上太空？」

他這一句近乎開玩笑的話，却也是說對了的。那張桌子這時就正是越飛越高，一直向上升。

有一架正在高空飛行的民航機在附近飛過，兩個機師都看見了。他們都爲之目瞪口呆。不明飛行物體他們是見過不少的，但是一張飛天的桌子？

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們兩個人都看見，不能不相信，不過他們還是決定不向地面報告了。這件事情，沒有證明，會使人嘲笑，以爲他們是故意聳人聽聞，找機會出風頭的，他們有過這種經驗了。

那張桌子則是一直升個不停，居然升進了太空中。

有一枚正在太空中運行的人造衛星在附近經過，這人造衛星把它的照片拍了下來。

這人造衛星的功能便是在大氣層上面的太空中拍攝那裏的飛行物體的。

今日的太空中，人造衛星多得像是垃圾，而有些也的確是垃圾。因爲有些人造衛星放上去已經太久了，已經失去了控制，因此它們的功能就由放上去的代替，亦有些是已經完成了任務，由于人造衛星不是火箭，放上去了之後就放棄了。

天空中就有無數的人造衛星飛來飛去，有許多都是亂飛一通的。

最後，它們還是漸漸受到輕微的地心吸引力，再進入大氣層而墜下燒毀。但是在此之前，它們的衝力還未失去，就亂飛一通。現在這一隻人造衛星的任務就是要弄清楚太空之中，這個「衛星地帶」的混亂情形，以決定將來再把新的人造衛星放上去時，最好是放到什麼高度和什麼位置上。

本來這張桌子飛上去而給一枚人造衛星碰到，拍下照片的機會是非常之微的，由於地球上的面積已很大了，而大氣層之上的那一圈又是更大。不過由於這人造衛星的功能乃是專門拍攝那裏的飛行物體的

，尤其是飛行路綫不尋常的飛行物體，這桌子的形狀與飛行路綫都是怪異的，而當它脫離了地心吸引力之後，它的飛行速度亦慢了下來，在那個地方半飛行半浮動着，因而人造衛星測出了它的存在，便由對着它那一面的攝影機，把它的照片拍攝下來。

這張照片馬上就會給射回地球，由操縱這人造衛星的部門冲晒出來。

而另一方面，在地球上，格蘭飛機廠裏亦已調查過了。那個開車離開出事現場的人，似乎乃是其中一位科學家麥德洛。

有人看見麥德洛，在大約那個時間開了一部車子回到他的研究部門。麥德洛的工作時間亦是常常不依普通辦公時間的。

他們這些做研究工作的人，假如靈感忽來，或者有一些什麼新的發現，往往可以一連幾天幾夜工作不睡覺，然後又跑回家去睡幾天幾夜。

「他的人呢？」高倫廠長問道。

「剛剛離開了，」保安主任黃光說：「閘口的守衛說他走得很匆忙！」

高倫廠長皺着眉頭說：「他有講什麼嗎？」

「沒有人問他。」黃光聳聳肩。「這些科學家都是重要人物，又未曾證實了發生了什麼大事，所以他們進出，更沒理由要問話了。」他頓一頓又說：「他把子午石也帶走了！」

「子午石？」高倫廠長又皺起了眉頭：「為什麼？」

「他沒有講！」黃光說：「馬卡利博士也正在研究所內工作，馬卡利博士說看見他把子午石帶走了。馬卡利博士問他拿來幹什麼，他說拿回家去研究一下！」他沉默了一下，然後又半自辯地說：「子午石是並沒有命令不准帶走的呀！」

「我知道，」高倫廠長咬着下唇，「唔……這些怪脾氣的科學家們，沒有人能夠規定他們應該遵守什麼規矩的。我看他一定是在研究一件古怪的新東西，而拿到那貨倉去做實驗。」

「研究出如何可以做一張寫子桌飛上天空不見了。」保安主任黃光莫名其妙地問。

「問問他就知道了。」高倫廠長說。

黃光看看腕錶：「他現在應該還沒有回到家的，再過一個鐘頭，讓我打電話到他的家裏問問好了。」

「很好。」高倫廠長點點頭。

×　×　×

兩天之後，林鈴在家裏看早報，又看到那張飛天桌子的新聞。前一天早上她已經看到了，但今天的報導則多一些，是那二個民航機的機師提供綫索，說出他們在飛行中亦看到桌子升天。

他們本來不敢說出來，不過既然有人造衛星的照片為證，他們就不怕講出來了。他們講出他們所見，可以證明這桌子並不是從別的星球飛來之物，而是從地面升上去的。

不過，新聞上提出疑問，怎麼可能有一張桌子升到那樣高呢？假如是有人用火箭發射上去的，又是為了什麼呢？

林鈴把新聞看了兩遍，微笑。這個世界，有時就是會出現一些莫名其妙，難以明釋的事情的。她也無法猜出這是怎麼回事，更沒想到此事與她會有密切關係。

李敏此時已經回鄉下探親去了，因此林鈴雖然很渴望找到一個人能夠與她討論一下這件事情的，也沒有對象。

李敏是從鄉下出來的一個小姑娘，結識了林鈴之後便與她成為了好朋友。她的父親生前是一個武功非常之好的敎頭，她自小練就成了一副好身手，到了城市中來之後，林鈴幫助她學會了許多現代化及都市中的知識，於是她們就能合作做許多為正義出頭，對付罪惡的事情。

不過她還是很懷念在鄉下裏那些與她一起長大的朋友們，因此當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時候，她就也會回鄉下去一趟，探探這些朋友。最近就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所以李敏就回去一段時間了。

近來似乎很平靜，就是那個經常請他們出手帮忙，由莫先生主持的國際性犯罪組織也沒有什麼大事，用不着勞動她們。

當然，假如世界上沒有什麼大惡人做什麼大壞事，那是最好的了。雖然她們會悶一點，但是沒有人受害，人們能夠安居樂業，那就最好了。

假如常常與她們合作的司馬洛也在這裏，那也是好的。司馬洛這個人的智識豐富，跟他談話是很有味道的，相信司馬洛對這件事情一定也能發表一些寶貴的意見。但是司馬洛也是不知何去了。

莫先生那邊沒有甚麼事情可做，司馬洛這個人就會失踪。看來司馬洛這個風流種子。可能就是趁着沒有什麼事情好做的時候就與一個美麗的女人躲到什麼地方去鬼混了。

不過亦可能司馬洛是另有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做。他除了替莫先生這個組織客串服務之外，自己還是管許多閒事的。這個人也是如林鈴和李敏一樣愛管閒事，又喜歡冒險……

林鈴伸了一個懶腰，放下報紙。她已經作過了晨起的體操運動，現在正感到精神奕奕，決定到外面去走走。

當她出現在街上的時候，她就不是穿着「工作」時那些樸素的藍色緊身衣服，而是打扮得新潮而漂亮的了。到底是女孩子，愛美之心是難免的。而且她還是一個天生麗質的美麗女孩子，也有其煩惱的地方，那就是本身的美麗常會招來狂蜂浪蝶。以及一些痳煩。

美麗的林鈴走在街上，就是吸引到很多男人的注目。有些男人只是投以羨慕的眼光。但是亦有些男人却並不是如此含蓄的，他們要動手動脚。

林鈴所在的這座城市是一座治安不大好而風氣亦是不大好的城市，有不少不良青年在市面上遊蕩。現在，就有一個頭髮長得討厭，自以為打扮新潮而實在是打扮得不三不四的青年人看中了她。

他跟在林鈴的後面。

也許他也知道自己的條件是配不上跟林鈴這樣一個女孩子結交的，但亦很可能他是那種習慣了使用卑鄙手段的人，不懂得如何用正當方式去結交女孩子。

他急步趕過了林鈴，隨即又一轉身回頭走，向林鈴迎面直撞過來，他的目的就是乘機揩揩油，在碰撞的時候乘機在林鈴

的身上摸兩把之類。假如在別的女人身上，也許這樣是可以達到目的的，但是碰到的是林鈴，他就是碰了大釘了。

他一撞過來，武功精湛的林鈴就本能地一側身，並且站好了馬步，于是這個青年人撞在她的身上，就像撞着了牆壁似的，一彈彈了回去，頭顱在行人路邊的街燈柱上一撞，「轟」的一聲，把他撞得發暈了。

林鈴並不知道此人是有意揩油的，這樣重的一撞，有點過意不去，連忙把他扶住，關心地問道：「你沒事吧？」

這個傢伙在發暈之中却還是色心甚熾，既然更有機會接近了，便索性向林鈴一抱，一面嬉皮笑臉。

這一次，林鈴却是看出此人的意圖了。她的身手是何等矯捷？馬上側身一卸，這人便抱了一個空，而人亦失去了平衡，仆向前去。

他仆出了行人路邊，上身落在路上。

這却是一條交通繁忙的大街，來往的汽車很多，有一部汽車正在駛來，司機看不見有行人擋路，却忽然之間有這樣一個人仆出來，要煞掣也已來不及了。

眼看這個仆了出去的青年就會被這部車撞着。

很可能他的頭部會被車子的前輪輾過。那車子的司機雖然連忙緊急煞掣，但看樣子是來不及了。

不過這個青年碰到的乃是林鈴，所以他是有幸有不幸的，不幸的就是他白費一番努力也揩不到油，幸運的則是林鈴是眼明手快，本領高強的。

林鈴以快如閃電的動作彎下身來，執住這個年青人的雙脚，把他一拖，拖了回來。

車子在他的頭邊掠過，過去了兩個車位才煞住了，他總算是有驚無險，司機把頭伸出車窗外叫駡起來。雖然司機本身不會有生命危險的，但是假如撞着了的話，他亦會惹上一身痳煩，所以他大為反感。

這個年青人狼狽得很，因為林鈴把他扯回來時，雖然是執住雙脚，其實則是執住他那闊脚的喇叭褲子更多。

這樣猛的一扯，這條新潮褲子便半褪下來，而露出了這個年青人的那條更加新潮的內褲，原來他這條內褲的花紋乃是豹皮的，搶眼得很。

他扶着路邊的街燈柱，半暈地爬起來，人一站直，褲子就跌得更低而褪到膝部了。

路過的人有些哈哈大笑，也有些頭腦保守的婦人駡起來。這個青年人狼狽地連忙把褲子揪好，回頭望望，却已看不見林鈴了。

林鈴已經離開了。

因為林鈴不認為他有需要逗留在那裏的現場。

既然沒有什麼嚴重的意外發生，而她對這個年青人又是絕無好感的，那麼她還留下來幹什麼呢？

林鈴已經忘記了這個青年人，而自己進入了一間百貨公司，在裏面逛了。

女孩子就是女孩子，總是喜歡到這些地方來看看漂亮的東西，買與不買又是另一件事情了，也因此百貨公司裏女顧客最多。

林鈴逛了一陣，便再出來了。

她走在行人路上，一面想着到一間咖啡室去坐一會，喝一杯咖啡。沒有閒事可管的時候，可眞是悶得發慌的。

忽然之間，一部黑色大汽車在她的身邊煞住，車輪擦地，發出「哇」的一聲，使林鈴嚇了一大跳，由于這是一部性能非常之好的車子，行駛起來幾乎是沒有聲音的，煞車時才知道它是來到了身邊。

車門打開了，林鈴看見後座的裏面坐着一個圓圓胖胖，戴有金絲眼鏡的男人。

「哦，你！莫先生！」林鈴說。

這個人就是那個反罪惡組織的主持人莫先生。莫先生的出現，似乎表示她不會再無聊了，一定有些事情可做，莫先生這個人似乎只有工作而從無娛樂；他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怎麼了？」莫先生說：「只是看而不捨得買嗎？」

林鈴聳聳肩：「你也知道的，我從來不是一個奢侈的人呀！」

她坐上了車，由于她知道莫先生決不會是來陪她逛百貨公司的，車門關上了，車子開動。

林鈴問道：「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幾天有看報紙嗎？」莫先生問。

「當然有，」林鈴說：「報紙上有什麼新聞是與我們有關的嗎？」

「一切不尋常的新聞都與我們有關的，」莫先生說：「有看到過什麼重要的新聞嗎？」

「飛上太空那張桌子？」林鈴問。

「是的，」莫先生說：「現在我們到格蘭飛機研究廠去看看！」

「為什麼到格蘭飛機廠去呢？」林鈴問。

「因為，」莫先生說：「桌子就從那裏飛上去的。」

「這妙極了，」林鈴說：「假如他們能使一張桌子飛上太空，那他們在科學上豈不是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了！」

「到了那裏看看才知道，」莫先生說：「也許是的，也許不是！」

車行了一會，林鈴側頭看看莫先生，問道：「怎麼了？你有什麼事情這樣不開心呢？」

林鈴這樣一問，證明她的觀察力果然是十分了得的。由于莫先生向來都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但高興時也不會有笑容，不開心時亦是同樣也沒有什麼表情的。不過林鈴這個人接觸得多了，也熟習了這個人的習慣，因而是可以感覺出來的。

「有了一些壞消息，」莫先生說：「我們的朋友占如森！……」

「哦，」林鈴說：「他？好久沒見到他了，他怎麼樣了？」

「死了！」莫先生說：「謀殺！」

「噢！天！」林鈴掩着臉飲泣起來。

她是很喜歡占如森的。占如森是一位鬼才科學家，在科學方面，幾乎什麼都懂，然而缺點就是懂得太多，變成反而是一個沒有什麼專長的人。

然而他對莫先生他們倒是很有用處的，因為他有如一套活的科學百科全書，有

什麼科學上的疑問，他幾乎一定可以、而且可以馬上提出答案。他也帮過莫先生不少忙，林鈴與李敏亦曾向他請敎過不少次，他可以滔滔不絕，上天下地，什麼都講，而又不會使人生悶。他們成爲了交情相當好的朋友。

然而，占如森已經死了。

「幹這樣的工作，」林鈴抹着眼淚說：「難道沒有好結果的嗎？我們做的都是好事，事實上，我們是從來不做什麼壞事的！」

莫先生又聳聳肩：「他不是爲我工作而死的！」

「他是怎樣死的？」林鈴問：「是誰殺他的？」

「我以後詳細告訴你吧！」莫先生說：「目前我們先到格蘭飛機廠去看看！」

車子又在沉默中前進了一段路，過了一會，林鈴又說：「可惜李敏不在，他一定也希望能出力捉到殺占伯伯的兇手！」

因爲李敏亦是很喜歡占如森的。

「也許她亦有這個機會的，」莫先生說：「我有一個感覺，覺得這會是一件長而困難的工作。」

「司馬洛呢？」林鈴很自然又問起她們的最佳拍檔。

「正在找他，」莫先生說：「他這個人神出鬼沒，沒有你們那麼容易找，不過我相信我還是會找到他的！」

他們的車子到達了格蘭飛機廠，這裏平時對於陌生人已經很不信任，一向嚴加提防，莫先生與林鈴既是陌生人，在入口的開門處自然亦是受到嚴格的盤詰。尤其是今天，這裏似乎這種事情的處理更加嚴厲執行了。

假如比較性急的李敏在這裏，可能就要沉不住氣，但林鈴與莫先生則是不會如此的，保安措施嚴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進口的守衛說，假如是廠長高倫約他們來的，那他們得提出證明才行，他們這裏的來客約會名册上沒有這紀錄。

「沒有什麼證明，」莫先生說：「你問他好了！」

「廠長沒有空見不速之客。」那個守衛說。

「你怎麼了？」林鈴說道：「你不是說，是高倫廠長約你來的嗎？怎麼沒有紀錄？」

莫先生看看腕錶：「也許是弄錯了日期吧，說不定約會名册上所紀錄的日子是在明天！」

「明天？」林鈴莫名其妙。

但是這時，守衛亭中的電話却響起來了，那是高倫廠長從裏面打出來的電話。他說有人報告進口這裏似乎有些痲煩，他要知道是怎麼回事。哦，有人要見他？請進來好了，反正他現在有空。

既然是廠長下的命令，那些守衛就祇好放行了。

車子開進了飛機廠那寬大的地皮，林鈴還是莫名其妙地看看莫先生，說：「你做事情，從來不會安排得那麼拖泥帶水的呀！」

「我亦不習慣給人留難的，」莫先生說：「不過有時我喜歡使人捉摸不定，名册上的日期的確是寫明天的，人家以爲我明天才到，我今天就來了，有些人就可能措手不及了！」

「包括廠長在內？」林鈴問。

「當然不包括廠長在內，」莫先生說：「廠長是唯一知道我今天會來的！」

這樣，就實在不算莫先生安排得不好，而是算他安排得很好了。他來是不容易守秘密的，不過在時間上聲東擊西，那就是確使對方措手不及，不能準備。雖然，他們現在也是還未曾知道究竟對手是對誰的。

他們的車子一直駛進去，駛到了另一個閘口，飛機研究廠的廠長高倫先生本人已經在那裏等着他們了。

高倫先生與莫先生招呼了，莫先生也爲他與林鈴介紹了，然後請高倫先生上了他們的車子，司機就開着車子，依着高倫先生的指示方向而向那座出事的貨倉的方向駛過去。

莫先生又向林鈴解釋：「是高倫先生請我來調查這件事情的，因爲他還不能肯定這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所以他暫時守着秘密的。」

「對了，」高倫先生說：「我認爲在弄清楚了之後才公開的好，我們不是在大衆化的生意的機構，我們是向來都不喜歡宣傳的。」

林鈴點着頭。高倫先生又好奇地看了林鈴一眼，似乎他認爲莫先生有美同行，是一件相當值得羨慕的事情，但是亦未免有點多餘。現在是正在做正經事情，似乎不應該把一個女人也帶來。林鈴對他微笑，高倫先生的臉微紅，連忙把眼光再移開了。

林鈴是看得出高倫心裏在想着什麼的，但她不作解釋，而莫先生亦不作解釋。正如高倫先生一樣，他們亦是很不喜歡宣傳及揚名的。也許比高倫先生更不喜歡。

他們到了那間貨倉所在的地方，那裏有一批武裝的守衛正在看守着，也有一些廠內的科學家還在研究着現場。

他們很可能已來了不只一次，但是都研究不出頭緒來，而身爲科學家，越研究不出就要加倍努力研究。

那些都是男人，看見來了一個如此明艷照人的美女，一時都被吸引了，而忘記了正經事。林鈴只是微笑着。

假如她的好朋友和好搭檔李敏也在這裏的話，那麼李敏可能會給他們一些痲煩或者敎訓了。李敏是最不高興人家垂涎她的美色的。

雖然男人對女人的美麗傾慕是天性，而女人實在是應該感到光榮的。但李敏也許就是年紀還未曾到這個階段。

高倫廠長帶領着莫先生與林鈴在那個地方參觀了一遍，一面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地講解了一遍。

莫先生也感到奇怪，林鈴一聲不响，也不提出問題，祇緊跟在莫先生的身邊聽着。於是問題只好由莫先生提出來了。

後來，高倫說：「就是這樣了，現在我們已經不再找尋那張桌子，因爲我們知道桌子已經升上了太空了。」

莫先生撫着下頷，沉吟着。他也看不出這件事情是怎麼可能發生的。假如是有

人正在進行什麼陰謀的話，那個進行陰謀的人也可眞算是神通廣大了。而且，這樣做又是什麼目的，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呢？

高倫又說：「我很担心，不明白的事情發生在我的地方，我就總是担心的。」

「讓我們自己在這裏看一遍吧。」林鈴第一次開口提出意見。

高倫先生詫異地瞥了林鈴一眼，他明白林鈴的弦外之音，就是要單獨跟莫先生談談。既然是如此，他也只好避開了。他說：「你們隨便看看好了！」

林鈴與莫先生又回到了那閣樓的上面去，莫先生又抬頭望望天窗上那個大洞，感到難以置信。林鈴說：「這位高倫先生，你可以信任他嗎？」

「當然了，」莫先生說：「是他請我來的。假如他有什麼不對的話，把我們請來插手是最笨的事情，我們查不出結果是永不放手的，這樣，他的秘密就終於有一天會給我們也查出來了。」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值得信任的理由嗎？」林鈴問。

「除此之外，」莫先生說：「他還是我的三十年老友，我知道他的一切，他也是因爲與我互相了解才會把我叫進來的，他自己也有一個保安部門，假如不是交情好，他就寧可醜事不出門了！」

「唔，」林鈴說：「這個理由，也算是夠好的了。」

「爲什麼妳會覺得他是可疑的呢？」莫先生問。

林鈴聳聳肩：「也許是我的感覺錯誤了吧。不過在未曾把一件事情弄清楚以前，每一個人都是有可疑的地方的。現在，讓我們到樓下去跟他談談吧！」

他們回到樓下去，這一次林鈴開始向高倫廠長提出問題了。

她說：「這件事情的關鍵似乎還是在你們這科學家麥德洛先生的身上的，你說懷疑麥德洛先生是在這裏做什麼實驗，而後來又忽忽離開了。他對這件事情又有什麼解釋呢？」

「問題就是在這裏，」高倫廠長困擾地皺着眉頭：「我們找不到他。他家裏沒有人聽電話，我派人到他的家裏去找，又找不到。他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麼看來他會是帶了這塊子午石逃掉了！」林鈴說。

「看來不會爲了這個吧？」高倫廠長遲疑地說：「那塊石頭又不值得什麼。」

「子午石究竟是什麼呢？」莫先生問。因爲高倫先生初步與他接觸時是用電話的，也講得不清楚。

「子午石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塊殞石，」高倫說：「幾個月之前不是有一顆流星在這裏的上空爆炸嗎？其中有一塊碎片就是落在這裏！」

「噢，原來是如此，」莫先生說：「你們拾到了。爲什麼叫子午石呢？」

「這只是我們隨便取的一個名字罷了。」高倫廠長說：「一件比較特別的東西，當然是要取一個名字的，我們就不能這樣說『那塊石頭』。但總之，這塊石頭跌下來了之後，我們的科學家當然是大爲興奮，拿來研究——你得明白，普通人拾到了這樣的東西，也許是會拿去交給什麼科學機構之類，拿去研究的，但我們這裏有的是科學家，當然不會交給別的科學機構的——」

「唔，」林鈴說：「殞石爆炸的那天晚上我也是親眼看見的，那應該不是人爲的事情了！」

「看情形不可能是的，」高倫廠長說：「總之，起先大家都很熱心去研究，但是發覺不過是另一塊石頭罷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興趣便淡下來了，但是只有麥德洛却還是繼續研究，好像他是非要研究出一些什麼特別的地方來不可以的，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林鈴說：「太空掉下來一塊子午石，而一張桌子却升上了太空！」

高倫廠長聳聳肩：「我也希望找到麥德洛，請他把這件事情解釋清楚。」

莫先生此時似乎有一句什麼話要講似的，但是結果又並沒有講出來。

林鈴說：「看來你們這裏的保安設備似乎不太好！」

保安主任黃光在旁邊馬上自辯地說：「這似乎與我的工作無關，桌子飛去了……而麥德洛先生又不是在這裏面失蹤的，所以——」

「唔，我明白，」林鈴點着頭：「不過，你是派了守衛看守着這貨倉的，爲什麼呢？」

「就是爲了不讓任何閒人走近，」保安主任黃光說：「那就是說，除非是經由廠長同意的人！」

因爲在廠的範圍之內，就應該是沒有所謂閒人的了，只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罷了。

這時高倫廠長也開始以一種不同的眼光看着林鈴了。因爲他已經察覺到，林鈴實在不只是一位美麗的女郎那麼簡單的。

「你有多少個守衛在這裏呢？」林鈴問。

「七個！」黃光馬上回答。他是保安主任，而他又絕對不是一個糊塗的人，當然不會連數目也不清楚的。

「奇怪，」林鈴道：「我却數到有八個！」

「什麼？」黃光的眉毛向上一剔。

「那就是第八個！」林鈴伸手向窗外一指。

那窗子的玻璃是封塵的，不大透明，不過由於這是一個一向都不大受重視的地方，有一塊玻璃缺了而未補回，望出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林鈴所指的那個荷槍的守衛就在窗外，略爲低着頭。

黃光通過那窗子的破洞向外面細細一看，馬上就冒了一額的冷汗。

他說：「老天，他不是我的手下！」

黃光實在並不是一個愚笨的人，他是給制服騙倒了。守衛都是穿制服的，穿了制服，就使人下意識地不去辨認這個人的面貌了。

正如一般人走在街上，看見警察走過，就知道是有一個警察走過，但假如問他剛才那個警察是什麼模樣的，就可能說不出來了，只知道是有一個警察走過。就是爲了給制服搶去了注意力。

而且這人低着頭。　（未完・一）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機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找到白先生問及藍圖和文件的價格，白先生似乎很坦白將實際情況告知：不管對方是什麼來頭，或者是美國特工自己出高價將全部失去的藍圖收購回去，也不理會。游天虹回家之後不見小牛，致電話給江强，約他晚上到白先生的公司偵查黃泰萊是否會被白先生收藏起來，在利深公司內發現一女死者，有幾名大漢正在裏面搜索，他們自稱不是殺害死者，要脅游天虹等合作，得到這些藍圖和文件……小牛被人囚禁，張雪兒將他救出，同去找C國的特務頭子，將黃泰萊的身份和被人軟禁偵察結果作一滙報，取了酬勞便辭出趕去救游天虹……

美國情報局 追查失鈾案

張雪兒又聽到那大漢說：「老闆，有位小姐說約了你。」

片刻之後，大漢向他的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張雪兒和小牛都不大明白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只見二名大漢分別走到張雪兒和小牛的面前來。

那大漢則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想見白先生，就必須先將雙眼幪住。」

跟住見到二名大漢掏出兩條黑巾來，分別將小牛和張雪兒二人的眼睛綁住。

張雪兒極力令到自己的腦筋保持清醒，因為那條黑巾果然令到她什麼也見不到，現在她只可以憑記憶去辨認方向了！

但是，當二人的眼睛被綁之後，立刻就有人帶着她團團地轉，轉得她有些暈眩！

然後才被人帶着往前走。只走了一段路，又轉彎抹角的，通過了一度門。

從行行停停的情形看，他們從未離開過那一幢辦公大厦。最後，他們被人安置在兩把椅子上分別坐了下來。但是幪住雙眼的黑巾仍未解開。

張雪兒聽到有人說：「白先生呢？」

「他叫你們小心看守住兩個訪客，他幾分鐘之後就會下來。」

有人過來替張雪兒和小牛將綁眼的黑巾解去。

張雪兒和小牛發覺這裏是一個會客室，陳設得頗華麗，唯一最碍眼的，就是有幾個持有武器的大漢在場而已。

剛才那個像是頭目的男子對張雪兒說道：「白先生就要見妳了，他是個生意人，要是妳想交易，就要想好一個合理的價錢。」

小牛當然明白他口中的「交易」是什麼，但張雪兒就似乎有點兒不大明白。

後來那班人鬼鬼祟祟的，走到會客室一角去，不知商量一些什麼，張雪兒才乘機問小牛：「他剛才說的交易可是黃泰萊？」

「是的，相信一定是黃博士和他的機密文件。」小牛說道：「我們一早已懷疑到黃泰萊可能落入白先生的手中。」

大約又等了三分鐘左右，几子上的內綫電話響了。

那大漢過來接聽，唯唯諾諾的說了幾句。電話掛斷之後，他就對張雪兒說：「妳很快就

可以和白先生談談生意上的交易了。」

跟住他又向其他二名大漢打了一個眼色，只見二名大漢走到會客室的一幅牆壁去。

張雪兒和小牛都猜白先生可能由一個隱蔽的門口入來，結果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原來那兒有個大銀幕，對面的另一幅牆壁之上，則有另一缺口，露出了一個鏡頭。究竟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張雪兒和小牛都想不通。

鏡頭開始有光綫發射到銀幕之上，只見白先生的影像出現，他對張雪兒他們說：「兩位好？」

張雪兒和小牛交換了一個眼色，顯得有些莫名其妙。

那頭目過來，拿起几子上的電話分機，撥了兩個號碼之後，跟住就將聽筒遞過去，交給張雪兒。

張雪兒一邊接過電話筒，一邊望住牆上的大銀幕，只見白先生也拿住了一個電話筒，同時對張雪兒說道：「請問這位小姐是代表什麼國家的？」

張雪兒感到萬二分驚奇，他們在電話中根本還未開始交談，白先生怎麼會稱她「小姐」？難道她的樣子被白先生見到了？

小牛向她打了一個手勢，後來張雪兒望向天花板一角，果然見到一個傳眞鏡頭，原來這裏果然安裝了一組秘路電視。

毫無疑問，白先生在另一處地方，同時亦由他面前的秘路電視鏡頭中，見到了這兒會客室的一舉一動。

白先生又在電話中對張雪兒說道：「妳身邊的靑年人當然不是妳的男朋友，我似乎見過他，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應該是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助手小牛。對嗎？」

張雪兒不知道白先生已經跟游天虹交過手，也想不到他的記憶力這麼好。

她說道：「是的，你說得不錯，白先生。」然後她又問：「游天虹是否已來了這裏？」

「不！我未接觸他。」白先生在電話中的聲音，只有張雪兒聽到，但他在銀幕上說話的情形，室內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張雪兒道：「他受人所託，要找回黃博士，他今晚可能來過你的商行。」

「我的商行辦事處出了事，但不知道是否涉及游天虹。」白先生又說：「現在妳到底來談生意呢，抑或找人？」

「兩樣都有。」張雪兒又說：「黃博士可是在你的手中？」

「是的。」白先生反問道：「妳可是想見見他？」

「能夠見見他談幾句當然最好。」張雪兒道。

只見白先生側過頭去，鏡頭搖向左側，果然見到黃泰萊博士。他滿面笑容，神態輕鬆，對住鏡頭揮揮手，含笑說了一聲：「哈囉！」

張雪兒跟住可以從電話中聽到白先生的聲音：「游天虹曾經暗示，對這個人有興趣，可惜他未再與我接觸！」

張雪兒乘機問道：「那個倒斃地上的女人是誰？」

「我公司裏面的女職員。」白先生說：「有些人以為用暴力可以戰勝一切，其實那是錯的；我是個生意人，只會為金錢服務，什麼國家、政治，我從不管。」

「我們可否談談這宗交易？」張雪兒一邊說，一邊望向銀幕那邊，只見鏡頭又對正了白先生。

白先生道：「當然可以，妳是代表那一個國家的？」

張雪兒笑道：「剛才你不是說過，你從不管什麼國家、政治嗎？總之，我認為價錢合理，就會與你交易。」

「我追問妳是什麼國家，只是担心一些喜歡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國家插手這件事。」白先生說：「本來我有過一種妙想天開的想法，就是用『投標』方式，價高者得，妳認為行得通嗎？」

「當然行得通，而且還符合你的金錢至上的原則。不過，這件事可能產生兩種結果，一種是目前最富有的國家——美國和日本，可能奪得這批文件。如果美國奪得，就等於物歸原主，如果日本奪得，亦可能在道義和交情上還給美國，不會益了其他國家。第二種後果比較可怕，就是一些既付不出錢，但又十分渴望得到這批文件的國家，他們會用殘酷可怖的手段，務求取得這些文件。屆時極有可能造成一場空前大慘劇。」

「那麼，你以為我怎麼辦才好？」

「你不是開玩笑吧？你手下有勇有謀之外還有槍，何必問我這個女流？」

「我很欣賞妳，妳有胆有色，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白先生又說：「我本來可以和妳交易，就是怕妳第一出不起錢，第二，妳代表的國家會用不合法的手段對付我。」

張雪兒心裏也覺得好笑：「這種交易根本就有些不合法，而且別開生面的。」她又在電話中說道：「我想先直接和黃博士談談，可以嗎？」

「如果妳眞的有誠意的話，當然可以。」白先生又說：「這件事鬧大了，我不想再拖下去！」

然後他將電話筒交到身邊黃泰萊的手上，鏡頭於是又映着黃博士。

張雪兒於是說道：「黃博士，我想知道你手上文件的編號，至於價錢方面，我保證可以令到你滿意！」

「什麼編號？」黃博士在電話中的說話，只有張雪兒可以聽到，至於其他人，只可以見到銀幕上面的情形。

張雪兒說道：「當然是機密文件上面的編號。」

「那是一組國防部編入的密碼，即使告訴你，你也不會懂的。」

「我懂的，因為我此番是受僱而來，只要你說出密碼的番號，我一定可以代表我的僱主付給你一筆可觀的代價。」

「編號記在文件袋的封面之上，文件已鎖在保險箱內，我必須要看看才可以回答妳。」

「那麼，我們必須再訂一個後會之期，屆時你把那些密碼告訴我好嗎？」

「嗯——這就要問問白先生了。」黃博士隨手把電話筒交給白先生。

白先生反而用一隻手的手掌掩蓋住電話筒的傳話部份，不知道與黃泰萊說了一些什麼。只見片刻之後，白先生把手掌移開，對張雪兒說道：「張小姐，請妳留下電話號碼，明天我會派人再與妳連絡。現在請妳把電話交給我的人。」

張雪兒這才將她手上的電話，交到身邊一名大漢的手上。白先生於是與他的手下交談起來，但張雪兒和小牛在旁，都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

片刻之後，那名大漢才將電話筒擱回電話機之上，不再用敵視的目光瞪住張雪兒他們，友善地對他們說：「老闆吩咐我送你們出去，然後會在明天再與妳連絡！」

張雪兒和小牛看看銀幕之上，白先生和黃泰萊都同時消失了。一幅有如牆壁一般的硬幕，徐徐落下，將銀幕封閉起來。情形就好像張雪兒他們剛才來時完全一樣。

那名大漢遞了一個眼色，他的同伴立刻過

來將張雪兒和小牛帶走。

張雪兒在離去之前留下了電話號碼。

回到張雪兒的家裏，小牛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

張雪兒反而記掛住游天虹，她說：「你師傅被人稱爲千門奇俠，但是憑我直覺，今次我們都墮入一個老千局之內。」

小牛一怔：「妳爲什麼會這麼說呢？黃博士是老千？」

張雪兒點點頭：「所以我在電話中與他交談時，故意要他說出機密文件的番號——這是美國國防部一種編制，並非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但是黃泰萊偏偏就是說不出。」

小牛也開始感到了有蹺蹊！

他說：「師傅會不會也被白先生的人抓住了？」

「不會的，白先生如果與黃泰萊串通，他們的目的只不過爲了錢而已，但是如果他們惹上了麻煩，可能一無所獲。」

「我找過江强，但是他的助手說他們失去連絡。」小牛又說：「據我所知，師傅正與他在一起，他們也許有了麻煩！」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機密文件已變了國際特務爭奪的目標，任何人插手都有麻煩。」張雪兒深呼吸了一下：「雷文那傢伙可能連我也欺騙！」

「雷文？」小牛一怔：「妳是說那位美國領事麼？」

「是的，我問過他，他曾親口證實過有關機密文件失竊的事。」

「想不到妳也認識雷文。」

「雷文在社交圈裏非常活躍，認識他有什麼稀奇？」

張雪兒說道：「一向以來，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之老實，想不到，他這次居然會演戲！」

小牛道：「美國人一向耿直，也許妳的猜測錯了。也許只是美國政府先說謊，連雷文也不知內情，才有這種情況出現。」

「不管怎樣，現在我們先要想想辦法，把你師父找到。看情形，這回他有難了！」

小牛問道：「妳有沒有撥過電話回去？」

「有，但沒有人接聽。」

「那是什麼時候？」

「日間。」

「日間沒有人接聽有什麼稀奇？也許他這時已回家了，讓我試試。」小牛說着就去撥電話。

張雪兒並非貪懶，只是她每次致電游天虹的家裏，十次有九次無人接聽，有時即使夜間也沒有人接聽。她剛由外地回來，忙得要命，知道機密文件太複雜，所以沒有時間再去找游天虹。

小牛把電話接通了。

時間已經接近午夜，對方竟然是個陌生男子：「你找誰呢？」

小牛以爲搭錯綫，但仍然順口問道：「游天虹在嗎？」

想不到對方竟然叫他等一等！

小牛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用一隻手掌掩住電話傳聲部份，一邊對張雪兒道：「怎麼會有個陌生人呢？」

「陌生人？」張雪兒也吃了一驚：「會不會是江强啊？」

「不會的——」小牛道：「江强的聲音我認得——」

豈料他還未講得完，電話那邊已傳來了他師傅游天虹的聲音：「喂！你是誰？」

小牛聽得出，對方的確是游天虹的聲音，只是似乎剛睡醒。他家裏既有陌生人，又被人叫醒聽電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小牛也想不通。

他說：「師父，是我，我是小牛啊！」

游天虹却問非所答：「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明明講好的，價錢絕對不成問題，我有後台，如果你有懷疑，我可以叫我的拍檔過來跟你談談。」

小牛十分機靈，他知道游天虹並非開玩笑，一定有些不尋常的人物在他身邊，他才會故意這樣說，於是小牛也說道：「師父，你可是出了事？」

游天虹道：「好，就用美金現鈔交易，你開個價錢出來，讓我和我的拍檔商量一下。」

小牛更蠢聽到這裏也明白過來。

他立刻在電話裏說道：「你放心，我們一定會設法救你出來的。」

游天虹於是又在電話裏說道：「好吧！我們就一言爲定！半小時後再見！」

電話掛斷了。

站在游天虹身邊監視的那一名大漢道：「是誰找你？」

游天虹道：「白先生那邊出了事，只怕天亮之後局勢有變！因此他們要求我提前交易，以免警方插手之後就有麻煩。」

其他大漢聽了也緊張起來，本來他們已經協議輪流休息的，這時候也個個抖擻精神，紛紛圍攏過來，他們都以爲等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游天虹把握對方的心理，故作担心地說：「這次我變了夾心人物，只怕是凶多吉少。」

他身邊的一名大漢道：「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可不是嗎？你們根本就沒有辦法付出對方所須要的金錢，又不是眞正委託我的人，我豈不是變了欺騙他們的人嗎？」游天虹道。

那大漢道：「你不要太過純情好嗎？他們也不見得是個好人。」

另一名大漢則問道：「你約好他們在甚麼地方見面？」

「汽車維修廠。」游天虹說：「回頭他們還會有電話來的。那時才作實。」

電話果然又响了起來。

一名大漢警告游天虹：「你小心說話！不要出賣我們！也不要推掉他們！」

游天虹這邊已接過了電話筒，問：「喂！誰？」

對方正是小牛：「我們剛才談過的交易，半小時後在街口的修車場見吧！」

游天虹沒有猜錯，他們也沒有「心靈相通」那回事，只是平時的默契，因爲他們住所附近的街口有間修車場，裏面的環境他們最熟識，甚至裏面每一個人他們也都十分熟悉。

電話又一次掛斷。

游天虹看看腕表，時間已是午夜。

一名大漢道：「你不要施詭計，否則當先死去的將會是你。」

游天虹道：「你放心吧！我也希望早些結束這件事，它已令我感到煩悶不已！」

「我們也跟你一樣，只要能找到那批文件，便了却這件事，交差之後就如釋重負，所以希望你好好的跟我們合作一下。」另一名大漢說。

游天虹苦笑着說道：「你放心吧！這次不到我不落力拍演的。」然後他又對剛剛醒來的江强說道：「朋友，你等待着的時刻終於也到了。」

江强其實在沙發上只是裝着假睡，什麼都聽得一清二楚，只是猜不到對方是小牛而已。

他故意揉揉雙眼問：「怎麼啦？」

「他們終於派人與我連絡好，半小時後在

修車廠交易。」游天虹道。

三名大漢之中有一人去撥電話。他們不知用一些什麼方言交談，游天虹和江强都聽不懂，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方言。因爲三個人之中，只有這傢伙一直不說話，只有其他二人說本地方言。

游天虹担心他們召來更多同黨，更加怕小牛不會處理，那時就會有麻煩。

小牛如果聰明的話，最好當然就是報警，但是這小子做事往往不循常規，那麼，一切想像不到的後果就會發生。

時間將到，有人警告游天虹：「你最好不要整古造怪，否則吃苦肯定會是你。」

游天虹苦笑：「我只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對方也只不過爲了賺錢，所以我認爲只要你們是有誠意交易，絕對不會有任何意外發生。」

江强也說：「機密文件既屬衆矢之的，希望得到的又不祇一批人，所以我認爲：『價高者得』這方法是相當合理的。」

那似是頭目的大漢說道：「我們必然可以付得起這筆代價，只怕你的朋友不守信用，萬一他耍花樣，我們也只好先發制人，先殺了你們！」

「這似乎不大公道吧！就算萬一他們出賣你們，亦肯定與我們無關。」游天虹又說：「我們本來可以從中賺取一筆佣金的，現在變了一無所有，你們還要恃强凌弱，在江湖道義上，是否過份一些？」

那大漢斜視二人一眼：「我這麼說只是向你們提出警告，叫你們小心而已！」

由於雙方約好時間將屆，他們紛紛離開屋內，跑到街上去。因爲汽車修理廠就在路口，所以他們只是步行過去，要是開車的話，可能要繞一段頗長的路途。

午夜至凌晨一段時間，街道上靜得可以，修車廠內內外外更加靜得有如墳場一樣，連行人也找不到一個。

突然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地由另一方向駛過來，令到游天虹和江强等人，都難免有些兒緊張。

相反，押解住他們的大漢，却揮手招呼，原來是他們用電話召來的人。

汽車停下來之後，跳出數名大漢，其中有兩個還是外國人。從膚色和頭髮看上去，似乎是歐洲人。

他們用銳利非常的目光，打量了游天虹和江强他們一番，然後又與他們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才分別將游天虹和江强二人分開。

他們分明是担心被游天虹他們出賣，所以打算先帶游天虹進入修車廠去，又再將江强留在他們的汽車裏面作爲人質。

豈料正當他們分道揚鑣之際，不知怎的，附近一帶突然之間變得光亮非常，明亮得有如白天一樣，當堂令到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包括游天虹和江强他們在內。

所有在光圈籠罩底下的人都無法張開他們的雙眼，因爲那是許多支强烈光綫的探射燈投射下來的刺眼强光！

有人正在利用擴音器廣播：「你們小心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已被包圍，任何人如果輕擧妄動，都有被射殺的可能……」

話猶未完，接近那汽車旁邊的一名大漢，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撲進了汽車裏去！

說時遲那時快，驀地「砰」的一聲！子彈也不知從何處射出，剛好擊中那一扇半開的汽車門上的玻璃。玻璃碎片散佈及隣近一帶，好像鋪上了鑽石一樣，那名企圖開車逃走的大漢，急忙一邊高擧雙手，一邊高聲叫道：「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這剎那間，不知從那兒湧出了一批荷槍實彈的全副武裝的警員，他們紛紛將大漢們解除武裝；要脅着游天虹和江强的大漢都不敢再反抗，惟有擧高雙手，任得警員們繳械！

張雪兒、小牛和林浩探長等人，這時候才乘一輛警車匆匆忙忙地趕到現場！

小牛和張雪兒果然及時連絡上林浩探長，警方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佈置好一切。

警方迅速控制了大局，那一批爲數超過十人的大漢們，紛紛落網，一個也沒有走漏；只是他們都不肯透露眞正的身份，以及代表的國家。

游天虹和江强的危機已成過去了，可惜白先生和黃博士的下落反而因爲這樣而增加了困難。

落網的人之中，最少也有兩個是歐洲人，警方同時找到他們的護照，所以要查出他們的身份，是易如反掌的事。

經過連場鬥智鬥力，大家都感到有些疲倦，但是游天虹和張雪兒仍留在警局之內，因爲他們明知林浩探長正與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連絡，將這兩個歐洲人的資料利用無綫電傳眞衞星，傳到巴黎去！

至於江强和小牛，反而返回江强的私家偵探社去。

游天虹和張雪兒同是林探長的好朋友，所以在等待巴黎訊息這段時間之內，他們都倚在林探長辦公室之內的沙發上休息。

游天虹知道有人委託張雪兒調查有關機密文件的事，所以忍不住問她：「妳的僱主到底是何方神聖？」

張雪兒道：「本來這是職業道德，我不可以向你透露委託人的身份，但是，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似乎越來越複雜了，爲了方便我們交換情報起見，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是受日本人委託！」

「日本？」游天虹忍不住又問：「到底是日本商人還是政府？」

「表面上是一間派駐香港的商務機構，但從他們的設備看，我猜應該屬於日本遠東情報機關。」

「他們代表日本政府？」

「表面上這是不可能的事，日本政府大可以派特務人員去查，又何必花一筆金錢來請我們？」張雪兒道：「但是，日本人對香港環境雖則熟悉，怎麼樣也不及我。」

「況且，由妳這種私人單位去查，比較容易掩人耳目。」

「對了。所以，我一邊查，一邊也在猜，他們的目的何在？」

游天虹道：「美國和日本交情不錯，他們在理論上訊息互通，但是，國與國之間，習慣了爾虞我詐，因此，我仍相信妳的見解。」

「但是，我有一個直覺，這是一個國際騙局！」

游天虹一怔：「何以見得？」

「因爲這件事有人在故作神秘。」

「對了！」游天虹興奮的拍腿叫了起來：「眞是英雄所見略同，這一切均不似美國人的作風。」

「你又說錯了。」張雪兒更正道：「美國人一向天眞得很，也坦白得可愛，列根總統患上癌症，在其他國家一定掩飾得十分週到，但他們却偏偏要公開讓人民知道，這是對人民負責，但對敵人來說，却是展露了弱點，自然是相當危險的了。」

游天虹說道：「我所講的美國人應該是指美國中央情報局，他們一向心狠手辣，故作神秘，今次爲什麼會這樣大方？」

張雪兒道：「另一個可能就是：志在恫嚇蘇聯人。」

游天虹正想說下去，林探長就在這時候由外面推門入來。

游天虹和張雪兒立刻站了起來：「怎麼啦？」他們異口同聲地問。

林浩道：「那兩個歐洲人的資料已經有了。」他隨手把一封電報出示：「他們同是國際恐怖組織的人，其中一個還是通緝犯呢。」

游天虹道：「你可能說對了，他們只是來此招兵買馬，那班會講本地話的人就是在這裏就地招請的。至於他們手上的槍械，可能是由外地運入的。」

張雪兒忍不住問道：「然則他們是替那一個國家工作的？」

林浩探長說道：「他們並不屬於某一個國家，而是屬於數個國家秘密合作的國際恐怖聯盟。」

「唿──我明白了！」游天虹道：「他們的目的可能是志在勒索。例如機密文件到手之後，他們可能利用其中秘密，狠狠地向美國政府勒索一筆。」

林浩說道：「不管怎樣，現在我們就要與美國領事館連絡一下。」

游天虹莫名其妙地問：「為甚麼要通知他們？」

林浩說道：「因為這件事直接與他們有關，當然應該通知他們。」

游天虹道：「我們可以參與盛會嗎？」

「當然可以。」林浩說道。

張雪兒則說：「美國人如果故佈疑陣，今次應屬罪無可恕。」

「我們現在就走！」林浩打着手勢說：「我們一齊去找雷文。」

雷文就是美國領事。

於是林浩帶了一名助手，和游天虹、張雪兒一齊開車到半山區去。

有點出乎各人意料之外，雷文的住宅之內，仍見燈光明亮，屋子裏面的人分明未休息。

門警截停林浩探長的汽車。

林浩探長隔住車窗，把他隨身携帶的警方身份證明文件，遞給門警。

門警回到鐵閘旁邊的傳達室之內，用內綫電話與屋裏的人通話。

這時候，有兩名身穿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武裝警衛在燈光底下出現，只見他們荷槍實彈，如臨大敵！

片刻之後，警衛室有人出來對林浩說道：「領事請你們入去！」

坐在車子裏面的游天虹和張雪兒都舒了一口氣！

林浩探長的助手雖然開車入內，仍須跟隨一輛軍用吉甫車後面，駛上斜路去！

車子最後停在噴水池與大門對開的石階之間，雷文與另外二名美國人，正在那兒恭候。

林浩和游天虹他們雖然是面對三名美國人，但是屋子內內外外，最少有超過十名武裝警衛，明眼人也看得出這裏今晚有點不大尋常。

雷文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躍，他不但認識林浩探長，也認識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再加上不久之前副警務處長才有過電話來，所以雷文變得這麼客氣，絕對是有原因的。

各人被迎進客廳裏去，經雷文從中介紹之後，林浩和游天虹他們才知道另外二名美國人是剛才由美國政府方面派過來的。

「事情終於鬧大了。」雷文嘆氣說：「我們早不應該批准黃泰萊出境！」

游天虹忍不住說道：「黃泰萊不是偷渡離開美國國境的嗎？」

雷文還未答話，張雪兒已經忍不住插咀說：「根據日本政府的情報顯示，黃泰萊博士是經美國政府正式批准出境的。」

游天虹立刻問雷文道：「為什麼你們要虛張聲勢，對外界宣稱：黃博士是偷渡離開美國的？」

「嗯──」雷文望望身邊的另一名美國政府派來的人員：「這是為了方便日後的拘捕行動。」

那名美國人也說：「是的，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拘捕他。」

張雪兒說道：「我有理由懷疑你們只是佈下了一個假局！」

美國人有點不高興地說：「為什麼你會這麼說？」

雷文立即插咀道：「外間的忖測，我們不想解釋，總之這件事我們不想公開。」

游天虹道：「你們想不想公開是另一回事，這件事已經發展成為國際事件，甚至恐怖份子也插手，進一步可能演變成一場大災難，那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張雪兒道：「其實這件事很明顯，你們美國人的目的是要玩弄蘇聯人。」

雷文又與其他三名美國人交換眼色，隨即又苦笑搖頭道：「你們真的太富於幻想了。無論如何，我也不想再多講，只想對你們說，任何人找到黃泰萊博士，我們都有一筆獎金給他的。」

他身邊的一名美國人說：「數目是一百萬美元。」

「一百萬美元，的確是個相當吸引人的數目字。」游天虹道：「可惜蘇聯政府可能比你們更闊綽，何況據我所知，他們根本就已掌握住黃泰萊博士的生命呢。」

張雪兒也說：「是的，黃博士已被白先生收藏起來。」

游天虹說道：「白先生就是俄人，表面上他是一個商人，我却懷疑他是蘇聯人派來的間諜。」

三個美國人又在交換眼色。

雷文問道：「你們可否代勞？要是你們肯代我們出面，將黃泰萊找回來，獎金可以加一倍。」

「加一倍？」游天虹怔了一怔！

「是的。也就是共二百萬美元。」雷文說道。

「真的很吸引！」張雪兒笑了笑：「為什麼你們自己不動手？」

「很簡單，因為我們尊重本地政府，不想雙方感到尷尬。」雷文又說：「要是你們出頭，情況就完全不同。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在物質和金錢上大力支持你們。」

另一名美國人說：「我們不想出面的原因，除了避免雙方政府尷尬之外，就是貪你們熟悉本地的環境。」

游天虹對張雪兒笑道：「二百萬美元，每人可以分得一百萬，倒也不錯啊！」

「但是，以白先生和蘇聯人的力量，只怕我和你都沒有命去享用。」張雪兒又說：「我才不會受人愚弄。」

雷文面上紅了一陣！

游天虹打圓場說：「不如我們採取合作方式！」

雷文乘機問道：「你有些什麼妙計？」

「算不了什麼妙計。」游天虹說道：「只是做你們的响導，一切行動，則由你們自己負責。」

雷文和其他二名美國人又交換着眼色。

雷文還未開腔，其中一名美國人已忍不住先說道：「可否讓我們商量一下？」然後他又向雷文遞了一個眼色。

於是三個美國人立刻走到客廳的另一角落去。這個客廳很大，三名美國人刹那間與游天

虹他們相距最少也超過了三丈過外，因此，彼此間的談話，不易聽到，除非揚聲呼叫！但是，三名美國人不但存心廻避，更加低聲交談，所以游天虹和張雪兒根本無法聽到。

不過，游天虹和張雪兒也無意竊聽他們的談話，因為，他們這時候也正在有事要商量。

張雪兒道：「你有甚麼打算？為什麼要做他們的响導？」

游天虹道：「他們志在獲得白先生的訊息，但我決不會做他們的開路先鋒！另一方面，他們說不想與英國政府產生誤會，這也是講不通的，誰不知道美英兩國之間一向友善呢？只要他們想怎麼樣做，幾乎撥個電話就可以，根本無須動手！」

「可能你說對了。」張雪兒還未說下去，那邊已見三個美國人併肩走過來。

雷文以代表人的口吻說道：「我們接受閣下的意見。」

游天虹立刻反問：「然則，我們幾時開始行動？」

「越快越好，最好趁住今晚未天亮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去制勝！」雷文又說：「先要聽聽你們兩位的意見！」

游天虹同答道：「我同意你的想法，的確是越快越好，而且這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在我的感覺上，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演！」

游天虹此語一出，雷文等三人又是一陣驚奇！

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閣下是否看得十分的嚴重？」

游天虹笑道：「一點也不見得！」

然後他才解釋：「這次是美、蘇間諜戰，誰勝誰敗，關係重大！因此，美國人必須及時把他們口中的「機密」文件取回，否則，如果讓俄人擅加利用，後果就堪虞！

三個美國人又是相顧一笑！

游天虹和張雪兒都不明白，為什麼三個美國人會笑得這麼輕鬆？

唯一的解釋，就是剛才他們只是故意緊張而已！

換句話說：這件事並無值得他們緊張的地方，只是為了適應環境，所以他們才不得不「緊張」一下。正因為這麼樣，他們才會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真情。

不管怎麼樣，游天虹也希望這件事早日找出答案來。

因此他對三名美國人說：「現在你們可以出發了。」

雷文怔了一怔，瞪住游天虹問：「你說『我們』，難道你不去麼？」

「我只須將一些竅門告訴你，你們肯定可以找到白先生，自然也可以找到黃博士，又何必我去呢？」游天虹道。

連帶張雪兒也覺得有些意外，她怔怔地望住游天虹，根本不明白他的用心何在！

雷文說道：「真想不到，鼎鼎大名的千門奇俠，原來只是一個胆小如鼠的市井之徒！」

「我胆小？」游天虹苦笑一下：「我只是不想給你們玩弄而已。」

雷文道：「我們沒有玩弄任何人，你只要與我們一齊行動，自然更加明白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張雪兒也認為雷文講得合理。

但是游天虹道：「我只想隔岸觀火，不想插手！」

張雪兒道：「我們不可以中途變卦，這樣子不但不够道義，也於事無補。想這件事早日結束，我們應該同去。」

經過一連串爭辯之後，游天虹才答允一齊去！

雷文只撥了一個電話，跟着就出發！

當他們離開屋子到外面時，只見外面空地上，步履整齊，數輛大小汽車紛紛發動馬達！

游天虹忍不住笑着說道：「怪不得許多人都說，全世界的大使館、領事館，都是特務機關！」

雷文和另外二名美國人沒有答他，他們只是低聲交談了幾句，隨即見二名美國人登上一輛標誌了「外交特權」標貼的車輛。雷文沒有上車，只揮手祝福！

游天虹和張雪兒與二名美國人同車。游天虹忍不住問道：「你們可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人？」

其中一個美國人笑了笑：「我們是什麼人似乎並不要緊，最重要一點，似乎是：我們不可以讓蘇聯人在這裏為所欲為。」

另一個美國人則說：「其實美國中央情報局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醜惡，我們只是設法制止戰爭，希望做到永不戰爭之地步，因此我們不希望蘇聯的科技比我們先進，何況現在我們要追回的東西，又是我們失去的呢。」

張雪兒道：「你們不覺得自己太過自私嗎？為什麼人家的科技一定要落後於你們呢？」

坐在她身畔的第二個美國人說：「因為我們從來不想戰爭，只希望人民豐衣足食。但蘇聯人太窮困，他們就是靠不斷向外擴張，掩飾國內的困境，侵略阿富汗，以及擊落南韓民航機，就是最好的例證。所以，如果他們的科技是高過我們美國的話，自由世界的人就有危險了！」

游天虹心底下也同意這位美國人的講法。但是他口頭上仍然說道：「據我所知，俄人白先生只是做生意的，他已公開聲明，支持黃博士，價高者得。正因為這麼樣，我才相信這件事背後不是蘇聯人主使，而只是個人的貪婪行為。」

坐在游天虹身邊的第一個美國人說：「那只不過是一個幌子。我們也得過這訊息，本來打算派人出高價競投，但是，白先生突然收回成命，這證明他根本不是要錢，而是替他的國家做事！」

游天虹這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白先生那間商行辦事處之內的女死者。

他忍不住問身邊的美國人：「你們既然派人接觸過白先生，應該很清楚白先生的行踪才對。最低限度也知道他的商行之所在吧？」

美國人說道：「白先生的商行是公開做生意的，我們當然知道。不過，我們的人並未與他接觸，只是消息傳出機密文件公開競投時，我們曾企圖與他接觸。可惜他不但未再出現，而且很快就收回成命。」

「那麼，他辦事處之內，你們是沒有去過？」游天虹問。

「沒有。」二名美國人異口同聲地說道：「我們初來步到才不過三數天，根本還沒熟悉環境。」

這時候，車子已停在一條大街之上。

時在凌晨，這兒又是辦公大厦林立的區域，街上找不到一個人，甚至連過路汽車也沒有一輛。

游天虹對美國人說：「白先生的辦公大厦，就在這裏面！」

張雪兒忍不住搶在美國人的前面說道：「他們早已知得一清二楚。」

美國人苦笑：「如果我們說不知道白先生的商行就設在這幢辦公大厦之內，你們一定不會相信，不過事前我們絕不知道白先生擁有整幢的辦公大厦。」

游天虹道：「表面上白先生那間商行只佔

用其中一層作爲辦事處，但憑我經歷，最少也有幾層是屬於他的。」

其他美國人已紛紛展開行動。

美國人似乎早有預謀，甚至好像午夜演習一般，同時向隣近數幢辦公大廈採取行動，有些辦公大廈有人留守，看更人隔住鐵閘問他們什麼事。

一名美國人居然出示證件，用英語說：「我們是警方人員，要入來搜查。」

看更人正要致電向警方查詢之際，警方的車隊已紛紛開到現場一帶佈防，原來雷文已知會警方，英國與美國果然是好盟友。

美國人在警方的支援下，先後進入隣近幾幢大廈的天台佈防，反而白先生那間商行所在的一幢，他們遲遲未有入內。

從一切跡象可以看出，美國人十分有計劃、有步驟，絕對不似是臨時決定採取這麼大規模行動的。

美國人突然又對游天虹說：「現在我們要靠閣下帶路了。」

游天虹笑了笑：「你們在警方的協助下，大可甕中捉鼈，我已變得無關重要。」

「不！」美國人道：「你曾被他們俘虜，憑閣下的聰明機智，一定可以記得他們的藏匿之所。」

游天虹於是進入那幢辦公室大廈——這是他來過的地方，所以對於這裏的一切環境都相當熟悉。

美國人步步爲營，警方的神槍手在旁掩護，但是沿途他們並未遇到任何抵抗。

來到白先生的辦公地方，那兒仍見一片凌亂，只是不見了那具女屍！

游天虹憑着當時被人綁住雙眼之後的記憶，帶領警方人員和美國人在這幢大厦的上上下下各層樓宇展開搜查行動。警方同時又帶了一隊警犬前來現場協助。

本來到了晚上十分靜寂的辦公大廈，此刻變得非常熱鬧。

位於白先生那間商行樓上、樓下的兩個單位，這時候烏燈瞎火的，裏面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但是游天虹仍然相信白先生和他的黨羽就在這幢辦公大廈之內。

警方人員在大廈看更人員的陪同下，展開了一次地毯式的搜索行動。

幾乎所有大廈內各辦公單位都被搜查過了，可惜一無所獲。

林浩探長也來了，要不是他一向了解游天虹的爲人，可能會以爲他神經有毛病。不過現在不但他和警方人員都一致相信他的說話，連帶同來的美國人也絕對相信他的經歷是眞實的。因此他們深信游天虹的直覺——也就是說：大家仍然深信白先生他們留在這幢辦公大厦之內。

游天虹也不明白爲什麼會找不到白先生他們的神秘巢穴。

在他個人的想像中，當時白先生的手下綁住他的雙眼，才帶走他，無非担心他認得方向，但憑他的感覺和記憶，他是不會離開過這一幢辦公大廈的。

當警方人員和美國人離開那層樓時，游天虹獨自留下。

這層樓位於白先生的辦公室樓下，亦即白先生那間商行的下一層。

游天虹記得他被人綁住了雙眼之後，曾乘電梯落樓，但很快就到了。

憑他當時的感覺，只有一至兩層樓那麼高，否則不會這麼快就到達的。

因此，游天虹故意留下來。事前又與林浩探長有默契，就是當衆人離開時，照樣熄燈、關門，只有游天虹一個人靜悄悄地留下來，也就是說：只有游天虹一個人被關在裏面。

張雪兒想留下來陪住他，也被游天虹拒絕。結果林浩探長爲安全計，悄悄留下一具警方用的無綫電通話機給他。

但是游天虹最重視的，還是美國特務留下給他的一具探測器。這東西可以帮助他在黑暗而靜寂的環境中，探測到一些聲響。

當他們所有人都離去之後，游天虹開始利用這些儀器在這一層樓的辦公室之內的地板上探測。

大約五分鐘，竟然有了反應！

游天虹可以感覺得到，下一層有人在交談；因爲儀器反應敏銳，即使有人交談，也會影响到天花板、地板以及四壁等處。聲音就算十分輕微，經儀器收集、分析之後，也會在微型電腦螢光幕之上顯示出來。

游天虹從儀器中知道這兒下一層最少有超過三個人正在交談。

他一聲不响，悄悄溜出去，再上一層樓，然後與林浩探長等人會合。

游天虹將情形告知林浩等人。美國人非常緊張，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就想立即採取行動，但被警方人員制止。

林浩探長向他們解釋：「對方十分狡猾，我們不可以太輕率，否則就會造成了傷亡。」

警方人員於是帶備探測儀器，到上上下下各層，小心再探測清楚；最後確定這幢大廈的十三、十五、十六和十七等四層樓宇；均有人在。

這是凌晨時份，這是辦公大廈，照一般情況是沒有人留宿的，所以不應該有人留下來。爲甚麼會有四層樓宇有人？

警方人員這時已先後控制了附近隣接的幾幢大廈，因爲林浩探長他們早已料到「狡兎有三窟」。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警方武裝人員就採取行動，撬門進入大廈的十三、十五、十六和十七等四層樓宇之內。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裏面竟然空無一人。

不過林浩探長並不失望，因爲自從游天虹有所發現之後，警方人員亦已反覆探測過，證實這四層樓宇之內，肯定有人存在。所以警方人員立刻動手把一些鋼櫃移開，果然露出了破綻。

那些鋼櫃後面的牆壁之上，都有活門可以通到隔壁的另外一幢大廈去！

警方人員早有準備，他們首先派遣穿上了避彈衣的武裝警員行先，衝到隔壁一個單位去——那是這幢大廈的十三樓，在另一幢辦公大廈之內，也同樣是十三樓。

那兒一片漆黑。但是，警方亮了他們携來的探射燈之後，迅速有了反應。

「砰」的一聲，槍响過後，探射燈被人用子彈射熄了！

警方人員紛紛伏下，同時由一名警官用擴音器廣播。

一連串的槍聲响起，對方根本未有理會警方的警告。

指揮警隊的警司下令撤退，催淚彈紛紛投入現場之內；同時亦亮起另一批強光探射燈！

警方人員仍在不斷用擴音器廣播，勸諭被困的人出來投降！

由於目標已經越來越明顯，所以附近一帶街道上，也同時亮起了強光的探射燈，令到這兒一帶的環境，有如白天一樣。

各大通訊社和報社的記者羣，聞訊紛紛趕到現場來採訪，但被警方隔離，只可以遠遠觀望，距離現場最少也有幾條街。

警隊的「催淚彈攻勢」果然十分有效，那

幢位於白先生商行隔離的辦公大廈之內，十三樓一個窗口的玻璃突然被人擊爛，有人將一件白襯衣綁在一支竹竿上，伸出窗外不斷揮動——這正是投降的表示！

現場指揮警官於是利用擴音器，叫對方先將武器扔出來，一批槍械果然紛紛掉出窗外！

情況漸趨平靜。

屋內的人在警方監視和指示底下，先後由屋內走了出來，居然超過三、四十人。

大局已定，所有人均被警方拘捕。

游天虹最關心的焦點人物——黃泰萊博士，以及蘇聯人白先生，均在其中。

但是，後來各人被帶回警署之後，經美國派來的特務辨認，發覺落網的「黃泰萊博士」竟是冒充的，他絕非黃泰萊。

這時候游天虹固然感到失望，就是白先生也暗自焦急！

原來白先生果然是個蘇聯間諜，商人的身份只是一種掩飾而已！他利用賭局藉故結識了來自美國的「黃泰萊」，最後將他軟禁，迫他交出「機密文件」。想不到此人竟是冒充的。那麼，那一批「機密文件」自然也不會是眞的了。

林浩探長獲悉眞相之後忍不住取笑游天虹：「想不到千門奇俠亦會上當，可見一山還有一山高呢，哈哈……」

由於文件已失，「黃博士」的眞正身份又未明，警方只可以控告白先生「非法藏有槍械」及「抗拒警方的合作拘捕」；至於「間諜」罪名，警方根本找不到足夠的證據。所以到了第二天下午，白先生和若干人，就被人保釋出來。

帶同三名地位崇高的律師前來，將白先生等人保釋出去的，是個富商，據講是白先生生意上的拍檔。警方不但證據未足，同時亦無足夠的理由，令白先生置於法網之內，所以最終還是讓他離去。

至於那個冒充黃泰萊的人，却是沒有這麼幸運了，他正在接受警方人員和美國特務的盤問。

游天虹因爲被好朋友林浩取笑，似乎心有不甘，他若有所思的說：「這一次，似乎是俄人白先生中了老千局！」

「是的。」林浩探長亦有同感：「蘇聯人自以爲聰明，想不到却中了空寶。」

游天虹沉吟道：「不過，我的看法却是不同。」

「你又有什麼偉論？」林浩仍在取笑游天虹：「千萬不要因爲你是千門奇俠被人擊中，所以就心有不甘，俗語有說：勝負本是兵家常事啊！」

游天虹沒有任何反應，只問道：「可否讓我見見那位僞博士？」

「僞博士？」林浩爲之一怔！「你是指那個冒充黃泰萊的人麼？」

「是的。」游天虹問：「我有些話想問問他。」

林浩探長感到有點爲難地說：「我的上司對我暗示過，這是政治部的事情，應由他們會同美國人一齊處理。」

「要是你無能爲力，我只好去找雷文了。」游天虹又說：「憑我感覺，這件事絕對不似表面那麼簡單。」

林浩嘆氣道：「政治本來就是相當複雜的事。」跟住他又說：「你先將你的想法告訴我，讓我有個藉口，也許我有辦法說服我的上司。否則，只怕他不會讓我揷手。」

游天虹於是把他的想法告訴了林浩：「我和雪兒都有同感，就是美國人在設局玩弄蘇聯人。」

「你的意思是：中央情報局又在玩弄手段嗎？」

「是的，因爲一切進展，不大似CIA的一貫作風。」

「那麼，我們豈不是上當了？」

「你指『上當』，可是白先生被人保釋出去？」

「對啊！」

游天虹笑道：「如果美國人有過暗示，叫你的上司批准放人，你們不但未有上當，甚至是另外一個局！」

林浩探長瞪住游天虹，說道：「你這個人可能習慣成自然，任何事都先把它看成一個老千局。」

「不！你又錯了。」游天虹道：「我是有根據的。現在你先設法讓我會一會黃泰萊，眞眞假假不必理會，我自有辦法分辨出來！」

林浩跑去和上司商量。他的上司又與美國人商量，結果他們終於同意派游天虹會見那個僞冒的黃泰萊博士。

在未見黃泰萊之前，先由一名美國人接見游天虹。其實這名美國人正是「CIA」派來的特務頭目。（CIA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簡稱。）游天虹在雷文的面前已經認識他。此人叫艾治。

艾治對游天虹說：「你似乎也在懷疑黃博士的身份。是不？」

游天虹笑道：「你所指的懷疑，到底是指那一方面？」

「當然是懷疑他是假冒黃博士啊！」

「不！不！情形剛剛相反，我懷疑他是眞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只要宣佈他是假的，蘇聯人就會以爲他們已經得到手的東西，也是假的。」游天虹笑了笑說。

艾治面色很不好看：「雷文先生也對我提及閣下的爲人，但我以爲你只會對老千門才多疑，想不到你對我們也這麼多疑。」

「你現在仍然可以反悔，不讓我去見假博士。」

「不！剛好相反，我反而要你親自去見見他，惟有這樣才可以證明我們並未欺騙你。」

游天虹還想說什麼，但是，艾治已經站了起來。

他逕自走向另一間房，還擺擺手做了一個引路的姿勢，示意游天虹先行。

游天虹於是進了那間本來已關上了房門的房間。

房內只坐了一個人，他，正是被「CIA」懷疑是冒充黃博士的人。

「朋友，你好！」那中年人友善地站起來，主動地與游天虹打招呼。

游天虹回頭望望身邊的「CIA」頭目艾治。

艾治一手把握住門環，一邊對游天虹示意道：「你自己進去吧，裏面有內綫電話，這裏警方人員會連絡你。」

游天虹看見艾治這麼大方，差些兒完全相信他。

當他進入那間房時，艾治已經將門順手反鎖。

游天虹並不介意，正如艾治說，房內有內綫電話可以跟他和警方人員連絡。

此處還有一套隱蔽起來的閉路電視監察系統，但在游天虹的眼中，根本就瞭若指掌！

那中年男子擺擺手，示意游天虹坐下來：「我們應該見過面了，可不是嗎？」

游天虹笑了笑，說：「我只以爲你賭術高明，想不到你的演技更加一流！」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白先生在俱樂部故意輸了一筆錢給你，但是，後來他却從你的身上取去了應得的，不知道應該算是你高明呢，抑或是他愚蠢?」

那個懷疑是假的黃博士的人，眨眨雙眼，抓抓後腦，然後說道：「請你不要轉彎抹角好嗎?我一直聽不明白。」

游天虹於是說道：「你只是佯作不明而已，其實你內心一直明白我說什麼。」

「我是眞的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你是眞正的黃泰萊博士。對吧?」游天虹目不轉睛地盯實他！

「你憑什麼這樣武斷?」

游天虹一聲不响，從口袋中取出一本小册子，翻開其中一頁空白的，擲在那男子面前的几子之上：「你把手伸過來吧！」

「你這算是什麼?」他雖然伸出了一隻右手，却猶疑地問。

游天虹道：「我女朋友張雪兒，以及我的好朋友江强都是國際私家偵探聯會會員，我要取得閣下的指紋，拿過去美國查核一下，如此一來，你的眞正身份就會無所遁形了。」那男子急忙將手縮了回去。

游天虹瞪住他：「你怕甚麼?」

「我只是不想暴露身份而已，我是個有案底的人。」

游天虹却笑道：「不！只因爲你根本就是黃泰萊。」

「連CIA的人也承認我是假的，我不明白爲什麼你硬說我是眞的?」

「因爲美國特務要愚弄蘇聯人，我太聰明，不容易被騙，道理就是這麼簡單了。」

「眞與假有何分別?」

「眞的黃博士，即使偷了文件，也只屬副本，因爲正本必由美國高官保管。CIA故作緊張，分明是聯同英國人一齊戲弄蘇聯人。假的就志在騙錢，但我心目中的蘇聯人絕非呆子，他們不易上當的。」

「你眞矛盾，如果我是假的黃博士，以你一貫捉老千的手法處理，豈非順理成章得多麼?」他又說道：「相反，如果我是眞的，你就不應該再找我麻煩。」

「我並非來找麻煩，只是來帮你！」游天虹說。

「帮我?」

「是的，你也明知美國CIA特務的做事手法，不管你是眞的，還是假的，最後的命運還是一槍，逃不過一死的結果！」

那男子吃驚地瞪住游天虹：「你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眞的黃泰萊，最後他們仍會把你押返美國受審，控你叛國罪名，尚有一綫生機，萬一你是假的，嘿！你就死定了！」游天虹又說：「何况以我見解，就算你是眞的黃泰萊博士，到頭來他們亦一樣有藉口殺你，例如抗拒拘捕令，混亂中被殺……等等，都足以令CIA特務回去向他們的上司交代。」

那男子越聽越驚，終於用「投降」的目光瞪住游天虹道：「你是否有辦法可以把我救出去?」

「暫時沒有辦法，但是，只要你講出眞相，我一定有辦法。」

「嗯——」這時那男子又感到有些猶疑起來。

游天虹放眼看看天花板等處，明知美國人一定在偷聽，甚至偷看他們說話，但是他仍然毫不顧忌，因爲他希望借此人口中知道更多有關此事的幕後眞相。

那男子想了想之後，終於說道：「你的作風我很欣賞，你的說話我也相信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不過，如果我說了出來，可能會死得更快！」

原來他也知道這兒四處都安裝了偷聽設備，只是他沒有到處張望而已。

游天虹道：「你根本沒有機會離開這裏，你又何必隱瞞?如果他們要殺死你，你可能永世沉冤難雪。我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只要你講實話，我是會設法助你一臂之力的。」

「我是眞的黃泰萊。」

「你終於也承認了。」

「我偷了文件出來，一直被CIA追殺，白先生答允給我一大筆錢之後，讓我到歐洲一個小國定居。但是，我們都棋差一着！」

「那批所謂『機密文件』，是否眞的這麼重要?」

「是的，太空武器的藍圖，你說重要不重要?」

「你全部都交給白先生了嗎?」游天虹問道。

黃泰萊點點頭：「是的，都交給白先生處理，但我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這種地步。」他嘆了一口氣！

游天虹忍不住說：「既然你是眞的，爲甚麼美國CIA人員又要你否認，反說你是冒牌博士呢?」

「這是我將功贖罪的方法，美國人要蘇聯人疑幻疑眞，最後自露破綻，他們希望取回那批機密文件。」黃泰萊說。

游天虹正想再說什麼，門外已有人推門入來，是一個穿制服的英緒警司和二名美國人，他們入來等於間接阻止游天虹和黃泰萊繼續談下去。

兩個美國人之中，艾治亦在內。他顯得十分不高興。似乎毫無疑問，他們已偷聽了游天虹和黃泰萊的交談過程。

游天虹立即說道：「他已承認是如假包換的黃泰萊博士，我現在只担心CIA的佈局雖然精巧，但蘇聯KGB也不是傻瓜。」

「KGB」是蘇聯情報機構簡稱，地位與組織與美國「CIA」類似。

艾治示意着說：「游天虹先生，我們可否私底下談幾句?」

游天虹於是隨艾治離開了那間房。

他們雙雙來到隣室，門外站着一名軍裝警員，職責似乎是把守着這間房，不准閒雜人等入內，但對艾治却未加阻攔，由此可見，警方與美國CIA人員早已有了默契。

游天虹還未等到艾治在房內坐下，已忍不住說：「朋友，請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要花樣了，否則，蘇聯人可能棋高一着！」

艾治苦笑道：「本來我們無意隱瞞事實，只是迫於無奈。」

游天虹道：「黃泰萊博士的身份是眞的，機密文件則可能是假的。」

艾治面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以你們CIA的辦事能力，阻止黃博士跟蘇聯人交易，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了，爲甚麼你們却欲擒故縱?這其中必有道理。」

「你的確聰明，」艾治面部的表情變化，瞬息萬變，他又忍不住笑了：「不愧是千門奇俠，你的多疑，大部份是有根據的。」

「過獎了，」游天虹也笑了笑：「其實這件事很簡單，你們CIA一直在玩手段，要把戲，連盟友國家也中計，主要是因爲你們的太空科技太過吸引舉世科學家之故。」

艾治笑道：「你也過獎了。」

游天虹道：「目前你們放走白先生，大概也有一定的目的吧?」

「他是被律師保釋出去的，」艾治道：「

你也知道，這是法治之區！」

「別裝蒜了，誰不知道這裏警方對付政治犯的手法與一般犯人不同，莫說一般律師，就是由祖家請來十個御用大律師也無濟於事，他們甚至可以將犯人收藏到一些秘密地方。」

艾治又忍不住苦笑起來：「朋友，你果眞是名不虛傳！我們的確欲擒先縱！」

「但是你還未有答覆機密文件的眞與假問題。」

「那是假的。」

「蘇聯人上當了?」

「目前知道，他們已現形，最低限度，我們已找出了他們的僞裝機關，所以英國人才樂意和我們合作。」

至此游天虹終於恍然大悟，美國人不但戲弄了蘇聯人，也令到世界上一些希望獲得先進太空科技的國家——包括與美國結盟的友好國家，均告上當。這果然是個老千局。但是游天虹不明白，黃泰萊這個成功的太空科學家爲何會被利用?這對他個人來說，是得不償失的。

游天虹唯一可以想像到的，就是黃泰萊不可以保釋，並非怕他潛逃，而是爲了他個人的安全起見。

這時候又有人進來把艾治請了出去，於是留下游天虹一個人在這間房間之內。因爲艾治要他等他回來。

游天虹感到納悶，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介入這個漩渦中。

他正想撥電話給江强，却無意之間發現了枱面上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分別列出了一些數目字，一行寫着：「三十二公斤」，另一行寫着：「一百四十七公斤」。此外還有些代號。

游天虹想進一步了解其中含義，艾治正匆匆轉回來，將字條取去。

游天虹這才知道字條是艾治留下的，却不明白上面的數字究竟又是一些什麼東西。

游天虹終於在電話中找到了江强。他要江强利用「國際偵探社會員」的身份，向美國方面的同業求助，查清楚黃泰萊此人的來龍去脈。江强自然答應。

張雪兒也是「國際偵探社會員」之一，但游天虹希望多方印證，何况這時候他明知找不到張雪兒呢。

游天虹剛放下電話筒，忽然聽到隣室傳來一陣人聲，其一正是黃泰萊，而向他問話的人却是艾治。

黃泰萊道：「應說的我都說了，到底你還想我怎麼樣?」

艾治道：「趁你未鑄成大錯，我勸你還是乖乖的講清楚。這張清單之上總數應是一百七十九公斤，但剛才你只供出一百五十公斤的數目。還有二十九公斤，到底去了那裏?」

「嗯——」黃泰萊訥訥地說：「你也知道我來了這兒之後人生路不熟，須要靠中間人搭路，那二十九公斤就是這些介紹人的佣金。」

艾治生氣地訕咒起來：「他媽的！這些東西怎麼可以拿來做人情?你簡直不知死活，你想我放你一條生路，最好乖乖的說得一清二楚。否則，只怕我們等會兒離開這裏，你也難活得下去！」

「我剛才講的全是事實，信不信由你！」黃泰萊又說：「由田納西州逃出來之後，我沒有一覺好睡，要不是良心發現，我又何必和盤托出?」

他們始終未說及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百五十公斤，一百七十九公斤，到底又是什麼?難道是毒品、海洛英?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有人探頭入來，那女人正是私家女偵探張雪兒，房門口雖然有人把守，但這裏的警方人員都是熟悉她的人，所以她可以橫衝直撞，自來自往。

游天虹走到房門口，與張雪兒匆匆交談了幾句，大意是將他聽到的，以及他構思的，都簡略地告訴了張雪兒。同時又示意她向美國同業求證。

後來張雪兒暫時離去，只留下游天虹獨個兒在等艾治回來。

十分鐘左右，艾治果然又回來了。

艾治還未坐下，游天虹就說道：「黃泰萊是國際毒販嗎?」

「不！」艾治說道：「你怎麼會想到那方面去呢?」

「我只是覺得那些數字很有趣！」

艾治這時才由口袋裏取出那張字條：「你一定是看過這張字條，是嗎?」

「是的。」游天虹直認不諱，反而不提竊聽部份。

艾治格格地笑道：「你今回可猜錯了，這不是海洛英，而是比海洛英更貴重的東西，也是今次我們苦苦追踪黃博士的眞正原因。」

「可不是鑽石吧！」

「不！鑽石可以用錢買，這些東西有錢也買不到，所以才會這麼引人入勝，各國加入紛紛爭奪。」

游天虹終於也想通了：「那一定是稀有金屬，對吧?」

艾治笑了笑：「不錯，正是製造核子彈的稀有金屬——鈾！」

游天虹渾身一抖：「黃泰萊運了百多公斤的鈾出美國?」

「是的，他利用職權上的方便，偷了將近四百磅，相等於一百七十九公斤的鈾，這是許多國家渴望得到的原料。」

游天虹恍然大悟：「那就難怪你們這麼緊張了。」

艾治道：「現在你已明白了，全部眞相，你肯助我們一臂之力嗎?」

游天虹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艾治道：「我們雖無事先聲明的交換條件，但我坦白對你說出一切，目的無非要求你帮我們一個忙。」

「你以爲我有這種能力?」

「那當然有啊，因爲痳子老三是你的好朋友。」

「痳子老三?」游天虹又是一怔！「這件事怎麼會跟痳子老三扯上關係?」

「當初我們也不明白，但事實却是由黃泰萊口中說出來的。」艾治又說：「黃泰萊那傢伙利用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辦法，掩人耳目，一方面由他將一些所謂機密文件，出售給白先生等人，另一方面又利用痳子老三的貪婪，暗中出售那些可以製造核子彈的鈾！」

「你肯定痳子老三與此事有關?」游天虹問道。

艾治說：「事到如今，相信黃泰萊不會說謊的。以閣下在江湖上的經驗，只要你去找找他，自然就會找到答案了。」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道：「好吧！雖然我不贊同你們的手段，但是，這件事關乎世界和平，我答應你。回頭我會去找痳子老三的。」

艾治高興地道：「我們一言爲定！」

然後艾治又把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交給游天虹使用。

但是游天虹說：「江湖中人最重義氣，你要我去找痳子老三，我答應了，現在我有個反要求，就是你們暫時不可以插手這件事。」

「你這是什麼意思?」艾治怔了一怔！

游天虹很坦白地說：「我要單獨行動，你們不可以跟踪我！」

（以下轉入壹二九頁）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鳳閣三位姑娘當爐沽酒，接引賓客，的確坐無虛席，江玉南等人遵照百里香的吩咐，一定要在三鳳閣打尖，么鳳接待，道出暗語，原三鳳閣是黑谷的暗樁，在酒食中已爲他們下了解藥，衆俠心存芥蒂，只好屈服，但心有不甘，暗中商量對策，按照江玉南提出移花接木，說服鐵劍三雄詐死，收服鐵劍門弟子爲黑谷効力，求見鐵劍三雄，道明來意，先禮後兵，經過決鬥，三雄自量不敵，雖是城下之盟，但爲江湖正義着想，逼得就範，用曲氏兄弟三人替死，做成假象，然後又和曲氏五兄弟決鬥，點了穴道，鐵劍堡一場假戲眞做，接近完場……

任務完成快　谷主起懷疑

金長久點點頭，低聲道：「高泰、田榮，你們助我一臂之力。」

高泰、田榮，應聲而上，緊隨在金長久的身後。

金長久緩步行到大廳門口，疤痕交錯的臉上泛起了一抹殺氣，冷厲的說道：「聽說鐵劍門有十二個弟子……」

只聽一個身着藍色勁裝，手執鐵劍，年約三旬的大漢，接道：「不錯，十二弟子中，區區排行第一。」

金長久道：「嗯！你叫什麼名字。」

藍衣人道：「在下梁飛。」

金長久道：「你是鐵劍門下首座弟子，自信技藝比你們師長如何？」

梁飛道：「在下不敢和師長相論。」

金長久道：「那很好，人貴自知，你既自知藝不如師長，咱們可以談談了。」

梁飛道：「談什麼？殺師如殺父母，其仇不共戴，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金長久目光環顧了一眼，道：「梁飛，曲氏五傑的武功如何？」

梁飛望望倒臥在廳中的曲氏五傑，道：「你們也殺了他？」

金長久道：「沒有，咱只不過是點了他們的穴道罷了……」

語聲一頓，接道：「在場的人，可有人識得老夫。」

梁飛道：「你是……」

金長久道：「老夫是七刀塘主，金長久。」

七刀塘的威名，在江湖上，比起鐵劍門響亮多了，梁飛自然聽過。

金長久笑一笑．指着高泰，接道：「這一位是江湖上譽爲後起三秀之一的高泰，那是田榮，號稱金劍銀衫，想來，你們也應該聽過了。」

梁飛呆了一呆！道：「果然都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金長久道：「好，現在，咱們可以談談了吧？」

梁飛道：「鐵劍門中人，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之想，諸位雖都是大名鼎鼎的人

物，但也嚇不住咱們。」

金長久道：「沒有人要嚇你們，老夫只是就事論事。」

梁飛道：「你有什麼事，可以說出來了。」

金長久道：「令師鐵劍三雄，貴堡曲氏五傑，都已爲我們制服，諸位那點能耐，是否能抗拒得住我，心裏應該有數，一旦動手相搏，只怕會造成一場很悲慘的殺刦，那不但連累了整個的鐵劍門，牽連所及，恐怕整個鐵劍堡都將遭到血洗。」

梁飛怔了一怔，說道：「這個……這個……」

金長久接道：「你也許還不相信，所以，你可以先試試。」

梁飛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沉吟了良久，道：「我們三位師長，以禮相迎，把諸位接入鐵劍堡主。卻被你們活活殺死，這究竟爲了什麼，總應該有個目的吧？」

金長久說道：「好，識時勢者爲俊傑，如若你們願意聽，老夫自然要告訴你們的。」

這時，突然有兩個二十四五歲的勁裝人，手執鐵劍，向前衝來。

梁飛搖搖手，道：「老五，老六，退下去！」

兩個勁裝人已要出手，但聽到了梁飛喝叫之言，又退了下去。

金長久手已經握在了軟刀柄上。

高泰、田榮、肅立未動，但四道目光中，都含蘊着殺機。

看到兩個人又退回了原位，金長久才緩緩說道：「鐵劍三雄，不肯和咱們合作，才落得橫屍濺血的下場。」

梁飛道：「合作，合什麼作？」

金長久道：「諸位想一想兄弟七刀塘那個局面，比起鐵劍堡如何？但兄弟還是歸依了黑谷，如論在江湖上的聲譽，金某人決不在鐵劍三雄之下，後起三秀、鐵面神丐閻五，更是目下江湖上如日中天的人物，他們也都歸依了黑谷，你們鐵劍門這點基業，難道還眞能勝過我們不成？」

梁飛道：「黑谷，那是什麼地方？在下從來沒有聽人說過。」

金長久道：「在我們沒有歸依黑谷之前，也未聽過……」

只聽一個豪壯的聲音喝道：「大師兄，別和他多費口舌了，師長被殺，我們還有何顏偷生於人世？不如拚了算啦。」

金長久抬頭看去，只見那說話之人，面如鍋底，黑中透亮，臉上盡都是激忿之色。

不禁一皺眉頭，道：「你出來。」

黑臉人應聲行了出來。

金長久道：「你也是鐵劍門中人？」

黑臉人道：「不錯，在下周明。」

梁飛沉聲道：「師弟……」

周明冷笑一聲，接道：「大師兄，夠了，你貪生怕死，不敢下令動手，小弟願捨身一戰……」

梁飛怒道：「老三，你……」

周明不再理會梁飛，一揮手，道：「姓金的，在下要會會閣下。」

金長久點點頭，道：「好！年輕人，少不更事！老夫如不給你一點敎訓，你也不知道天外有天了。」

周明冷笑一聲，突然欺身而上，手中鐵劍縱橫，一連就是五劍。

這五招連環劍法，是鐵門中的絕技之一，五劍綿連，一氣呵成。

金長久竟然被迫得退了兩步，無法還手。

但周明的五招過後，金長久的緬鐵軟刀，忽然展開反擊。

但見寒芒一閃，一抹刀光，有如迅雷下擊一般，直襲而入。

但金長久一沉右腕，軟刀忽然間一沉疾翻。

霍霍刀光，掠面生寒，削下了周明的包頭青帕。

亂髮散披，垂了下來，遮住了周明的目光。

金長久左手疾出，一下子點了周明的穴道。

周明身子一搖，倒摔在地上。

梁飛臉色一變，道：「你殺了他？」

金長久道：「只點了他的穴道。」

高泰、田榮、齊齊的向前行了一步，並肩而立，冷冷的說道：「久聞鐵劍門十二弟子之名，個個武功高强，咱們兩個人，願意兩對十二人，見識一下鐵劍門的絕技。」

梁飛道：「你們要兩對十二？」

高泰道：「不錯。」

梁飛冷笑了一聲，說道：「咱們二師弟被你們點了穴道，咱們那裏還有十二個人？」

高泰說道：「你們這位二師弟很重要麼？」

梁飛道：「鐵劍門聯手一戰，他如車之軸，你說重不重要？」

高泰道：「好！咱們就放了你們二師弟。」

梁飛怔了一怔，道：「眞的？」

高泰道：「自然是眞的，不過，這也有條件。」

梁飛道：「說吧！什麼條件？」

高泰道：「第一，你要撤走所有的人手，只留下你們十二個人……」

田榮接道：「咱們並非怕你們人多，只是怕多傷無辜。」

梁飛道：「還有第二呢？」

高泰道：「我們兩個人，如不能勝了你們，甘願就戮，萬一勝了你們，那該如何？」

梁飛道：「勝了我們？這件事不太可能。」

高泰道：「是否可能，姑不置論，咱們現在是談條件。」

梁飛道：「這條件，在下也不能一個人答允，要我們十二個人會商之後才能決定。」

田榮道：「最好你們現在商量一下，對你們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你們十二人勝了我們兩個，至少，你們已經少了兩個敵人，是勝是敗，那就看你們的成就了。如果十二人不敵我們，再打下去，對你們也是無味得很，一旦激起我們的怒火殺機，血洗鐵劍堡，想想看，那是什麼悲慘的局面？」

梁飛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們商量一下，再作答覆吧！」

田榮道：「好！諸位談談去吧！」

梁飛舉手招動，十個身着勁裝，手執鐵劍，年齡都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的人，緩緩行了過來。

梁飛和幾人計議了一陣，喝令隨來之人，大都退下。

只留下了八個佩刀大漢，其餘在塲中只是瞧看。

江玉南冷眼旁觀，發覺這鐵劍門中，並非是人人都用鐵劍，除了鐵劍門十二個弟子之外，還有鐵劍三雄。

此外，都用別的兵刄。

暗暗吁了一口氣，江玉南低聲對閻五說道：「閻前輩，看起來，還是有一點希望，能使他們棄劍歸服，免去一塲悲慘的殺刦。」

閻五道：「目前的情勢，已經很明顯，如若他們還不肯認輸，那就是誠心製造一塲殺刦了。」

江玉南道：「我看這件事，還得曲一龍從中點說，勸解一番，才能收到完滿之效。」

閻五道：「就算曲一龍出面點說，那也得這一塲搏殺過後才行，只是担心高泰和田榮能否勝了這一仗。」

江玉南道：「爲了大局，就算他們兩人不能勝，也得要想法子要他們勝了。」

閻五道：「要他們勝，只有咱們出手帮助，那豈不是違背了約定?」

江玉南道：「咱們不能明着助拳，但可暗中出力。」

閻五道：「暗中出力?」

江玉南道：「是暗中帮手，使高兄和田兄得勝，這行動也許不太光明，不過爲了避免一塲大殺刦，那也只有這一途可循了。」

閻五道：「如是被他們瞧出來，他們豈甘心服?」

江玉南道：「盡力而爲吧！我想，他們瞧出來的機會不大。」

閻五道：「江少兄，老叫化可沒有這等不着痕跡的本領。」

江玉南道：「這個也不敢有勞前輩，老前輩一生光明磊落，怎能暗算傷人?」

閻五道：「慚愧得很，我如光明磊落，也不會做出這等見不得天日的事了。」

江玉南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前輩，晚輩出道江湖不久，滿腔熱望、抱負，想不到二十年苦練武功，竟然一出道就作了人家的工具，晚輩心中的痛苦，決不在前輩之下……」

閻五接道：「想到這一點，老叫化就覺着羞爲人間大丈夫，恨不得一頭撞死算了。」

江玉南道：「老前輩，如若換一種心情去想，那就感受不同了。」

閻五忙接道：「怎麼個換法，你說說看?」

江玉南道：「把這件事看成一副担子，武林大刦的担子，咱們正忍辱負重，挑着這副担子。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咱們爲了拯救更多的人，担負這個担子，行入地獄。何況，有一天，眞相大白人間，那不但無損於你閻老前輩的令譽，反而更爲武林同道所敬慕了。」

閻五說道：「老叫化子很担心活不到那個時候，豈不是抱恨而歿，含羞以終了麼?」

江玉南道：「就算我們都死了，這件事終必爲人所知，咱們不能成爲武林中的英雄，至少，也應該是爲人敬慕的仁義烈士。」

閻五道：「如是黑谷席捲了武林，咱們死亡一事，只怕永遠無法傳出去了。」

江玉南忽然發覺了一件事，暗暗忖道：原來，閻五所以斤斤計較，是因爲顧忌到他的聲譽，唉！名利之枷，果然是很少人能夠擺脫。

不過，一般說起來，求名的人，大都是仁人俠士，比逐利之徒，要高明一些。

心中念轉，口中却笑道：「老前輩，咱們只求心安，人間毀譽，也不用看得太重。」

閻五苦笑一下，道：「江少兄，老叫化數十年來，不敢逾越，就是保全個終身名譽，爲江湖上定個楷模，如果就這樣輕易毀去了，老叫化子，實在是不甘心。」

江玉南低聲道：「老前輩，咱們總不能想個法子沽名釣譽吧！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好是兩面保全，萬一不行，那也只有求個安心了。」

閻五點點頭，未再多言。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接着說道：「老前輩，現在，咱們先消去眼下的紛爭要緊。」

這時，高泰已拍活了周明的穴道。

周明沒有說一句感激之言，緩緩舉步，行到梁飛一羣之中。

眼看放了二師弟，梁飛暗暗點頭，忖道：看來，他們倒是很講信用的了。

周明神情冷漠，行到梁飛等人身前，道：「你們眞的準備和他們動手了?」

梁飛道：「二師弟，十二對二，咱們的勝算十佔八九。」

周明道：「只怕未必。」

梁飛呆了一呆，道：「二師弟的意思是?」

周明接道：「我沒有意見，如是諸位師弟覺得咱們勝算很大，不妨一戰。」

梁飛目光轉動，掃掠了羣豪一眼，道：「諸位師弟意下如何?」

齊聲應道：「打一塲試試，咱們鐵劍門徒沒有受人這樣的輕侮。」

梁飛道：「好！咱們應該打一塲。」

高泰道：「諸位只要講好條件，立刻可以出手了。」

梁飛道：「你如勝了我們，咱們就棄劍認輸，聽候發落。」

高泰道：「好極了，就此一言爲定，諸位出手罷！」

梁飛手中鐵劍一揮，十二名鐵劍門中弟子一下散開，低聲說道：「恭請大師兄主陣。」

田榮道：「高兄，看出來沒有，他們有一套合搏陣法。」

高泰說道：「希望他們一出手，就是壓箱底的本領，也免得咱們還得要多打一塲。」

田榮道：「動手時，兄弟先上，高兄請旁觀一陣，找出破他們的聯手之法。」

高泰道：「田兄要多小心！」

田榮道：「兄弟一個人，無法勝他們，但相信可以自保。」

周明的神情有些木然，但他還是舉步行入了陣中，緩緩抽出了鐵劍。

田榮巳舉步行了過去，道：「諸位，準備好了麼?」

田榮道：「田某一人，先行試試。」

手中金劍護身，直向陣中衝去。

田榮藝高胆大，根本就未把那十二把鐵劍羅列的陣勢放在心上。只見他舉步行了過去，手中金劍在前胸。

周明手中執着鐵劍，兩道目光，却盯注在田榮的臉上不動。

他是陣中的樞紐，他站着不動，全陣也無法發動。

梁飛輕輕咳了一聲，道：「二師弟，出劍啊?」

周明苦笑一下，忽然揮劍刺出。

一動全動，十二支鐵劍，一齊攻到。

但聽一聲震耳的大喝，十二支鐵劍，佈成了一道網幕一般，罩了下來。

這是威勢驚人的一擊。

田榮全力運劍，化出一團金芒，護住了身軀。一陣金鐵大震後，田榮連人帶劍，被他强大的震動之力，硬給拋了出來。

只見田榮懸空兩個觔斗，輕飄落在實地。

高泰低聲問道：「田兄，你受傷了沒有?」

田榮搖搖頭，道：「沒有受傷，不過，他們這一擊力量之大，實在是在下生平僅見。」

這「天網一兜」，正是鐵劍門合搏之術中，三大絕招之一。

這一擊未能把田榮劈成肉泥，實在大出梁飛等人意料之外。

周明輕輕吁一口氣，道：「被他逃出陣了。」

梁飛道：「很意外。」

這邊低聲交談，那邊高泰巳然和田榮並肩而立，也在低聲商量。

田榮道：「這一擊，有如泰山壓頂一般，兄弟的劍勢，完全被他們箍制住，無法變化，被那股力量拋了出來。」

高泰道：「咱們兩個人合手試試。」

田榮問道：「高兄看出了一點門道沒有?」

高泰道：「沒有，太快了，他們只出手一招。」

田榮道：「兄弟親身經歷，倒有一點淺見。」

高泰道：「在下洗耳恭聽。」

田榮道：「那是一股奇大的力量，決非他們任何一個人所能具有。」

高泰道：「那是說，他們之間，能夠把十二個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田榮道：「正是如此。」

高泰道：「能夠把合搏之術，練到這等境界，那也算得絕技驚人了。」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道：「所以，咱們聯手而出時，必須注意到一件事。」

高泰道：「什麼事?」

田榮道：「想法子分散他們的力量，我攻左，你攻右，而且，一出手，就想法把他們分開，使他們力量不能集中。」

高泰道：「咱們一個人，接他們六個人的力量。」

兩人計議停當，舉步向前行去，周明仍然是一臉木然神情，雙目圓睜，一瞬不瞬，也一言不發。

看上去，他似乎對此一戰，完全不抱樂觀。

高泰轉過身去，高聲喝道：「咱們兩人聯手了，諸位小心。」

喝聲中，兩隻如意金環，巳然閃電奔出，分襲右側六人。

同時，田榮也快速發動，手中金劍幻起了一片金芒，直向左側六人攻去。

十二個鐵劍門弟子的聯手鐵劍大陣，還未來得及展開變化，巳然被高泰、田榮，快速的攻勢，硬生生分開爲二。

全陣被分，各自展開了惡鬥。

那是一塲很凌厲的搏鬥。

鐵劍陣如若是一個完整的陣勢，田榮不是敵手，高泰也不是敵手。

但兩個陣勢分開來，威力不止是減一半，而且完全失去陣勢的奧妙。

這就等於六個鐵劍門弟子，憑藉着本身的武功成就，搏鬥高泰和田榮。

六個鐵劍門弟子的武功，也夠得上是高明了，田榮、高泰，雖然都是全力施爲，仍然是沒有辦法在一時之間，把對方擊敗。

但見雙環，金劍，幻起了重重劍影波光，勢道極爲凌厲。

閻五看雙方激烈搏鬥，輕輕歎息一聲，對金長久道：「名無倖致，小叫化和金劍銀衫客的武功，果然非同凡響。」

金長久道：「看兩人成就，兄弟也有着巳然老邁的感覺了。」

閻五道：「鐵劍門中弟子，也不好對付，兩個人要勝他們，恐非易事。」

金長久道：「鐵劍的拚命招術，似乎還沒有施用出來，一旦出手，那就……」

談話之間，雙方搏殺巳然到了緊要關頭，鐵劍門弟子中，各個施出了絕技，手中鐵劍，展開了拚命的攻勢。

但聞大吼之聲，不絕於耳，每一聲大吼後，必有一柄鐵劍，疾如流星一般，直衝過來。

劍勢的威勢，使人有着同歸於盡的感覺。

鐵劍門拚命的招術，確然給人一種可悲、可怖的感覺。

高泰、田榮，被形勢逼迫的也不得不全力施爲。

兩個人也用出了十成眞力，才能封擋開對方的劍勢。

周明站據在中心，鐵劍揮動，指揮全局。

十二個鐵劍門中的弟子，在周明指揮之下，每個人，都發揮出了無與倫比的力量。

閻五看的眼都大了。

這時，他才感覺到，黑谷谷主爲什麼要征服鐵劍門，這個名不傳江湖的門派，只不過剛剛崛起，但他們這等拚命的劍法，確然是給人一種心悸的感覺。

如若是兩個武功相若，或者是武功稍爲高過鐵劍門一點，都會被這種氣勢震住，都會受到鐵劍門的威脅。

閻五神情冷肅，緩緩說道：「江少俠，鐵劍門中人，看起來是越來越難對付的

了。」

江玉南道：「他們已經錯過了一次取勝的機會了。」

閻五道：「以後呢？」

金長久也被那鐵劍的凌厲攻勢震住，低聲道：「只怕再打下去，田少兄和高少兄，很難再撐下去。」

江玉南道：「不會的，這件事，兩位可放心。」

金長久道：「你是說，他們兩人，可以應付過去。」

江玉南道：「武林中後起三秀的英名，豈是輕易得來，鐵劍門這一鼓作氣的拚命攻勢，如是受到阻遏，他們無法長撐，只要高、田二兄，能夠擋住他們這一陣攻勢，再過一陣，他們無力搶攻了。」

金長久道：「有這等事？」

江玉南道：「是，金前輩如是不信，不妨看下去。」

這時，鐵劍門中弟子，每一個人，都已經攻出了拚命七劍。

合共八十四劍。

這八十四招凌厲駭人的拚命劍招，沒有殺死高泰、田榮。

連綿的鐵劍攻勢，果然氣勢緩了下來了。

高泰、田榮，也被這八十四劍，迫出了一身大汗。

兩人成名武林都已身經百戰，這一戰却是他們經歷得最苦的一戰。

幸好，鐵劍門的攻勢鬆懈了下來。

如若鐵劍門中弟子，每人只要再多攻出三劍，兩個人，勢必都會傷在對方的鐵劍之下，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厲害！厲害，搏殺之烈，不輸我們當年的品刀大會。」

閻五道：「老叫化子行走江湖數十年，可是從未見過這等拚命的劍勢，每一招，似乎都有着與敵偕亡的凌厲。」

江玉南低聲道：「這使在下想到了一件事。」

閻五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黑谷谷主，深居不出，但她對江湖中事情，似是知道的很多。」

金長久道：「絕情谷那丫頭，可能和黑谷早有勾結，她們就是黑谷的耳目。」

閻五苦笑一下，道：「不錯，咱們都是被選中的人，所以，才能一路無阻的進入了絕情谷。」

江玉南輕輕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這時，高泰、田榮已經展開了反擊。

但見環影劍氣，攻勢銳厲無匹。

周明忽然一收鐵劍，大聲喝道：「住手。」

他是陣中之軸，他已停手，整個的鐵劍陣，都忽然停了下來。

高泰、田榮，也收住了攻勢。

周明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大，你過來。」

老大就是梁飛，他和周明，是鐵劍門中成就最高的兩個人，也是十二個鐵劍門下弟子的靈魂。

× × ×

鐵劍門中的老二，木訥老實，不會管事，梁飛却是個多機多計的人物。

鐵劍三雄未死之前，周明和梁飛已經身負重任，此刻，鐵劍三雄已死，一切事自然都落在兩個人的肩上。

梁飛快步行了過去，低聲道：「二師弟，有什麼吩咐？」

周明道：「你看，再打下去，我們有幾成勝算？」

梁飛道：「這個，愚兄也覺得勝算不大。」

周明道：「是不是一定要全數戰死，咱們才肯罷手。」

梁飛已聽出話裏有話，怔了一怔，道：「二師弟的意思是……」

周明接道：「我覺得咱們不用再打下去了，咱們已經盡了力，搏命七招，既然無法勝過人家，再打下去，只怕咱們也是全無勝算。」

梁飛說道：「二師弟的意思，應該如何？」

周明道：「罷手不戰算了，再打下去，鐵劍門會在江湖上永遠除名。」

梁飛低聲道：「二師弟，不戰，那就是束手投降了？」

周明歎口氣，低言數語。他說的聲音太低，幾乎沒有人聽到他們兩人說一些什麼。

只見梁飛點點頭，道：「好吧！愚兄去跟他們說說！」

轉身行近高泰，一拱手道：「那一位作主？」

高泰道：「區區就可以作主。」

梁飛道：「好！兩位武功高強，咱們自認不是敵手。」

高泰道：「梁兄的意思是……」

梁飛道：「求和，兩位有什麼條件，可以開出來，咱們會盡量的委屈求全，如是實在無法接受，那時再作計較。」

高泰道：「條件很簡單，你們放下鐵劍，依附我們，聽命行事。」

梁飛道：「這堡中的人家呢？」

高泰道：「不受任何騷擾。」

梁飛又問道：「好！我們此後行止如何？」

高泰道：「你們投入本門，自然一切要聽從本門的令諭行動。」

梁飛苦笑一下道：「我得和他們商量一下。」

高泰道：「梁兄，我們只收你們十二個人，其他鐵劍門中弟子，可以各歸家中，從此斷絕江湖，如能離開這裏，那就更好了。」

梁飛道：「我知道，以咱們十二個人，換得堡中數百戶居家安寧。」

高泰點點頭，道：「好！你去和他們談談吧！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壓力，你們的決定，會立刻受到考驗。梁兄，那是個鮮血濺飛，屍骨堆積的考驗。」

梁飛道：「我明白，我希望我能够盡最大的力量，說服他們。」

轉身行到周明身側，道：「二師弟，你聽到了？」

周明點點頭，道：「告訴他們，爲了堡中千條人命，咱們十二個人必須要忍辱負重。」

梁飛點點頭，召集十二個同門，低聲商議起來。

經過了一番的掙扎，終於爲梁飛說服

下來。

自然，周明的大力支持，也是原因之一。

鐵劍門從此在江湖上消失，整座的鐵劍堡，也在一夜星散而去。

數百戶人家，連夜遷走。

然後是一場大火。

好大的一場火，燒得鐵劍堡，一片瓦礫。

原本一個很熱鬧的集鎮，一夕間，變成了人間鬼域。

江玉南站在堡門處，面色凝重，看着火焰漸熄，才轉身離去。

他們比預計征服鐵劍門的速度，要快上兩天。

蘭香暗度，江玉南等一行人，又趕回了下馬集。

快速的成功，使得黑谷谷主的令諭未及下達。

這也正是江玉南計劃的一部份，他要掌握主動，要去發掘。

原本想像中，黑谷谷主只是一個息隱江湖的高人，技藝上超越的成就，使她動了獨霸江湖的念頭。

但到過了三鳳閣之後，江玉南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變。

他發覺這是一個籌劃很久的陰謀，事實上，黑谷谷主早已在江湖上埋下了很多的眼綫。

三鳳閣，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再回到三鳳閣的，有三個人，那是江玉南、田榮和金長久。

閻五和高泰沒有來，他倆陪着曲氏五傑和鐵劍門下十二個弟子，停在下馬集五里外一座古廟中。

那是一座香火早絕的古廟，數十間廂廊的大廟，只有一個香火道人。

江玉南踏入了三鳳閣，正是三鳳閣滿室酒客的午飯時刻。

三鳳呆了一呆，立刻迎了上來，道：「三位爺，請裏面雅室裏坐。」

仍是那一間雅室，這是接待特別客人的地方，平常不賣出去。

掩上了室門，三鳳臉上泛起了動人的笑容，道：「一戰成功了麼？我看到鐵劍堡的大火，燒了整整一夜，百里之內，都可以看到烟火。」

江玉南道：「幸未辱命，不過，唯一遺憾的是，咱們提早了兩天……」

三鳳接道：「由江兄這樣高明的人物領導，自然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江玉南道：「現在煩惱的是，咱們動作快了一些，在下未接到第二道指令，在下就不知應該如何了。」

三鳳道：「所以你來找我？」

江玉南道：「在下來請命，下一步應該如何？」

三鳳道：「今夜之間，行令使者會帶來谷主的令諭，眼下三位是無事一身輕，在這裏好好喝一杯。」

江玉南道：「這就叫失措，行事不能慢，但也不能太快。」

三鳳搖搖頭，道：「這一戰，旗開得勝，也表現出了你非凡的才華，此後必會受谷主重用……」

語聲一頓，接道：「你們坐一坐，我去叫廚下替你們準備一席酒席，慶賀谷主出山，和江兄馬到成功，小妹將親自動手做兩個菜，給三位下酒。」

說完話，轉身而去，隨手又帶上了房門。

田榮低聲道：「江兄，這丫頭也是黑谷中人？」

江玉南點點頭。

金長久道：「可怕呀！可怕……」

江玉南接道：「有三鳳閣這個地方，就可能有更多的耳目，黑谷谷主爲了重出江湖，已準備了不少江湖高手。」

江玉南道：「金老，有一點，在下想不明白，她爲什麼出山第一戰，先要咱們對付鐵劍門？鐵劍門人手少，實力也不算強，如若他們要立威，應該找一個有名望的門戶才是。」

田榮輕輕歎息一聲，道：「鐵劍門不好對付，我門過不少江湖中黑、白兩道高手，除了在黑谷那一戰，簡直不是人家敵手之外，此外，就是和這般人搏戰激烈了，老實說，這也是經歷最兇狠的一戰。」

江玉南沉吟良久，才若有所悟的嗯了一聲，道：「好！從此時起，咱們不再談這件事。」

田榮、金長久點頭同意。

兩人口中雖然未講什麼，但內心之中，對江玉南都已有着極端的信任了。

他的武功、才智、已在羣豪之中，成了使人心服口服的領袖人物。

片刻之後，酒席送上。

三鳳也隨着跟了進來，笑道：「諸位一戰成功，必然會得谷主歡心，小妹也與有榮焉，我陪各位共喝幾杯，聊表欽慕之意。」

江玉南心中一動，暗道：「此女狡黠多智，十分可怕，看來，非得對她用點心機不可。」

心中念轉，立時微笑說道：「三姑娘見過谷主麼？」

三鳳道：「承蒙恩寵，召見兩次。」

江玉南道：「姑娘住此，用意可就是在監視鐵劍門麼？」

三鳳道：「這只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收集江湖上的勢態變化，送回黑谷。」

江玉南道：「如今鐵劍門已被咱們征服，但不知姑娘是否還要留此？」

三鳳微微一笑，道：「這個，恐非小妹所能決定了，要看谷主的意思。」

江玉南道：「三姑娘，妳見過百里香麼？」

三鳳道：「絕情谷谷主？」

江玉南道：「正是她。」

三鳳道：「見過，她天姿國色，衣服樸素，是一代絕色美女。」

江玉南道：「見仁見智，未必完全相同，在下眼中的百里香，就在下說，三姑娘就比那百里香可信任多了。」

三鳳道：「你這麼自信？」

江玉南道：「怎麼？三姑娘不肯賞給在下一個臉麼？」

三鳳說道：「來！先乾爲敬，我先乾了。」

果然，舉杯一飲而乾。

江玉南也陪着乾了一杯。

三鳳目光轉動，掃掠了田榮和金長久一眼，道：「兩位也請乾一杯吧！」

自行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乾。

田榮、金長久相互對望了一眼，各自喝了一個滿杯。

金劍銀衫客一向有一點風流自賞，但他面對着三鳳這等動人美女，却有着風流不起來的感覺。

只見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視。

金長久雖然是老走江湖的人物，但也有些放不開。

他在一生中，經歷了無數的兇險、搏殺，品刀大會上，負傷數處，都沒有使他心生過畏懼，但經過黑谷一戰，却是心生寒意。

黑谷谷主的武功成就，使人有着生今一世難望項背的感覺。

這種超越的成就，在人心理上構成的壓力，使一個人完全不敢萌生出報復的念頭。

只有江玉南仍然保持相當的洒脫，笑一笑，道：「三姑娘，咱們收服了鐵劍門的事，恐怕一夕間，就會傳出江湖，這是一件大事，所以，在下想早一點稟報谷主，下一步應該如何。」

三鳳笑一笑，道：「這麼辦吧！你留下來，我想法子試試看，能不能和谷主取得連繫。」

話已經說得明顯，田榮、金長久，都已聽出了弦外之音，兩個一齊站起身子，道：「那就有勞江頭兒費神，咱們回到廟中待命。」

三鳳道：「急也不在這一時半刻，兩位吃好再走吧！」

她搶着說話，替江玉南作了主意。

江玉南想留下兩人，但又想一想，也就未再接口。

金長久、田榮匆匆進餐，菜還沒有上齊，兩個人已經吃飽，站起身子，抹抹嘴，道：「咱們告辭了。」

三鳳欠欠身，道：「兩位好走，恕我們不送了。」

她用了我們兩個字，那也是把江玉南包括在內了。

江玉南一直靜靜的坐着，沒有多問，也未接口。

目睹兩人去遠之後，三鳳回眸一笑，說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留你下來？」

江玉南至少可以說出十種原因，但他一種也未說，只是搖搖頭，笑道：「不知道。」

三鳳道：「想不想知道呢？」

江玉南道：「姑娘肯見告？」

三鳳道：「自然，但你如是不想知道，我就不用多費口舌了。」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在下自然想知道。」

三鳳微微一笑，道：「江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你是不是覺得我留你下來，是爲了兒女私情？」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倒不敢存此念頭。」

三鳳道：「沒有這個念頭就好。」

江玉南道：「三姑娘能否見告一下，留下我的原因麼？」

三鳳說道：「可以，我留下你，只爲了我要告訴你一件不希望太多人知道的事情。」

對這位看上去天眞無邪、俏麗、嬌媚的三姑娘，江玉南忽然興起了莫測高深的感覺，神態頓然一變。

連忙恭謹的說道：「玉南敬領姑娘的指教。」

三鳳微微一笑，道：「私室相談，用不着這樣嚴肅。」

江玉南無所適從了，只好笑一笑，不再開口。

三鳳臉上現出嬌媚的笑意，道：「谷主已經有消息到來。」

江玉南道：「怎麼說？」

三鳳道：「他對你們征服鐵劍門的速度，感到滿意，也有些懷疑。」

江玉南道：「懷疑？懷疑什麼？」

三鳳道：「他覺着太快速了，快得出乎意料之外……」

江玉南道：「是不是覺得我們殺的人太少？」

三鳳道：「是的。」

江玉南道：「三姑娘，這妳就不懂了，殺人，要有殺人的方法，有些地方，殺一個人，就可以使一百人心生畏懼。」

三鳳點點頭，道：「聽說是鐵劍堡中人，大部份都遷走了？」

江玉南道：「對！殺他們無用，徒然招來咱們可用之人的仇恨。」

三鳳微微一笑，道：「江公子的說法也有道理，我可以告訴谷主。」

江玉南一抱拳，說道：「多謝姑娘帮助。」

三鳳道：「不敢當。」

突然把身子挨了過來，靠在江玉南的身上，道：「江兄，我有點事想和你談一談。」

江玉南不敢推開她，也不敢不理她，輕輕吁一口氣，說道：「我們不是正在談麼？」

三鳳道：「剛才談的公事。」

江玉南道：「現在，姑娘要和在下談點私事？」

三鳳道：「正是如此，不知道江兄願不願聽？」

江玉南笑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三鳳緩緩把嬌軀偎入了江玉南的懷中，說道：「我長得怎麼樣？」

江玉南道：「好！嬌媚橫生，天仙化人。」

三鳳道：「你見過百里香麼？」

江玉南道：「見過。」

三鳳道：「能不能把我們兩個人用來比一比，她好，還是我好？」

江玉南道：「在下和百里香谷主，見面的機會不多，所以，不敢妄作評斷。」

三鳳笑道：「你很會說話，我自己心中有數，論素雅我不如百里香，但她要遜我三分嬌媚。」

江玉南道：「哦！」

心中却是暗暗奇怪，他和百里香如何能相提並論，兩人身份相差懸殊，一個率領數百女高手的谷主，三鳳只不過是一位當壚迎客的女店伙計。

但他沒有多問。

只聽三鳳嬌聲說道：「你是不是覺得有些奇怪？」

江玉南道：「奇怪什麼？」

三鳳道：「我怎麼會拿百里香來作比喻，她是一谷之主，我只不過是三鳳閣中的女伙計，對麼？」

江玉南道：「在下確實有些奇怪的感覺。」

三鳳說道：「我再告訴你一樁隱密如何？」

江玉南道：「妳請說！」

三鳳說道：「我們雖被稱作三鳳，但却不是親姊妹，大鳳、二鳳，都是我的師姐！」

江玉南道：「姑娘排行第三？」

三鳳道：「看起來，我最小，但三鳳閣中的事，大都由小妹作主？」

江玉南越聽心中越覺奇怪，一時間，竟然想不到這丫頭的用心何在。

立時暗中提高了幾分警覺。

他故意裝作十分平靜，似乎是並不太注意三鳳的話。

三鳳忽然間坐正了身子，臉上的笑失去，代之而起的是一臉冷肅之色，道：「江玉南，我沒有看錯你。」

這幾句更是沒頭沒腦，聽得江玉南一頭霧水。

茫然說道：「在下那裏不對了？」

三鳳道：「你沒有錯，我問你，你是否眞誠的效命谷主。」

江玉南道：「自然是眞誠了。」

三鳳點點頭，道：「你定力不錯，我偎你懷中，你竟能處之泰然，連我的身子也沒有碰一下。」

江玉南道：「在下天生木訥，不解風情，還請姑娘多多原諒。」

三鳳放低聲音，道：「你可能會入選，至少，你已經通過我這一關。」

江玉南道：「姑娘要試驗我什麼？」

三鳳道：「你試驗的定力，能不能勘破色情之關？」

江玉南道：「哦！在下幸未辱命，是麼？」

三鳳點點頭，道：「簡直是鐵鑄木雕一般……」

江玉南接着問道：「三姑娘，在下還要經過些什麼考驗？由什麼人主持這個考驗？」

三鳳道：「鳳媽媽主持第二關，也就是我現在的娘。」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令堂考驗之後，在下還要如何？」

三鳳道：「接受第三關的考驗。」

江玉南徐徐道：「那由什麼人主持其事？」

三鳳道：「可能谷主主持，也可能由別的人，現在還無決定。」

江玉南道：「通了這些考驗之後，對在下有些什麼好處呢？」

三鳳道：「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了，至於通過三關之後，有些什麼好處，恕我無法奉告。」

江玉南笑一笑，不再多問。

他表現出了過人的鎭靜，處在這種詭異日變的環境中，能應付的恰到好處。

三鳳兩道清澈目光盯注在江玉南的臉上，凝注了良久，忽然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兄，聽小妹一句話好麼？」

這是由衷之言，江玉南聽得出，那是發自內心的聲音。

暗暗的吁一口氣，江玉南暗自忖道：黑谷是一個充滿着神秘的地方，谷主也是個住在長期黑暗中的詭秘人物，這個組合中的人物，不能以常情預測，我要謹慎應付，不能被他們套出了心中的隱密，這不是個人的生死事情，其牽連所及，會影響到整個武林命運。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三姑娘，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恭聽。」

三鳳黯然一笑，道：「江兄，不論你對我的看法如何？我仍然要奉勸一言，鳳媽媽笑裏藏刀，你可要特別謹慎。」

江玉南道：「在下對谷主一片忠誠，就算是谷主親臨，在下也心無所懼。」

三鳳道：「記着你說過的每一句話，而且，最好少說話，說一句，是一句，要沉重有力。」

江玉南道：「哦！」

三鳳懇切的道：「江兄，記着我的話，鐵劍門一夕間，全數散走，這件事十分可疑。」

江玉南心中震動，但表面上却笑一笑，道：「在下覺得不能枉殺無辜，所以，讓他們連夜遷居……」

三鳳接着說道：「這一句話，就引起鳳媽媽的不快，也可能會因此過不了那一關……」

江玉南接道：「那要如何答覆呢？」

三鳳道：「鳳媽媽的溫柔，笑的充滿着慈愛，但她却是個天性嗜殺的人，冷酷、殘忍，但表面上，却會感到她是慈祥的中年婦人，別爲她外貌的溫和所惑，多給她說一些血淋淋的事。」

江玉南道：「多承指教，在下感激不已。」

三鳳口齒啓動，欲言又止，轉身向外行去。

江玉南望着三鳳窈窕的背影，暗暗忖道：看來，這小小一座三鳳閣中，情勢十分複雜。

他開始分析三鳳的話，是眞是假，如何應付鳳媽媽。

忖思之間，鳳媽媽已緩步行了進來。

她腰中仍然圍着白色的短裙，而且，還用它擦拭着雙手，顯然，是剛由廚下走來。

三鳳說的不錯，鳳媽媽實在是一個很和藹的婦人。

只見她臉上帶着慈和的笑意，道：「江相公，菜還合胃口吧？」

江玉南恭應道：「手藝精巧，十分可口。」

鳳媽媽笑一笑，說道：「江相公過獎了……」

語聲一頓，接道：「三丫頭，剛才和你談了不少的事情？」

江玉南笑說道：「三姑娘指點在下很多。」

（未完・十五）

珠緣佛劫龍鳳配

父子同相認　羣惡全伏誅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戴、楊道被梁丘皇誑騙來六合院助陣，葉一龍等暗中助雙惡得手用化血毒針將他們昆仲擊傷，再回頭勸諭他們昆仲回谷養傷，再阻止其父天魔老人參加和雙惡拚鬥，避免間接協助梁丘皇，然後另施計將雙惡打倒，由假翟羽送到老君觀囚禁，謊報梁丘皇見部署就緒，面謁六合門主，而六合門主亦集齊葉一龍、天地二丐、九指雷神、奇行大師、隨後還有三山五嶽各大門派掌門及武林名宿，都已來到六合道院，梁丘皇雖然覺得奇怪，仍按照事前和羣邪武鉞戈等人依計行事，詐將羣邪裝作受制模樣送交六合門主處理，羣雄突然似中毒暈倒，門主雖未倒地，亦端坐不語，羣邪亦感不適，梁丘皇以爲得計……

武鉞戈冷笑道：「梁丘皇，你少打如意算盤，依老朽看來，你未必能夠稱心如意。」

梁丘皇充耳不聞，目光落在六合門主面前几上三寶，忽面色微微一變，忖道：「我方才入殿時，怎未發現那韋姓少年立在門主身後，他到何處去了，恐怕有廝煩。」心中微生焦急，繼又轉念道：「他的武功再好，尚難敵自己對手，何況自己身懷多種奇毒，諒也無妨！」

猛然面色大變，連連打了兩個寒噤，忖道：「我怎麼如此糊塗，照說返魂珠在門主面前，返魂珠百毒莫侵，爲何門主也中了毒，莫非返魂珠爲假的不成？」

依照返魂珠大小，光彩，又是梁丘皇夢寐以求的寶物，那一處也不似假的，忽恍然大悟，忖道：「返魂珠必欲孕育在玉佛天眼內，離體時則靈效全失。」忖念之間，舉步向六合門主走去。

忽聞雪山人魔武鉞戈長嘆一聲道：「梁丘皇，武某算是服了你了，此刻武某方才悟出當年北天山功敗垂成的道理，莫非你有意如此？」

「不錯，」梁丘皇轉面笑着道：「在下算定沒有把握據爲己有，故而不得已出此一策，索興剷除異己，以減少往後的阻力。」

「現在呢！」

梁丘皇哈哈狂笑道：「武林天下，非我莫屬。」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六合門主忽睜開雙目，長嘆一聲道：「你還是棋差一着！」語聲瘖弱，顯然中毒已深。

梁丘皇神色一變，詫道：「你還未昏迷過去？」

「本屬尚承受得住，」六合門主道：「佛門三寶有人先你一步得手而去！可見强中自有强中手。」

梁丘皇猛然心神一凜，大喝道：「是誰？」

「本座新敎門人韋旭。」

「竟是他麼？你不是說得韋旭救治返山，身旁還有返魂珠麼？」

「一點不錯！」

「既然發覺三寶被盜，爲何不早說？」梁丘皇目露殺機，恨不得兩手勒斃六合門主。

六合門主嘆息一聲道：「本座直到此刻才發覺被韋旭以偷天換日手法竊取，悔已莫及了。」

「請說得明白一點。」

「韋旭身懷返魂珠一點不錯，但珠離佛體已久，靈效全無，故而他要玉佛來歸，非但如此，更要三寶悉歸其有。」六合門主凄然一笑道：「今日凌晨本座入定之際，韋旭已將珠佛易爲贋品？」

「那散花摩訶眞經不是今午由桑逸波送來的麼？」

「事實上眞經昨晚已由桑施主送來，本座入殿之際，韋旭將眞經翻閱，本座已將他視爲衣缽傳人，他又忠誠不二，方便外出謄錄一卷贋經易換。」

「韋旭片刻之前尚在此處。」

六合門主道：「你去老君觀將雙惡帶來之前，他說恐你有詐，隨你之後探明你的舉止，本座允他前往，」繼又搖搖首凄然一笑道：「看來韋旭心機之高，城府之深，比你更勝一籌。」

梁丘皇心亂如麻，怒道：「那麼韋旭的來龍去脈也不知情了。」

六合門主道：「他的來龍去脈也不用說假，韋旭既胸有成竹，何必謊言欺騙，何況三寶已然到手，未必懼你去尋他。」

梁丘皇冷哼一聲，道：「未必見得，韋旭的眞正來歷及行踪，只要據實答出，便可饒你一死。」

六合門主嘆息一聲道：「忍辱苟生，不如一死，韋旭的來歷去路老朽自然可以

說出，不過，梁丘皇你先要將北天山之事據實稟告，否則老朽死不瞑目。」

梁丘皇哈哈狂笑道：「此非我一手籌劃，本以爲可獲漁翁之利，怎奈事機不密，百曉賊禿，武鉞戈老魔及乾坤雙惡私心自用，從中作梗而功敗垂成。」

只聽雪山人魔武鉞戈嘿嘿冷笑道：「梁丘皇，你從開始就未存好心，非但意欲獨吞三寶，而且更狼心狠毒，剷除異己，將黑白兩道精英悉數葬身在萬丈冰壑之下，屍骨無存。」

梁丘皇目中暴泛殺機，厲聲道：「獨吞三寶，誠或有之，剷除異己，是你們從中作梗所致。」

武鉞戈冷冷一笑道：「當年佛門三寶在武林中傳誦甚久，却不知藏處及取出之法，不幸爲你探出唯百曉禪師一人知之甚詳，百曉禪師生具怪癖，落落寡合，無一人與之投緣，隱處甚秘，你唆使乾坤雙惡找上百曉禪師隱處比武，可笑雙惡不知你詐，雙方惡鬥之下兩敗俱傷，雙惡爲百曉禪師彌陀指所傷，但百曉禪師亦傷在雙惡化血毒針之下，你在遠處發出長嘯將雙惡驚走。」

梁丘皇面色微變道：「你知道得這麼清楚？」

武鉞戈呵呵笑道：「你做夢也想不到武某會如何知道麼？稍時就知，你裝作採取一株珍異藥草，嘯聲呼喚徒兒，無意發現百曉禪師負傷，問知詳情，故作大驚替百曉禪師閉住穴道，其實却在暗中弄了手脚，當時百曉禪師毫不知情，還以爲你是好人……」

只見武鉞戈望了梁丘皇一眼，接道：「你說雙惡化血毒針狠辣異常，有解藥無解藥也是一樣無救，除非似老禪師有此精湛絕乘武功能將毒針逼凝在空穴，再向雙惡索取解藥，但雙惡如何應允，還不是一樣無救？百曉禪師不知你詐，說還有返魂珠可以解救，你就搖首笑道傳言不實，那有佛門三寶之事，根本無稽……」

梁丘皇突厲聲道：「這是百曉賊禿對你說的麼？」

武鉞戈大笑道：「不錯，你怎麼此刻才省悟過來？」

六合門主微微嘆息道：「如此說來，老朽已猜出以後的事，雖不中亦不遠矣，百曉禪師本無大惡，只因器量狹窄，睚眦必報，所以將佛門三寶藏處說出，但有條件須將他心目之針拔除以爲交換……」

武鉞戈大驚地說道：「李門主如何知道？」

「百曉禪師身爲佛門之人，自己下手投鼠忌器，故而借刀殺人，待梁丘皇離去後，試運眞氣才知受愚。」

武鉞戈頷首道：「李門主不知武某乃是百曉禪師記名弟子。」

六合門主道：「老朽早就知道了，梁丘皇叛徒尚疑心百曉禪師所言不盡不實，再次尋上百曉禪師的隱處，那知百曉有備設下奇門禁制，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亦未說破梁丘皇之詐，倘欲得手三寶非藉你武施主之助不可，叛徒將信將疑，才找上武施主。」

武鉞戈哈哈大笑道：「梁丘皇，你那妻兒如何被武某送去西番當爲人質，此乃武某的一記殺手鐧，想不到你這人絕情絕義，私心自用，毫不以妻兒爲念，你也無把握得手佛門三寶，毒計欲假北天山剷除異己，不惜慫恿李門主趕往北天山，說得好聽些，是驅魔衛道，其實是篡奪六合門主之位……」

「住口。」梁丘皇厲聲喝道：「武鉞戈，你死到臨頭還逞什麼口舌之利！」

武鉞戈冷冷一笑道：「武某還未說完哩，你罪大惡極就是誘使關東俠隱沈士倜趕往北天山……」

「胡說！」梁丘皇面色一變，兩指緩緩伸出……

六合門主道：「叛徒，你不該刦持沈大俠大腹便便的妻室，逼得沈大俠不能不趕往北天山，幸虧上蒼有眼，沈夫人爲人所救。」

「什麼？」梁丘皇面色大變，繼又哈哈大笑道：「死到臨頭還想套出我的眞言，其實並非眞如你等所想像的。」

六合門主似精神稍振，冷笑道：「叛徒，你雖得返魂珠，但却無異廢物，又見本座負傷未死未免畏首畏尾，更因你本身武功算不上登峯造極，欲一統武林，霸奪江湖如同痴人說夢，是以暫時按耐，暗中派人去苗疆竊習無形奇毒配製之法……」

言尚未了，梁丘皇突厲喝道：「住口！」雙眉一剔，右掌疾向六合門主拂去。

眼看六合門主就要畢命，突感一股無形潛力迎向梁丘皇，掌勁頓時化解卸消得無影無踪。

梁丘皇不由大駭，不知這股無形眞力所由來，莫非六合門主功力仍在。

其實梁丘皇此刻的用心就是奪回佛門三寶，逼使六合門主說出韋旭去處，再眼前被制的黑白兩道的高手，最好均收伏門下驅使，遂陰惻惻發出一聲冷笑道：「想不到你的功力仍在，難得難得。」

六合門主淡淡一笑道：「此乃散花摩訶眞經之賜，可惜老朽尚未能參悟神髓，即爲韋旭盜去！」

梁丘皇一聽，更是內心惶急，厲聲道：「速將韋旭去處說出！」

六合門主道：「你能相信麼？」

梁丘皇略一沉吟，道：「我也不怕你說假話，一則我在你身上施展陰火焚身手法，再在大殿上留置不可解的奇毒，七日之後所有之人均將化成血水，也不懼有人前來解救，此人亦同樣遭殃。」

驀然，殿外天際遠處傳來一聲長嘯，嘯聲亢烈，迴盪飄送，令人怵目心驚。

雪山人魔武鉞戈冷笑道：「梁丘皇你的報應到了。」

梁丘皇不由心神大震。

殿外突有三具軀體魚貫抛入，墜向羣邪倒臥之處，顯然用的是功力，三具軀體絲毫無傷，梁丘皇目光望去，面色大變。

× × ×

梁丘皇疾掠出三清古殿外，只見翟羽一人立在廣坪上四面巡視，似有所發現，出聲喚道：「翟羽！」

翟羽聞聲雙肩一振，掠至梁丘皇身前，躬身前：「院主有何吩咐？」

梁丘皇呆得一呆，道：「方才夫人及兩位少主是何人送來？」

翟羽似驚訝道：「是屬下與滕青二人

迻入，滕青謂院主恐有人加害，傳命迻入三清古殿，並嚴囑不得進入殿內，而夫人以及兩位少主急需返魂珠之治，所以屬下兩人用巧勁迻入，院主，莫非有甚麼不妥麼?」

梁丘皇心中不禁泛起不祥的念頭，詫道：「滕青人呢?」

「方才葉堡主謂有甚多江湖人物化整為零，向六合道院逼近，是以葉堡主與滕青等人搜覓阻截去了。」

梁丘皇不知滕青何以要說假話，或許滕青乃出自一片好意，即使滕青背叛及另有企圖，現在說破亦於事無補，猛然憶起一事，不禁臉色大變，忙喝道：「翟羽，你務必不能離六合院一步，發現有異即傳訊示警。」言畢急急掠回殿內，只見仍如原樣，只是倒臥羣邪均已甦醒，相互談論秘議。

六合門主依然盤膝端坐於蒲團上，面色蒼白無神，目睹梁丘皇返回，緩緩閉上雙眼。

梁丘皇冷笑道：「狄洛等人何在?」

六合門主眼也不睜，笑道：「狄洛尚在三才院，你去尋他好了。」

雪山人魔武鉞戈忽笑道：「梁丘皇，你那妻兒受毒已深，還不快快解救?」

梁丘皇不答，兩道如炬目光凝視在六合門主面上，厲聲道：「韋旭的下落速速說出，免你一死!」

雪山人魔武鉞戈忽彈身而起，笑道：「不錯，三寶是你我亟需之物，其他均不足道也。」

梁丘皇詫道：「啊?武老兒，你未中毒?」

武鉞戈哈哈一聲大笑，道：「梁院主，你道武某是武林末學後輩?只要不施展不可解奇毒，武某有何懼怕。」忽縱身一躍，向六合門主掠去，五指齊張，抓向六合門主左肩。

指鋒如箭，堪近六合門主肩頭尺許，突見六合門主右袖一揮，掌心反弧迎出。

只聽武鉞戈驚哼一聲，一條身子震得飛了回去，目露詫容道：「達摩反九手掌法!」

梁丘皇一聽達摩反九手掌法，不禁駭然，忖道：「關東俠隱沈士倜達摩反九手掌法乃不傳之秘，他為何會施展，所以他功力未復，不然武老魔非重傷不可。」

六合門主頷首道：「武施主不愧是武林高人，居然認出老朽所使的達摩反九手掌法。」

梁丘皇詫道：「達摩反九手掌法乃沈士倜不傳之秘，為何……」

不待梁丘皇言了，六合門主即接道：「所以你務必將沈大俠除之為快，沈大俠與本座巧合同墮在一處冰谷，他臨終之際將反九手達摩掌法傳授與本座。」

梁丘皇聞言不禁一呆，復又哈哈大笑，說道：「達摩反九手掌法梁丘皇又有何懼?」

「你眞不懼麼?」六合門主長嘆一聲道：「很不幸韋旭亦得了本座眞傳，日後你必將死在韋旭手下!」

梁丘皇道：「他為什麼要殺我?」

「他秉賦心智無一不高，雄心萬丈，為了領袖武林，決不容你並存於世。」

「這未必見得!」

「你以為你習成用毒之能，江湖中無人可及便可橫行無忌，宇內稱尊麼?」

雪山人魔武鉞戈忽道：「他在拖延時刻，梁院主，你我不能墮入詭計中，武某就不信達摩反九手掌法有什麼厲害之處。」舉步緩緩向六合門主身前逼去。

梁丘皇想瞧出六合門主功力尚有多高，暗中冷笑一聲，忖道：「不如讓武鉞戈吃吃苦頭也好。」突聞殿外傳來一聲長嘯，知翟羽必有發現，立即轉身疾掠出殿而去。

武鉞戈小心翼翼逼向六合門主身前，兩指緩緩伸出，欲施「束雲指」力。

只見六合門主面色詳和，笑道：「武施主，你那束雲指傷不了老朽分毫，不要弄朽成拙才好!」

武鉞戈道：「武某倒要試試看!」

束雲指一出，波的一聲無堅不摧。

只聽一聲怪嗥，武鉞戈一個身子倒震飛出，摔跌在地，彈身一躍立起，而如噀血，目中怒焰如火。

六合門主長嘆一聲道：「武施主只用了七成功力，反震之傷只是氣血逆湧而已，若眞力用達十成，施主非得血噴當場，雖不死亦成殘廢。」

這時，玄溟七君業已先後立起，戚思平道：「武兄不可輕舉妄動，此乃達摩禪功，容我等七人一試。」

羣邪躺臥在地，暗運眞氣打通周天穴道，玄溟七君功力較為精深，已先一步恢復自如而已。

這時，武林羣雄亦已紛紛欠身立起，只聽一聲宏亮佛號響起：「阿彌陀佛，戚檀越更不可造次，雙方無寃無仇，何必種下苦果。」

那是少林耆宿奇行大師。

「不錯!」戚思平道：「在下七人與六合門並無宿怨過節，前來中原無非因犬子非得返魂珠救治無法復生，只要見告返魂珠下落，在下七人立即退出。」

「善哉，善哉。」奇行大師合掌為禮，說道：「老衲只能應允此間事了，六合門主索回返魂珠，一定趕往玄溟島救治令郎。」

戚氏兄弟七人互望了一眼，戚思平道：「此處誰勝誰敗尚未可逆料，西江之水難救涸轍之魚，恕在下七人不能應允。」

辛鐵涵冷笑道：「大師，玄溟七君剛愎自負，你這話算是白說了，他們不吃點苦頭也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玄溟七君大怒，各翻雙掌，施展寒冰眞力向六合門主推去。

三清大殿立時寒飆洶湧，宛如置身冰天雪地中……

武鉞戈在他們雙方對峙時，只覺情形有異，自己這方事先已服下解藥，逐漸甦醒恢復功力可以無疑，難道奇行大師等人，亦事先識破梁丘皇詭計，也服下解藥不成。

他越想越有理，越想越驚，只怕今天討不了好去，說不定還要葬身在此，不禁面色一變，向其餘羣邪低喝道：「快走!」率先望殿外掠去。

羣雄亦紛紛箭步竄起。

那知武鉞戈身形堪近殿門，只覺門外湧入一股排山倒海無形潛力撞得震飛了回去。

羣邪亦紛紛震回，顯出比武鉞戈狼狽，哎喲驚嗥，摔跌在地。

此時羣雄掠出數人將梁丘皇妻兒扶起掠往後殿而去，玄溟七君亦在這時同時聯掌出手。

驀地——

只見六合門主坐姿不動，身形却離座平平飛起，玄溟七君所發寒冰眞罡頓感為一片溫暖之氣消卸減輕，不禁暗驚，目光隨着六合門主飛起的身形望去。

戚思平猛感兩脅宛如蜂螫，大駭道：「不好!」只覺痛疵立生，眞力鬆散，雙臂不由自主地疾落下來。

無獨有偶，其他六君遭遇與乃兄一般無異，不由神色慘厲。

六合門主身形又緩緩落下歸座，口角含帶微笑。

戚思平厲聲道：「暗算襲人，不算什麼英雄行徑。」

奇行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戚大檀越，沒有什麼人暗算七位，七位發掌在先，六合門主抗敵於後，這有什麼不對，七位檀越試運眞氣是否有碍，有無暗器之傷。」

玄溟七君驚疑互望了一眼，只覺雙臂落下之後，酸痛漸減，如奇行大師之言試運眞氣。

果然眞氣流轉無碍，酸痛消釋無踪，不禁大感駭異，心中忖道：「這是什麼武功?」

只是盛氣難平，激忿不服。

但，目睹雪山人魔武鉞戈及羣邪一個個震回殿內，玄溟七君又是一陣心神猛凜，只覺中原濟濟多士，過去未免夜郎自大，目中無人。

六眼神獅霍元揆嘻嘻一笑道：「姓武的，你想走麼?六合道院雖未佈下天羅地網，你未必走得了，乖乖的聽話些，我等念你係百曉禪師的寄名弟子，當年你與梁丘皇狼狽為奸情形從實說出，也許放你一條生路。」

武鉞戈冷笑道：「武某雖知梁丘皇毒計逆謀，却未與他同流合污，多求所需，因家師百曉事後發現梁丘皇詭詐狠毒，命武某釜底抽薪，致梁丘皇功虧一簣，武某如非與無名老鬼兇搏受創，那容梁丘皇活到現在。」

「哈哈!」霍元揆笑笑道：「看來你還有功無過了?少在自己臉上貼金，何以梁丘皇雖同床異夢，但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羣雄不禁忍俊不住竊笑。

武鉞戈怎經得住霍元揆冷嘲熱諷，面現獰笑，厲聲道：「放着梁丘皇主兇不問任他逃去，這豈非捨本逐末?」

「姓武的你放心，一根繩子拴了兩個蚱蜢，跑不了他也跑不了你。」霍元揆目注玄溟七君，接道：「姓戚的兄弟，你們還不死心還妄想返魂珠嗎?」

戚思平滿腔怒火，強自壓制，冷冷一笑道：「戚某七人並非受梁丘皇之邀而來，目的係借返魂珠一用並無他意。」

「哼哼!說得好聽，分明是存心不軌，趁火打刼，還說什麼求借。」霍元揆冷冷一笑，說道：「現在說這些於事無補，七位暫請玗候在殿內，待我發落了梁丘皇叛徒再說，不過，七位要想轉回玄溟島，我等也不留你們，但一出得此山，即凶多吉少。」

戚氏兄弟七人聞言不禁滿面通紅，眼中怒光逼閃。

戚思平怒道：「那麼我等告辭。」

霍元揆道：「不送，請。」

玄溟七君含羞帶愧，忍氣吞聲，魚貫向殿外走去……

× × ×

梁丘皇聞得嘯聲，立即飛掠出殿，只見廣坪上靜悄悄的一無人影，惟天風迻濤，如訴如吟。

驀聞一個熟稔語聲隨風迻來道：「梁賢弟，你我多日未見，別來可好!」

這語聲起自身後，梁丘皇不禁一怔，別面回顧，只見是三才院主狄洛，神清氣爽，面色紅潤，三綹長鬚，道袍振風飄飄一副仙風道骨模樣，那有什麼中毒模樣，心神暗暗凜震，呵呵一笑，抱拳施禮道：「狄兄，你我久違了。」

狄洛呵呵一笑道：「其實愚兄倒時常見到賢弟去紅芍小軒探視弟妹及令郎。」

梁丘皇面色一變，道：「狄兄為何不呼喚小弟?」

狄洛面容一肅，冷冷答道：「前在三才院，賢弟派翟羽暗中施毒，你以為愚兄眞中了毒麼?愚兄實在想不透賢弟為何如此倒行逆施?」

梁丘皇知事機業已敗露，心中一橫，冷笑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狄洛搖首輕喟了一聲道：「看在昔日同門上，愚兄惟視賢弟得一全屍。」

梁丘皇神色猛變，大聲喝道：「就憑你!」

狄洛搖首答道：「愚兄還沒有把握殺你。不敢自恃太甚，但賢弟却已嚐到門主達摩反九手掌法厲害了。」

「小弟未必懼怕達摩反九手掌法，只是……」梁丘皇目露詫容道：「狄兄為何身上所罹之毒?」

「愚兄根本沒有中毒?」狄洛道：「如此才可以使你快一點原形畢露。」

梁丘皇大吃一驚道：「這麼說來門主也全都未中毒了。」

狄洛哈哈大笑道：「門主如眞能被你所害，何必等到現在，早在北天山埋骨萬丈冰壑之下了。」

「那麼北天山受傷也是假的了。」

「這倒是眞的。」

梁丘皇目露詫容道：「門主是如何練成達摩反九手掌法的?眞如門主所言是沈士倜臨終之前傳授他那不傳之秘?」

狄洛道：「這個就要問問門主了。」

梁丘皇滿心怨悔，昔年在北天山明明目擊沈士倜與六合門主先後負傷摔墜萬丈懸崖之下，只道必死無疑，那知途中因事躭擱，傳訊飛報狄洛說是門主喪命在北天山，那知自己趕回五行院後，即聞聽門主已然返回六合道院，閉關清修療傷，屢次求見，布帷掩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更嚴命以後事無論大小，不得擾他清修，內事交付三才院主狄洛，外事交付自己，如有必要只能由狄雲鳳晋見稟報，可想而知

自己密謀早爲六合門主識破。

他乃城府深沉之人，冷冷一笑道：「反正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小弟也義無反顧了，請見告韋旭的來歷，三寶是否爲韋旭以偷天換日手法換取逃之夭夭了。」

「不錯。」狄洛道：「三寶確爲韋旭盜取，愚兄門下業已追踪前往了，至於韋旭的來歷只有門主才知道。」

梁丘皇忽右掌拂出，狄洛平地冲霄騰空而起，倏忽無踪，只聽狄洛傳來語聲，道：「梁丘皇，你那無形奇毒總有用罄之時。」

梁丘皇頓了頓足，只見葉楚雄率領多人飛掠而至，欠身施禮道：「犯山之人形踪飄忽不知是何來歷，迄至如今尚未面對面交手過！」

「翟羽人哩？」

「半個時辰前，葉某瞧見堂主追趕一條迅快的黑影，僅在半山亭匆匆一瞥，難道到現在未回麼？」

梁丘皇略一沉吟，道：「葉堡主，你等四外搜覓，一見可疑，格殺無論。」又密語囑咐投計。

「遵命！」葉楚雄轉身，揮手率衆離去。

梁丘皇轉身飛步搶上殿廊之際，只見玄溟七君神色怨毒，魚貫掠出殿來，不禁驚噫出聲，暗道：「他們爲何能恢復行動自如？難道藥物用錯了麼？」

先是武鉞戈恢復得最快，此刻又是玄溟七君，百思莫解，只聽戚思平沉着聲音說道：「三寶已無，梁丘皇再入大殿也是無用。」

梁丘皇冷笑道：「這倒未必，至少兄弟尚有不解奇毒。」

戚思平哼了一聲道：「我等七人還不想同歸於盡。」

梁丘皇淡淡一笑道：「事到如今，兄弟只有孤注一擲了，七位要離去兄弟也不勉強，只怕七位走不出此山。」言畢轉身望三清大殿丹階上緩緩走去。

「他這不是送死麼？」戚思平詫道：「他也是騎虎難下，未必能走出此山！」

「那我等應該如何？」老三戚思遠道：「沒有返魂珠，侄兒性命難保，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

「愚兄尚未遇上如此爲難的事，」戚思平長嘆出聲道：「方才殿內我等七人聯臂出掌，堪稱武林中無人能敵，怎麼既無暗器，又未見那牛鼻子如何動作，我等七人即被制住，難道反達摩七式確係一宗奇絕玄奧的武學？抑或他已參悟散花摩訶眞經內神髓麼？」

繼而戚思平目露黯然神傷之色，搖搖首長嘆一聲道：「目前我等已陷入進退維谷之勢，倘或轉回玄溟島，玄溟七君威名恐付之流水矣。」

戚思遠道：「坐山觀虎鬥，或能收漁人之利，我等隱伏近處如何？」

「也只有如此了。」戚思平慨嘆道：「倘依愚兄看來這絕無可能，此事已震驚整個中原武林，黑白兩道無不覬覦佛門三寶聞風而來，但又望而卻步，來的都是各大門派知名人物，屈指寥寥可數，其中道理委實難以了解？」

這一點眞讓戚思平猜對了？其中理由卻很簡單。

爲什麼？

第一，當年北天山之役，死難的都是武林精英，更死得不明不白，迄至如今，連眞兇依然尚未水落石出，僅憑謠諑令人無法採信，深恐又蹈覆轍，自尋死路。

其次，傳聞梁丘皇心機陰險無比，又有不解無形奇毒之能，無異如虎添翼，佛門三寶雖是畢生罕遇難求之物，自忖武功不濟，若欲攫有三寶，非但是痴人說夢，而且飛蛾撲火，白白枉送了一條性命。

最後更有人勸阻，所以均停在山外，聽聽熱鬧而已。

當下玄溟七君魚貫掠出六合道院，隱入翠鬱林木森森中不見……

× × ×

梁丘皇心情沉重，自知進入三清大殿後，不成功便是死路一條，忖道：「反正同歸於盡，死有何懼？」

於是，他抱着希冀於萬一的心情邁入大殿，目光望去，不禁一怔。

只見六合門主仍端坐在蒲團上，神色慘淡，惟一不同的是六合門主左右兩列如排着坐椅，左方坐着各大門派首腦人物，面寒如冰，自己入來視若無睹。

右方一列座上，却坐着雪山人魔武鉞戈等羣邪。

由於座位不夠，有的坐在地上。

乾坤雙惡陶珣、陶環四肢被削，仍然躺在原處，緊閉雙目，似昏迷不醒。

武鉞戈等羣邪額角上個個沁出豆大汗珠，面現痛苦之色，全身微微顫震。

不言而知，羣邪已爲對方制住。

梁丘皇面色微變，嘿嘿冷笑不住。

九指雷神桓齊大喝道：「梁丘皇你還不認罪麼？他們俱已招認了，昔年之事大都明白無遺。」

梁丘皇冷笑道：「這不是多此一問麼？昔年兄弟釜底抽薪，保全了甚多性命，如今反落得一個不是。」

「你說得好聽，圖謀三寶，豈非罪意顯明！」

「胡說，翠佛既落在兄弟之手，兄弟理應覓回三寶，怎說是圖謀，那知你等顛倒黑白，妄入人罪，故而兄弟索性担當揹黑鍋罪名，何況此乃六合門中之事與你等無干。」

桓齊哈哈大笑，說道：「好個六合門中的事，但你又非六合門主，胆敢擅權作主？」

梁丘皇道：「門主傳下諭令閉關潛修養痾，內事不決，由三才院主作主，外事不決，准兄弟便宜行事，豈可謂之擅權作主？」

六合門主淡淡一笑道：「桓施主，昔日確傳下此諭，不過却不知梁丘皇包藏禍心，倒行逆施！」

九指雷神桓齊頷首笑道：「有你掌門人這句話就夠了，哼，他倒自恃得很，胆敢再度進入大殿，就不懼桓某的子母雷珠麼？」

梁丘皇微微一笑道：「最多同歸於盡，子母雷珠在未爆裂之前，你業已形銷骨化了。」

桓齊面色一變，道：「桓某早料定你有這麼一句話，也料定你身懷不解無形奇毒有恃無恐，難道你尚未忘懷追問韋旭的去跡麼？」

「不錯！」梁丘皇傲然笑道：「兄弟也不懼你等不說眞話，只要騙了兄弟，到時自知，禍到臨頭悔已不及。」

桓齊冷笑道：「不解無形奇毒雖然厲害無比，但終有罄時，你無法重新配製，何况你也無能及早避讓？」

這是實話，梁丘皇暗暗一震，冷哼道：「廢話少說！」

六眼靈獮霍元揆嘻嘻笑道：「邱老弟，看來梁丘皇是橫了心了，梁丘皇，請看看殿外來的是何人？」

一條身影疾逾飛鳥掠入。

來人却是苗疆少主郝南鴻。

梁丘皇淡淡一笑道：「郝南鴻，你來此做甚？老夫所用之毒，諒你也無能解救，白白寃死一條性命未免不値。」

郝南鴻寒着一張臉不答，合掌互擊兩聲。

只見殿外走入一雙苗疆弟子抬着一具軀體。

梁丘皇認出是毒叟邊光，不禁面色大變。

郝南鴻冷笑道：「邊老賊已俱認混入苗疆，奉你之命博取家父信任，得悉奇毒配製之方以謀毒害武林異己，而且暗害家父，此仇不報何以爲人。」

梁丘皇手指邊光道：「是他說的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縷無形暗勁襲向邊光死穴。

可憐邊光不明不白竟死在梁丘皇殺人滅口的乾坤指下。

郝南鴻哈哈朗笑道：「邊老賊死有餘辜，用不着當面對質，他死在你的乾坤指力下也免得我多費手脚！」

哈哈笑聲中又是一身着苗疆裝束，白髮虬鬚老叟進入殿來。

梁丘皇一見老叟，不由面色大變，驚道：「你竟然沒死？」

他認出是苗疆毒龍。

苗疆毒龍宏聲大笑道：「老夫若然死了，你也未必能用毒雄霸天下！」

梁丘皇暗暗胆寒，道：「你能逃出兄弟不解無形奇毒之下麼？」

「誰也不能，連你也不例外。」苗疆毒龍雙目精芒逼射，冷笑道：「老夫就不信你甘心情願同歸於盡。」

梁丘皇厲聲道：「誰說不敢！」語聲未了，突身形疾翻而起，快得出奇落在六合門主身後，右掌緊抵着六合門主命門穴上，大笑道：「門主，請各大門派中人速離六合道院，梁丘皇別無他求，僅求到手佛門三寶。」

變生倉促，而且梁丘皇身法奇快無比，各大門派中人似不及防有此劇變，驚得霍地紛紛立起。

六合門主淡淡一笑道：「諸位請勿躁動，諒叛賊不敢損傷貧道一絲毫髮！」

梁丘皇沉聲道：「我眞不敢麼？」

「叛賊，殺了貧道，誰帶你去尋找韋旭？」

一言射中梁丘皇心坎裏，他正是如此心意，挾持六合門主，一則可安然脫身，再也是追回三寶。

那知滿頭汗珠滾滾的雪山人魔武鉞戈，睜開雙眼道：「梁丘皇，你別作夢了，知否玄溟七君戚思平爲何神態狼狽逃出三清大殿爲了何故？」

梁丘皇聞言不禁悚然一驚，猛感一股洶湧如潮的眞力自六合門主體內發出，直撞他那按住六合門主命門穴上的右掌。

只聽一聲悶哼，梁丘皇身形宛如激矢般被撞得倒飛而出，堪時撞至神祇金身，又被左右兩股掌力捲得倒回摔落在大殿之上。

梁丘皇一躍而起，神態驚駭厲鷙，獰笑道：「看來兄弟眞要同歸於盡了！」

九指雷神桓齊哈哈大笑道：「你眞要如此麼？」說着兩目猛睜，逼射寒芒冷電，接道：「好！瞧瞧我等是否眞個懼怕那不解無形奇毒？」

苗疆毒龍忙道：「桓山主，切莫大意，奇毒一發，無藥可解。」

這時，梁丘皇眞個沒了主意。

他眞的要同歸於盡麼？

不！他不甘心，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但，眼前俱是武林之內頂尖好手，如以武功相拚，隨便那一人亦無法穩操勝算，所憑恃的只有不解無形奇毒。

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冷冷一笑道：「你如捨不得同歸於盡，不如束手就縛，罪狀已明，用不着再問了！」

梁丘皇忖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不如暫且逃離爲上。」佯作面容慘變，大叫道：「罷了！」舉掌向天靈蓋拍去，身形後傾，就在他身形後傾之際，脚跟勢力，身如脫弦之弩般望殿外射去。

豈料身形堪射近殿外之際，又爲一片潮湧狂飇撞得震回殿來。

梁丘皇猛一咬牙，知無路可逃，雙手疾揚，不解奇毒發出，意圖形銷骨化，同歸於盡。

豈料殿內六合門主羣雄及凶邪竟安然無恙。

梁丘皇不禁臉色慘白，明白發出的並非不解無形奇毒。

那不解奇毒何在？自己蓄慮毒謀已久，片刻並未離身，無疑的被人掉了包。

何時，何地被竊？此人是誰？有此空空妙手！

不然，必是苗疆毒龍已研悟了解救之藥。

他認定苗疆毒龍有了解藥，除此之外，無人近身竊取。

田非吾冷笑道：「梁丘皇，你還不跪下俯首認罪。」

梁丘皇厲聲道：「我何罪之有，身爲六合門五行院主，既有前諭，一切作爲無不與振興六合門有關，難道錯了麼？」

田非吾道：「那麼方才意欲挾制六合門主又作何說？」

梁丘皇傲然答道：「那是門主不明偏聽，以莫須有之罪歸諸於身，百詞莫辯，不得不爾。」

「住口。」六合門主忽喝道：「當年北天山你毒計命乾坤雙惡及武鉞戈狙殺貧道及沈大俠爲了何故？還命葉楚雄殺害沈大俠妻兒，又爲了什麼？」

梁丘皇朗朗大笑道：「我梁丘皇已說過你不明偏聽，諉禍於我，梁丘皇决不承認做了此事。」

六合門主道：「你瞧瞧貧道是誰？」

只見六合門主在臉上揭下一層皮膜，赫然換了一張面龐。梁丘皇一眼望得眞切，那是關東俠隱沈士倜，不由驚得呆了。

梁丘皇吃驚道：「你是沈士倜？」

「不錯，正是老朽。」

因爲當年在北天山，乾坤雙惡及武鉞戈聯臂合擊沈士倜，以三敵一，也無法佔絲毫上風，自己隱伏在暗處，俟隙合力一擊，將沈士倜擊墜萬丈懸崖之下。

雖然那時俱是黑衣幪面，沈士倜非但識破雙惡及雪山人魔，而且墜崖之際，亦已揭破自己姓名。

事後自己曾下得谷去探覓沈士倜及六合門主屍骸，那知遍覓無踪，是時大雪紛飛，只道爲積雪掩蓋，雪已凝冰，必死無疑，便放棄搜覓，返山又在數月之後，豈料門主業已返山養傷拒見，必有暗鬼，未免情虛，遂裝作不聞不問。

梁丘皇此時面色一變，厲聲道：「你爲何冒充本門門主？」

突聞殿外傳來大笑道：「你要問門主麼？」

只見一條身影飄身邁人。正是三才院主狄洛。狄洛面寒如冰，道：「門主亦未喪身，你想見見麼？」忽轉身擊掌三聲，只見四個三才院弟子抬着一具無篷軟轎，上面端坐的正是那六合門主，下面空蕩蕩地雙足已缺。

六合門主冷笑道：「逆賊，這次你未曾料到吧！你知貧道與沈大俠交情莫逆，沈大俠隱世已久，除了貧道外無人可請他再出，你謊言佛門三寶已知下落及取得之法，恐落入凶邪手中，慫慂貧道出山懇求沈大俠相助一臂之力，必可事成，請貧道修書一封由你呈奉，那知你包藏禍心…」

狄洛目睹門主越說越激動，面如噀血，雙目火赤，兩臂顫抖，忙道：「門主何必激動，讓屬下代言如何？」

六合門主調息均勻頷首道：「好！」

「當時，人算不如天算。」狄洛冷峻的目光望了梁丘皇一瞥，接道：「你這逆賊本意沈士倜與門主在北天山會聚，遂你一石二鳥之計，豈料沈夫人大腹便便，臨盆在即，不捨遽離，但與門主莫逆，又不能不去，遂應允略爲料理後趕往北天山，就如此一步之差，門主已先受害墜崖，沈大俠命不該絕，墜在軟雪上得以不死，發現門主也墜在不遠，爲雙惡化血毒針傷了雙腿，沈大俠知不斷除雙腿，性命難保，當機立斷救了門主性命……」

奇行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後來呢？」

「沈大俠與門主商議，覺此事必有陰謀在內，梁丘皇嫌疑甚大，却苦於無確切證據，遂由沈大俠費盡艱辛背負轉返隱處，那知竟變成一堆瓦礫廢墟！」

「什麼？」桓齊驚道：「瓦礫廢墟，知否是何人所爲？沈夫人呢？」

「自然是梁丘皇逆賊所爲，一把無情大火燒得乾乾淨淨。」

狄洛冷笑道：「逆賊俟沈大俠離家後第二天遣葉楚雄率領手下去沈大俠隱居之處，謂沈大俠放心夫人不下，派他來護送前往其妻娘家，距北天山不遠，並謂其妻亦分娩在即，更有沈大俠親筆手書……」

「是假筆跡麼？」桓齊驚道：「沈夫人那有眞僞莫辨？」

座上的沈士倜微笑道：「當然是假的了，梁丘皇手下有一陰司秀才于冰善於摹仿筆跡，居然寫得一模一樣，拙荊因此受愚。」

「那于冰何在？」桓齊喝道：「桓某若不把于冰活剝生剮難與沈大俠解恨？」

「寒生在此！」語聲中一條身影跨入殿內，果然是陰司秀才于冰。

九指雷神桓齊性情暴烈，一抬右掌直擊而出。

沈士倜衫袖拂飄而去，一股暗勁將桓齊掌力消卸于無形，笑道：「于老師業已悔改向善，我等得于老師之助才眞象大白，桓山主無須動怒。」

桓齊輕哼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倒是桓某的不是了，那麼尊夫人呢？」

狄洛道：「稍時自然眞象大白。」

這時，梁丘皇內心極爲震恐，目光爍閃不定，思念疾轉如輪，欲想出一個安然逃出萬全之策。

忽瞥見翟羽、滕青兩人雙雙進入殿內，計上心頭來，忙喚道：「翟羽，滕青，速替本座作證！」

語聲中，人却箭射而出，雙臂猛張，攫向翟羽、滕青，意欲將兩人作擋箭牌，以防追擊。那知翟羽、滕青似料出梁丘皇心意，倏地身形分閃讓了開去，梁丘皇一條身軀宛如離弦之矢般直射殿外而去。

突聞一聲悶哼，梁丘皇再度又震了回來。六合門主冷笑道：「梁丘皇，你再度圖逃，還沒有死心？」

沈士倜亦哈哈笑道：「你道翟羽、滕青對你依然忠心耿耿麼？梁丘皇你是聰明絕頂之人，你那些狐羣狗黨爲何還可安然入殿？」

梁丘皇面無人色呆立殿中，聞言心神猛凜，忖道：「對呀，翟羽、滕青兩人爲何不率同葉楚雄等攻入殿內，難道葉楚雄逃之夭夭了麼？」情不自禁向翟羽厲聲道：「葉楚雄呢？」

忽聞傳來一聲大笑，只見丐帮高手勝太乙押着垂頭喪氣的雙燕堡主葉楚雄進入。接着，沈夫人、葉夫人及葉玉蓉、程映雪、莫潛魚貫走入殿來，隨後又是麗絕天人的狄雲鳳、蘋兒、捧劍七婢、唐嬷嬷等相繼走進。

沈士倜手指沈夫人，望着九指雷神桓齊道：「桓山主，此乃拙荊，當年的事還是由拙荊說明，以釋山主心頭之疑。」

原來葉夫人厭惡其夫葉楚雄與凶邪爲伍，爲非作歹，日夕諷諫其夫回頭是岸，怎奈葉楚雄陷溺已深，更身不由主，過耳春風，自不聽從，葉夫人無可奈何，暗命莫潛緊隨葉楚雄，探得暗害沈夫人之事不禁又驚又急，設下一條妙計，其時葉楚雄尚未離開大南堡，在甘隴一帶立舵安窰，便暗隨葉楚雄一行來到沈士倜隱居之處。

葉楚雄一見其妻到來異常驚駭，葉夫人也不說破，問莫潛接沈夫人何往。

莫潛答稱接沈夫人至夫人處同住，夫人及沈夫人同時分娩在即，彼此也有個照顧，葉夫人佯裝大喜而葉楚雄暗暗叫苦。

接至葉夫人娘家居處妥爲安排，葉楚雄日夕籌劃如何着手加害沈夫人，苦于無

法下手，無巧不巧，葉夫人及沈夫人同時陣痛，即將臨盆，葉楚雄暗道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密令手下黑衣幪面刺殺沈夫人。

這毒謀自爲莫潛所悉，莫潛即告知夫人侍女，葉夫人聞訊又驚又急忙命使女通知沈夫人逃走，正巧沈夫人產下一位公子，沈夫人情急智生命使女將男嬰抱與葉夫人，扯騙語葉夫人一胞雙胎，並留下一支鳳釵以爲日後認子歸宗之用，拖着產弱之身匆匆逃去。

正巧葉夫人急怒交加，產下一胎死嬰，急命使女將死嬰棄在沈夫人房中……

這時葉楚雄聞言心神大震，道：「夫人，那麼龍兒呢？」

葉夫人鳳目生威，冷笑道：「虧你還問得出口，龍兒不是葉一龍，而是沈一龍，這是現世報應，你絕人之後，不還先絕自己之後。」

葉楚雄不禁面色慘變，恍然明白夫人離開雙燕堡，獨闢佛堂，敲磬唸經，儼若陌路，止不住虎目中流下兩行淚珠。

六合門主厲聲道：「梁丘皇，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梁丘皇猛一咬牙，冷笑道：「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此千古不移之理，我不能認罪，我也不願束手就戮。」

沈士倜淡淡一笑道：「你是要拚戰而死了？」

「不錯！」

忽聞殿外傳來數聲厲嘯，入耳心驚。

六合門主長嘆一聲道：「玄溟七君冥頑不靈，尙未忘懷佛門三寶不即轉返玄溟島自取其亡。」旋面轉顧莫潛，吩咐道：「不可結怨太深，放他一條生路。」

莫潛遲疑了一下，躬身道：「是！」邁出殿外，只見玄溟七君分立七星方向，凝神蓄掌圍着韋旭。

韋旭面色安詳，微微一笑道：「七位欲待如何？」

戚思平道：「韋少俠，老朽等也不願爲難你，僅相求返魂珠借用，事了自當璧趙。」

「話雖是一句好話！」韋旭道：「只是在下千辛萬苦，才得手三寶，委實信不過閣下，並且此刻三寶未曾隨身携帶，碍難應允。」

戚思平面色一變，怒道：「韋少俠，明人不說假話，三寶必藏在近處……」

「住口！」韋旭冷笑道：「三寶並非七位之物，何能强借强取，七位苦頭尙未吃夠麼？」

戚思遠道：「老大，與他廢話則甚？武林之內勝者爲高，他即可偷取，我等怎不可强奪。」

韋旭暗道：「風聞玄溟七君橫行北海冰域，出手狠毒，從不留下活口，看來藉此除掉北海一大害有何不可。」傲然一笑道：「七位既然如此冥頑不靈，恐將喪命在六合道院。」

玄溟七君面色一變，十四掌同推，一刹那間，攻出一百一十二掌，錯綜紛飛，瀰漫着一片陰寒凍冽的玄飇，洶湧如潮逼襲韋旭而去。倘遇武功平平之人，任誰着了一掌，立時血凝成冰，骨髓凍僵而斃。

只聽韋旭哈哈發出一聲朗笑冲霄拔起，半空中一個盤旋，蹌啷啷龍吟過處犀寒寶刀脫鞘而出，一股寒芒宛如長虹驚天。

玄溟七君只覺侵膚欲割，不禁驚得魂不附體。

這時莫潛宏聲道：「刀下留人！」

韋旭聞聲，刀勢一偏。

只聽裂帛聲響，紅光濺閃，玄溟七君一條右臂離肩墜地，血湧如注。

韋旭冷笑道：「死罪雖免，活罪難饒！」落指如飛，廢除玄溟七君一身武功。

散功之苦異常難禁，只聽玄溟七君渾身骨骼剝剝亂響顫抖急劇，眼神怨毒，戚思平厲聲道：「心辣手黑，終獲惡報。」

韋旭朗笑道：「你們橫行北海，幾曾饒過誰來，這是你們的果報，怨得誰來，去吧，回到北海閉門思過，或可頤養天年落個善終！」

玄溟七君散功已畢，面色蒼白憔悴，蹣跚着相繼離去。

莫潛身形一躍，落在韋旭身前，附耳密語數句。

韋旭仰天長嘆一聲道：「我早知道做人有如此之難，情願在南華寺靜悟小軒內永不涉身江湖是非中。」

莫潛道：「少主，這也沒有什麼難處，恐養身之父愧悔自絕而死，少主只要動以父子之情，定可消弭化解於無形，速去殿內，不然恐後悔莫及！」

韋旭飄身快步進入殿內，只見梁丘皇已掣出一柄鋒利長劍蓄勢待敵。

羣雄原處不動，無一人出手。

葉楚雄雖爲勝太乙押入，却是力竭勢窮束手，並未點住穴道，目睹韋旭進入殿內，並未認出是其子葉一龍，自忖必死，心內愧悔不絕。

而梁丘皇眼見韋旭進入，不禁眼神一亮，冷笑道：「你又來了！」

韋旭微笑道：「在下與你不同，你要奪取三寶，不惜毒謀殘害武林，在下僅是借取一用，甚至連閣下身旁之不解無形奇毒亦爲在下借來。」

梁丘皇聞言，厲聲喝道：「原來是你這小輩所盜，壞了老夫大事。」話出劍出，冷芒如電飛向韋旭而去。

韋旭身法奇快無比，一閃不見影踪。

梁丘皇猛感身軀爲一股無形眞力托起，逕向乾坤雙惡躺身之處落下。

乾坤雙惡猛睜雙眼，面色獰惡，咬破舌尖兩股血箭猛然噴出射向梁丘皇面門。

梁丘皇情知不妙，身子一偏，兩股血箭却噴在胸腹上。血箭之力無異千斤，宛如鐵斧砍身，禁不住哎呀出聲，身形被擅向雪山人魔武鉞戈座前。

武鉞戈制住的穴道早已解開，端坐椅上運氣調息，目睹梁丘皇身形飛來，一雙獅睛倏的圓睜，大喝一聲尾撲而出，十指戳向梁丘皇。

「篤」的一聲，梁丘皇劍勢如山砍在武鉞戈右臂却不傷分毫，梁丘皇震得虎口發麻，武鉞戈十指已深嵌在梁丘皇雙肩。

武鉞戈厲笑道：「老夫要活活勒殺你這反覆無常，人面獸心的無恥小人。」

兩人就在殿上近身相搏，龍騰虎躍，喉中頻頻發出厲嘯。

羣雄宛如無睹，只注視在韋旭臉上。

韋旭眞正來歷僅有寥寥數人知情，其餘均矇在鼓中。

九指雷神桓齊當然不識，大喝道：「這是你自投羅網，速將三寶璧還尚可饒你不死！」

天地雙丐老大辛鐵涵扯了扯桓齊衣角，低聲道：「桓山主火爆脾氣怎麼仍改不了，此人一舉手間便把梁丘皇震住，功力並不在你我之下，而且此人與桓山主有恩無怨，請稍安勿躁。」

九指雷神桓齊心尚不忿，聽得最後一句與自己有恩無怨，不禁一怔，問道：「辛老兒，此人是誰？」

辛鐵涵微微一笑道：「老叫化說過請山主稍安勿躁。」

韋旭望着桓齊只笑了笑，也不答話，向上座的沈士倜跨前兩步屈膝跪下，道：「爹，請成全孩兒之念。」

此言一出，殿上羣雄不知韋旭眞正來歷之人，不由面面相覷，茫然不解。

沈士倜朗笑道：「由你由你，養育之恩不可不報。」

只見韋旭三叩首後，道：「孩兒叩謝成全之恩。」緩緩立起轉身。

面無人色，內心愧悔交集的葉楚雄聞得韋旭語聲稔熟，暗暗詫道：「這不是龍兒語聲麼？」

只見韋旭步向自己身前，扯下面膜，屈膝跪下，喚道：「義父！」

那不是葉一龍是誰，葉楚雄睜大着眼睛，吶吶問道：「龍兒麼？」

「正是孩兒。」葉一龍凄然落淚道：「當年義父乃是奉了梁丘皇逆賊之命並非自願，孩兒爹娘仍安然無恙，何況孩兒多年養育之恩豈能不報。」

葉夫人冷冷一笑道：「堡主，倘非龍兒，你有八條命也早在天南喪生了。」

沈士倜忽朗聲道：「龍兒，連陪同你義父去偏殿，爲父隨後就到。」

葉一龍知其父恐葉楚雄臉上掛不住，愧悔急怒自尋短見，忙道：「孩兒遵命。」摻着葉楚雄走向偏殿而去。

沈夫人、葉夫人及諸女緊隨身後。

九指雷神桓齊瞪了辛鐵涵一眼，道：「辛老叫化，你何不早早言明，幾乎害得桓齊當場出醜。」

辛鐵涵反唇相譏道：「虧你還是一門宗師，見事不明，認人不清，火爆脾氣，若非老叫化子這位小友純厚謙恭，不落得灰頭土臉才怪哩！」

九指雷神桓齊毫不動氣，呵呵笑道：「方才少俠若是當場打桓某兩記耳光桓某也認了，誰叫桓某見事不明出言無狀！」

辛鐵涵笑道：「頭一遭老叫化聽到你說了一句人話。」

桓齊鼻中冷哼一聲不答。

此刻——

武鉞戈與梁丘皇兩人已變爲各以內力相拚四掌互抵，額角青筋爆現汗珠如豆。

六合門主道：「不出半個時辰，必兩敗俱傷！」

無名叟忽由殿外疾掠而入，道：「掌門人，你決心不治梁丘皇叛逆，欺師滅祖之罪麼？」

六合門主淡淡一笑道：「倘貧道處治以死，將何以向北天山死難英烈的後人交待？」

無名叟搖首嘆息一聲，知梁丘皇身受之慘比六合門主處死猶有過之，遂不再言，走向乾坤雙惡陶珣、陶環身前。

雙惡一口血箭雖將梁丘皇擊傷，自己元氣大虧，已是奄奄一息，目睹無名叟走來，迅自閉目。

無名叟道：「賢昆仲爲何不睜開雙眼，老朽特來道別。」

雙惡聞言，不由一股怨毒之氣急沖喉頭，又噴出一股鮮血氣暈過去。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笑道：「想不到你這無名老叟還有打落水狗脾氣。」

無名叟道：「老朽才不願打落水狗，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四肢被刖，這也是他們作惡多端之報，可恨亦復可悲。」

六眼靈獮霍元揆道：「無名老兒，請問梁丘皇與武鉞戈兩個惡賊究竟如何處理？我業已看得不耐煩了。」

「自有昔年北天山死難的後人收拾他們。」無名叟笑道：「眼前殿外廣坪業已聚集多人，誓必手刃大仇，兩位如不願見血淋淋的場面，大可前往偏殿和拙徒敍話家常，更有佳餚美酒大快朶頤。」

霍元揆聽得有佳餚美酒，雙眼一翻道：「你何不早說，在此殿上不准出手，又不准動口，委實鱉不住這股悶氣，走，邱老大咱們喝酒去。」

這時，梁丘皇與武鉞戈以內力相拚，突然吐氣開聲，轟的一聲大響，兩人身形倏分跌出丈外，口角淌出鮮血，良久無法坐起，不言而知雙方內腑已受重傷。

天地二丐率先步出殿外而去，武林羣雄亦紛紛相繼而出。

六合門主坐在轎上向沈士倜抱拳笑道：「有勞了！」隨即由四名弟子扛抬轉向跨出殿外。

沈士倜緩緩離座望受制羣邪擧掌一拂後亦轉望偏殿走去。受制羣邪穴道已開，紛紛離座奪門而出。

梁丘皇與武鉞戈先後立起，各取出隨身丹藥服下。武鉞戈冷笑道：「你我若生出此山再覓地一拚高低。」

梁丘皇目光掃視了三清大殿一眼，僅昏躺在地乾坤雙惡外竟空蕩蕩闃無一人，心中已是明白，凄然一笑道：「生出此山？別做夢了，但望落一個全屍兄弟就心滿意足了。」

「未必見得！」武鉞戈一面冷笑，一面快步向殿外走去，凝目望去，不由面色大變，只見廣坪上站立着多人，勁裝捷服尚有僧尼婦女，老少不一，手執兵刃，少說也有八九十人，分立方位，依然一元太極，兩象三才，四象八卦，正反先天，表面上看來似極簡易，以雪山人魔武鉞戈這位蓋世魔頭，武學精湛廣博淵深而言則無法阻住。

但仔細一瞧，此陣極爲玄奧迷幻，武鉞戈不禁大驚失色！

中立一元太極方位的正是神采俊逸，肩披犀寒寶刀的葉一龍。

葉一龍目睹武鉞戈現身，立即傳聲道：「諸位，此人就是雪山人魔武鉞戈，諒梁丘皇片刻之後也即接踵而出，諸位若欲手刃大仇，請依在下之計讓他們陷入太極方位，尤其武老魔頭渾身金鐵不入，萬毒不侵，容在下破除他周身氣穴後方可羣起攻之。」

果然，梁丘皇須臾之後現身殿外，披頭散髮，面色慘厲。

武鉞戈別面回顧，冷冷一笑道：「梁院主，你又吃了大虧了？」

「不錯！」梁丘皇沉聲道：「你出殿後，在下料算殿外廣坪上必遇强阻，意欲從後殿出去……」

「必是遇上反達摩七式震退？」

「不，散花摩訶佛家降魔掌力。」

武鉞戈心神猛凜，獰笑道：「看來這些老鬼並不出手，意欲將我等驅在廣坪受那萬刀凌遲之罪！」

「一點不錯！」梁丘皇道：「今日只怕難以全身逃出！」

接着殿內羣邪紛紛掠出，雪山人魔大喝道：「走！」

身形如大鵬展翅撲向廣坪而去。

梁丘皇與羣邪接踵而起。

雪山人魔武鉞戈撲向葉一龍一元太極中央之處，身未落地束雲指蓄勢待發，意欲先發制人，使陣式羣龍無首不攻自破。

豈料，雙目疾眩，一股森寒侵膚若割冷芒捲虹如電逼襲武鉞戈而至。

武鉞戈不禁魂飛天外，梁丘皇與羣邪知是一口稀世寶刃所發力氣，紛紛驚呼出口。羣邪只覺一片冰寒罡氣罩襲全身後倏地收斂。但聞葉一龍朗聲大笑道：「諸位可以手刃大仇了。」

雪山人魔武鉞戈察覺身上十三處穴道爲寒芒刺破，汩汩溢出殷紅血液，知氣穴刺破，再也無法金鐵不入，百毒莫侵，不由神色慘變。

梁丘皇及羣邪各劃破一條血口，隨身兵刃及暗器亦絞成片片斷斷，僅剩下赤手空拳。陣式已然展開，正反飛步遊轉，兵刃映目令人眩暈。

梁丘皇目睹葉一龍手中犀寒寶刀，一眼却瞧出乃係自己夢寐以求之物，不遑尋思，只聽葉一龍大笑道：「善惡到頭終有報，梁丘皇你就認命吧！」

廣坪上陣勢倏然發動，人影疾如鷹隼划擊，此進彼退，配合得天衣無縫，刀光劍影宛如排浪狂濤，喊殺震天。一聲凄厲慘嗥冲霄迴空，只見一名凶邪被斬成七斷，血肉濺飛，臟腑溢流，令人不忍卒睹。

換在平日，梁丘皇與雪山人魔武鉞戈均是蓋世梟雄，武學已臻化境，縱然奇門陣圖玄奧奇幻，依然阻不住他們，無如內傷沉重，連遭重挫，又爲犀寒刀傷了氣穴，武功大大打了折扣，雖然如此，仍是威猛異常，招招宛如利斧砍山，呼呼生嘯。

撲攻羣邪之人，已得葉一龍高明指敎，不與羣邪硬拚硬接，攻取斜鋒，一進倏退，陣式威力强大，無形中羣邪吃了大虧，均紛紛負傷掛彩。

葉一龍則負手巍立，仰望藍天浮雲片片，衣袂飄忽，不禁跌入一片沉思中。

偏殿內盈盈現出雍容麗絕的狄雲鳳，飛身落在中央一元太極上，嬌聲道：「龍弟，你在想什麼？」

葉一龍嘆息一聲道：「小弟自幼便厭惡江湖無端凶殺，寃寃相報無盡無休，鳳姐姐，這又爲什麼？」

狄雲鳳嫣然笑道：「龍弟不是篤信禪理，芸芸衆生又幾曾有誰不受苦難，物競天擇，弱肉强食，適者生存，豈止是詭譎江湖而已，又誰人做到無人相無我相！」

葉一龍忽正色恭身施禮道：「小弟謹受敎益！」

狄雲鳳玉靨飛霞，嬌羞嗔道：「你眞壞！」忽又道：「龍弟，告知你一個好消息，令尊與你義父業已冰釋前嫌，現在杯酒言歡哩！」

葉一龍聞言滿心歡悅，忽地起了兩聲凄厲慘嗥，又是一雙凶邪死在亂刀分屍之下。狄雲鳳柳眉微蹙，忖道：「恨毒之深，何至如此？」

突見一雙少年男女疾掠入三清大殿內，挾出乾坤雙惡陶珣陶環抛擲半空，大叫道：「殺！」

不待乾坤雙惡落地，四縷劍光疾閃，分刺入乾坤雙惡兩眼，痛徹心脾，雙惡不禁發出豬鳴似地慘嗥，鮮血如泉冒出。

只見一雄偉大漢飛步竄在雙惡身前，大叫道：「俺要瞧瞧你們心肝是否黑的？」兩手十指分插入雙惡胸腔，掏出兩副血淋淋心肝肺腸，倏地跪下，托着雙惡臟腑，仰天大呼道：「父親，孩兒終於手刃大仇了。」這時，羣邪傷亡累累，僅剩下梁丘皇與武鉞戈寥寥數人，披頭散髮，氣喘疲累，不言而知眞力已虧耗極鉅。

這奇門陣式分合變異，奇詭無窮，竟是越來越奇幻，梁丘皇與武鉞戈始終不能攻入一元太極之區。

梁丘皇苦笑道：「看來你我今日必喪生在此，不如束手就戮成全他們之志。」

武鉞戈厲聲道：「不行，武鉞戈寧願戰死，不願俯首就戮！」

梁丘皇雙眉猛剔，道：「好，依你就是！」

武鉞戈哈哈大笑道：「兩人同心，其利斷金，梁丘皇你早聽了武某的話，何至今日落得如此凄慘下場。」

梁丘皇冷笑道：「你還不是一樣，私心自用……」言尚未了，一柄利劍疾如飛矢擲插入左脇。

雪山人魔武鉞戈也是一般，被雙劍插入右股，下腹，深入五六寸。

驀地，忽見六人騰空拔起，盤旋掠空，六柄鋒利長劍旋舞閃弧，梁丘皇認出是六合本門多年絕傳秘學矯龍六合，連六合門主均未習練，不知此人爲何得此絕學，何況不是本門中人，不由心胆皆裂，脅下劍創陣陣劇痛，不及尋思，三支劍尖深深插入體內。

武鉞戈亦是一般，各自狂叫一聲口噴血箭如雨，緩緩倒了下地。人影如飛紛紛撲向前來，其餘羣邪俱已受創沉重，梁丘皇、武鉞戈均已倒臥血泊中。

可憐凶邪罹受萬刀分屍，凌遲寸磔斃命。轉瞬之間已成爲一堆堆肉醬，令人不忍卒睹。

葉一龍不禁長嘆一聲。

六名揮劍搏殺梁丘皇，武鉞戈的少年男女向葉一龍躬身稱謝。

葉一龍微笑道：「六位大仇得報可喜可賀，六位於短短時刻內習成六合搏劍絕學，六合門主已允收錄爲第三代弟子！」

六名少年男女再度躬身稱謝。

道院鐘聲悠悠響起，飄迴深谷翠林。

葉一龍與狄雲鳳携手並肩慢步向三清大殿丹墻走去……

（全書完）

機密

・本文承自第一壹〇頁・

「但這是很危險的事。」艾治担心地說。

游天虹道：「你要我做得好，一定要尊重我，否則，我不會去找瘸子老三的。」

艾治想了想，終於也答允了。

× × ×

科技進步一日千里，電訊的進步令到這個世界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張雪兒和江强同是世界偵探社聯會的會員，他們分別利用無綫電傳方法，與美國的行家們取得連絡，結果透過人造衛星傳遞的訊息，電傳機很快就可以收到一份相當詳細的資料。

游天虹未去找瘸子老三，却先去找張雪兒，這時已是將近天亮時份。

江强因爲凌晨時份才知道游天虹的意思，雖然他返回他的私家偵探社之後，已立刻致電美國方面的相熟聯號，但是，美國方面並非一下子就可以查到任何結果的。

相反，張雪兒可不同了，因爲她早已接辦此案，對黃泰萊此人一直有懷疑，所以早已分別致電美國華盛頓以及侯斯頓等大城市，拜託美國行家代查此事眞相。因此，當天色將亮時，美國方面已經有消息傳來。根據美國私家偵探替張雪兒搜集到的消息顯示：美籍華裔太空科學家有好幾個，就是沒有黃泰萊其人。

另外一名美國私家偵探却替張雪兒查出了「黃泰萊博士」此人的來龍去脈。

原來黃泰萊並非什麼博士，只是美國田納西州橡樹嶺一間儲存核子物料的高級管理人員。由於能源部核數人員點算存貨時，發覺失去了約四百磅鈾，令到白宮方面大爲震驚！

後來美國「CIA」和「FBI」人員均先後奉命追查此事眞相，才發覺黃泰萊亦在放大假中失去了踪跡。

美國政府不想敵國間諜乘虛而入，又不想盟國担心，所以才會用「機密文件」作爲藉口，掩飾「失鈾」的事實。

還好在最後關頭，游天虹總算揭開了眞相，只可惜白先生等人已逍遙法外！

不過事到如今，游天虹和張雪兒仍有兩個問題無法找出答案：——

第一、就是白先生是否也上當？然則，他只爲「機密文件」而忙個不了。

第二、就是以白先生的活動能力，以及消息靈通的程度，他會不會也插手購入鈾？然則美國人和這裏的警方，就不應該輕輕讓他「保釋」出去。此一去，深信他必會溜掉！

另一方面，瘸子老三趁住天色未亮之際，匆匆回到他的俱樂部辦公室去。

這時俱樂部裏所有的人客均已離去，即使有些人在貴賓室套房中渡宿此刻亦已入睡了。

瘸子老三知道事敗，故此希望來得及逃出這裏，以免落入警方之手。所以他先回到俱樂部辦公室來，將儲存在夾萬中的現鈔取走。

想不到就當瘸子老三將辦公室的門推開時，燈光自動亮了起來！

瘸子老三大吃一驚！他定神一看，他的辦公室之內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好一些人，其中一個正是瘸子老三也認識的白先生。

白先生冷然一笑：「老三，你太不夠義氣了，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瘸子老三平時出入，總會帶三幾個保鏢在身邊；今次却是另有打算，所以才會輕車減從，想不到就出現這種尷尬場面。他强作鎭定：「你已得到你所須要的，還怪我老三什麼？」

白先生身邊有三名荷搶實彈的手下，個個虎視眈眈，令到老三如坐針毡！

白先生道：「你很狡滑，黃泰萊帶了兩樣東西由美國逃出來，其中有一眞一假，你怎麼只將假的賣給我？」

「我根本不明白你說什麼。」

「那些所謂機密文件，已經過專家分析了解，根本就不是什麼袖珍核彈的製造藍圖，只是一些電腦程序設計而已！這就是我所講的『一眞一假』之中，假的部份了。」

瘸子老三苦笑道：「我以爲你應該質問黃博士啊，因爲我不是專家。我只不過是黃泰萊的委託人而已！」

白先生仍然顯得很生氣地說：「那麼，爲什麼你却把『鈾』那一部份隱瞞起來？」

瘸子老三道：「這是他意思。黃泰萊說：他担心萬一讓這帮人得到兩件重要東西的話，極有可能令對方在短期內製成一枚袖珍核彈，造成一場大災難，所以他吩咐我分開出售！」

「他媽的！」白先生面色一沉，隨即站立起來：「你簡直胡說八道，黃泰萊根本就不是什麼博士，也不是什麼專家，只是核子物料管理員，不久之前，他偸了美國四百磅鈾——這是核彈的主要原料，然後偸偸離開美國東來。那四百磅鈾是眞的，但藍圖却是假的，你偏偏就將假的賣給我，還累到我的手下被殺。」

原來這一項「國際奪寶戰」引起許多不同國家的特工人員加入，結果白先生變了核心人物，主要當然是由於他把黃泰萊收藏起來，而他那間商行也變了各國特工的目標。

那晚倒斃在白先生商行的一名女職員，就是白先生的一名助手。只是白先生不想驚動警方，才悄悄收拾一切而已。

白先生越想越氣，一聲令下，三名槍手立刻採取行動，將瘸子老三縛起來！

瘸子老三年輕時走在江湖上十分有名氣，他的飛刀更加百發百中，但現在已是年過半百的老人，勢孤力弱，自然不敢反抗！

瘸子老三道：「你難爲我也沒有用，最好大家合作，先將黃泰萊救出來——」

豈料瘸子老三剛說到這裏，門外有人急急敲門！白先生示意一名助手開門，入來的是他的另一名手下；原來警方人員已大擧將這裏一帶重重包圍。白先生聞訊也吃了一驚！

這時候室內所有人的注意力均集中在窗口等處。忽然有些金屬物體接觸瘸子老三反縛在後面的雙手。他是老江湖，立刻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幅厚厚的簾子背後，原來躲着游天虹，他是較早時偸進來的。他悄悄用利刀割斷了縛住老三雙手的尼龍繩，跟住把利刀放在老三的手中，低聲對他說：「不必殺死他，只要令他逃不了就夠了，因爲警方已包圍這裏！」

白先生剛轉過身來，下令三名槍手將瘸子老三押走！但是，老三突然把手一揚，飛刀擲中白先生的手腕，令到他在驚呼中棄下手槍！

其他三人正想採取行動，游天虹已先發制人，槍聲一响，白先生的一名手下首先中槍倒地；其他二名槍手正想採取行動之際，游天虹已一手抓住驚愕不已的白先生。以手槍抵住他的頭部，二名槍手不敢妄動！

外面人聲吵鬧，大批警方人員已湧了入來！原來他們與美國「CIA」人員都是暗裏跟踪瘸子老三到這裏來的。

白先生等人落網，假的「袖珍核彈藍圖」得物無所用。但經瘸子老三售出的四百磅核彈主要原料「鈾」，却無法追回！美國人固然感到不安，相信擧世人仕只要不希望有戰爭的，也會担心不已！

瘸子老三後來供出，四百磅鈾分別售給四個不同的國家，他得到一筆巨欵，可惜他和黃泰萊都無法可以分享！

（完）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